

無臂玉女

（藍衣雙女俠故事）馮嘉・著

一個死去的人，在三年後的一天忽然復活了，還給殺死他的仇人來電話，聲言要來報仇，但世上絕無鬼神，死去的人不會再活回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死者的一對兒女，巧施計謀，向殺父仇人復仇……。

$2.50

995

編者話

「歡迎投稿、指導、批評！」是我們的口號，也是創刊以來時刻衷心托負於讀者們給予本刊之寄望！事不願違，大收成果。在本月份內，我們得到很多熱心關懷的讀者們由函件中或電話裡，不斷提出有關本刊內容的珍貴意見，他們熱誠一片，衷心致謝！我們是會很審慎歸納一般意見而去改進革新的！

由於上述各位給予之寶貴意見之不吝紛來，不但使我們有觸發起對部份讀者未有完滿交代而抱疚，同時更令我們雀躍歡騰，拚盡勁力，再三鼓舞之感，敬希今後陸續有所賜教，深感榮殊，謝謝！

＊＊　　＊＊　　＊＊

本刊１０００期誠徵佳作刊出在即，我們是抱着萬分熱誠高興希望接到你們各位的來稿，由於距離截稿接近，幸勿猶豫，珠玉紛投，多多捧場。這不但能使本刊增添風采新貌，並可儘量發揮你們寫作天才，同人等竭誠願望各位踴躍參加！

＊＊　　＊＊　　＊＊

每期我們皆固定選刊一部巨型獨立性故事，下期刊出的是曹若冰作品：「絕喉指」，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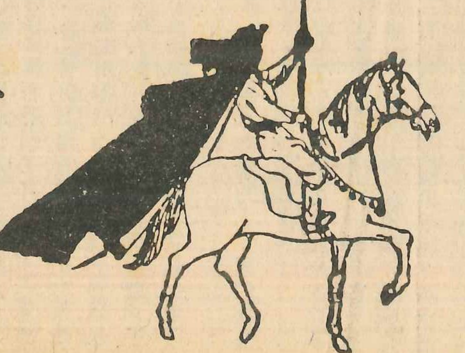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周文王，姓姬名昌。紂時為西伯，都於岐山下之豐邑。後因崇侯之讒，被紂囚於羑里，諸臣獻計，始得放歸。昌繼太王、王季之後，益務修德。篤仁敬老，慈少禮下，為政則精嚴務實，教育則術德兼修，且能與民同憂樂。內有賢妃太姒，下有英睿諸子，抑且賢才雲集，有太公望、散宜生等，故其興也沛然莫之能止。次第討伐犬戎、密須、崇等國，虞、芮諸國聞風而服，德教化及南國江漢一帶，天下諸侯泰半歸周。在位五十年，周之發皇，始基於此。

姚秀彥敬撰

倪文亞拜書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

無臂玉女

馮嘉·文
子成·圖

生死疑雲 困擾主從二犯

那封信是由郵差送來的；是一封掛號信。

掛號信本來按照規矩，是應該由收信人親自出現去簽收的，但是這規矩一向都沒有嚴格執行，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總之是送到了這個地址，有人肯簽收也就算了。

這一次也是一樣的。雖然郵差明知道簽收的祇是一個僕人，而不是收信人本人，也沒有關係。反正又不是送錯了地址。即使不是郵差也有不少人認得這一座豪華而巨大的住宅是屬於周利浦的。而周利浦這個名字在這座城市之中又是相當响亮。提起周利浦這個名字，在此地很少人會沒有聽過。大富大貴的人，名字總是會不脛而走的，而事實上，大富大貴的人，通常也喜歡揚名，所以有錢的人就多數也是出名的人了。

這封信由僕人代爲簽收，另一個原因就是周利浦還沒有起床。昨夜周利浦去赴宴，赴宴之後有一個賭局，賭局差不多到天亮才散，周利浦睡得那麼遲，而信是上午寄來的，僕人當然不會敢去吵醒他了。

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但暫時還沒有人知道這封信是多麼重要的，因此僕人收了信之後，就把它拿進書房裏，放在周利浦的寫字桌上。

周利浦既然是一個富人，少不免也是一個忙人，除了這封信之外，還有不少電話打來找他的，而這些電話也由僕人們一一回絕了。對不起，周先生今天不舒服，不能聽電話，請明天再打來吧。

直至黃昏時份，周利浦才起床，吃過了等於是晚餐的早餐，一面對他那個年紀幾乎可以做他的孫女兒的太太說，以後決不參加那種賭局了。年紀大了，實在吃不消。

「以你這年紀嘛，」她那年輕而貌美的太太說，「許多事情你都不應該幹。而且事實上，也有許多事情你是幹不來的！」這樣說着，她就「咭咭」地笑了起來。

周利浦厭惡地瞪了她一眼。這個年輕的女人是他在風塵圈子中找回來的，她從來沒有否認過她絕對是爲了追求物質享受而跟周利浦的，因此她對周利浦生活上也不會有什麼關懷了。她的出身和教養也使她連一句假的關懷話也不會講。雖然美麗，有時談吐却實在令人厭惡。

周利浦推開了餐後的橙汁，走進書房裏，處理一下收到的私人信件。放在書桌上的那封掛號信使他感到意外。本來，私人信件是很少用掛號投寄的，要是有關公事，那就應該是寄到他的寫字間去才對。

他拿起一把法國古劍式的開信刀，把信封打開了。

信封裏面祇有一張信紙，而且信紙上祇有一行字，一行字下面是一個簽名，但祇是這簡單的一行字與及一個簡單的簽名，似乎已足够在周利浦的身上引起最强烈的反應了。周利湳整個人像觸了電似的一震，那簡單的一行字就是：

「周利浦，我回來了！」

下面的簽名是一團亂麻一樣，不大看得清楚是什麼字。不過，周利浦則顯然是看得出這信上簽的是什麼名字，不然那封信也不會像風中的樹葉一樣在抖着了。那封信在抖着，那是因爲周利浦的雙手在抖着。

「這……這是沒有可能的！」周利浦吶吶着，「他……他已經死了！」

他再把信遞到臉前看清楚一點。希望這信是因爲郵誤而遲到了許多年。但是沒有這回事。這封信上寫的日期是在十天之前，由美國加州寄出而寄航空的。郵戳也證明是如此，也許的確因爲郵誤而遲到了幾天，不過却絕對不是因爲郵誤而遲到了許多年。

「這……這是不可能的！」周利浦忽然一陣激動，把那封信丟開了。

但隨即他又小心地把信拾起來，這一次是祇用兩隻手指拈着信的一隻角落。他打開一隻抽屜，把信小心地放進了抽屜之中，關上了抽屜，然後掏出手帕，抹着臉上的汗，深呼吸了一陣，拿起電話打出去。他這電話是打到他的女秘書黃安妮小姐的家裏。

黃安妮本人接聽電話，對於自己的老板的聲音，她當然是不會不認得的。她說：「哦，周先生。」

「安妮！」周利浦說，「你記得我們以前有個客戶叫關成波的嗎？」

「關成波……對了！」黃安妮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已經死了……死了三年了，是不是那一位？」



「對了！」周利浦說，「就是那個關成波，跟他有關的文件，我們還有存放着嗎？」

「應該有的！」黃安妮說，「一切文件，我們都有存底，從來不會丟掉。」

「我要你把一切有關成波的簽名的文件都找出來！」周利浦說。

「現在？」黃安妮顯得有點不大願意地問，因爲那些紀錄是在公司裏的，而她現在是正在家中。雖然她担任着這份高薪而重要的職位，許多時候都是要在辦公時間以外工作，尤其是出外應酬之類的，但要她晚上這個時間回去找一些舊文件，未免有點過份。

「現在不行嗎？」周利浦說。

「這些文件恐怕是放在資料室裏，給壓在底下了，」黃安妮說，「現在雜工們都已經下班！」她有點想哭似的；要她動手去把一大紮一大紮又重又封塵的文件搬來搬去，她就是不大服氣。在她之下還有好些職員，她可指揮他們去帮忙的，但現在已經過了辦公時間，她沒有什麼人可以指揮了。」

「哦，對了，」周利浦苦笑，「對了，我忘記了，現在已經是晚上，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先辦這件事吧。」

「你要找的大約是那一類的文件呢？」黃安妮問。

「這並不要緊。」周利浦說：「總之是有他的簽名就行了，就是信或者收據之類也不要緊。」

「好吧。」黃安妮說：「明天我一回去就先辦好。噢，對了，周先生，今天要找你的人可眞多，譬如——」

「這個明天再談好了。」周利浦馬上推搪着，「你自然會替我應付妥當的。今天晚上，我實在不大舒服！」

「那好吧。」黃安妮說：「明天一早我就辦妥。」

周利浦放下了聽筒，才舒了一口氣，却忽然有人在他的肩上一碰，使他整個人也跳了起來。

回頭看看，那是他的年輕妻子。

「你……美芝。」他哽塞地說：「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怎麼了？」美芝吸着咀唇，「你從來沒有說過不准我進這裏，你說過，你的屋子就是我的屋子嘛。」

「你嚇了我一跳。」周利浦說：「有什麼事嗎？」

美芝在他的腿上坐了下來：「悶死了，不如我們去看一場電影吧。」

周利浦搖搖頭，說：「很累，提不起勁。」

「那你到床上來吧。」美芝說：「我替你按摩。」

除了美麗之外，美芝倒也還有這一個可愛之點。周利浦是在一間按摩院裏發現她的，她很懂得用這種技術服侍男人，因爲她受過這種訓練。

但今天晚上，周利浦却連這種享受也提不起興緻了。事實上，美芝在他的身邊，他就已經感到難以忍受。他揮揮手：「你還是自己去看電影吧，讓我再睡一會去吧。」

美芝對他作了一個頑皮而又狡猾的微

笑：「你眞放心讓我一個人去？你就不怕我會找個小白臉陪我嗎？」

「別開玩笑好不好，美芝？」周利浦沒好氣說：「我現在實在沒有空跟你開玩笑。」

「那很好。」美芝吸着咀：「我自己去好了。」

她扭着身子走出去了。周利浦馬上就忘記了她。

周利浦過去關上了房門，以免美芝再來騷擾，然後再坐下來，打開抽屜，取出那封奇怪的信來，放在桌上，這一次則是小心地用兩隻手指拈着信的一角，唯恐破壞信紙上留下來的任何指紋。

他把這信放在桌上，運用他的記憶力在回想着，他有沒有可能把信上的指紋破壞了呢？他記得應該沒有的。

這樣想過了，他就在抽屜中找着，找出了一隻透明膠袋，大小跟那張信紙差不多的，然後用剪刀在膠袋上剪了一個洞。當他把那封信套進了膠袋內之後，他所剪的那個洞就剛好是在那個簽名的部份了，這也即是說，信紙的其他部份都給膠袋遮了起來，就祇有那個簽名的部份則是沒有保護的。

跟着他又再度動手，拿一張白紙，自己糊製了一隻信封，大小也是跟那封信差不多的。也是有一個洞，那個洞口亦是在簽名的部份，亦即是說，那個簽名根本不受膠袋或者白信封的保護。

× × ×

第二天早上，回到寫字間裏，周利浦就是拿這樣給黃安妮看那封信了。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爲了避免讓黃安妮看到那封信的內容，而祇是看到簽名。

黃安妮則已經給他找來了兩張上面有關成波簽名的信，放在旁邊了。

「這究竟是什麼？」黃安妮看看這封祇露出簽名的信，不免感到奇怪。

周利浦聳聳肩：「我祇是想對一對這簽名吧了。」

黃安妮懷疑地看着周利浦。周利浦是一位出名的律師，他這公司就是一間很大的律師樓，業務是很忙的，而周利浦本人也是忙得不可開交，但是今天早上他却什麼都不管，電話也暫時不要接了，祇是在研究這個簽名，而這個簽名是屬於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關成波是他們以前的一個客戶，人已經死了，一切也都了結了，還研究一些什麼呢？不過，令黃安妮起了一陣毛骨悚然之感的倒是，關成波當年是死得相當聳動的，死於謀殺，而兇手還沒有找到，關成波又是一個……

「安妮。」周利浦說：「你來看看，這兩個簽名是不是同一個人的？」

「這究竟是一份什麼文件？」黃安妮問。

「你別管。」周利浦說：「我現在研究的祇是這個簽名吧了。」

黃安妮把這個紙洞中露出來的簽名與舊信上的簽名比對着，好一會之後，才小心地說：「看來是相同的。」

「會不會是僞造的呢？」周利浦問。

黃安妮聳聳肩：「我不是專家，我也不能肯定，不過，爲什麼要假冒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簽名？這沒有什麼好處的。」

周利浦沒有告訴黃安妮爲什麼，他祇是說：「我很懷疑這個簽名是假冒的。」

「我看不如叫李彼得進來看吧。」黃安妮說。

「李彼得？」周利浦茫然地看着她，「誰是李彼得？」他的公司是那麼大，他並不認識每一個職員的名字，祇是知道那些比較高級，與他經常有接觸機會的高級職員而已，其他比較低級的職員則是由人事部主任去管了。

「李彼得是助理會計。」黃安妮說：「新來的，他以前是在銀行裏做事，那時他是負責鑑別簽名的。」

「這好極了。」周利浦說：「叫他進來，叫他進來。」

李彼得進來了，他小心地研究着那個簽名，與其他簽名比較，有時是遠看，有時則是近到貼着鼻尖。

終於，李彼得說：「我看這簽名是眞的。」

「爲什麼？」周利浦立即問。

「這簽名是用鋼筆簽的，」李彼得解釋說，「要假冒簽名，最難就是假冒鋼筆的簽名，因爲鋼筆的筆劃有粗有細，而一個人寫字是有習慣的，什麼地方粗，什麼地方細都差不多。現在有許多人用走珠原子筆或者簽名筆寫字，字劃的粗細都是一樣，這反而會比較容易假冒。」

「你肯定嗎？」周利浦瞪着李彼得，就像李彼得是做了什麼錯事似的，「你敢保證這簽名是眞的？」

李彼得大感爲難地看着周利浦：「這種事情，當然是無法肯定的，我祇是憑我自己的經驗來判斷吧了。我的經驗告訴我，這個簽名假冒的可能性是很微的。假如要絕對肯定的話，祇有一個方法，就是叫簽名的人自己來鑑定，他自己應該知道沒有簽這名字的——」

「但那簽名的人已經死了。」黃安妮說。

「死了？」李彼得也顯得有點詫異地說，「那麼就祇能夠憑筆跡來鑑定了。」

「還有沒有別的更可靠的辦法？」周利浦問。

「這個簽名很重要嗎？」李彼得問。

「很重要。」周利浦强調說。

「那麼，」李彼得說，「假如你懷疑有作弊的可能性的話，你也可以把它送去交給警方來處理，警方商業犯罪調查課的部門——」

「我知道這個！」周利浦紅着臉叫了起來。他是律師，他當然知道警方有些什麼部門了，難道還需要一個會計部的小子來教他嗎？「我是——我是不想驚動警方，有許多事情我們都是盡可能避免驚動警方的！」

他極力把這件事情講得輕描淡寫的，但這反而使黃安妮感覺到事態是不大尋常了，因爲她跟着周利浦做事已經做了不少日子，明白他的爲人。周利浦講話講得那麼婉轉的，她就知道他是正在企圖隱瞞着什麼了。

「那麼，」李彼得說，「我們就祇能就筆跡方面來研究一下了。我的看法是相當肯定的，比如說，用的鋼筆咀是同一類型的鋼筆咀，墨水也是同一種顏色，同一

種牌子的墨水。凡是人做事都總有習慣的，習慣了用這種東西就是用這種東西。」

「假如有人蓄意要冒充的話，」周利浦辯道，「那難道不可以先把這種習慣查出來，用同樣的東西嗎？」

「可以是可以的，」李彼得說，「但幸而用的是鋼筆，那些轉彎抹角地方的輕重是極難假冒的。」

「換句說話，」周利浦說，「你認爲這簽名極有可能是眞的了？」

「對了。」李彼得說。他雖然在老板面前不敢表示厭煩，不過心裏着實有些奇怪？難道周利浦還會不清楚他的意思嗎？

在旁邊的黃安妮也是一樣想法。她覺得這簡直是豈有此理的，周利浦是個律師，而且還是經驗非常豐富的律師，世界上應該沒有另一種人比律師更能察言辨色的了，然而周利浦却是就像聽來聽去都不明白。這不像周利浦，周利浦平時的爲人並不是如此的。

周利浦終於嘆了一口氣，說：「好了，沒事了，李彼得，你出去吧。」

李彼得出去了，周利浦把那幾封有關成波簽名的舊信以及那一份祇露出關成波的簽名的文件都放在一隻紙袋內，放進抽屜，把抽屜鎖上了。黃安妮兩臂交抱在胸前，在旁邊看着他，問道：「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周利浦搖搖頭，「沒有不對呀！」

黃安妮沒有做聲，但她知道事情一定有很不對的地方，祇不過，這種不對周利浦是不願意讓她知道吧了，既然如此，她也不便追問了。

周利浦站起來說：「我要出去了。」

「出去？」黃安妮說，「到什麼地方去？」

「我心情不大好，」周利浦說，「想休息一下。我……我出去散散步，今天不回來了！」

「但你不能！」黃安妮恐怖地說，「昨天一整天你已經——」

她一想到堆積起來等周利浦簽署的文件以及有許多還未解決，需要周利浦本人才能決定的事情她就頭痛。

周利浦是一個大忙人，這樣一個大忙人是不可能忽然之間毫無通知地就休息兩天的。

「你替我解決好了，安妮，」周利浦又嘆了一口氣，「你不是一向都很能帮我的忙的嗎？」

黃安妮還要抗議，但是周利浦却已經走出去了。

× × ×

一星期過去了，周利浦仍然是心神不屬的。雖然再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他還是無法放心。死了的人寫信給他，這個謎還沒有解開之前，他就無法放得下心來。

一個玩笑？沒有人會拿這種事情來開玩笑的，尤其是這種玩笑，要開起來可也並不容易。

既然不是開玩笑了，那麼同樣的事情是應該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來臨的。周利浦害怕的也是這一點——事情會再度的來臨。

不過，周利浦是一位律師，雖然他未必是料事如神之輩，不過他的推理能力總是强一點，所以他也猜得對了。事情就在過了一星期之後來臨了。那天中午的時候，周利浦正要離開寫字間去赴一個午餐之約，就接到一個電話。這電話是他那位年輕而美麗的妻子美芝從家裏打來的。

「什麼事，美芝？」周利浦問。

「陪我看兩點半電影行不行？」美芝說。

「我的天，你別跟我胡鬧好不好？」周利浦說，「除了星期日之外，我什麼日子會有空陪你看兩點半的？我又不是一個游手好閒的人！」

「那你又有空玩紙牌玩個通宵？」美芝說，「第二天又可以睡上一整天？」

「那是——那是沒有辦法的事，」周利浦說，「你以爲我自己就很想這樣做嗎？我也不過是爲了應酬而已。」

「應酬應酬，」美芝還是顯得不服氣地說，「應酬別人就可以，偏偏應酬我就不行了！」

「我的天！」周利浦呻吟着叫道，「你別來跟我找麻煩好不好，美芝？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看一場七點半好了。看兩點半電影，那簡直是開玩笑！」

「我也不過是跟你開玩笑吧了，」美芝說，「是你叫我打電話來的。」

「我叫你打來？什麼時候——？」

「你說假如收到掛號信，我就馬上給你一個電話的，」美芝說道。

周利浦靜了好一陣沒有做聲，就像他連呼吸都停頓了似的。美芝在那邊說：「唏，老周，你怎麼了？」

「我——我馬上就回來了！」周利浦說。

× × ×

「眞妙！」美芝兩臂交抱在胸前，冷笑着，「我叫你看兩點半就不行，但是一說收到掛號信，你就飛也似地回來了，你不可以差個小厮回來拿嗎？究竟是什麼信，有這麼重要的？」

「美芝，別跟我找麻煩！」周利浦沙嗄着聲音說，「信呢？」他在寫字桌的桌面上翻來翻去，看不見有一封信。

「我騙你，害你回來跑一趟吧了！」美芝說。

周利浦滿臉通紅，就像要進行謀殺似的，不過在他未說得出什麼話以及未做得出什麼動作來之前，美芝又伸手指了一指：「就在那裏，那本帳簿裏面夾着！」

周利浦慌忙把那本硬皮帳簿打開，找出了那封信。他的臉色不再紅了，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轉成了蒼白，因爲他看到就是同樣的一封信。信封是相同的，信上寫的字也是相同的——關成波的字跡。

「你怎麼了？」美芝說，「有什麼不舒服嗎？」

「沒——沒有什麼？」周利浦搖着頭，「美芝——你現在先出去吧！」

「爲什麼要出去？」美芝說，「我在這裏陪着你也不好嗎？我又不識字，不會看你的信。」

「美芝，」周利浦吼叫道，「我叫你出去！」

這一吼叫倒是有效得很的，美芝馬上轉身跑出去了。她跟了周利浦這樣久，她

也很懂得周利浦的脾氣，周利浦大聲一叫時就是已經立意堅決的時候，還是不要跟他拗的好。於是她就不再作弄她了。

周利浦關上書房的門，下了鎖，極力企圖控制着自己那發抖的雙手，小心地把那封信拆了開來。這一次，又是一行簡單的字，不過跟上一次那一行則是略有不同的。

那是內容不同。這一次的內文是說：

「我正在回來了——找你算賬！」

下欵當然就是關成波的簽名了。周利浦慌張地把那信封拿過來看看，發覺這一次寄出的地點也不同了。上一次寄出的地點則是澳洲。他說正在回來，在地區上而言，他的確是正在回來的。地點方面就是已經接近得多了，上一封信是從美國寄回來，這一封則已經是從澳洲寄回來的了。

但是回來做什麼？周利浦的手發抖着，抖得連那信上的字都看不清楚了。一個已經死了的人寄信回來給他，說要來見他了，不論回來幹什麼，那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更何況——他是有理由恐懼的。

他的背上又忽然通過了一陣冰冷，由於他想到了另一件事情，關成波從澳洲寄信來，寄的是航空信，他的信已經回來了，那麼他的人也許已經也來到了呢？誰能保證他的人？沒有到？也許他已經在這座城市裏，也許他已經在這屋子附近！

這樣一想，周利浦就馬上拉開右手邊最下面的抽屜。那抽屜的後一半是裝了一隻號碼保險箱的，裝牢在那裏，拿不出來。他用他那幾乎再也不服從指揮的手指扭着保險箱的號碼鎖，好一會才扭成功了那一連串的暗碼，然後打開保險箱的蓋子。

這保險箱的裏面就祇放着一把手槍，和一些子彈。這是周利浦的自衞手槍，領有正式牌照的。

現在他正在槍中裝進子彈。他的手震得幾乎無法完成這裝子彈的工作，而裝子彈的工作完成了之後，他又發覺不知道該把槍放在什麼地方好。他的手抖到不敢用手指去碰觸槍機，生怕會使這槍響了起來。他不是一個槍手，身上沒有地方好放這槍，放在衣袋裏不行，重重的一大塊，把衣袋都墜歪了，學電影人那些槍手插在腰間，又發覺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槍總是無法插得平衡，因此也隨時有跌出來的危險，而且試了幾次之後他就不敢再試了，毛手毛脚的，他很可能會在自己的肚子上先開一個洞。

結果，他還是嘆一口氣，把槍放回保險箱中，再鎖起來。他身上帶一把槍有什麼用呢？他又不會用槍，很可能一個人站在十呎之外讓他射擊，他射完了槍中的子彈也還是無法射中這個人的，而關成波却是一個會用槍的人，在關成波的面前，他有槍也沒有用。

關成波是一個被通緝的人，他怎能通過機場的入境處呢？不，不，容易得很，一個受通緝的人，當他死了之後，通緝令就全部取消了，他可以到處自由往來。

但他在想什麼了？關成波已經死了，一個死了的人怎能夠自由來往呢？這——這一定是一個玩笑！一定是一個玩笑！

周利浦又拿出那封信來，小心地研究着，用李彼得教他的那種秘訣去研究。

最後周利浦自己也下了判決：這封信是眞的，簽名也是眞的。假如第一封信是眞的，那麼這第二封信亦是眞的了。這怎麼可能呢？一個已經死了這樣久的人……

電話忽然響起來，把周利浦嚇了一大跳。他連忙拿起電話，幾乎是大聲喝道：

「喂？」

又是女人的聲音，而這聲音則是屬於他的女秘書黃安妮的。黃安妮說：「噢，周先生，原來你是在家裏，我到處在找，都找不到，想不到你在家，你說出去一下就回來的！」

「找我究竟有什麼事？」周利浦不耐煩地問。

「你約了羅先生，又約了李先生，」黃安妮說，「還有胡氏公司——」

「你替我打發他們好了，」周利浦再度表示不耐煩，「我沒有心情見他們！」

「我不能打發他們，」黃安妮說，「天！周先生，你以爲我是萬能的嗎？有些事情是祇有你一個人才能夠做主的，這件事情正是這樣。這件事情你依靠我可是不行的！我——我不能代你做主，他們也不肯接受我的決定！你得明白，他們信任的是你而不是我呀！」

黃安妮這樣一連串地說着，就像是掃射機關槍似的。周利浦也不能說她沒有道理，假如黃安妮一切都能代替他的話，那他是過得很寫意了，根本用不着這樣忙，就把事情全部交給她好了。

的確，這一段日子，周利浦是過得混混沌沌的，簡直像是在夢遊太虛，許多事情他都不能依時解決，拖了下來。但法律上的事情，的確是不能拖的。

「好吧，」周利浦說，「我回來一趟好了！」

沒有辦法，他祇好回寫字間去一趟。

他平時是一個精明的人，但是這一次辦起事來，則是變得混混噩噩的，似乎拿不定主意，黃安妮好幾次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說不出來。連他的客戶們也是這樣問他，他亦是一樣講不出來。

在混混噩噩之中好不容易才過完了那一天，下班之後他又回到家裏去。他那年輕的妻子美芝雖然不大懂得什麼人情味，不過也看得出他是心情不大好的，所以也不再惹他了。她很溫柔地勸他躺下來，讓她替他按摩，好讓他能鬆弛一下。

美芝不嚕嗦他，在她的美妙的指法之下，他果然是能够鬆弛下來了。

周利浦果然得到了安靜，但當然，那亦祇是若干程度的安靜而已。並不是絕對的安靜；一個問題仍然在心裏困擾着他：「關成波回來了。關成波回來找他幹什麼呢？關成波回來究竟有什麼目的？」

× × ×

「我正在回來，」關成波在信上說，「我回來殺你！你殺了我，我現在回來殺你！」

這是關成波第三封信上所寫的。關成波說要回來殺他！不錯，這是周利浦早已預料到的事情了。關成波當然是回來殺他了，不然回來幹什麼？

還是關成波的字，還是關成波的簽名，而信這一次是從東京寄來的。日本的東京，這是又近了一步了。而且關成波也表

明了他目的了。

「你這——你這——你這狗養的！」周利浦叫道，「我沒有殺死你！不是我！不是我殺你的！」

他祇是對那封信這樣說，但信是聽不見他講什麼的，信亦不會回答，而且他亦不見得就能通過這封信而把他的話轉告關成波——假如關成波眞的是活轉過來了的話。

但是怎麼可能呢？關成波的確是已經死去了的。

假如他有機會對關成波講話，那他一定盡快對關成波聲明，這件事是與他無關的。

兇手不是他。但他不能，他不知道如何與關成波聯絡。他祇是能够收到關成波的信而已，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能做。

對了，有一件事情他是能够做的。

他把那封信放回信封裏面，然後再把信放進一隻鷄皮紙袋。

那隻鷄皮紙袋裏面放着的就是他以前所收到的兩封信，現在三封信都放在一起了。

他打開書房的門出去。

美芝正坐在廳中，用一隻小小的鉎子在挫着指甲，以使她那尖尖的指甲更加好看。

不過一看見周利浦出現，她就站起身走過來。

「別厮煩我！」周利浦先提出警告，「我現在忙得很，沒有空跟你——」

他携着那隻鷄皮紙袋匆匆出去了，不是回到公司裏去，而是到了另一個地方。

另一座寫字間大厦，那裏有一層是一間像科學化驗所。

周利浦認識這間科學化驗所的主人。這主人是他的一位老同學，同一家大學，不過選科不同，周利浦唸的是法律，這位老朋友同學則是科學。

年紀當然也不輕了，就像周利浦。

這位老板叫梁永新。

梁永新見了周利浦，不免說起客套話來，但周利浦則並沒有心情跟他客套。

周利浦說：「我有一件工作，必須由你自己動手做的，而且你得發誓你要守秘密！」

梁永新笑起來：「你知道我多久沒有自己動手做過事了嗎？要我動手，價錢很難算的。」

「價錢不是問題，」周利浦不耐煩地說，最重要的還是效率——和守秘密。」

梁永新聳聳肩：「你究竟要我幹什麼？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寶刀已老。」

「我是想你檢驗一下一些指紋。」周利浦說。

「指紋？」梁永新皺紋，「這種生意，我們這裏倒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事情是這樣的，」周利浦解釋着說，「我這裏有一個人的指紋的存底。另外有一封信，是這個人寫來的，但也可能是假冒的。假如這封信上找到這個人的指紋，那就證明這封信並非假冒的了，你認爲是嗎？」

梁永新沉吟了一下，聳聳肩：「照道理就是這樣了，不過，這一類工作，通常總是由警方來做的，根本不屬於我這一門生意範圍之內。」

「我知道，」周利浦說，「但有好些事情都是不方便驚動警察的，所以我才找朋友來幹。你是一位朋友，一位好朋友，你應該可以帮我的忙，朋友就是有這個用處，不是嗎？」

梁永新聳聳肩：「我倒不是不肯帮忙，不過實在是這種事情我已經許久沒有幹過了，我也不知道幹不幹得來。你得讓我試試。拿來吧！」他伸手向周利浦手上那隻紙袋。

周利浦却立即把帶來的那隻紙袋拉後不讓他碰到，說：「我得先此聲明，梁老兄，你得替我守秘密，絕對守秘密。這件事情，守秘密是最重要的！」

「行了，」梁永新說，「你跟我都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今天才第一次相識的了，我也知道，你這個人是幹過不少虧心事的。」

周利浦的臉紅了起來，不過對梁永新的指控則暫時沒有空去反辯或者抗議。他深呼吸着說：「總之，爲了守秘密起見，你一定得自己動手。」

「好吧，好吧！」梁永新無可不可地說，「反正我也是空閒得要命，找件尋情娛樂一下也是好的。」

周利浦小心地把紙袋打開來，首先取出一張文件。那是一張他從寫字間的存案中找到的文件，上面有關成波的簽名之外還蓋上了指模。跟着就是取出關成波寄給他的那頭一封及第二封信。第三封則沒有拿出來，因爲第三封上的秘密太多了，第三封信上的內容除了說回來殺他之外，還說他是殺死關成波的兇手。這一種秘密，雖然對梁永新這樣一位老友，還是不便透露的。

梁永新隔着膠袋看看那兩封信，皺眉：「這兩封信，沒頭沒腦的，算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恐嚇，」周利浦說，「亦可能是開玩笑。」

梁永新把信拿近一點眼睛，小心地看看那上面的簽名，問道：「這是什麼名字？」因爲那鬼符似的簽名，他亦看不清楚是什麼字組成的。

周利浦考慮了一下說：「關成波。」

「關成波？關成波？」梁永新皺着眉頭，「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象……唏，這個人不是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嗎？是不是就是那個關成波？」

「就是那個關成波。」周利浦說。

「那還有什麼好檢驗的？」梁永新說，「這當然是開玩笑了，死了的人，怎麼還能給你寄信？」

「我也希望這是開玩笑，」周利浦說，「但問題是，這信上的字跡是眞的，簽名也是眞的。」

「是這樣？」梁永新似乎加倍注意地看着那兩封信，「這就的確是有點古怪了。不錯，這是值得化驗一下的。我——唔——把報告送到你的寫字間去好了。」

「你現在就動手行嗎？」周利浦問。

「我正是打算現在就動手，」梁永新說，「不過這種工作可不是一碰就可以完成的，我也需要一點時間。」

「多少？」周利浦問。

「一個—兩個鐘頭吧。」梁永新說。

「那麼，我在這裏等你好了。」周利浦說。

梁永新詫異地瞥了他一眼：「你倒是眞心急的。」

「我當然心急，」周利浦說，「我不心急的話，我怎會來找你呢？這是一件急事，而且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梁永新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隨便你吧，總之你在這裏等我吧。」

於是周利浦就坐在那裏等着他，而梁永新則到裏面去替老朋友做工作去了。周利浦在那裏枯坐了大約一個半鐘頭，然後梁永新才從實驗室裏出來。

「怎麼樣？」周利浦問。

梁永新交給他兩張照片，說：「那信上果然有指紋，兩個人的指紋。你自己一定碰過，所以其中一套指紋大概是屬於你的了！」

「不錯我是碰過的。」周利浦點頭承認。

「那麼另一套指紋，應該就是屬於那個寫信的人的了，」梁永新又說，「由於你給我這張關成波的指紋的照片是大拇指的，所以我祇是拍下了大拇指的指紋。」

「那麼，」周利浦緊張地把那張照片的指紋與關成波那張舊文件上的指紋比較着，「是不是就是這個關成波的指紋？」

「這個我可不能回答了，」梁永新說，「我不是指紋研究專家，而這個人又不會端端正正地在信紙上打一個指模。事實上，能夠在這信上找到右手拇指的指模，已經算是一件幸運的事情了，因爲人寫信多數是用右手拿筆的，右手既然拿着筆，右手的拇指就不大有機會把指模印在信紙上了。總之，我們既然不是專家，差不多類型的指紋，我們是很難準確分辨的，所以下一步的工作，你就得請一位專家來幹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請專家？」周利浦問。

「你怎麼了？」梁永新瞥了他一眼，「你身爲律師，還需要我教你怎樣做嗎？到警局去好了？」

「我已經說過不能驚動警察——」

「難道你在警局裏一個朋友也沒有？」梁永新說：「祇是讓他們看這兩張照片的朋友也沒有？」

「哦，對了，」周利浦點着頭：「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於是他找到一位朋友，而這位朋友是在指紋的部門做事的，比對指紋，當然是他的看家本領。

他祇花了半個鐘頭時間就已經能夠給周利浦一個答案了，他說：「沒有錯，正是一個人的指紋。」

「老天，」周利浦焦急地說：「你看清楚一點好不好？」這件事情不是開玩笑的？」

「老天！」那人也說：「周先生，我也不是跟你開玩笑的，我是一個專家，我花半個鐘頭時間去研究，已經算是很長的時間了。」

「那麼，你是絕對肯定了？」周利浦問。

那人點點頭：「絕對肯定，但我不能給你一張證明書，因爲你這不是一件官方的事情，我就祇能夠告訴你，我是絕對肯定的？」

周利浦的額上，開始冒出來豆大的汗珠。

他是愈來愈惶恐了，雖然開了幾十年的車子，他也失去了控制，車頭在那大鐵柵上碰了一碰。

那是在一個鐘頭之後。

那鐵柵上有一個牌子寫明那是通電的鐵柵，閒人勿近。周利浦的車頭碰上去，電火花亮了一亮，但也許因爲車身是由幾隻不傳電的膠輪支持着的，所以電並沒有傳到他的身上來罷了。

他連忙把車子退後一點。

那門邊是有一座小亭子的，裏面是守門人站崗的地方，這時間守門人出來了，眯起眼睛看着他問道：「誰？」

由於車頭的擋風玻璃反光，他看不清楚車中的駕駛人的樣子。

「我是來找毛先生的，」周利浦說着把頭伸出車窗之外。

他的頭伸出去，那守門人就可以看見他的樣子了，但仍然不認得他，證明周利浦實在也不是這裏的常客，守門人問道：「你是誰？」

「姓周，周利浦！」

守門人的表情馬上改變了一點，變得有點奉承的味道了！因爲他現在也醒起來了，周利浦的名字他聽過，而且好像在報紙上也看過周利浦的照片的，一位名流。

「請你等一等！」守門人說：「我問問裏面，看看毛先生在不在？」

他回到那座小亭子之內了，周利浦在車中等着。

不久，那兩度大鐵柵自動打開了，守門人說：「周先生，請進去吧？」

周利浦把車子開動，進入了鐵柵之內，沿着一條林蔭之間的私家路行駛，轉了兩轉，才到了一座大屋子的前面，那座屋子有兩層，華麗得像英國貴族們的宮殿。

有兩個身裁高大的男人正站在門口的石階上吸着香烟。

周利浦下車，踏上石階，其中一個保鏢用拇指一指：「毛先生在書房裏？」

周利浦踏進豪華的大廳，到了書房門口，推門進去。

那書房大得像一座籃球場，書架上有很多很多的書，大概是裝飾用的吧，周利浦知道這位毛先生並不是讀書人。

毛先生正坐在一張寬大的雲石寫字桌後面，身上穿着一件織錦的晨褸，手上拿着一根名貴的雪茄。

年紀跟周利浦差不多，不過很強壯，也很粗魯，那模樣不像是這一切的主人。

他看來像是個暴發的黑社會人物，事實上他也是這樣，他叫毛青雲，在黑社會之中是風雲人物，那種江山打成功了之後就退居幕後的人。

「呀，周大律師，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毛青雲在那巨大的寫字桌後面把手中的雪茄揮動了一下，「請坐請坐。自從你發達之後，似乎不大願意見我的面了？」

事實不是如此？他們認識的時候，大家都是已經發達了，不過一直都不大見面，那是因爲周利浦到底是以社會名流的身

份出現，毛青雲則並不騙人，擺出來還是黑社會中的大塊頭。他們在名譽方面比較懸殊，固然不大方便見面，尤其是在關成波死去了之後更不方便見面。

周利浦說：「我想跟你談談？」

「這眞巧了？」毛青雲說：「我也是想跟你談談？」

周利浦有點詫異地看着毛青雲：「你想跟我談些什麼？」

毛青雲揮揮手：「你先說好了，周大律師，你又是想跟我談些什麼？」

「關成波。」周利浦說。

「這不是太湊巧了嗎？」毛青雲說：「我想跟你談的也正正是同樣的題目，關成波！」

「爲什麼你要跟我談他呢？」周利浦問。

「似乎應該提出問題的人是我？」毛青雲說：「我就是想問你，你究竟在弄什麼把戲？」

「我不明白。」周利浦說。

毛青雲打開抽屜，拿出一隻鷄皮紙袋來，丟到周利浦面前：「我猜這就是你的把戲了？」

周利浦的臉色忽然又有所改變了，他的臉色本來已經難看，但是現在變得更難看了，他伸出發顫的手去把那隻鷄皮紙袋拿起來，雖然還沒有把這鷄皮紙袋打開，他却已經猜得到裏面裝的是什麼了。

果然，裏面是三封關成波寫來的信，跟他所收到的三封差不多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祇是收信人是毛青雲而已。信中的句語是一樣的。

「這一定是你玩的把戲？」毛青雲說：「祇可能是你，沒有別人了。」

周利浦一言不發地把自己手中拿着的鷄皮紙袋打開，取出自己所收到的三封信，遞過去給毛青雲。

毛青雲一看信封上的字樣，就也有點發愕了。

「這——這算是什麼意思？」毛青雲問。

「我們都接到了這種信，」周利浦說：「你以爲這是我玩的把戲？」

「我仍然認爲這是你玩的把戲？」毛青雲深呼吸着說，「雖然語調却是沒有那麼肯定了，「祇可能是你，除了你沒有別人了。」

「你怎麼不想一想，我究竟有什麼目的？」周利浦說：「假如是我這樣做，我應該有一個動機，應該有一個目的的，是不是？」

「勒索？」毛青雲說：「我先警告你，周利浦，向我這個人勒索，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不是要向你勒索，」周利浦說：「錢我已經有了，我不需要用到勒索的手段去弄錢，而且正如你所講的，向你這樣一個人勒索，並不是好玩的事情，我要勒索的話，我可以找到很多任從魚肉的對象，輪不到你的。」

「那你是來告訴我，眞是關成波寫這些信給我們的，我不相信，關成波已經死了，沒有人比我們更知道這一點了？」

「沒有人比你知道的一點了。」周利浦說，他是律師，職業的習慣使他緊持講話要講得清清楚楚，責任也要分得清清楚楚的，「是你動手殺他的！」

毛青雲忽然跳起身，繞過桌子，走到周利浦的身邊來。這倒把周利浦嚇了一跳，毛青雲執住周利浦的衣襟，伸手向周利浦的身上搜索。

「你在幹什麼？」周利浦說：「你瘋了嗎？」

「我在找尋錄音機。」毛青雲說。

「我沒有帶錄音機來，」周利浦說：我不是來套取你的口供，而且，錄音帶通常也是不能拿到法庭上去作爲證據的。」

「那你究竟在玩什麼把戲？」毛青雲問。

周利浦再從那隻鷄皮紙袋裏拿出一些東西，這一次是指紋的照片，以及那張印了關成波的大拇指指模的文件。」

「這又是什麼？」毛青雲問。

周利浦告訴了他這是什麼。毛青雲的臉色也有所改變，變得比先前更難看了一點。

「這是不可能的，」毛青雲說：「他已經死了，我殺了他，而你看着的，而且後來他也證實是已經死了，屍體也給埋葬了，他怎麼可能現在來寫信？」

「總之，現在信是來了！」周利浦說：「他說我殺了他，這是寃枉的，兇手是你。」

「你是目擊者，」毛青雲說：「知情不報，也可以說是帮兇。」

「我不是帮兇。」周利浦不平地叫道：「當時的情形是——你應該明白的。」

「事情已經過去了。」毛青雲說：「還是不要再提了。」

「但是不能不提的，」周利浦說：「現在關成波寫信來恫嚇，說我是殺他的兇手，其實我並不是，他說要殺我，那不是很寃枉嗎？」

毛青雲坐回桌子後面，放下雪茄，拉開抽屜，就從抽屜中取出了一把手槍來，指着周利浦，冷冷地說：「那你想怎樣呢？周大律師，難道你想我認罪自首去嗎？想告發我？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得先過我這一關了！」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周利浦說：「我來不過是跟你商量一下，大家想想辦法吧了。」

「這樣又不同了，」毛青雲說：「讓我告訴你吧，周利浦，這件事情一定是有人在從中搗蛋，我們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好，也許這個搗蛋的人祇是搗蛋而已，他根本不準備殺死我們，假如他要殺死我們，爲什麼他還要寫信來呢？殺人還要預告，天下才沒有這麼笨的人？」

「但是……」周利浦吶吶着說：「你記得嗎？關成波在死前講過的話——」

「我不記得他講過什麼。」毛青雲說：「事實上我已經把這件事情完全忘記了。」他的意思是他不想任何人再提起這件事情，謀殺是嚴重的罪名，既然已經過去了，他也已經逍遙法外，他當然就不希望常常有人提着了。

「但他當時說過他不會死的，」周利浦說：「他說他會回來找我們。」

「每一個人死前都是這樣說，」毛青雲說：「明知自己是死定了，就是求情也

求不出什麼花樣的，那就索性胡說八道一通，嚇嚇人家了。」

「但他又回來了。」周利浦說。

「周大律師，」毛青雲冷笑，「你不是在告訴我，這世界上有鬼吧？」

「我——我是相信這種事情的，」周利浦囁嚅着說：「這種事情——不由你不相信。」

「唔，你是個傻瓜！」毛青雲說：「你一定是老昏了，鬼，鬼個屁，我告訴你這是有人在搗蛋，他要殺我們嘛，爲什麼給我們寄信，我要殺一個人嗎？我才不會預先通知，就這樣給他一下。」

「但他是復仇，」周利浦說：「復仇的人總是要求取心理上的滿足的！」

「你是在認爲，他打算把我們嚇得要生要死，然後才下手殺我們了？」毛青雲問。

「還有別的可能性嗎？」周利浦說。

「毛青雲淡淡地微笑：「我告訴你，周利浦，這一定是有人在攪鬼，我不相信鬼，我祇相信是攪鬼，是人在攪鬼，就可以防範了，沒有人能進我的屋子來殺我。假如你相信有鬼，那你根本防不勝防，鬼是無孔不入的，你不論防範得怎樣周密，鬼還是能够進來殺你！」

周利浦臉頰上的肌肉一陣收緊，顯然地他是正在咬牙切齒，毛青雲的話使他更缺乏安全感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周利浦，」毛青雲說：「你來這裏跟我談，有幾分意思是想我自首，公開認罪，承認關成波是我所殺的，那麼你就不會受到威脅了，你以爲這個搗蛋的人實在弄不清楚我們兩個人之中究竟誰才是兇手，對嗎？但是告訴你，周利浦，這方法行不通的，假如我自首的話，你也是知情不報的帮兇了，那你的下場又會如何？老實講，我們兩個人，現在可以說是患難相共的了。」

「我的意思也正是如此，」周利浦說：「我們現在是患難相共的。」

「那麼呢？」毛青雲問。

「那麼我們也應該共同想辦法，解決問題了。」周利浦說。

「很好，」毛青雲說：「你是律師，我猜你已經想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了，不然你也不會來找我！」

「我是律師，」周利浦說：「我對暴力方面的事情——不大有辦法，所以還是由你應付的好。你——譬如說，你派一些人保護着我如何？」

「唔，」毛青雲說：「這也算是半威脅性質了，是不是，周利浦，假如我不合作，你就可能告發我。」

「我們是老拍檔，別講這種話好不好。」周利浦說：「你要保護一個人又不是很難，你有時還收人家的保護費呢！」

毛青雲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你知道嗎？周利浦，有些時候我收人家的保護費根本不是保護人家，祇是保證我不會派人去騷擾，我不派人去騷擾，就沒有人會去騷擾，這也就是等於保護了。」

「但你要保護的話，你仍然是可做到的，」周利浦又說：「你——你得派人保護着我，你必須派人保護着我，你就是收取費用也不要緊，但你必須派人保護着我，你——你有責任保護我！」

「你是在求我，不是在威脅我了？」毛青雲慢條斯理地說道。

「這……這又有什麼分別呢？」周利浦說：「到了這個地步，難道我們還要講面子嗎？你要我求你，那我就求你好了，毛先生，我求你保護我，你手下有人，你就是派人去殺人也可以，保護一個人應該不成問題的，我就祇能向你一個人求助了，我總不能够去向警方要求保護的！」

「你又在要脅我了！」毛青雲說。

「不，不是這個意思，」周利浦連忙再度辯白，「你也得明白，毛青雲，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去報警。報警對我有什麼好處，對我們有什麼好處？這等於是自殺，你是唯一可以保護我的！」

「你提醒了我一件事！」毛青雲用手中的雪茄指着周利浦，「這個搗蛋的人，也許目的就正是在於把你嚇到去報警而已，假如你不去報警的話，那他根本就是無計可施的，現在我警告你，周利浦，你最不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報警，你去報警，亂講話，我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你！」

他那根雪茄指着周利浦，就像已經變成了一把手槍，使得周利浦也下意識地把頭一側，避開這「手槍」的火綫。

「很好，」毛青雲的雪茄放下來了，又說：「你現在可以回去了，周利浦，你要得到保護，你會得到保護的。」

「你……你會？」周利浦吶吶着問。

「我會的，」毛青雲點點頭說，「我答應了你，我會派人保護着你，既然這是一件與我們兩個人都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事情，我當然不會草率的，我派去保護你的人，你不會看見他們，但他們是會保護你的！」

毛青雲又說：「你到底是律師，你果然是聰明的人，你來找我，是最聰明的辦法了，一方面，當我們一談過了之後，我們彼此之間，自然就誤會冰釋，而且，假如眞有人企圖殺死我們的話，我看第一個會是向你下手，因爲殺你要比較殺我難得多了，我既然派了人在保護着你，那麼，向你下手的人，就會先給我殺掉！」

「對！」周利浦說。

「讓我們來慶祝一下吧！」毛青雲說着打開一隻抽屜，這隻抽屜却原來是一隻酒巴，裏面有各式美酒，還有冰桶的，「我知道你素來不喝酒的，周利浦，不過，今天晚上就破破例吧，來一點威士忌，怎麼樣？」

周利浦只好答應，毛青雲舉杯與他互祝了之後，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他對那仍然怔忡不安的周利浦說：「老周，你一定要相信鬼神之說，那是你的事，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不過我得提醒你一件事情，那就是，鬼魂是用不着用郵票寄信的，假如是鬼魂來了，那鬼魂祇要一唸咒語，信就自自然飛到你的身邊來了，對不對？」

「唔……」周利浦說：「希望是這樣吧。」

「好了，」毛青雲說：「你現在可以回去了，我會派人用車跟着你回去，然後在你的屋子附近佈防。」

「馬上？」周利浦問。

「當然是馬上了，」毛青雲說：「既

然已經決定了這樣做，那還有什麼好拖延的？」

周利浦明顯地舒了一口氣，站起來：「那很好，我現在也得走了。」

毛青雲舉舉杯子：「好，安睡吧！」

周利浦出去了，毛青雲靠在椅子上，兩脚擱到桌子上，閉上眼睛，後來他聽到周利浦的車子開動，遠去了，才做了一個手勢說：「好了，你現在可以進來了！」

一度側門開了，一個中年男人踏進毛青雲的書房來。他却不像毛青雲那樣穿得講究，而是相當襤褸的，跟毛青雲一樣，他看樣子亦不像是屬於這個地方，不過則是另一種方式。這人看來像個謀臣之類。

毛青雲斟了大大一杯酒遞給他：「這是你的，阿松。」

阿松稱謝接杯，已經在難禁地咽着口涎，他顯然十分酷愛杯中物的人。毛青雲說：「你聽到了沒有？」

阿松點點頭：「都聽到了，你打算派誰去保護他呢，毛老板？」

「派誰去保護誰？」毛青雲問。

「你剛才不是說過要派人保護周利浦嗎？」阿松說。

「我這樣說過嗎？」毛青雲道：「這眞奇怪了，怎麼我會完全忘記了的呢？」

阿松呆呆地看了他一陣，然後就哈哈大笑起來，毛青雲也跟他一起哈哈大笑起來。後來，當他們笑完了之後，阿松又深呼吸着，喘着氣道：「你的頭腦眞了不起，老板，我也是想對你作這個提議的，這個人知道你一些秘密，而且他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有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總是令自己不大舒服的，這個人知道你的秘密，而有人把他殺掉，那不是正中下懷嗎？爲什麼保護他？」

「對了，」毛青雲說：「我要是問自己這個問題。爲什麼要保護他呢？而我自己也想不出一個理由來！」

「沒有理由做的事情，就不必做了！」阿松說。

「對呀！」毛青雲說：「我們就別去做好了，來，再來一杯吧，阿松，我認爲這件事情是值得慶祝一下的。」

他再給阿松斟滿了杯子。

兩個人舉杯，一飲而盡。

白天見鬼 豈是索命亡魂

周利浦放下筆來，在寫字間裏轉身，看着背後的風景大窗，一邊在想，毛青雲是派了人來保護他的，然而他却看不見，這證明毛青雲派來的是多麼好的好手，那是可以倚靠的好手呢。他舒了一口氣，再拿起筆來，在一份文件上謄寫，準備繼續他還沒有完成的工作。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內綫傳話機却响了起來，他的女秘書說：「周先生，有一個人打電話找你，他一定要你聽，但是可不肯說他的誰，他說你一定會聽他的電話的！」

周利浦的心又狂跳了一下，假如剛才還有什麼喜悅之情的話，現在也是一掃而空了，他難以自制地發抖了一下，然後才說：「好吧，你替我把他接上來好了。」

於是他拿起電話聽筒，接聽這個他平時決不會接聽的電話。他說：「喂？」

「周大律師，」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說。

「誰？」周利浦問：「你是誰？」

「我回來了，」那人說：「先通知你一聲，我很快就會來拜訪你了！」

「你究竟是誰？」周利浦大叫起來。

那人却似乎完全沒有興趣回答周利浦的問題，祇是在自說自話，他又說：「你以爲我死了嗎？不，你猜錯了，我沒有死，我是不會死的。」

跟着那邊的電話就掛斷了，周利浦好像瘋狂了似的，以飛快的速度撥動號碼盤，究竟他發抖得那麼厲害的手指如何能够這樣快速地插進號碼盤，這本身可以說是一個謎，也許一個人在太急的時候的確是可以發揮一種超越本身的能力的。

總之周利浦這電話很快就打通了，就是打到毛青雲的家裏。毛青雲本人正在家裏，就是他本人接聽周利浦這個電話。

「他……他來了！」周利浦吶吶着向毛青雲報告。

「誰來了？」毛青雲問：「唔，他，你的意思是，你見到了他？」

「不，」周利浦說：「我是說——他剛剛來了個電話！」

毛青雲沉默了一下。毫無疑問，周利浦這話也給毛青雲帶來了一陣相當嚴重的驚悸。他說：「他說是他嗎？」

「他沒有說。」周利浦說，他把那個電話的過程向毛青雲講述了一遍。

「這不算是什麼證明呀，」毛青雲說：「任何人都可以這樣打個電話來跟你開玩笑的！」

「但這是他打來的電話，」周利浦說：「那是他的聲音，聲音低沉，有濃重的鼻音，記得嗎，他以前患鼻竇炎，醫不好，講起話來鼻音很重。」

毛青雲又沉默了一會，然後哈哈笑起來：「他一定是下了地獄，假如他是上了天堂的話，這病應該治好了的。」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周利浦說。他一點也沒有意思跟着毛青雲笑。」

毛青雲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你知道嗎，周利浦？他來了，那也即是說，我們很快就可以把這件事情解決了。假如他老是從外埠寫信來，那才麻煩呢！」

「那麼……」周利浦說。

「你害怕什麼？」毛青雲問：「有我的人在保護着你，毛青雲問：「有我的人在保護着你，你也需要害怕？告訴你，我派來的全部都是一流好手，而且得到了我的嚴格指令。他們不單是保護你而已，他們也還負有特殊的任務，就是當心着關成波，關成波出現，他們就殺之無赦，所以，你還是鬆弛下來吧！」

周利浦嘆一口氣：「不鬆弛也得鬆弛了，我不過是通知你一聲而已。」

他掛了電話，而毛青雲在那邊也關了電話，看着他的謀臣阿松。他的表情却是非常嚴肅的，並不如周利浦想像中的那麼輕鬆，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他不能輕鬆的，那就是，在周利浦打電話來向他報告之前，他也是接到了同樣一個電話。

毛青雲這裏有一些很現代化的設備，譬如說，他有錄音設備，可以把打進來的

電話錄下音來，他現在就扭開了錄音機，把那段錄音放了出來，跟周利浦所接到的電話是大同小異的，那把低沉而有着濃厚的鼻音的聲音說：「毛大哥嗎？」

「你是誰？」毛青雲自己的聲音問。

「我回來了。」那人說，「先通知一聲，我很快就會來拜訪你了！」

「我問你是誰？」毛青雲的聲音又問，不如周利浦那麼緊張，但是非常慌張。

「你以爲我死了嗎？」那人說，「不，你猜錯了，我沒有死，我不會死的！」

然後電話就是「格」的一聲掛斷了。

毛青雲關了錄音機，他也接到了這樣一個電話，可能比周利浦還要先接到，不過他沒有告訴周利浦而已。

他與阿松面面相覷着，終於是阿松先開口，說：「看樣子，他似乎來了。」

「放屁！」毛青雲說，「假如是鬼，用得着打電話嗎？你有沒有看過鬼故事，有沒有看過鬼電影，鬼的習慣是這樣的嗎？假如是鬼，那根本不必給我打電話，我告訴你假如是鬼就會怎樣，聲音會忽然之間在房間的一角落响起來，告訴我要殺我，假如是這樣的話，我才眞正害怕呢！」

「那麼，」阿松說，「也許不是鬼，而是眞人了。」

「那就沒有什麼値得担心的了，」毛青雲說，「一個眞人，那又如何？一個眞人不能來殺死我的，一個人來殺我，那是開玩笑，祇有我殺人，哪有人殺我的？哼！殺我！」

「對了！」阿松也點着頭，「沒有人可以殺你的，毛老板。」

× × ×

周利浦的車子在紅燈前面停下來了，人像潮水一樣沿着行人路越過馬路，而周利浦心裏感到十分不耐煩。

其中一個行人忽然停下來，轉身看着周利浦，周利浦一跳，全身汗毛都豎直起來。

那人伸手進上衣袋的襟內。

「救命！」周利浦叫着，連忙伏低身子，「救命，救命！」他大聲叫着，不過他的車子是有冷氣設備的，車窗都關上了，以防冷氣逃出去，因此他的叫聲不大能傳得出去，而且在這樣吵的環境下，他的叫聲是不大會有人聽見的。

「不——不要開槍！」周利浦叫着：「不要開槍，不是我殺你的，不是我！」

因爲那人就是關成波，手伸進上衣之內無疑是要拔槍了。假如他走到車子的旁邊來開槍呢？

槍沒有响，後面的汽車的响號聲倒是大鳴起來了。那是因爲紅燈巳經轉成了綠燈，後面的車子被他的車子塞着不能通行，就在催他了。

而關成波還是沒有過來，在這種情形之下，關成波眞的敢過來向他放槍嗎？

在刺耳的响號聲之中，周利浦鼓起勇氣慢慢地再坐直身子，關成波巳經走到路的對面了，正拿着香烟和打火機，正在打火點香烟。

關成波不過是伸手進袋裏掏出打火機吧了。

後面的車子繼續响號，而且還有一些駕車人在大聲叫罵，使那如受催眠而神往的周利浦淸醒過來了。他忙開動了車子。

他把車子拐了一個彎，到了對面的那段路，貼着路邊緩緩地駛着，但是他沒有看見關成波，關成波巳經不知所踪了。

× × ×

「我看見了他！」周利浦叫道：「我不是疑心生暗鬼，剛才不是黑夜，而是中午，陽光那麼好，淸淸楚楚的，我會看錯嗎？」

在電話那邊的毛靑雲，沒有做聲，他正把聽筒拿到離開耳朶一呎，以免給周利浦的狂聲大叫震着，影响他的耳膜的健全性。

「你給我的保鏢那裏去了？」周利浦又叫，毛靑雲把聽筒放到另一隻電器上，周利浦聲音便改爲通過這電器的擴音機發出來，就像周利浦在他的面前講話似的，「難道他們沒有看見嗎？爲什麼他們不跟着他，把他殺掉？」

毛靑雲想了一想才回答，他說：「因爲他們不知道他們要提防的是關成波，他們祇是負責保護你而巳。」

「爲什麼你不叫他們注意關成波？」周利浦問。

「因爲這是一件不好張揚的事，」毛靑雲說，「我們都不想太多人知道我們跟關成波的事情有什麼關係的，對不對？」

「但關成波巳經來了，」周利浦叫道：「他在我的面前出現一下，這不是意外，這是故意的示威，知道嗎？他是那麼有把握，他的故意露一露面，讓我知道他巳經來了。」

「好吧，」毛靑雲慢慢地說，「我猜我應該改變一下辦法了，讓我的手下們看看他的照片。」

「天！」周利浦的聲音還是那麼响的在他的耳邊呱呱叫着：「你得小心一點，這不是一件小事，你不能這樣疏忽的！」

「誰說我疏忽！」毛靑雲吼道，「難道我自己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嗎？你也小心一點好了。」

他把聽筒拿起來，摔回電話機上，然後他就轉向他的謀臣阿松。

阿松聳聳肩：「周利浦一定神經有點問題了，他是神經過敏，關成波出現？這是不可能的！」

毛靑雲慢慢地再取出一根雪茄來，點上了，慢慢地吸着，吐着烟，搖搖頭：「不，周利浦不會神經過敏到這個程度的，你見過的，他年紀不輕了，也不需要戴眼鏡，他有很好的眼力，我不相信他會看錯的。」

「但這是不可能的，」阿松說，「你也講過，我也講過，我們都講過了，我們都斷定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是嗎？」

「是的，」毛靑雲說，「但我也相信周利浦並沒有看錯，起碼是有一個像關成波的人出現了。」

「因此，」阿松說，「我們眞的要派人要去保護着周利浦了？」

「仍然不是保護他，」毛靑雲說，「祇是派人到他的身邊去，關成波出現，要殺他，就讓關成波動手好了，但是，在關成波成功了之後，才把關成波殺死。」

「一石二鳥！」阿松點着頭，「唔，我也認爲這是一個好方法，事實上我亦贊成

這個方法。」

「讓我找一張舊照片，」毛靑雲說，「我有跟關成波一起拍的照片，你知道嗎？我以前跟關成波的交情是不錯的，我們以前——」

這時，電話又响了起來，毛靑雲把電話聽筒拿起來，放在電話機上，說：「喂……喂？」

那電話的擴音機中又把聲音擴大到像是在毛靑雲的面前講話的一樣，那把聲音說：「毛先生嗎？」

「你是誰？」毛靑雲問。

「今天晚上，九點鐘的電視新聞，你看一看！」那人說。

「什麼？」毛靑雲叫道。

但是那邊巳經把電話掛斷了，毛靑雲惶惑地扭頭看着阿松，問道：「這是攪什麼鬼？」

「看來又是跟關成波有關的了。」阿松說。

「這——不像吧？」毛靑雲立即又開動了他的電話錄音機，把剛才聽到的那段電話對話再播出來一次，之後他說：「你也聽到的，這聲音跟關成波的聲音不同，關成波的聲音我認得，前一個打來的電話，那是關成波的聲音，但是這一次的一個就不是。」

「關成波也可能有助手的。」阿松說，「假如是這樣，就複雜一點了。不過，他說叫我們看今天晚上的電視，我們也就祇好看今天晚上的電視了。」

毛靑雲的拳頭在桌子上一搥，「砰」的一响，而且也吐出了一句粗話。

阿松說：「毛老板，這是你的地盤，你在這裏是稱王稱霸的，假如這個關成波眞的是死裏逃生而復活了，再度出現，他也沒有什麼地方好躲的，他決逃不出你的手指縫，祇要你下一個命令，就可以把他找出來了，你有這樣多人手可以調動。」

「媽的，你以爲我沒有想到這樣做嗎？」毛靑雲又吼叫道：「關成波是一個巳經死了的人，人人都知道，我却不會去找一個巳經死了的人，人家會說我是瘋了，這會傳爲笑柄……」

「傳爲笑柄……」阿松搓着自己的下頷，沉吟着。

這的確是不大好的，毛靑雲是一個有地位的人，他是得要保持他的尊嚴的。

「算了，」毛靑雲說，「先找幾個好手到周利浦的身邊去，你去叫阿平阿登阿朱進來，我找照片。」

× × ×

黃安妮走進周利浦的寫字間，手上拿着一疊文件，當她一踏進來時她就呆在那裏了，她吶吶着說：「周……周先生，你……你沒事吧！」

「吓？」周利浦抬起頭來看着她。

「你的臉色，」黃安妮說，「不大好看。」

「是的，」周利浦囁嚅地應着，「我——是有一點不舒服！」他拿起筆來，準備簽名，由於黃安妮這樣拿着文件進來，多數是拿進來給他簽署的。

他也知道自己的臉色也一定不大好看，即使不是如黃蠟，也是像死灰了，剛才看見了關成波，仍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驚心動魄的印象，而現在漸漸接近下班的時間，也就是漸漸接近天黑了，想到天黑，他就心寒，也許關成波是要等到天黑才採取行動吧？天黑了之後，採取行動一定要更爲容易的。

黃安妮果然把那疊文件放在桌上，說：「周先生，請你簽一個名。」

周利浦簽了名，黃安妮又說：「周先生，外面有幾個人一定要見你。」

「我不要見什麼人？」周利浦說，「你替我應付吧。」

「他們不肯說他們是爲了什麼事情來的，」黃安妮說，「他們祇是說是警探部來的。」

「警探部來的又如何？」周利浦翻起眼睛看着黃安妮，「普通的人怕警探，我也要怕？假如我怕警探，我還能當律師嗎？」頓一頓，「他們有出示證件嗎？」

「沒有。」黃安妮搖頭。

「你也不是第一天在這裏工作的了，」周利浦說，「人人都可以自稱是警探，你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就是問他們拿證件，看看他們究竟是不是眞的警探！」

「他們……」黃安妮顯得相當委屈的，「我看他們的樣子也不像是招搖撞騙的！」她也有她的道理。幹了這樣多年，起碼她很會看人。

「你去問他們要證件，」周利浦說，「他們拿不出證件，你就把他們趕走。」

黃安妮出去了，但是不久又進來了，她說：「他們說他們那個部門是沒有證件的，不過他們說他們是爲了關成波的事而來，所以我想……」

最近周利浦老是在研究關成波的事情，所以她就認爲周利浦也許感到興趣了。

事實上周利浦感興趣到差點整個人從椅子上飛了起來，背脊伸得筆直的。他的臉色又立即有所轉動了。他吶吶着：「他們會不會是……」但隨即想起黃安妮並不是初來這裏的，她也是見過關成波，所以假如來者是關成波，黃安妮一定也認得了，於是他立即改變問題：「是什麼樣子的人？」

「一個年輕男人和兩位小姐，都是很斯文的，」黃安妮說：「兩位小姐有着長長的頭髮，很美麗。」

周利浦愕愕地考慮了一會，點點頭：「好吧，叫他們進來吧，反正我現在也沒有特別的事情。」

其實他現在並不是沒有特別的事情，不過他什麼事情都不願意管吧了。

於一分鐘之後，他便見到了丁朗，金菊及胡雯三個人了。

當他們自我介紹了之後，他的心就大跳，因爲他也聽過他們的名字。

丁朗這個部門，的確沒有證件的，而金菊與胡雯，則更加是根本不屬於那個部門，經常是以客串的身份與丁朗一起辦案，不過他們却出過很多力，有許多大案，假如不是他們出頭的話，恐怕根本就辦不成功。

「我們是想跟你談談一個叫關成波的人，」丁朗說，「希望我們不會阻碍你的公事。」

「哦，你們有問題，我是當然會放下公事跟你們合作的，」周利浦說着，又發

撣他的演技，把眉頭皺一皺，「關成波，這個人不是已經死了幾年了嗎？」

「你是他的律師，你當然知道的！」丁朗說。

周利浦聳聳肩：「祇不過是跟他有點業務上的來往而已，那並不是他的全權律師，不過，假如我有什麼可以帮忙你的地方，我却是絕對願意合作的。」

「你最近有聽到關成波的消息嗎？」丁朗問。

好在周利浦的手上現在並沒有拿着什麼，否則的話，就一定要丟下來了。

他兩排牙齒亦咬得緊緊的，透過牙縫說：「你一定是在開玩笑，丁朗先生，這個人已經死了好幾年？」

他覺得其中那個比較粗魯的女郎正在望着他，作着一個不懷好意的微笑，就像已經洞悉他的秘密，或者是已經知道了他的心事的一部份，這毫無疑問是一個美麗的女郎，不過這個美麗的女郎，現在却使他一點好感都沒有了。

「我是說，」丁朗微笑，「關於關成波的生前死後，你有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呢？」

周利浦想了一陣，表面上他像是眞的衷誠合作，想想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其實他是在考慮好不好把他的困境告訴這三個人，因爲這三個正是最能救他的人，一時之間，他眞是很受誘惑的，但是他又不敢，因爲他不能，他怎能承認自己的罪行，並且出賣毛青雲呢？毛青雲說過假如他出賣他，那麼，毛青雲第一個殺的就是他，關成波殺他還是講講而已，是否實行，則還在未知之數。

周利浦終於說：「這件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我也忘記了，你知道，一個人一死掉了，就記不住了，但是生時我也已經把我的一切告訴了警方，假如你想知道，那你可以去查查警方的紀錄呢。」

「警方的紀錄是舊的紀錄，」丁朗說，「我是想知道一些新的資料，關成波這是一件懸案，他被發現給槍殺在一座荒廢的礦場裏，沒有人目擊，因此也沒有人能提供什麼綫索，所以兇手始終沒有找到，是嗎？」

「對了，」周利浦點點頭，「我記得是這樣的，不過，這種事情，愈過得久就愈難有破案的希望，到了今日，怎麼還會有新的資料出現呢？」

「你認識一個叫毛青雲的人嗎？」丁朗問。

「哦！他，泛泛之交吧了，」周利浦平淡地說，「聽說他最近發達得很了。」

他一面則極力希望臉上的汗不要流得太多，爲什麼提起關成波之後，偏偏還要再提起毛青雲呢？

「打攪你了，」丁朗站起來放下一張名片，「假如你有什麼消息的話，可以找到我，你既然是一位出名的律師，你當然也會知道什麼是最令我們感興趣的了。」

「一定，一定的！」周利浦說，「不過，爲什麼忽然之間對關成波這人感興趣呢？」

「因爲當時是我在負責調查他，」丁朗說，「但是沒有結果，在我拿到他的什麼痛脚之前，他已經給殺掉了。」

「爲什麼到現在才舊事重提呢？」周利浦問。

「什麼事情都是要按部就班的，」丁朗對着他微笑，「我們這個部門亦是這樣，有些事情，到時到候，就自然得提一次了。」

周利浦聳聳肩：「很可惜，我的確帮不了你什麼忙，因爲這件事情實在是已經隔了太久了。」

他們再客套了兩句，丁朗與金菊及胡雯就告辭，離開了周利浦的寫字間，不過當他們到了樓下之後，胡雯就很不服氣，問她說：「爲什麼你不直截了當的問他，問得這樣不痛不癢的？」

丁朗聳聳肩：「你難道不知道周利浦是律師嗎？假如他認爲不好告訴你，你是問不出什麼來的，我們來這裏，祇是給他一個告訴我們的機會，但是他不接受這個機會。」

「爲什麼你不給他看你收到的信，」胡雯說，「而且還有那電話錄音呢？他跟毛青雲通電話，給我們都錄下來了。」

丁朗搖搖頭：「我也不預算他會承認，他既然是從犯，那他承認了，不是等於判自己死刑了嗎？這個關成波究竟是否眞的會來殺他，這還是未知之數，他才不會自己把自己送上斷頭台去呢，我們這一次來，不過是給他一個機會，讓他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向我們求助，如此而已，我早就說過了。」

「你並沒有對我說過！」胡雯說。

「呀，這眞對不起，」丁朗說，「我是跟金菊講過了，我還以爲你也知道。」

胡雯不屑地吸着嘴：「哼，你們講話，就是祇會喁喁細語，忘記了有我這個人存在。」

「那時候，你是去了洗手間！」金菊說。

「當然了，」胡雯說，「我不在的時候，你們才是特別多話的，我不在的時候，你們當然方便講話了。」

他們回到了車子中，由胡雯開車，金菊爲了免得她冷言冷語，所以就坐到前座跟她一起，而由丁朗一個人坐在後座了。

丁朗從袋裏取出一隻大信封，抽出三封比較小的信，那三封信跟周利浦和毛青雲所收到的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也是從那些地方寄來，不過內容有點不同。

第一封上面寫着：「我要回來找你了，你逼死我，毛青雲和周利浦殺死我，你們都要死。」

第二、第三封信則是說他來近了。

而今天下午，丁朗就接到這個怪電話，「關成波」從電話裏說他到了，跟着又再來一個怪電話，叫丁朗看晚上的電視新聞。

丁朗在接到第一封信之後馬上請他的部門裏的專家檢驗，證實那果然是關成波的筆跡，而信上亦有關成波的指紋，至於那個電話，則無從引證究竟是否關成波的聲音，但照丁朗的記憶所及則是很像的。他那裏並沒有關成波的錄音，所以當然是沒有引證了。

「你也相信鬼魂復活那一套嗎？」胡雯在前頭說。

「誰說是鬼魂呢？」丁朗問。

「誰說的？」胡雯說，「關成波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你也說他的確是死掉了的，現在又回來了，那還不是鬼魂嗎？」

「復活就是復活，鬼魂就不見得了，」丁朗說，「他也沒有說他是鬼，他在信上沒有說，在電話上也沒有說，他祇是說他回來了吧了。他說他不會死的，他是一個不死的人，就當他是個不死的人吧！」

「世界上有人不死的嗎？」胡雯問。

「當然有，」丁朗回答，「譬如有些人受了重傷，人家以爲他死了，但是結果他傷癒，又活下去了，還有人經醫生診斷之後認爲已經病死了，葬在棺材裏，一直運到墳塲，下葬的時候才敲開棺蓋爬起身來，是醫生的診斷錯誤了而已，來不及醒過來而給埋葬掉了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不過爬不出來沒有人知道了吧？」

「那你以爲關成波是那一種呢？」胡雯問：「難道也是醫生弄錯了嗎？」

「醫生沒有弄錯，」丁朗說，「醫生把他的腦子剖開，從裏面把槍彈取出來作爲證物的，在剖腦之前說不定會弄錯，剖腦之後就不會弄錯了，誰能給剖開了腦又不縫合而仍然能够活下去的，而且關成波又已經給埋葬了。」

「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胡雯問，「關成波寄信回來恐嚇你們，信上有他的指紋，又打電話回來。」

「假如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丁朗說，「那我們就用不着還要東奔西撲那麼辛苦了。」

「會不會是從前認錯了人，死者根本就不是關成波？」胡雯問。

「別傻吧！」金菊說，「有那一大羣專家，也會弄錯了嗎？尤其是當日丁朗正在落力找關成波的痛脚，我更不相信會認不出！」

丁朗微笑：「假如當日死的不是關成波，那就與關成波無關了，他今日回來報什麼仇？」

「但假如當日死的是他，他又怎能回來報仇？」胡雯說。

「這正是問題。」丁朗說。

他們的問答就像是在一個圓圈上走路，走來走去，結果也還是回到原處。

金菊說：「不過有一點很奇怪，就是那第二個電話，叫你看電視的。毛青雲也接到電話，叫他看電視，但是周利浦就沒有接到這電話。」

「也許用不着周利浦看電視！」丁朗說，「到時我們看看電視，就可以知道端倪了。」

「不過這個關成波的鬼魂或者不論是什麼，却帮了你一個很大的忙，至少他告訴了你是毛青雲開槍殺關成波的，而周利浦袖手旁觀着，因此就法律觀點而言，周利浦也等於是帮兇了，他們在電話裏也承認了這一點。」

「可惜電話上的錄音是不能作證供的，而且證據也不够充份，我們還不知道他們殺關成波的動機，」丁朗說，「而且事情已經隔得這樣久了，再在他們身上調查，也很難查出什麼來，假如周利浦肯招供，那倒是很好的。」

「會不會是一個知道內幕的人用這個方法間接向你通風報信呢？」金菊問，她所提出的問題，無疑地是比胡雯所問的理智得多了。

「我也這樣想，」丁朗說，「問題是爲什麼等到這許多年之後呢？等到現在，許多重要的綫索都已失掉了，很難再發掘出來了，假如是這樣一個人，那我們就祇好靜觀其變了，也許下一步，我們抓不到兩個傢伙的痛脚時，這個人就會挺身而出吧！」

「希望是這樣吧。」金菊說。

「你以爲他會不會眞想殺你：」胡雯又問：「你也是過份逼他的人，他說如果不是你逼他，他也不會死的。」

「我不知道，」丁朗說，「也許他會眞的想殺我，也許他祇是利用我，不論怎樣，我都是沒有辦法的，我祇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隨機應變了。」

「你查不出關成波與周利浦及毛青雲之間有什麼聯繫嗎？」金菊問。

「我們是正在查的，」丁朗說，「你也知道，在這之前，我們根本沒有懷疑毛青雲與關成波是有什麼關係的，我們當然知道周利浦是與關成波有關係的，由於周利浦是關成波的律師，不過也不是全權的律師，關成波是另外還有律師的，因爲關成波還有其他的律師，周利浦主要就是替關成波處理經濟方面的事情而已，當然我們料不到周利浦會是有份參加謀殺關成波的，關成波是他的顧客，而且關係又不太深。」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關係就並不是不深了，」胡雯說，「不然他們不會謀殺關成波了。」

「當然，現在是知道了，」丁朗說，「顯然周利浦在骨子裏與關成波的關係是很深的，很可能他替關成波策劃經濟方面的法律隙，可能地位很重要，也許到後來太重要了，結果不能不以死亡收場了。」

「那麼，」胡雯說：「你何不到周利浦的寫字間去翻翻他的記錄呢？」

「別傻吧。」金菊說：「周利浦是律師，別的人還可以施一點壓力，但是律師，雖然是丁朗這個部門也沒有什麼辦法的，他老是講法律，就煩死你了，你法律講不通，就沒有辦法碰他了！」

「而且我亦不想去碰他。」丁朗說：「有些事情是不全刋在紀錄上的，有些是見不得人的事情，祇可能是紀錄在腦中而已。尤其關成波死了，他就更加會把一切有關的紀錄都毀滅掉了！」

「關成波本來是黑社會大王，他死了，毛青雲就竄起來了。」胡雯說：「難道這不能使你有所領悟嗎？」

丁朗聳聳肩：「這還是不能令我有領悟，因爲一鷄死一鷄鳴，關成波倒下去了，當然會有另一個人起來接替他的，而這個人未必就是殺死關成波的！」

胡雯聳聳肩，說：「但現在你知道是了？」

×　×　×

那天晚上九點鐘，他們都在看電視的新聞了。此外，還有毛青雲和他的謀臣阿松。

這座城市祇有一座電視台，所以他們用不着頭痛應該收看那一座電視台這個問題。

他們靜靜地坐在那裏，看着電視新聞一節一節地播出來。後來，在國際新聞之後，就是本地新聞了。他們看見有一宗車禍。有許多人在圍觀，而圍觀的人看到電視錄映機的鏡頭朝向自己時，有些好出風頭的人就揮揮手。

丁朗忽然整個跳起來，大聲叫道：「他！就是他！關成波！那個——」

金菊和胡雯都知道他所指的是誰，因為其中一個揮手的人最特別，那個人是先把鼻子架着的黑眼鏡脫下來，然後才揮手的，就像生怕看電視的人會認不清楚他的眞面目似的。別的電視觀衆們的反應可能就是問候這個人的母親，但是丁朗和金菊及胡雯的反應就沒有那麼簡單了。這個人就是關成波。金菊和胡雯雖然都沒有見過關成波本人，然而關成波的照片丁朗的總部是有的，丁朗也曾經把關成波的照片向她們出示過，因此她們亦認得這個脫下黑眼鏡在揮手的人正是關成波。

跟着這一片段就完結了，電視新聞又跳到了另一件事情的上面了。

「快走，快走！」丁朗叫道：「我們快走！」

「你瘋了嗎？」胡雯說：「那段片子是幾個鐘頭之前拍攝的，那裏的人早已經散了，你以為我們現在趕到去，還會有人在等着我們嗎？」

「我們不是到那出事地點去，傻瓜！」丁朗叫道：「到電視台去！」

× × ×

電視台當然是會跟他們合作的，電視台方面特別派了一個專人，在一副特別大的電視螢幕上放映那車禍的片段，放了一次又一次，放了一次又一次。

「媽的！」丁朗埋怨地說：「可惜太短暫了，看面貌就是他了，假如看得他走幾步就更好！」

「這還有疑問嗎？」胡雯說：「我們是接到了電話的邀約而看這個電視節目的，難道還會有疑問？她叫我們看電視，就是因為他會在電視上亮相！」

「很聰明的亮相方法。」金菊喃喃着說：「他亮相時，已經無法追尋了！」

他們在談着的時候，那個新聞片段還是不斷地在螢光幕上放映着，映了一次又一次，映了一次又一次，雖然他們是早已看够了，但是因為負責放映的人並沒得到他們的知會停止放映，所以就還是繼續放映下去。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呀！」胡雯說：「他眞的出現了！豈有此理！這是開玩笑！」

「好一個玩笑！」丁朗說：「他寫信來，給我看到他的眞正筆跡，看到他的眞正簽名，驗出信上有他的指紋，跟着還讓我看到他出現。」

「也許他有一個雙生兄弟？」胡雯說：「也許關成波有一個雙生兄弟，現在回來為他復仇了？」

「關成波並沒有雙生兄弟，他沒有兄弟、兒女，也沒有妻子。」丁朗說：「而且雙生兄弟也不會有一樣的指紋呀！」

「別傻吧，胡雯。」金菊說：「祇有小說裏的雙生兄弟才會是一模一樣的，普通的雙生兄弟，彼此之間總是有相當大的差別！」

「不錯。」丁朗說：「生下來的時候模樣也許會很像，但漸漸長大的時候就有分別了。像是像，不會像到令人完全分不開來的。」

「那怎麼解釋呢？」胡雯問。

「現在還解釋不來。」丁朗說：「等下去吧，看看他會不會眞的動手殺人。」

「他動手殺人？」胡雯問。

「是的。」丁朗說：「他要殺我，不會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他要殺死毛青雲，也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許他會先殺周利浦了。」

「你就讓他殺死周利浦？」胡雯訝異地說。

丁朗微笑：「這有什麼所謂，周利浦既然是帮兇，他反正也是該死的了！」

「但這樣做還是不對的。」胡雯說。

「你別担心好了！」丁朗微笑，「我當然知道這是不對的，因此，我已經派了人去保護着周利浦。周利浦不是一個值得可憐的人，不過，當我們一面保護他的時候，一面却有可能捉到關成波，這就不同了！」

「捉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胡雯搖着頭：「這眞滑稽。」

金菊則祇是沉默地坐在那裏，尋思着，不知道在想什麼。她有一副很好的腦袋，而她現在就是正在運用她這副很好的腦袋。

不過暫時她是想不出什麼來的。

× × ×

另一方面，毛青雲當然也看見了電視新聞上那個片段了。他沒有丁朗他們的優點，不能够叫電視台把那個片段再放給他看，但是他已經看到了。

現在他正在喝酒，一面狂吸着雪茄。酒喝得太多，雪茄也抽得太多了。

當他再拿起酒瓶的時候，他的謀臣阿松就按着他的手了。阿松說：「好了，老板，這東西還是少喝一點吧！」

毛青雲聳聳肩，把酒瓶放了。阿松給他的也是一個很好的忠告。

阿松說：「這電視的片段，今天晚上可能還會再播放一次的。」

「用不着再看了。」毛青雲說：「我已經看清楚了。就是他。沒有錯誤的，正是他！」

「那麼——」阿松說：「也許我們應該派人出去找一找了。不管他以前是眞死還是假死，總之他現在是眞的出現了，我們就應該找他了。這次不會傳為笑柄了，既然在電視上也有看到，那我們是很有理由找他的，對不對？你下一個命令吧。」

毛青雲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尋思着。

阿松說：「這種事情是不宜遲疑的，毛老板，你快一點採取行動，也許你會在他找到你之前先找到他！」

「這一點我倒是不太急的。」毛青雲說：「假如他要向我下手，大可以在寫信來之前，在我不知不覺的時候下手，但他不寫信，又在電視上出現，這就使我懷疑他究竟是在弄什麼把戲了。」

「但他既然在電視上面出現。」阿松說：「我們都看到他了，證明果然是有他這個人存在的。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怎會在死了之後又再出現，但既然有這個人存在，我們就應該找這個人。假如我們找到了這個人，我看這個人是可能給我們提供不少綫索的。」

「好吧，好吧！」毛青雲說：「我們找他，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人總是有習慣的！」阿松說：「習慣成自然，假如他是關成波，那麼他以前去過的地方，現在也可能去了。我們起碼該到他以前出沒的地方去找找，向那些以前與他有關的人打聽一下！」

阿松這樣說着的時候，心裏也頗感納罕。這其實是很顯淺的道理，用不着他來提供的，毛青雲又不是初出道的人，對這件事情是應該比他更為熟悉的。

「很好。」毛青雲揮揮手，「你去安排好了，反正關成波的照片已晒出來了，就多晒幾張叫我們的人去留心着好了！」

阿松對這事情倒是比毛青雲更為關心的，毛青雲既然通過了他這個提議，他便毫不怠慢，馬上去進行了。

阿松出去了之後，毛青雲又弄着案頭那隻電話錄音機，他現在就把一段錄音放出來。這則是另一段周利浦打來的電話的錄音。在這個電話裏，周利浦是向他報告了丁朗，金菊及胡雯三個人到訪的事情。

毛青雲把這段錄音放了一遍又一遍，當阿松把他的命令執行好了，再進來的時候，毛青雲仍然是在放着那段錄音。

阿松說：「都吩咐好了，他們現在馬上進行了，希望他們很快就能給我們滿意的成績。」

毛青雲點點頭：「很好！」指指那錄音機，「但我還是不大明白這個！那三個人怎麼忽然會去找周利浦？還是為了關成波的事情，而且又問及我！」

「這的確是有點古怪的！」阿松也承認，「這個丁朗，還有那兩個女的，金菊和胡雯，聽說他們是不好對付的人物！」

「是的！」毛青雲說：「很難對付，而且很可怕。他們正是我所害怕的那種人物。」

「你沒有跟他們有什麼過不去吧？」阿松問。

「沒有。」毛青雲說：「不過這一點是並不重要的。他們這種人，跟我們這種人，本來就是死對頭了，即使我不犯他們，他們還是終於要犯我的。就像以前關成波。當然我是比關成波聰明得多的，關成波公開與他們作對，而我則是盡可能避免踩着他們的尾巴，不過我到了今日這個地位，他們就是看不順眼，所以他們終於是要來惹我的，也許他們現在就是來了。」

「他們？」阿松說：「但是現在來的是關成波呀。」

「關成波明明已經死了。」毛青雲說：「而我老早就說過，我是絕對不相信什麼鬼神論的。所以我懷疑這是一幕把戲。為什麼不能是他們所導演的把戲？他們是神通廣大的，有許多事情，別人幹不來，他們也一樣可以幹得來的。」

「假如是他們在做古怪，那就麻煩了。」阿松說：「老板，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呢？」

「我不打算樣對付他們。」毛青雲說：「我根本不打算對付他們。你不明白嗎？這種人，你是不能跟他們硬碰的。他們來犯你，唯一的辦法祇有盡力避開他們而已，絕對不能跟他們硬碰。不過，我還不能肯定究竟是不是他們。」

「那你現在打算怎辦呢？」阿松問。

「動腦筋。」毛青雲說：「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就因為我是一個會動腦筋的人，所以我才有今天的地位。關成波已經死了，我就忘記了有關成波的一切了，但是現在，看來我又得運用一下我的腦筋了，已經忘記了的事情，我得再記起來，分析一下。」

阿松聳聳肩。離去了。

× × ×

夜幕既已降臨，周利浦就更加混身不安了。與毛青雲相反，他對於鬼神之說，總是半信半疑的，白天是疑多過信，但是到了晚上，却就變成信多過疑了。一個曾做過虧心事的人總是這樣的，一到入夜，恐懼便增加了。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面。他坐在寫字桌後面那張舒服的靠椅上，却是坐得一點都不舒服。普通人坐在這種椅子上，總是把雙腳擱在桌面上的，而周利浦在平時也是如此。不過今天則是特別一點的，兩腿沒有擱在桌上，反而是身子傾前，兩隻拳頭頂住下頷，望着前面的牆壁。

「我怎樣向他解釋呢？」他喃喃自語着，「我並沒有殺死他，我是被逼的，他根本不應該歸罪於我。我得使他明白這一點才行！」

他正在動腦筋的就是這一點了。但是如何能使關成波知道呢？如何與關成波聯絡？假如關成波再來電話，他一定會跟關成波說了。可惜關成波又沒有再來電話。

那個丁朗方面，他已經下了決心向他們求助了。假如向丁朗他們自白，他會死的，會死得很狼狽，死得身敗名裂。就因為他是個律師，他是更加明白這一點了。反正要死了，那他倒不如給關成波一槍打死爽快一點。

「拍」的一聲响，把他嚇得整個人跳了起來。

他跟着呆了一陣，奇怪這是什麼聲音，以及這聲音是來自何處。跟着他記起了剛才前面的桃木牆壁上似乎有些東西動了一動，眼光便集中在那牆壁上。他果然看到一些本來不是在那裏的東西。就是一個洞。

他是一個很重視屋中的傢俬設備的人，這花了許多錢裝的桃木牆壁破了一個洞，就使他心痛起來了，他立即離座走過去摸摸。

為什麼出現了一個洞？是天氣轉變使木質迸裂了嗎？但是替他裝修的人是曾經保證過這是特種桃木，可以抵受天氣的變化的。難道這個裝修的人是用劣貨冒充騙他的？

他用手摸着，又覺得不像，因為假如木頭迸裂的話，應該會是裂成一條縫，而不會是單單破一個洞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也許——

當他剛要想到一個更接近的可能性時，「拍」的一聲又响了。就在他的手邊又破了一個洞。

周利浦立即仆在地上，大聲叫了起來：「救命！救命！救命！」

他的臉的顏色也轉變成泥土一樣了。那是子彈洞！是子彈射在牆壁上而現出來的洞！

有人用槍射他，而且是用遠程的步槍，又是裝了滅聲器的，所以他聽不見槍聲了。

有人扭書房的門球，但因爲他是巳經把書房的門鎖上了，所以門外的人扭不開門進來了。

「誰？」周利浦喝道。

「是我！」他那年輕的妻子在外面說，「發生了什麼？你沒事吧？」

「沒事，」周利浦遲疑了一下才說：「你回到房間去吧，別騷擾我！」

「但是，你在叫救命，是你叫救命的嗎？」

「不——呃——是，是的，」周利浦說，「但沒事，我祇是在開玩笑，我——我祇是在做一個實驗！」

「你在做什麼？」她莫名其妙。

「我是在研究一件案子，」周利浦說，「你走開吧，別騷擾我！」

房外沒有聲音了。她回到房間裏去了。周利浦近來的行爲古怪，她巳漸漸習慣了。她弄不明白，也就祇好不去管他了。

周利浦仍然伏在那地上，一動不動的，眼睛小心地觀察着周圍的情形，以及研究着牆壁上那二個子彈洞的角度。

子彈當然是從窗外射進來的，而且由於他坐的位子是正朝着那牆壁的子彈洞，因此子彈一定是從他背後的窗外射進來的了。

那兩顆子彈都沒有射中他，這是他的運氣。

他再看看窗簾。窗簾是拉攏了的，不過又不是完全合攏，兩片窗簾之間還剩出了一條大約一吋寬的縫隙。

窗簾沒有破，因此子彈就是通過那祇有一吋寬的縫隙射進來的了。

開槍的人竟可以讓子彈通過祇有一吋寬的縫隙，可見那開槍的人的槍法是有多麼準繩！而他居然逃過了兩槍，可見他的運氣是多麼好！

周利浦爬前去，拉動牆脚的窗簾的繩子，把窗簾完全拉攏了，連那祇有一吋寬的縫隙也不留，才舒了一口氣。現在窗外的開槍人是完全看不見他了，就是再放槍也祇能亂放槍，碰運氣而巳。

周利浦雖然巳把窗簾拉攏了，也還是不敢起身。他再爬回桌子旁邊，把電話機搬到了地上。

他當然就是打電話給毛青雲了。

那邊接電話的人卻不是毛青雲的聲音。那人說：「喂？」

「毛青雲呢？」周利浦說。

「是哪一位找毛先生呢？」那接電話的人問。

「我是周利浦。」

「哦，周先生，」那邊的人禮貌地說，「你找毛先生有什麼貴幹嗎？」

「別跟我來這一套！」周利浦吼道：「快點，我要跟他講話。」

「對不起，周先生，」那邊的人說，「毛先生現在不在這裏？」

「他——在什麼地方？」周利浦問着，更高度的恐懼又襲進他的心頭了。

「他出去了。」那人說。

「他出去了？到什麼地方去了？」周利浦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他沒有說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有什麼話可以留下的嗎？」

「你——你——有辦法馬上跟他聯絡的嗎？」周利浦問，「我有十萬火急的事要跟他聯絡的！」

「我試試吧，」那人說，「我找到他時就叫他打電話給你好了！」

但這卻是一個相當渺茫的答應，不能令周利浦安心下來的。周利浦遲疑了一下之後又說：「你這裏有人可以代他講話的嗎？」

「有一部份事情是可以的，」那人說，「我叫阿松，我是毛先生的——唔——私人秘書！」

「那毛青雲一定對你提過我了？」周利浦說。

「好像有的，」阿松說，「不過我不大有印象。」

「這不是吞吞吐吐的時候！」周利浦叫道，「你告訴他，剛剛有人向我開了兩槍，槍彈射進我的屋裏來了！他說派來保護我的人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

「好，我試試跟他聯絡一下吧！」阿松說。

× × ×

另一邊，丁朗、金菊及胡雯也因爲這一個電話由悠閒跳進緊張的境地，一個丁朗的手下從外面衝入來，進入丁朗的辦公室，把這段電話對話的錄音放進給丁朗聽。丁朗一聽完了馬上抓起旁邊的通話機，按了通話的呼喚訊號，叫道：「一一二號，一一二號！」

「這裏是一一二號！」無綫電中傳來回答。那是駐在周利浦的家附近一部汽車中的人員的回答，他們是在那裏監視以及保護着周利浦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對的事情？」丁朗問。

「什麼不對的事情？」一一二號反問道。

「啊！什麼不對的事情？」丁朗說，「剛剛有人向周利浦開槍，你們聽不到槍聲嗎？」

「絕對沒有槍聲！」那個一一二號回答。

「那一定是滅聲器、長距離、望遠鏡瞄準的槍了，」丁朗說，「我們剛剛聽到周利浦在電話裏這樣說，他似乎沒有理由開這玩笑的！」

「讓我看——」一一二號沉默了一下，「周利浦晚上一直是在書房裏，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書房亮着燈，書房的窗簾祇拉剩一綫。對了，他剛剛把那拉剩一綫的窗簾也拉攏了，子彈一定是通過這窗簾縫射進去的，讓我看看……假如要這樣把槍彈射進去，一定要在窗口對面那座小山上開槍！那座小山！」

「快去查一查吧！」丁朗叫道。

「我們巳經在動身了！」一一二號回答。

他不祇派了一一二這個單位監視着周利浦的。還有其他的單位，而其他的單位也會聽到這一段無綫電對話，他們知道一一二出動了，自然就會馬上去塡補一一二的空位了。丁朗嘆了一口氣，把通話機按熄了。

不久，案頭的電話响了。丁朗拿起來聽聽，跟着說：「唔，這樣嗎？這倒是很有趣的，我看這樣好了，我們還是要小心留心着他的去向和行動，你跟那邊聯絡吧，不要放過他！」他放下了電話。

「有什麼新發展嗎？」胡雯問。她是一個急性子的人，照例又是先由她開口追問。

「很有趣的新發展，」丁朗說，「毛青雲不在家並不是假的。他現在巳經坐了上飛機飛到B城去了。」

「他在逃走！」胡雯立即指出。

「假如他是在逃走，」金菊說，「那他也算是採用了一個好方法了。勝過留在這裏。」

「也許他是在逃走，也許不是，」丁朗說，「我們將來就會知道了。我們在B城的人會等着他下飛機，看看他下飛機之後會做些什麼以及到什麼地方去。」

「你以爲他這一次離開會是跟這件事情有關的？」胡雯問道。

「很有可能，」丁朗說，「很有可能，毛青雲是很少到外地的，不過看下去就知道了。」

「周利浦實在也應該採用逃走的方法。」金菊說。

「周利浦我卻不敢推薦這辦法了，」丁朗說，「周利浦本身不是一個有自衛能力的人，假如他逃走，離開了這裏，他的機會就更微了。但是毛青雲是打手出身的，他有自衛能力，假如面臨一個對一個的場合，他也不見得就會害怕。而且他在外地也有些聯絡的。」

「他在B城有聯絡嗎？」胡雯問。

「他在B城也認識一些帮助他的人。」丁朗說。

「那麼，」胡雯說，「他這一次到B城去，就是去請救兵了。」

「很可能是的，」丁朗說，「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他們等了大約半個鐘頭，一一二號車子跟丁朗聯絡了。他們報告，巳經在那座可疑的小山上搜索過了，並沒有什麼發現，假如是有人在這小山上放槍，那麼這人在放完槍之後就馬上離開，他們去找巳經太遲了。

「那算了，」丁朗說，「反正我也不預料你們會找到什麼的。」

「要不要去問問周利浦？」一一二號又請示。

「不要騷擾他！」丁朗說，「總之你們小心點，一切看清楚好了。」

他放下了電話，又嘆一口氣：「等，我們祇要等就行了，而且也祇能等。我們得等事情有下一步的發展才能決定採取什麼行動的。」

周利浦留在書房裏，整個人都非常頹喪，就像他的精神全部都崩潰下來了。疲倦乏力，然而卻完全沒有睡意。

他坐在地上，想着辦法。然而有什麼辦法呢？

這時，書房的門又給人敲响了。

「誰？」周利浦叫道。

「我！」他那年輕的妻子在門外說。

「我巳經說過別騷擾我了！」周利浦不耐煩地道：「你又來這裏幹什麼？」

「你知道現在巳經幾點鐘了嗎？」美芝說，「你也應該睡覺了。」

「你別吵我！」周利浦喝道：「我想睡覺的時候自然會上床！」

門外的美芝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祇好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去了。

後來，一些細碎的聲音把她驚醒，她張開眼睛，發覺天巳經亮了，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是周利浦推門進來的聲音把她吵醒了的。她看看身邊，床單是平滑的，這就使她知道周利浦沒有睡過。

「天！」她說，「你就在書房裏過了一整個通宵？」

「是的，」周利浦說，「人太忙了，有許多工作要趕，有什麼辦法？」

「但是……唉，來，快點來躺下！」美芝說，「讓我替你按摩一下，好教你能夠好好地睡着。」

周利浦搖搖頭：「時間巳不早了，我得上班了。」

「上班？」美芝說，「你應該休息一下，你通宵沒睡過，怎麼可以還上班？」

「不行，」周利浦搖搖頭，「今天我一定回公司去！」他揚揚手中的一隻信封，「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美芝問。

「我昨天晚上寫了一份新的遺囑——」

「利市大吉！」美芝連忙啐他一口，「好好一個人寫什麼遺囑？你這樣健康，我先死了才輪到你呢！」

周利浦微笑：「但這份遺囑對你是很有益處的，美芝，假如我死了，你可以得到一個數字很可觀的遺產。還有我的女秘書黃安妮，她也可以得到一份。你們兩個都對我很好，我無兒無女，又老了，抱着這許多錢幹什麼呢？」

美芝祇是瞪目看着他，一時之間倒沒有去想這份遺囑對她有什麼好處，祇是在奇怪，周利浦爲什麼做這樣的事情，說這種話。

她有一陣毛骨悚然的感覺，當一個人的言行都與平常相反的時候——不過她又馬上禁止自己再想下去了。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周利浦說，「我得把這遺囑交給另一位律師保管作實，那我就可以安心睡覺了，美芝。」

「那麼我開車送你上班好了。」美芝說。

「不必了，」周利浦說，「我自己又不是不會開車。」

美芝只有呆呆的看着他上班去了。

× × ×

另一方面，毛青雲雖然巳經離開了，但他留下的命令仍然繼續執行，這個命令就是找尋關成波。

後來他們在一家關成波舊時最喜歡去的餐廳中得到了綫索。那是天巳入黑的時間了，兩個幹練的打手找到了那間餐館的一個老侍者。那個老侍者以前是一定侍候過關成波的。這兩個打手裝成顧客的樣子

在那裏吃餐，當餐吃完了之後，他們就跟那侍者搭訕起來：「記得這裏是關成波以前常常來的地方呢？」

那侍者臉上的肌肉一跳，表情很古怪。他說：「是的。」

「最近有見到他嗎？」那個打手問。

那個侍者臉上的表情，是更古怪了。他遲疑了好一陣，然後才說：「你問得奇怪，關先生——他不是已經死了好幾年了嗎？」

「呀，對了，」那打手說，「我一時倒忘記，這個問題問得眞笨是不是？」

「不過你這問題也問得眞巧，」那侍者再遲疑了一下，終於說道：「我的確是看到了——一個很像關先生的人。」

「你在說什麼？」

「一連三天晚上都有一位先生到這裏來吃晚飯，樣子看上去眞像關先生，不過他戴着一副黑眼鏡，也許脫下來不像也說不定，不過是眞巧的，關先生最喜歡這裏的龍蝦湯，他亦是點這裏的龍蝦湯！」

兩個打手深呼吸了一下，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人說：「爲什麼你不問問他呢？」

「我祇是說像吧了，但人有相似，物有相同，關先生早巳死了，當然不會是他。」侍者說。

「他是什麼時候來的？」另一個打手問。

「很準時，一連三天晚上都是相同的時間來，」那侍者說，「假如他今天晚上也來的話，我看十五分鐘之後就會出現了。你們兩位，也是認識關先生的嗎？」

「呃——是的，我們是朋友，不過沒有什麼來往！」那個打手應着，匆匆看看腕錶，他那同伴亦是不約而同看看腕錶。

他們以相當的速度吃完了他們的東西，便匆匆出門而去。

他們到了餐廳之外，到了對街，躲進一條小巷的巷口之內，在陰影中監視着那餐廳的門口。他們也離開得很合時。他們在那裏站了不過一分鐘，「關成波」就出現了。戴着那副黑色的眼鏡，轉過街口，匆匆進入了那家餐廳。

「就是他！」其中一個打手興奮但也恐怖地叫起來。

「看上去倒相當像的。」另一個說。

「我們可以等他出來時就開槍！」

「但是怎麼樣知道是不是他？」第一個說。

「媽的，現在還有選擇的餘地嗎？」他的同伴咆哮地道，「不論是不是他，我們也得動手，假如殺錯了人，那算是這個人倒楣了。」

兩個人在那巷口處等着，兩個人的手都伸進上裝下面，摸着他們的手槍，等着那人出來，那人一出來的時候，他們就要開槍了，殺錯了人是另一件事，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是寧枉毋縱的。

但是他們也等得眞久，那人似乎進入了餐廳之後就失踪了，久久都不出來。

「媽的，他究竟在裏面吃什麼？吃什麼都應該吃完了，難道他想把店子裏的每一種食物都嚐遍了嗎？」

「他已經出來了，」身後忽然有人這樣說。

兩個人都嚇得跳了起來，連忙轉身，後面站着的人果然就是那個「關成波」了，仍然是戴着那副黑眼鏡，這副黑眼鏡仍然使他不能百份之百肯定，不過，這人雖然不會出現在這裏，說這樣的話，他們實在也不需要猶疑什麼了。他們立即就從身上拔出槍來。

他們是好手，拔槍的速度是够快的，而且槍法也不差，但可惜的就是那個人手中是早巳拿着一把槍，並向他們射擊。

這兩個打手給子彈的撞擊力撞得飛出了巷口之外，而仆在行人路上，他們的槍就這樣棄在地上，已經沒有能力使用了。

那個戴黑眼鏡的怪客並沒有跟着出來，他祇是不慌不忙地向小巷的另一頭走，很快就給黑暗吞沒了。

那兩個打手仆在行人路上，沒有動，却沒有死掉，他們痛苦地伏在那裏，輾轉着，兩個人都是腹部中槍。

不久，有個路人看見，就打個電話報警。救傷車來到時，他們還是並未死去，他們給趕送到醫院去了，傷是傷得一團糟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死去，而且他們也招供出來，說是關成波開槍射擊他們的。

於是警方就發出通緝令，通緝一個像關成波這樣的人，而且，那一段電視新聞片也給放映出來了，讓市民知道這就是可能行兇的人。假如有人發現這個人的所在，就得從速舉報。

杯弓蛇影　墜崖一命嗚呼

周利浦呆坐在他的書房裏，因爲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得到過睡眠的機會，他巳變得顏容非常憔悴了，但是他仍然沒有睡意。

關成波那件事情他巳經從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之中得悉了，而這對他的心情是更加沒有帮助的，他後悔地思索着，感懷地想着他與關成波之間的恩怨，他也是爲了貪，才惹起了今日的禍事來，當時關成波有不少秘密生意是因他出面去經營的，而那些都是很賺錢的生意，的確是正當的生意。

然而那些生意的利潤却比別人所經營的要高得多，那主要是爲了關成波在暗中運用他的影响力，比如說，有一家建築公司要建築一座大厦吧，假如這座公司的材料不是向周利浦名下的公司購買，工程就會進行得很不順利，各種意外都會頻頻發生，假如是光顧周利浦呢，那就會十分之順利了，雖然價錢高得多，不過，工程早一天完成了，省下來的成本就會是相當大的數目，所以雖然材料的價錢高一點，還是值得的。就這樣，周利浦名下的各種生意都是財源廣進了。

當然，關成波就正是使那些意外發生以及保證那些意外不會發生的人了。沒有人懷疑，而即使懷疑亦沒有人能證明的，因爲那家公司是周利浦全東，與關成波全無關係，關成波也沒有一點股份，甚至利潤也沒有分給關成波，不是關成波不要，而是他認爲反正是存在銀行裏的了，那就存在周利浦的銀行戶口裏也沒有分別。他是不怕周利浦會不給他的一份的。不錯，周利浦懂得在法律上玩魔術，但是關成波

懂得殺人、周利浦騙他的話，他就要周利浦的命。

就是這樣的互相牽制情形之下，周利浦和關成波就合作得相當良好，跟着毛青雲就出現了，他向周利浦提出一個計劃，他說他認爲自己很有把握坐上第一把交椅，就可惜有關成波在那裏碍着，把關成波殺掉，天下就是他的了。

周利浦不肯幹，爲什麼不肯呢？想一想吧！關成波一死了，那些財產就全部是周利浦的了。關成波活着的時候，要拿隨時可以拿，但關成波一死，就完全沒有任何憑據了，這就是周利浦帮助他的代價。

爲什麼周利浦一定要帮助他？那是因爲周利浦巳知道了他的計劃，假如周利浦不答應，那他就要殺死周利浦滅口了，周利浦可以把這事情告訴關成波，關成波也許能先下手爲强把毛青雲殺掉，但不一定能够，不過這一來，毛青雲却一定要殺周利浦了，周利浦可能會比他死得更早。

另一個理由就是周利浦是最佳人選，祇有周利浦可以把關成波引到荒凉的地點去見面，而且使關成波的身邊不帶着打手，所以這件事周利浦是非做不可的。

周利浦考慮了一個星期，結果也是不得不答應了。

他約了關成波到那個僻靜的地方去談一些生意上的問題，由於關成波要把他們之間的來往絕對保守秘密，連親信保鏢也不帶，祇是隻身前往，關成波認爲雖然是最親信的保鏢也不一定就能保守秘密的，說不定他們會在無意之中說出去，但是假如完全沒有別人看見，那秘密就自然可以保守得住了。

至於毛青雲又是怎麼查出他們這秘密交易的，那就不得而知了。總之毛青雲想出了這樣一個計劃來，而周利浦就會被逼合作，進行這計劃。周利浦與關成波見面時，毛青雲就從周利浦的車子的後廂中坐起來，下車，關成波死在他的槍下，之後，周利浦就載着毛青雲離開。

果然，以後，沒有了關成波，毛青雲就輕易地一步一步爬上去，而佔據了那第一把交椅。而且毛青雲也遵守諾言，沒有再來麻煩周利浦，周利浦吞沒了關成波那一筆財產，安享下去，直到現在。

有人在敲書房的門。

「誰？」周利浦叫着問。

「是我！」美芝在門外說。

周利浦過去把門打開了，美芝執住他的衣袖：「有什麼事嗎？你……你……」

「什麼事？」周利浦說，「誰說有什麼事？」

他苦笑着用手背擦着眼睛又說：，「沒有什麼事，我不過是睡了一下。」

「回到房裏來吧！」美芝說。

周利浦點點頭，拍拍美芝的肩：「好吧，你替我放一缸熱水，我要洗個澡。」

美芝跟他一起上樓去，爲他放了水，周利浦泡進了浴缸中洗澡，美芝則在床上等着他，準備替他來一次按摩。她相信他是需要這個的，而且他亦是一向都愛好這個。

周利浦洗好了澡從浴室出來了，却是隨即就動手穿衣。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美芝出奇地問。

「我嘛！」周利浦聳聳肩：「上班去，現在不巳經是上班的時間了嗎？」

「你怎可以上班去呢？」美芝說，「你應該上床睡覺呀！你眞的要多休息一下了。」

周利浦微笑：「你別替我担心吧，美芝，我在書房裏睡了一覺，現在巳經很精神了，別以爲我是那麼老吧！」

美芝氣結地咬着下唇，不再做聲了，近來的周利浦，似乎巳經變成了一個不可理喩的人，她也懶得再去跟他評什麼道理了。

周利浦自顧自穿上了衣服，下樓到車房中，開了他的車子，開出去了。

他的家是在幽靜的園林區，要通過好一段僻靜的路才能到達市區的。路上周利浦的車子在交通紅燈前停了下來。

另一部紅色的車子滑到他的車旁，也停了下來。周利浦向旁邊瞥了一眼，但一瞥之下，他幾乎連頭髮也豎直了！

「關——成波！」他沙啞地叫起來。

那部車子裏的人就是那個「關成波」，現在周利浦巳經是第二次看見他了。第一次看見他時是在走路，現在看見的則是開着車子的。

那人祇是冷冷地看着他，臉上毫無表情，也缺乏血色，就像是一張死屍的臉。

「你——」周利浦慌張地叫着，想推開車門，下車逃走，但是不行，這附近沒有人，不是鬧市，下車逃走是更危險了。那人的右手離開駕駛盤，伸進上裝的裏面。

周利浦尖叫一聲，就踏動油門，闖過紅燈，直向前駛了。

那人的手不過是伸進上裝裏面取出了一根香烟，把香烟放到咀唇間，又取出了火機來點上了，跟上次一樣。

而他拿香烟及點火這一段短短的時間之後，紅燈就轉成了綠色，他這才開動車子。

周利浦的車子巳經在前頭走得相當[illegible]了，他却還是不急急於追趕。他而且還在中途轉進了另一段路！

周利浦從照後鏡中看見那人的車子沒有追來，才舒了一口氣。不過他這口氣才一舒出來，恐怖又再度來臨了。他的車子剛剛經過另一個路口，就看見那人的車子從這路口出來，又緊跟在他的後面。

那人不過是走捷徑兜截他！

周利浦連忙繼續開着高速，慌不擇路地飛馳而逃，有兩部迎面而來的車子都給他逼得剷到路邊去了，周利浦這才發覺他巳經跨越了路的中綫，而駛在路的另一邊了。於是他連忙修正路綫，再掉頭望望照後鏡，那人的車子巳經不見了，不過另外却有兩部車在追他。

毫無疑問，這兩部車是正在追他的，因爲他的速度巳遠遠超越了法定的速度，而那兩部車子亦是以同樣速度跟在後面，那當然不是普通過路的車子，而是正在追他的！

關成波眞是鬼魂了，他可以搖身一變，把車子變成不同的欵式，而且還變成了兩部車子。

「救命！救命！」周利浦喃喃自語着

，一面仍然繼續以那近乎自殺的速度飛馳着。

他當然是錯了。那兩部車子並不是那人變的。這兩部車都是保護他的車子，一部是屬於毛青雲的手下，另一部是屬於丁朗的手下！

兩個人都派了人暗中保護着周利浦，周利浦出外，那些人便開車跟着，周利浦飛車而逃，他們便祇好也飛車跟在後面，以免失掉周利浦的跡踪。

他們都不知道那個關成波的出現，因為他們都沒有機會看見。他們祇是懷疑周利浦的神經有問題。周利浦愈開得快，他們就愈要開得快追在後面，而他們追在後面，周利浦也愈不能慢下來。

周利浦並不是一個賽車能手，開快車並不是他擅長的事情，尤其是他的精神又已經不好，他會出事，那是意料中事了。他一扭方向盤，避過了一部差點迎面和他相撞的車子，跟着便失去了控制。

車子離開了路面，而撞向路邊的鐵欄。車子的速度是那樣高，雖然有鐵欄隔着，也是阻不住去勢，車子撞倒了鐵欄，直衝了出去，而那外面是懸空的。

「他一定瘋了，」丁朗的手下這樣叫起來。

而另一部車子裏面，那些負責保護他的毛青雲的手下也是同樣地叫了起來。

但是他們的下一步的反應則是不同的。看見出了事，那些毛青雲的手下並沒有停下車，祇是繼續開車離去。他們都已發現另外有一部車子，而且猜得到這另外一部車子裏面坐着的是一些甚麼人。既然出了事，有別人善後，他們就懶得停下來，免得招惹無謂的痳煩了。

那些丁朗的手下當然是不同的。他們馬上就駛到那個出事的地方，停車，跳下來，看見那下面是一條山溪，大約是二十呎下面，而山溪的兩旁都是嶙峋的巨大石頭。周利浦那部車子已經翻轉了，而這二十呎的高度使他的車子跌得半扁的。

好在他們的車子上有無綫電，當車子一撞時他們已經通知了總部召救傷車來，因此現在他們倒不必再浪費時間，馬上就下去挽救這也不是一人可以迅速做到的事情，他們不能夠就這樣跳到二十呎的下面，由於那下面並不是平地，一跳下去，起碼也要扭斷脚踝了。他們必須繞到相當遠的地方，再爬下去，然後穿過樹林，爬過亂石，才能到達車子。這又花去了他們不少的時間。

他們到達車子，又發覺車門無法弄開。車身已經跌得扭曲了，門鍵也就失靈，通過車窗，他們看見周利浦倒轉着屈曲在那裏面，四隻眼睛睜得大大的，臉上仍然凝着一副恐怖的表情，而他的眼睛也是呆凝着。咀角流着血。

「天！他已經死了！」

「我們還是得設法把他弄出來，也許祇是暈去了，還有救的。」

兩個人努力地企圖弄開車門，但是不成功，結果還是要等到消防車來了，才能夠做到這件事。消防員用斧頭把車門劈開了，而救護人員把周利浦揹了出來，但這個時候的確是已經太遲了。周利浦已經死了。

×　×　×

周利浦的女秘書黃安妮憤怒地抗議着：「不行，這裏是律師樓，你們不能隨便搜查！」

「你又不是不知道周利浦已經死了！」丁朗嚴肅地說，「我們現在是正在調查他的死亡。」

「但這裏還有許多其他客戶的私人秘密！」黃安妮說。

「小姐，」丁朗沒好氣地說，「你的老板死了，我現在是來調查一件命案，你別向我丟法律帽子好不好？難道你不想合作，查清楚這件事嗎？」

「命案？」黃安妮詫異地說，「他不是意外而死的嗎？他的車子——難道你是說，他是給人害死的？」

丁朗把一張照片丟在她的面前：「你看看這個吧。這是他書房裏的牆壁，我們在牆壁上找到兩個洞，是兩個子彈洞。前天晚上有人開槍射他而沒有射中，你認為這算不算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呢？」

黃安妮深吸了一口氣，呆了好一會才說：「這個——這也不行，我們這裏有許多文件，我不能任你們亂翻，而且沒頭沒腦你們亦翻不出什麼來的。不如這樣好了，你們究竟是要找一些關於那一方面的資料，你們告訴我，我為你們找出來。」

「很好！」丁朗說，「我們要的是關於關成波的資料。」

「關成波？」黃安妮又震了一震，「你是說那個懷疑復活出來開槍殺人的關成波？」

「對了，」丁朗說，「這件事情大概你看報紙也看到了吧？」

黃安妮祇是深呼吸着，臉色也變得很不自然。

「假如你對這件事情知道什麼，」金菊在旁邊說，「你不妨先說出來。」

「你們……上次來找周先生就是為了這件事嗎？」黃安妮吶吶着問。

「究竟是我們問你還是你問我們？」胡雯不耐煩地說。

不過金菊則決定先回答這問題。她說：「是的，我們正是為了這個而找他！」

「怪不得他這幾天精神恍惚了！」黃安妮說。她跟着就先把周利浦最初叫他把關成波的簽名找出來對照的事情，說了出來。

「這一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丁朗說，「那封遮遮掩掩的信我們已經從周利浦家中找出來，就是這個。」他掏出幾封信放在桌上讓她看。不祇一封信，而是幾封，就是周利浦收到那些恐嚇信。

黃安妮看過了，禁不住不寒而慄。她吶吶着說：「這——這是可能的嗎？一個死了的人再回來害人？」

「我們正在研究這件事情！」金菊說，「現在大致的情形既然你已經知道了，你可以告訴我們周利浦與關成波之間有些什麼私人秘密嗎？你是周利浦多年的女秘書，也許你會知道一些別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黃安妮迷惘地思索了好一陣，終於還是搖搖頭。她說：「對不起，我提供不出什麼有用的綫索，照我所知，周先生跟這個關成波的來往是並不多的，他替關成波



處理一些財務的問題，但關成波祇是一個普通的戶口而已。你知道，周先生不是刑事律師，只要是處理財務以及法律手續方面的事情，例如簽合同啦，辦離婚案之類。像關成波這樣的戶口他有很多，而照我的記憶所及，關成波本人到這裏來見周先生的次數，不超過五次，而每一次我都在場，我知道他們談的、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麼他們之間的秘密交易可能是非常小心的了！」胡雯說，「他們要談，也不在你的面前談，周利浦很謹慎，就是對自己的私人女秘書也是嚴守秘密的。」

「這個我可不敢講了。」黃安妮說。由於她在律師樓裏已經工作了不少日子，所以她也是一個很小心謹慎的人，她不想說什麼需要她負責的話。

「那麼你把一切有關周利浦的文件找出來好了。」丁朗說，「讓我們自己來研究一下。」

「你們——要拿走嗎？」黃安妮問。

「最好了，」丁朗說，「當然我們也是保證全部歸還的。而實在你也不必太担心，反正兩個人都死了，也不會有人追究責任的。」

金菊還有一個更好的主意。她說：「黃小姐，假如你不反對的話，你也可以跟我們回去一起研究的。我相信有了你的合作，研究的結果一定會更加滿意，而你也可以保證我們不會遺失那些文件。」

黃安妮心裏盤算了一下，點點頭：「這樣也很好。」

×　×　×

丁朗等三人和黃安妮在翻動着文件，希望能找到一些有關謀殺的綫索。

電話响起來了，丁朗伸手拿起電話筒聽！

他說：「喂？」聽了一陣之後又說：「很好，很好，這的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們繼續吧，不要停止，讓我在這邊考慮一下，想一想，他們究竟是在搞什麼鬼。」

他放下了電話。

金菊看着他，問道：「有什麼新的發展嗎？」

丁朗遲疑着，似乎不大願意回答。

「你怎麼了？」胡雯說，「這件事情我們是一齊做的，難道你還要瞞我們？」

黃安妮倒是明白世故的，她一看就看出這是因為她在場的關係，也許有些機密的事情是不宜讓她聽到的，於是她乖巧地說：「對不起，我得去一趟洗手間！」

她出去了之後，丁朗說：「剛剛是那邊跟踪毛青雲的人打來的電話。看來他並不是到那邊去避風頭的。照我們的猜想，毛青雲應該是到那邊去與那邊的朋友聯絡，由那邊的朋友庇護着他的。」

「我們不都是這樣猜嗎？」金菊說。

「他却不是這樣，」丁朗說，「他到那邊去，並沒有跟他的朋友們接觸，並沒有請他的朋友們給他一個地方躲起，他此行似乎是秘密的，他不想在那邊驚動什麼人。看情形，他似乎是到那邊去找尋什麼，似乎是到那邊去訪尋一個人。」

「這倒有點奇怪了，」胡雯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應該什麼都不管，把一切都丟下專心應付關成波的，他却還有心情去訪尋什麼人嗎？」

「除非他訪尋的人與這件事情是有關的，」金菊說，「可以幫助他解決這件事情。」

「似乎也祇有這個可能性了，」丁朗說，「他的詳細行踪，我們遲一點會再接到報告，那時我們再仔細研究好了！」

他又閉上眼睛，吸着烟，新鮮的茶和咖啡送進來了，丁朗又繼續喝他的咖啡。後來黃安妮也進來了，他們當然沒有把毛青雲的事情對黃安妮提起，而黃安妮亦沒有問。

他們略作休息之後，便又繼續研究那些文件，直至每一份文件都研究過了，還是毫無所得。天色不早了，他們也已做得很疲累，只好暫時把這事放下，各自回家休息。

×　×　×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他們又是看文件，這一次當然是祇有三個人了，黃小姐並不在場，而且他們看的亦不是昨天那些文件了。他們現在看的，是有關毛青雲在那邊的行踪的詳細報告。

金菊是他們三個人之中最細心而亦是領悟力最高的一個，她的智慧是超過丁朗的，因此她首先看出了一點頭緒來，這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她忽然用手指指着報告，說：「第二頁，第三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丁朗及胡雯都連忙看看自己手上那份報告的第二頁第三行。既然三份報告的內容都是一式一樣的，因此第二頁第三行的內容亦是完全一樣了。

胡雯唸道：「他往在金龍旅館，一家三流的旅館，房租每天折合此地的錢大約十五元。這是很廉價的旅館了，毛青雲又不是窮人，爲什麼要去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呢？」

「這是比較可疑的一點，」金菊說，「他就是住在一流大酒店，亦不一定會引起什麼人的注意的。不過使我感到奇怪的，還是再下一段。」

胡雯又把再下一段唸出來：「在金龍旅館住了兩天，沒有到別的地方去，每天三餐都是到對門的南和麵店去吃。唔，看來他這個人是喜歡吃麵的人！」

「他並不是喜歡吃麵的人，」丁朗說：「他喜歡吃西餐，他認爲西餐肉類多，對他的健康會有比較大的帮助；他從來不愛吃麵。」

「南和麵店，」金菊說，「你們不記得在文件上有這名字嗎？」

於是早餐還不曾吃完，他們便又進去研究那些文件了。在文件上他們找着了南和麵店的名字。

「這祇是關成波另一個滙錢的戶口。」丁朗說。

關成波放在周利浦的律師樓裏的帳大都是這樣的。滙錢到許多地方去，而由律師樓代辦。沒有人清楚他爲什麼滙錢去，以關成波當日的地位，他是有很多理由把一些不明不白的錢滙到一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的。因爲關成波同時亦有參加經營走私販毒的勾當。假如他向某一個地方購買私貨而運過這邊來，舉個例說，向這家南和麵店購買私貨而運到這邊來，他就要滙錢到南和麵店去。不過，南和麵店可能與其他收受滙欵的地方一樣，祇是一個代理的站頭，一個幌子而已。

但是，毛青雲却偏偏到這南和麵店去。毛青雲是一個講究享受的人，他不會喜歡住在一家蹩脚的酒店裏，亦不會喜歡吃麵的。他天天到南和麵店吃麵，看來必然是另有所圖了。而，這間南和麵店又是剛好與周利浦有着相當微妙的關係的。

「毛青雲究竟到那裏去幹什麼？」丁朗搔着後腦尋思着。

這一次倒是率直的胡雯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了，她說：「最好就是我們也去看看了。」

「對了，」丁朗說，「你們去看看，我留在這裏！」

「你留在這裏幹什麼？」金菊問。

「招呼着這個復活了的關成波，」丁朗說，「周利浦已經死了，毛青雲又不在這裏，我是關成波剩下來的唯一對象，假如我也走了，那他也要走了！」

「也許，」金菊說，「假如你也走的話，關成波也非跟着來不可了。他要經過機場的關口時，他就會給抓起來了，是不是？」

丁朗却還是搖着頭。

他說：「我不想失掉關成波，我們得假定他是另有方法來去的，假如我離開，他也跟着我離開，那麼我就會失去他了。我要他留在這裏，所以我也留在這裏。他留在這裏，我們捉到他的機會比較大！」

「誰希罕他來不來？」胡雯說，「他根本沒有什麼用處，沒有他在碍手碍脚，我們辦起事來不是更順利了嗎？」

丁朗對胡雯的諷刺是早已習慣了的，所以他也懶得反應了，而且他亦沒有機會反應，因爲此時電話又響起來了。丁朗拿起電話說：「喂？」隨即就按了另一個掣，把電話內傳出的聲音透過一隻擴音機擴大，讓胡雯和金菊都可以聽到。她們聽見電話裏一把聲音說：「丁朗先生？」

丁朗沒有做聲。

那把聲音說：「下一個……」

「你先想辦法解決毛青雲吧，」丁朗忽然說。

但對方並沒有給他打斷，丁朗一面這樣說着的時候，那把聲音也在繼續它所說的話：「——就是你。輪到你了！」就像根本沒有聽見丁朗在講什麼。

「你這瘋子！」丁朗說，「你在胡說八道，你根本沒有能力碰我——」

「格搭」一聲，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

丁朗也慢慢地把聽筒放回了。

金菊聳聳肩：「這個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不肯跟你商量，那麼冷酷無情的！」

丁朗用手搓着下頷，慢慢地說：「我的看法却是有點不同的。我認爲他可能是不能夠跟我商量。」

金菊和胡雯都皺眉看着他，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在想，」丁朗說，「這爲什麼不能是一卷錄音帶呢？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錄音帶，由另一個人通過電話放錄音。這不過是錄音帶，錄下了的話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也不能加添，祇有減少。」

「唏，你說得很對，」胡雯叫道，「這很可能正是錄音帶，人死了，聲音是可以用錄音帶保存下來的。」

「我憑經驗覺得這很可能是錄音帶放出來的聲音。」丁朗說。

「但是，」金菊說，「我們在電視上看見的關成波，以及那兩個中槍的人所見的關成波，以及周利浦所見的關成波，却不是可以用錄音帶解釋的！」

「這也許另有解釋，」丁朗說，「我們目前當然是還不能肯定什麼的，我們不能不考慮每一個角度！」

「很好，」胡雯興奮地說，「你在這裏考慮你的每一個角度好了，我們到K城去看看！」

× × ×

K城是一座大城市，有豪華的地區，亦有貧瘠的地區，這座南和麵店則是在一個比較貧瘠的地區，而對面那家旅館當然亦配合這個地區的經濟情況，並不怎樣豪華。金菊和胡雯就住進了毛青雲經過的那間房間裏。

「這位黃先生嗎？」那管房說，「這位黃先生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毛青雲在這裏住的時候是不用眞姓名的，他祇是自稱爲黃先生而已。金菊問：「怎樣奇怪呢？」

那管房聳聳肩：「他住在這裏什麼都不做，祇是出去吃飯，吃飯之後又回來，他看來是在這裏等什麼人的，不過却又沒有人來找他，亦沒有電話來找他，也許他是並沒有等到他要等的人吧！」

兩個女郎跟他談了好一陣，但却問不出什麼來。

兩個女郎是在下午到達的，在房中休息了一下，洗了一個澡之後，她們就到對面的南和麵店去了。她們的出現，亦是令這家麵店的人相當注意的。

尤其是那個掌櫃的老板娘。

她對兩個美麗的女郎是特別好感，由於她是那種慈母型的女人。一個慈祥，身裁胖胖的女人。

老板娘親自把麵端過來給她們，而金菊很技巧地就與這老板娘扳談起來了。

她知道這家麵店是這位老板娘頂下來的，而頂下來了不過三年。

這使金菊和胡雯都在心裏皺眉了。關成波死去了已不止三年，那即是說這位老板娘不會是接受關成波滙欵的人了，前任的店主才是。

她們得從這老板娘的口中知道前任的店主究竟是一些怎樣的人。

「看來這裏生意也不錯呀。」金菊說着四面望望。

「還算託賴吧！」老板娘說。

「既然生意這麼好！」胡雯忍不住問，「那以前的主人爲什麼要出讓呢？」

「你們不明白了！」那老板娘搖頭嘆着氣，「你們以爲開店子是舒服的事情嗎？一天到晚沒有個空，你想到外埠去一兩天探探親也不行，店不能不開的，就只有過年的時候可以休息幾天。我猜他們是賺夠了，不想再辛苦下去，自己享受淸福吧了！」

「倒有點道理！」金菊說，「他們——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呢？」

「他們嘛，」老板娘聳聳肩，跟着懷疑地看着她們兩個人，「這眞是巧合，剛剛不久之前，有人來查問過他們，而現在，你們也好像是要查問他們的。你們是來查問有關他們的事情嗎？」

金菊也並不否認。她聳聳肩，有點尷尬的。

「是的！」金菊說，「我們在那邊有一位朋友，跟這一家人相熟，不過這幾年跟他們却失去了聯絡。我的朋友們奇怪他們究竟怎麼了。」

「哦！是這樣！」那老板娘說，「那又是得要阿保來跟你們談了，阿保是老伙計，他簡直是兩朝元老了！」她提高聲音叫：「阿保！」

阿保過來了，那老板娘說：「阿保！這兩位姑娘想知道從前關家的情形——」

「關家？」胡雯瞪大眼睛，自忖道：「他們是姓關的？」

關成波也是姓關的，這就是使金菊和胡雯都感到不尋常的地方。

那個老邁的阿保說：「這件事情，我昨天不是經對那位黃先生講過了嗎？」

「眞奇怪！」金菊說，「怎麼這樣巧？我們來找，也有別人來找？這位什麼黃先生，他又是問你什麼呢？」

阿保聳聳肩：「他祇是問我他們到那裏去了。」

「他們究竟到哪裏去了呢？」金菊又問。

「搬到了T城去了！」阿保說，「我還有他們的地址，你是要找他們嗎？」

「是的！」金菊說：「你可以給我們這地址嗎？」

「我可以借給你抄一抄。」阿保說。

阿保拿來了一封信，交給金菊。金菊把地址抄下來了，然後問阿保：「他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他們都是好人！」阿保說，「一個母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兩個孩子現在應該已經長大成人了，不過可惜母親已經在去年過世。」

「父親呢？」金菊問。

阿保聳聳看：「他們沒有父親的。」

「那這個孩子是用魔術變出來的嗎？」胡雯沒好氣地說。

「世界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父母的。」阿保說。

「你的意思，」金菊總是比較明白事理的，「他們也許是給父親遺棄了的？」

「對了。」阿保點點頭，「我猜很可能正是這樣的。他們從來不提，關太太不提她的丈夫，而阿強和阿美——那兩個孩子，他們也是從來不提自己的父親。」

胡雯和金菊又交換了一個眼色。阿保的講法使她們非常感興趣，事實上阿保的講法引起了她們的一些聯想。

「對了！」阿保點着頭，「也許你們是說得對的，也許他們正是給遺棄了。我也是這樣想，不過他們又沒有告訴我是這樣的，我當然也不便亂講了。」

「你有沒有聽過關成波這個名字？」金菊問。

「沒有，」阿保搖搖頭說，「那是誰呢？」

「是一位親戚吧了！」金菊說，「還有另一件事。以前，我們那位朋友按月都滙錢給這家店子的，阿保伯伯，你可知道這件事嗎？」

「哦！對了！」阿保說，「是的，而且數目很不小，是滙給關太太的。」

「你可知道她爲什麼會收到這些錢嗎？」金菊問。

阿保搖搖頭：「我不知道。」

「也許！」金菊說，「這些錢就是那位遺棄了他們的父親滙來的？」

「想起來，很可能是的。」阿保說：「不過有點奇怪的地方就是，後來他們再也沒有收到這些滙欵，而不久之後，他們也把店子賣掉離開了。」

「他們似乎不是因爲收不到這些錢而無法把店子經營下去的吧？」胡雯問。

「當然不是！」阿保說：「我老早已經講過了，他們根本不需要那些錢的，單是經營這家店子，他們就已經可以活得很好了。你看現在的生意就知道。」

「唔！不錯。」金菊點着頭，「他們是根本不需要那些錢的。阿保伯伯，你可以告訴我這究竟是怎樣一家人嗎？」

阿保猶疑而迷惘地看看她：「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們問這許多幹什麼？先是這個男人來，然後又是你們來！」

「那個男人爲什麼問我就不知道了！」金菊說謊起來，「不過我們問却是好意的，我們是爲了那些錢。我們就是爲了那些錢而受朋友之所託而來。你看，情形是這樣的，他們搬走了，失去了聯絡，這些錢就無法寄來了，這些錢到現在已經積到

了一個當大的數目，我們不想代爲保管，我們就來查一查，希望還給他們吧了。不管他們需不需要，總之錢不是我們的，我們就要還給他們了！」

阿保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原來錢是你們寄來的，可是，你們却不知道他們一家究竟是怎樣的人？」

「對了！」金菊說，「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我也不認識他們，我們不過是受朋友所託的吧了。」

「阿保！」那老板娘在旁邊說，「你怎麼了？你既然告訴了那個男人，那你又怕什麼告訴他們呢？」

阿保聳聳肩：「好吧。」

他告訴金菊，他們一家三口都是好人，雖然沒有父親，但是母親是一位良母，而兩個孩子也是奮發而上進的。兩個孩子都進了大學，而成績也很好。

關悅强和關美玉，這就是兩個孩子的名字了。

「阿强還是射擊冠軍，有時去打獵，也打到很多野鳥。」阿保後來又說。

金菊和胡雯又交換了一個眼色，射擊冠軍和打野鳥這件事，更加引起了她們好些聯想了。那個向周利浦放槍的人，就是有着非常好的槍法。

胡雯馬上又追問：「那麼這個女的呢？這個美玉，她又有些什麼本領？」

「她是……她是器械操冠軍。」阿保說。

「唔！」金菊說，「我很高興這家人很有出息，他們有這種的本事，實在是用不着那些錢的，不過那是他們的錢！所以總是還給他們的好。」

× × ×

「這兩兄妹……」胡雯說，「你的想法不知道跟我的想法相同不相同？」

「你的意思是他們是關成波的兒女？」金菊問。

「我是這樣猜。」胡雯說。

「那眞巧了！」金菊說，「我也是這樣猜！」

「但是……但是這又不大有道理。」胡雯說。

「什麼不大有道理？」金菊問。

「假如關成波有這些兒女！」胡雯說，「那爲什麼在他死了之後，他的遺產又沒有認領呢？」

「他並沒有立遺囑！」金菊說，「亦有可能是他的兒女並不來領。他們不需要他的錢，連他寄去的錢他們都用不着了。你沒有聽到阿保說嗎？那位關太太也說不需要這些錢的。而且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理由。總之我們認爲我們過份忽略了的一點就是並沒有好好地研究關成波的愛情生活。」

「我們不是大致研究過了嗎？」胡雯說，「他是一個在愛情方面不太認眞的人，女人祇是玩物，常常更換，他根本沒有結婚。」

「那是在他成爲了大人物之後！」金菊說，「在他竄起來之前的資料我們却是不大有的。很可能他以前已經有了妻子，或者有了一個他所愛的女人，而且有了兒女。這不正好解釋了爲什麼他竄上來了之後就不願意結婚了嗎？」

「唔！」胡雯說，「照你的方法再猜下去，那麼他大概是在發跡後仍然不忘記他們，所以就按月寄給他們一筆錢了。」

「看來正是這樣，」金菊說，「這種事情，通常都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所以他就把這筆帳由周利浦去處理，代替他把錢滙去了。」

「而現在！」胡雯說，「他的兒子來爲他復仇了？」

「很可能是這樣！」金菊說，「他的兒子是射擊冠軍，不是嗎？而那個向周利浦開槍的人，毫無疑問是一個神槍手！」

「難道你的意思是說他的兒子長得跟他一模一樣，有他的聲音，能簽他的名字，還有他的指紋嗎？」胡雯道。

「我沒有這樣說。」金菊道，「說不定這件事是另有解釋的，總之，他的這雙兒女是值得追尋的綫索。」

「毛青雲似乎比我們更先知先覺！」胡雯說，「他已經比我們領先了許多！」

「但是丁朗一直有人監視着他，他做些什麼，我們都會知道的。」金菊說。

「看來他比我們對關成波知道得更多。」胡雯說。

「當然了，」金菊說，「他是殺死關成波的人，他一定已經清楚了一切才行事的。」

「似乎他也認爲是關成波這一雙兒女來向他報復了！」胡雯說。

「我不知道他正在想什麼！」金菊說，「也許他並不以爲是這雙兒女回來向他復仇。大概他也跟我們一樣，弄不清楚關成波究竟怎能活過來向他找麻煩，但是，既然來人是以關成波的名義來向他找麻煩，那必然是與關成波有關的了，他把關成波的一雙兒女抓在手中，那麼該可以成爲討價還價的工具！」

「我們得制止他這樣做！」胡雯叫道，「我們不能讓他——」

「我也正是這樣打算！」金菊說，「所以現在，我們回去給丁朗打一個電話，叫他派人監視和保護着這一雙兒女。假如還不太遲的話。你大概沒有忘記，他的人也是到了那邊去，我們獲得的報告知道他就是到了那邊去的，我們不知道他到那邊去幹什麼，但是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但他還是不能動手！」胡雯說，「我們有人監視着他，假如他要傷害什麼人的話，我們一定會制止他的！」

「幸而是如此。」金菊說。

× × ×

他們在第二天早上就已經到達了那地方了。那裏早已有丁朗在那邊的分部的人員接她們的機，而在她們到達之前，那些人員亦已得到了通知，而縝密地監視着關家那雙兒女的住處了。

那裏的負責人是一位江先生。

「怎麼樣了？」胡雯一上了車之後就急不及待地問江先生，「有沒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

江先生皺着眉頭，似乎不能決定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他說：「還沒有發生什麼，但亦可能是已經發生了。這兩位姓關的男女，我們看不見他們出入。他們很可能已經不在那裏，屋裏看來並沒有人。我們派一個冒充電話公司的人去修理電話，但

是沒有人應門。」

「這是什麼意思？」胡雯說，「他們不在那裏？」

「也許他們出了遠門！」江先生說。

「但亦可能是已經給人捉去了。」

「捉去了？」金菊吃驚地說。

「這祇是一種猜測，」江先生說，「通常人如果不在自己住的地方，那麼該是出門去了。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當然還得加添這一種被捉去的可能性！」

「毛青雲現在什麼地方？」金菊問。

「毛青雲現在正住在水晶宮酒店，仍然受着我們的監視。他祇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出來！」

「他——他沒有去捉他們嗎？」金菊問。

「這一點可以肯定沒有！」江先生說，「他根本沒有走近過那間屋子！」

「那麼似乎不可能是毛青雲把他們捉去了。」金菊沉吟着說。

「也許！」胡雯說，「我們可以進那屋子裏去看看的，既然屋子裏沒有人。」

「這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呢。」金菊說，「也許屋子裏有些可以帮助我們的綫索。」

於是他們的車子就向關家兄妹的屋子駛去了。

在車子進行之中，江先生又取出兩份報來交給她們看。那是丁朗從那邊經過調查之後發過來的。

這是追查二十多年以前，關成波在發跡之前的資料。不錯，關成波在微時的確是已經結過婚的，那是從婚姻註册部門查來的紀錄。

不過在他發跡之後這位妻子並不在身邊，而這個女人的去向已經很難根查了。至於子女方面則不可考了。

祇有一個人指出，關成波在發跡之後跟一個風塵女子同居過一段時期，這個風塵女子對他似乎有了感情，吵着要跟他結婚，關成波就這樣把她趕走了。

「哼！這有什麼帮助？」胡雯沒好氣地說，「報告了也等於沒有報告！」

「這倒不一定！」金菊說，「關成波把這個女人趕走了，這就是一種心理反應。爲什麼他不肯跟這個人結婚？很可能就是因爲他自知已經有了妻子兒女，但又不在身邊，提起來就已經心煩了！」

車子已經到達了目的地。

那是一座獨立的小型花園洋房，而不是大厦式的住宅，隣居是距離得比較遠的，屋子本身的門則是已經關上了的，而看那園中的盆花就知道這屋子的居住人果然是已經離開了好幾天了，因爲盆栽的花已萎縮乾枯了。

她們去按門鈴。聽見門鈴響，但自然沒有人應門了。

金菊與胡雯交換了一個眼色，金菊便取出一串鎖匙來。試了幾條之後，那門便給打開來了。

她們踏進屋中。入門之處就是一座小小的廳子，廳中的佈置本來是相當高雅的，但是並不齊整，花瓶以及一隻木架倒在地上。

「這裏看來像是有人打過架。」胡雯說。

「或者掙扎過。」金菊說。

「他們一定已經給捉去了！」胡雯咬着牙說。看情形的確是如此。

她們兩個人在屋中巡視了一遍，在睡房中看到兩兄妹的照片，看來不像壞人，雖然人不是一定可以貌相的。

兩兄妹各有一間睡房，而這睡房裏的書籍也明顯地顯示出了兩個兄妹所有的不同的愛好，哥哥的房裏有很多有關槍械與及射擊的書籍，而妹妹的房間裏則是堆滿有關器械操的書籍，體育雜誌之類。

他們唸書的獎品也在房中。

「奇怪！」金菊說，「男的有遠行的跡象，也許祇是妹妹給捉去了。」

一個人假如有遠行，搜搜他的房間通常是看得出來的。有若干日用品非帶走不可，即使在外地也可以買到，但是到了地方再買，總是沒有那麼方便的。

「假如他是有遠行，那他是到什麼地方了呢？」胡雯問道。

「暫時別問我！」金菊說，「這一點，也許要遲一些才能斷定了！」

他們在屋中詳細地搜索了一遍，找到了一間地下室。而這間地下室看來却可能是那位哥哥專用的了。這是一座私家射靶場，有槍，有靶，甚至還有製造子彈的工具。一個射擊專家通常是會自製子彈的。

「他却沒有把製子彈的工具帶走。」胡雯說。

「我猜他也沒有把自己慣用的槍帶走！」金菊說，「這種東西是不方便帶着跑來跑去的，你要知道，通過海關也許會有困難。」

「總之看情形是他走了！」胡雯說，「而她留下來，給一些人捉去了！」

「這裏似乎沒有什麼進一步的資料給我們的！」金菊說，「還是讓我們去訪問一下隣居吧！」

她們去訪問隣居的時候則是多帶一個人去，那個人就是一個當地的探員。這樣問話起來會比較方便。

結果也是如此。那近隣是認識這兄妹二人的，不太熟，不過也曾互相邀約到家中吃過晚飯。那隣居說關悅强是出門去了，到什麼地方則不知道。至於關美玉，她是在家的，不過，近來似乎沒有看見她出入。

那麼關悅强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照隣居所說，關悅强是已經去了很長很長一段時間的了。他去的的確是一個相當神秘的地方，因爲那隣居在他去了之後也曾碰到過關美玉，向關美玉問起她的哥哥的行踪。關美玉祇是說她的哥哥是到處去走走，沒有固定的目的地。

× × ×

「總之事情相當巧合，」金菊對胡雯說，「譬如時間上就是巧合的，我是指關悅强起程的時間。那隣居所講他出門的時間，剛好讓他有相當充足的時間飛到澳洲去，寄出那些恐嚇信，之後就是日本。之後人就到了。」

「你的意思是說，」胡雯道，「這一切都是關悅强在弄的嗎？」

「也許是的，」金菊說，「他們兩個有極高的可能性乃是關成波的兒女，關成波死了，他的兒子去替他復仇，這也不算

是很意外事情吧？」

「你愈講愈糊塗了，」胡雯說，「我們現在的問題人物並不是關悅强，而是關成波。在那邊出現的人是關成波，有人看到，我們亦從電視上看到了。關悅强的樣子並不像關成波。」

「我們看到的是戴上了黑眼鏡的！」金菊說。

「那又如何？」胡雯說，「我已經考慮過這一點了。你拿關悅强的照片來，在上面塗上一副黑眼鏡細心看看吧，還是不像！」

「我們祇是從電視上見過他而已，」金菊說，「電視上是看得不大清楚的。至於其他見過的人，也是在不太清楚的光綫之下看見他。那個餐廳的侍者，餐廳裏的光綫照例是陰暗的。還有那二個受到了槍擊的人，他們也是在黑暗之中，而且一碰面就中了槍，也沒有機會看清楚。」

「你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胡雯說，「難道你另有什麼猜想嗎？」

「你有沒有聽過世界上有化裝這件事情？」金菊問。

「化裝？」胡雯迷惑地看着她。

「我們也不是沒有玩過這種玩意的，」金菊說，「有一次我們兩個還化裝成男人，記得嗎？但是化裝成隨便一個人容易，化裝而冒充另一個人則是完全兩件事了。最難的就是眼睛的部份。眼睛的部份是最難冒充得神似的！」

「這個——」胡雯皺着眉頭，「所以要戴上黑眼鏡了嗎？」

「對了，」金菊說，「在暗光之下，加上黑眼鏡，就沒有那麼容易分辨出來。而且，黑眼鏡還可以把表情遮蓋了很大的部份！」

「這倒是很有可能的，」胡雯說，「假如你說關悅强去冒充關成波，而他打電話是放錄音帶。但是怎樣能得到這幾句話的錄音呢？那種話不是普通人在普通情形之下會說的，而且此外有那些親筆信，親筆簽名。」

「逐步來好了，」金菊說，「現在我們不是起碼已經解開了啞謎的一部份了嗎？關成波死而復活是沒有可能的，必然是有人冒充他。他的兒子冒充他是最順理成章的事，而環境以及時間也是脗合的。」

「顯然毛青雲也是這樣想，於是他來了，」胡雯說，「可惜，他祇捉到了關美玉。」

「他並沒有捉到關美玉，」金菊說，「我們知道他並沒有動手！」

「那關美玉到什麼地方去了？」胡雯問。

「這個慢慢再調查吧，」金菊說，「目前，我們可以先把關悅强監視着，他到了那邊去，他就出不來了。他大概以爲我們祇是在注意着關成波，因而他大可以以關悅强的身份自由來去。他一離開時，我們就可以跟着他了。丁朗在那邊已經安排着。」

「但是關美玉還是不見了，」胡雯說，「一定是毛青雲叫人來捉她的。」

「我也是這樣想，」金菊說，「但即使是朋友替他捉起了人，他也總得自己去審問的。他一動身，我們就可以跟着他走了！」

「這倒是眞的，」胡雯說，「因此，丁朗在那邊佈下天羅地網等關悅强，我們則在這邊等着捉毛青雲的痛脚。」

「看來這是最佳的辦法了。」金菊說道。

× × ×

「這個毛青雲有點不對勁，」江先生跑到她們的住處對她們說。

「他出動了嗎？」胡雯問。

「就是還沒有出動，」江先生說，「我們知道關美玉可能是被捉去了之後，就加緊注意他的行動，却發現他不但躲在房間裏整天不出來，沒有電話打進打出，而且整天都沒有吃過東西。」

「也許他今天不舒服？」胡雯說。

「我們再查清楚，」江先生說，「他不但是整天沒有吃東西，而且前兩天也一樣。一連三天，他都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不出來，沒有電話進出，也沒有叫東西進去吃，門上祇是掛着請勿騷擾的牌子，一個人總不能一連三天都不吃東西，而且連茶水都不換的！」

金菊跳起來：「你憑什麼覺得他的人是還在裏面呢？」

「但我們是看守着酒店門口的，」江先生說，「二十四小時不停。他出來，我們應該知道！」

「他可能是已經死掉了！」胡雯說。

「我們得進去看看，」金菊說，「快點，我們走吧！」

她們馬上就跟江先生一起出門，到毛青雲所住的酒店去。要進入毛青雲的房間並不困難，江先生是很容易可以以官方的資格向酒店方面取得房間的門匙的。

他們把房間的門打開了。

毛青雲並不是死在房間裏。房間裏是空空如也的。毛青雲的人根本不在裏面。

江先生的臉色變得鐵青。

「他溜掉了！」胡雯說，「金蟬脫殼。眞奇怪，你們看得這樣牢，他也可以溜掉，難道他是從窗口飛出去的？」

江先生却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怎樣做，以及做一些什麼。他立即走出去，一手執住那層樓的管房的衣襟，把他一提，說：「你！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你告訴我這個人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個管房大爲惶恐：「這……這不關我的事，我是說，我不知道事情是這麼嚴重的，我還以爲……他告訴我有人跟踪他，對他不利，他得想辦法擺脫跟踪。他給了我一些錢，叫我替他安排……」

毛青雲果然是擺下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而溜掉了。

「這就完了！」胡雯氣急敗壞地說，「毛青雲已經走脫了，我們到哪裏去把他找回來呢？」

金菊也洩氣地在沙發上坐下來。「看來我們是遲了一步了。也許毛青雲是自己去把關美玉捉起來，也許他是有朋友的帮助，先把關美玉捉起來了，然後他才自己脫身，去對付關美玉，總之現在關美玉一定已經給他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關起來了，而毛青雲就是把她拿在手中作爲抵押，對付關悅强。關悅强要他的妹妹活着，就不能不回來。」

「他不能向毛青雲屈服的！」胡雯說，「假如他屈服，那他跟他的妹妹都要死了。假如他不屈服的話，那就是祇犧牲他的妹妹而已！」

「他非屈服不可的，」金菊嘆一口氣，「假如設身處地，你會怎樣？」

胡雯沒有做聲。她也知道假如設身處地的話，她自己又會怎樣做的。

「好在我們已經叫丁朗派人注意着關悅强了，」胡雯說，「假如關悅强爲了他的妹妹而被逼回來，我們也會知道他是到什麼地方去，我們還是可以插手的！」

「毛青雲在此地一定有黑社會朋友，」金菊說，「這種事情，他應該會找他的黑社會朋友帮忙的，他似乎不會一個人單獨行動。所以，江先生，你得帮助我們查一查了。」

「我們盡我們的可能範圍調查一下吧，」江先生說，「不過毛青雲的大本營是在那邊，還是在那邊想想辦法，會更好一點。」

「對了，」胡雯說，「丁朗在那邊應該做點工作，他可不能夠老是等的。」

× × ×

胡雯這句話倒說得很對，丁朗在那邊也是覺得如此。事情正在緊急的關頭，他也不能繼續等下去的。於是他就採取緊急行動。那就是向毛青雲剩下來的謀臣阿松下手。

阿松有一個弱點就是吸鴉片。這似乎是他這一類的謀臣的通病了。

每隔兩天他就要去過癮一次，他去的也是毛青雲所開的毒窟。

這天晚上，這個平時相當安全的毒窟却受到了掃蕩。

是丁朗率領了一支特別行動部隊執行這件事情，所以那裏的主持人事前也得不到通風報訊，全部一起給抓起來了。

這其中當然包括了阿松，因爲阿松是主角。

他給特別請進了一間房間裏，由丁朗加以盤問，與其說是盤問，不如說是恫嚇了。

「你知道嗎，阿松哥，」丁朗說：「我們知道你是毛青雲先生的左右手，所以我們是特別尊敬你的。」

阿松這時還未曾開始慌張，而聽丁朗的語氣，似乎乃是在對他表示尊敬，也許有點弦外之音的暗示，因此他大爲得意地清清喉嚨，說：「是的，毛青雲是相當倚重我的。」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丁朗問。

「他出外公幹，還不曾回來。」阿松說。

「出外公幹，到什麼地方公幹？」丁朗問。

「我不知道？」阿松說。

「那我們暫時無法與他聯絡了？」丁朗問道。

「暫時是的，」阿松說：「不過他應該很快就會回來了，他在這裏事情也很忙，不能去得太久的。」

「既然他不在這裏？」丁朗說：「那我也不需要尊敬你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阿松這時就開始慌張了。

「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對付你。」丁朗說：「像你這樣一個人，我看隨便想出二三十條罪名來控告你，也是不會有問題的。」

「你——你究竟是誰？」阿松顯得恐慌，但是，又極力表示凛然不可侵犯的樣子。

丁朗格格地笑起來：「我嘛，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了，不過，我却是一個你嚇不到，也賄賂不來的人！」

「你，你究竟想怎樣？」阿松問。

「我祇是想你回答我一些問題，」丁朗說：「第一個問題我已經對你提出過了，那就是，毛青雲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阿松說：「我眞的不知道，假如我知道，我會跟他聯絡，讓他跟你講了。」他似乎認爲祇是要找到毛青雲，就可以解決萬難。

「既然你是他的左右手，」丁朗說：「你怎會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的，假如這邊出了事，那你怎樣通知他？」

「但我眞的不知道，」阿松說：「這一次的情形是有點特殊的。」

「假如你不能跟他聯絡，」丁朗說：「那我們可要好好地對付你了。」

「我……但……但他終有一天要回來的，」阿松苦着臉，「假如你要給他面子的話，他回來的時候我們還不是要面子上過不去了？」

「那是將來的事情，」丁朗說：「我們談的是現在，現在，假如你能跟他聯絡的話，我們就可以詳細地談判一下了。你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却知道他現在是在T城。不過我不知道他是在T城的那一個部份，你知道嗎？」

「T城？」阿松瞪目看着丁朗，「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去了T城。」

「但你應該知道他在T城有些什麼朋友的，」丁朗說：「他到了T城，當然是跟他的朋友們聚一聚了。」

阿松皺着眉頭想了一會，終於還是搖搖頭：「我不明白他到T城去幹什麼？」

「我不是問你他到T城幹什麼？」丁朗說：「我是問你。他在T城有些什麼朋友？」

「我想不出來，」阿松迷惘地說：「他跟T城一向沒有什麼聯絡呀，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邊有什麼朋友，他從來沒有跟我提過。」

丁朗嘆一口氣：「你跟我說謊沒有用的，阿松。我可以到他的屋子去搜一搜，假如他與T城的朋友有聯絡，我就可以搜出有關的信件來。」

「我——我不是說謊，」阿松說：「但是你也不能夠這樣做的，你不能夠隨便闖進人家的家裏，這是不合法的。」

丁朗微笑：「你們很喜歡利用法律保護自己而欺壓別人，是不是，但你們却壓不倒我，因爲我辦事是向來都不大講法律的？」

「我們有律師，」阿松說：「你不能亂來？」

「很好，我就跟你講法律好了？」丁朗說：「我是在一個毒窟裏找到你的，你在那裏吸毒，是不是我很有理由懷疑你在家裏藏有毒品，藏毒不是小罪，所以我很

有理由到你家裏搜一搜，而你的家也就是毛青雲的家。」

阿松的臉上冒出大點汗珠，吶吶着說：「你——你究竟想幹什麼？」

「老老實實講吧！」丁朗說：「我就是想知道毛青雲現在是在T城的什麼地方，或者他在T城有些什麼朋友。」

「我眞的不知道！」阿松說。

「那麼，」丁朗說：「我們祇好去搜屋了。」

「不，不！」阿松叫道：「你不能這樣做的。」

「我不能這樣做？」丁朗冷笑，「我就做給你看。」

丁朗眞的就做給他看。

但是雖然如此，却還是沒有什麼成績，毛青雲的屋子裏並沒有任何有關的文件指出他與T城方面的黑社會有什麼聯絡，以及他在T城那邊有些什麼朋友。

× × ×

不過關美玉給毛青雲捉去了，這似乎是一件毫無疑問的事情了，而且這也是事實。

此時的關美玉就是正給囚禁在一間大屋子裏。

兩個打手坐在附近的假山的石上，看守着他，他們的身上是有槍的，不過並沒有拿出來。

不久，一個打手對同伴用手肘撞撞他：「我們的客串老板回來了。」

通過花園的大鐵門的鐵柵，他們看見一部大汽車正在沿路駛來。並在屋子前頭停下來。

這個時候，車上那位「客串貴賓」才下來。

他就是毛青雲了，現在他鼻子上架着一副黑眼鏡，身上穿着一套搶眼的白色西服，看上去十足像電影裏的黑社會哥頭，而事實上他亦是一個標準的黑社會人物。

他下了車，就向關美玉走過來。

關美玉站住等着他。

「我還沒有得到你哥哥的消息。」毛青雲說。

「我也沒有辦法替你找到他，」關美玉說：「除非你是照足我的辦法去做。」

「我已經照足了你的辦法去做了，」毛青雲說：「來，來，進來吧！」

他轉身向屋子裏走去，關美玉對他則是服從的，就跟着他向屋子裏走去。他們進入了那座豪華的客廳之中，毛青雲在沙發上坐下來，取出一份報紙，攤開來，指一指上面一段廣告說：「這廣告我已經刊登了好幾天！那邊是我的大本營，我要在那邊刊登一段廣告，當然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那廣告的內容就是：

「悅强兄：

家有要事，見報請即回家或聯絡！

妹 美玉」

關美玉說：「假如他是在那裏的話，那他就會看見這廣告，他就會回來了。」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看見他的影子。」毛青雲說。

「也許他並沒有到你那座城市，」關美玉說：「那他就看不見了！」

「他是到了那邊去的！」毛青雲咆哮道。

「那看來你對他的行踪是比我還要清楚了。」關美玉說。

「媽的，我知道他在那裏，」毛青雲說：「而且我知道你們是關成波的兒女，我認識你們的母親的，她跟關成波意見不合，反對他做黑社會，帶你們離開了，關成波一直都關心着你們，按月寄錢來。」

「那你是告訴了我一些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了，」關美玉說：「媽媽並沒有跟我們提過爸爸的事情，她祇是對我們說爸爸是早已身故了。」

「別騙我，」毛青雲又咆哮道：「假如你們不知道，那是誰在那邊搗蛋，什麼關成波活過來復仇的事情，你以爲我會相信嗎？你的哥哥關悅强是一個射擊好手，而那律師周利浦是給槍彈嚇死的，這會是巧合嗎？我知道是你哥哥在那邊搗蛋。」

「假如是的話，」關美玉說：「那他是沒有告訴我了。」

「別騙我。」毛青雲又咆哮道：「你一定知道的。」

「假如我知道！」關美玉說：「那怎麼我還沒有去了帮他？」

「那就是因爲你是一個女人，」毛青雲說，「你是帮不了他什麼忙的，所以你留在家裏了。這也是失策。假如他帶了你一起去，那我就捉不到你。我捉不到你，也就不能把你抓在手中來威脅他了。」

「什麼都是你講的，」關美玉沒好氣地說，「我認爲你應該做小說家！」

毛青雲微笑：「我却認爲你們應該加入電影界去做編導，否則的話，那實在是太浪費你們這種人才了。你們居然安排出這種好戲來。」

「我不大明白，」關美玉說，「就算他回來了吧，他又怎樣與你聯絡呢？」

「你們總有一個辦法聯絡的呀。」毛青雲說道。

「不錯，」關美玉說，「我們是有辦法聯絡的，我在家裏等他，他回家來，自然就見到我了！」

「我不是講這個！」毛青雲對她沉下臉，「我是說你們的計劃，在你們的計劃之中，一定有一個聯絡的方法的！」

「這是你的計劃而不是我們的計劃，」關美玉說，「這個計劃都是你憑空想出來的。」

「你倒是一個很會說謊的女孩子，」毛青雲說，「也很鎭定。也許你認爲自己是一個女孩子，所以我不會用怎樣激烈的手段對付你吧？但假如你是這樣想，那你就錯了。現在還沒有到時間。你逼得我太緊的時候，我就會採取一些你所意想不到的手段了！」

關美玉聳聳肩：「我是一塊俎上之肉，你要怎樣宰割我都是可以的，我算是認命了，就是担心也沒有用！」

「我告訴你我會怎樣做吧，」毛青雲說，「我認爲你的哥哥可能已經回來了，但是他不會回家，因爲他知道情形有點特殊，在回家之前他是一定小心觀察過的，他知道你不在家，就會知道你是已經落入了我的手中。我會再給他兩天時間，肯定他是已經回來了，然後我就刊登一些廣告與他聯絡。我告訴他你已經在我的手中了

，要他也到這裏來，這樣，他是非來不可的。」

「假如他來了呢？」關美玉說，「那你就寃寃枉枉地把我們兄妹兩個都殺掉了，是嗎？」

「這不是寃枉，」毛青雲憤怒地叫道，「是你們在企圖殺我的！假如你們不是這樣亂攪，我才不會採取什麼行動！」

「你告訴了我很多，毛先生，」關美玉說，「但你似乎還忘記了告訴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毛青雲憤怒地叫道。

「你忘記了告訴我，你究竟是不是眞的殺死了我們的父親。」關美玉說。

「你們不是已經肯定了嗎？」毛青雲說，「你們當然是肯定了才這樣亂攪一通的！」

「所謂亂攪一通，只不過是你憑空想像出來的故事吧了，」關美玉說，「但既然你這樣緊張，這似乎是一種內疚的表現了。」

「我沒有殺他！」毛青雲勃然地說，「這不過是你們的誤會吧了！」

「哦！這是我們的誤會？」關美玉冷笑，「你倒是一位大丈夫！」

「什麼大丈夫？」毛青雲問着，有點迷惘。

「大丈夫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關美玉說，「假如是在法官面前，你不承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個沒有能力制裁你的弱質女子的面前，你也不承認，這算是什麼大丈夫嗎？這簡直不是一個男人！」

他忽然大聲叫起來：「是的！是我殺他的！那又如何？是我殺他的！」

關美玉聳聳肩：「這並不是意外，像你這樣一個人，你是做得出這樣事情的。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她的外表仍然是軟弱的，但是她的眼睛却硬起來了。她的眼中有了一種深不可測的光芒。

不過毛青雲並沒有注意，他祇是仍然在極力企圖彌補那受了傷害的自尊心。他用兩隻手把關美玉的肩執着，搖動着她：「有些事情你不明白，這祇是一種手段。我跟他沒有私人仇怨，但是假如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了！」

「我的確不明白這種事情，」關美玉搖搖頭，「既然你們之間沒有私人仇怨的，那爲什麼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呢？」

「那是因爲他正坐在第一把交椅上，」毛青雲說，「我則還是正在竄上去。當我再向上一步時，他就會認爲我是跳得太高了，他就會動腦筋把我殺掉！他早已在注意着我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不過是棋先一着吧。這可以說是自衞殺人！」

「你用不着對我作自辯的，」關美玉說，「反正我已經是俎上之肉了。而且，你想證明什麼呢？證明你是正人君子嗎？你要一個行將被你所殺的人相信你是一個正人君子，這倒是天大的笑話！」

「我祇是告訴你，這是你們自招的！」毛青雲叫道，「是你們來惹我！假如你們不惹我，我也不會對付你們！你們是自招的！」

「你生氣什麼？」關美玉歪着咀唇，不屑地冷笑着，「你祇要馬上把我殺掉，不就可以消了一口氣了嗎？」

「我不要殺死你，」毛青雲說，「暫時還不要！我要的是你的哥哥！」

「我們是沒有抵抗的人！」關美玉說：「你要捉到我的哥哥，也是易事。」

毛青雲冷笑：「他是個神槍手！他沒有抵抗？我看我怕他還多過他怕我呢！」

「是嗎？」關美玉低着頭，「那你是把我們估計得太高了！」

「也許是你們把我估計得太低了！」毛青雲又得意洋洋地微笑，「你們大概也料不到我會來這樣一個釜底抽薪的絕招吧？他去找我，我來找你！」這時一位手下來請毛青雲吃飯，談話就暫時停止了。

死因揭盅 英雄所見畧同

金菊和胡雯剛在她們的暫住之處吃晚飯的時候，丁朗就出現了。

「你到這裏來幹什麼？」胡雯詫異地說。

「我到這裏來帮忙嘛！」丁朗有點神秘地微笑着。

「但你應該是担任那邊的事情的！」胡雯說。

丁朗說：「那是因爲我覺得，我逗留在那邊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報紙來，在桌子上展開，指一指報紙上的其中一段廣告：「你們看，這是一段多麼有趣的廣告！」

他指出的那段廣告，亦即是毛青雲給關美玉看的那段廣告。一看這段廣告，他們便差不多明白情形大概是如何的了。胡雯說：「這樣說來，關美玉是果然已經在毛青雲的手中了，而關美玉一定已經在毛青雲的威逼之下供出了一切。」

「我猜正是這樣，」丁朗說，「這段廣告可能還是毛青雲託人在那邊刊登的。他把關美玉握在手中作爲人質，那關悅强就非要回來談判不可了！」

「那卑鄙的——」胡雯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又說：「但是你不該離開的！你不應該讓關悅强回來跟毛青雲談判，這是沒有可能談判的！毛青雲不過是威脅關悅强回來，然後把關悅强也殺掉吧了！」

「我也並沒有打算讓關悅强回來，」丁朗說，「我仍然派有人守着那邊的關口，關悅强在那邊要出境，或者在那邊入境的話，也會馬上就給捉起來的。不過我却懷疑，我們現在才發現這廣告，可能是已經太遲一點了。你看看報紙的日期吧。」

胡雯看看報紙的日期，又暴躁地咒罵起來：「爲什麼你們這樣久才發現？」

「我們又不是神仙，」丁朗說，「我們沒有可能及時發現一切的！」

「他可能已經到達了這裏了！」金菊冷靜地說。

「不錯，」丁朗說，「假如以日期來計算，他可能已經到達了。我們兜截他的行動可能是已經太遲一點了！」

「但是，」胡雯說，「假如他已經落入了毛青雲的手中的話，毛青雲就會把他們兩個人都殺掉了。假如他們兩個人都已死掉的話，那我們是沒有什麼可查的！」

「假如是這樣，」丁朗說，「我不會放過毛青雲的。毛青雲來了這裏，他就休想再離開！」

「你有什麼辦法對付他？」胡雯問。

「辦法多得很，」丁朗說，「我可以找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罪名來纏住他，在這裏把他困個一兩年也不成問題。假如他在這邊滯留一兩年都不能回去，那可以肯定他在那邊的江山是要大大變色了。」

「不過我却不大相信關悅强會落入他的手中，」金菊說，「關悅强不是一個笨人，一直以來，他都幹得很聰明，他起碼應該知道他與毛青雲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假如他落入毛青雲的手中，他就死定了，但是他不與毛青雲接頭的話，他就仍然可以活着，他的妹妹也仍然可以活着。」

「但我們無法肯定呀！」胡雯焦躁地說。

「我們留意着報紙好了，」金菊說，「關悅强不知道毛青雲是在什麼地方，而毛青雲亦不知道關悅强是在什麼地方。上一次，毛青雲利用報紙的廣告與關悅强聯絡的，而這一次，關悅强亦很可能是會利用報紙與毛青雲聯絡的。」

他們等了三天之後，金菊所預料的變化果然就來了。一段廣告果然出現在報紙上。

那段廣告顯然是關悅强刋登的，內容也是很簡單。

「美玉妹：

請設法聯絡！

兄悅强」

「他眞聰明！」金菊說，「他不肯採取被動，這一次要考考毛青雲的腦筋了，看看毛青雲用什麼妙法來應付吧。他得刋登一個電話或地址之類給關悅强與他聯絡，但如此的話，他就等於給關悅强以可乘之機了！」

× × ×

毛青雲也是看到了這段廣告的，他就把這段廣告拿去給關美玉看。

那時巳經是夜間，他巳經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研究這廣告，但是研究不出什麼可以應付關悅强的辦法，所以他就找關美玉了。他輕蔑地把報紙丢在關美玉的面前，說：「你看看這個吧，關小姐！」

關美玉看看那段廣告，聳聳肩：「這很好呀，你要把我的哥哥引回來，你現在不是巳經把他引回來了嗎？」

「但他很聰明，」毛青雲說，「他並沒有回家。他顯然知道有人監視着他的家。這樣，你還說他不就是要殺我的人？」

關美玉聳聳肩，說：「我在你的掌握中，你要怎樣說都可以，我也不打算和你辯了！」

「我也不是要和你辯，」毛青雲說，「我要你告訴我怎樣與他聯絡！」

「這不是很簡單嗎？」關美玉說，「你也刋一段廣告跟他聯絡好了！」

「我沒有那麼笨，」毛青雲說，「我刋出一個電話或者地址，讓他來找我嗎？現在連情報部也在注意着我了，我假如把一個地址刋出來的話，那我就是雙重受敵了！」

「我哥哥大概也不會那麼笨的，」關美玉說，「他當然也是跟你一樣，不肯刋出一個地址或電話來的，假如你怕雙重受敵，他也一樣怕雙重受敵的，對不對？」

「所以我就需要你的帮忙了，關美玉。」毛青雲說。

「我還是沒有辦法帮你的忙呀！」關美玉說。

「你有辦法的，」毛青雲肯定地說，「你一定知道他現在是正躲在什麼地方。你告訴我他躲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關美玉說。

「你也很聰明，」毛青雲說，「你一直在裝痴扮呆。你以爲你瞞得過我嗎？我不過一直沒有壓逼你吧了。不過現在，我却要開始壓逼你了！」

「你殺掉我好了！」關美玉說。

「死不一定是最可怕的，」毛青雲微笑，「我看你是個女孩子，你一定不大能抵受痛苦的！」

「你想向我用刑？」關美玉問。

「是的，」毛青雲又狡猾地微笑着，「不過刑是有許多種的，我看我首先應該使用你最害怕的一種！」

關美玉恐懼地看着他：「你——你想怎樣？」

「我這裏有兩個人在看守着你，」毛青雲說，「而我是明察秋毫的，我知道其中一個人對你很感興趣。假如我就讓他達到目的呢？」

「不！」關美玉掩着臉哭起來，「不要這樣！」

「你哭也沒有用的，」毛青雲說，「你別妄想我會同情你。對於要殺死我的人，我是不會同情的！」

關美玉祇是哭泣着，退到沙發的最盡頭，而毛青雲也沒有逼近過去，他祇是悠閒地點上了一根雪茄，慢慢地說：「你哭好了，我給你五分鐘時間，五分鐘之後你還不給我滿意的答覆，我就實行這個計劃了，而且我自己還會做一個旁觀者！」

「你——你得答應我一件事！」關美玉說，「那就是——你不要殺死他！」

「我不能答應你什麼，」毛青雲說，「但我也不是絕對不肯。我先要研究清楚了，假如你們是與這件事情無關的，我就不會難爲你們了！」

「他——他一定是躲在隣家，趙先生夫婦那邊，」關美玉說，「我們跟趙先生夫婦是有點來往的！」

毛青雲抬起頭來，皺着眉想了一想，覺得關美玉的招供也是未嘗沒有道理的。

「我警告你！」毛青雲說，「假如你說謊的話——你也知道我是會用什麼手段來對付你的，我也巳經對你講過了，關美玉！」

「我……不是說謊的，」關美玉哭着說，「照我所知的他應該是在那裏，假如他不在那裏，我也沒有辦法！」

「哼！」毛青雲說，「你是在爲自己碰碰運氣是嗎？我勸你祈禱吧，假如你碰不中——」他忽然轉身，走出去了，而關美玉仍然在那裏飲泣着。

後來聽見毛青雲的車子開出去了，也聽見花園的大鐵門關上以及鎖上了的聲音。這時候，她却忽然停止了哭泣，而走到窗前去，望着外面。

她看見毛青雲的車子的燈光巳開始遠去。

她再等了一會，然後就走出了花園之外。那兩個看管她的打手亦馬上出現了，對她亦步亦趨的。那個對她感興趣的打手

還是垂涎地看着她，一臉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神情。還好，他沒有聽見毛青雲對她的恫嚇，不然的話，他可眞是要樂不可支了。

關美玉顯得悠悠閒閒地在花園中散步着，兩個打手跟了一段，就在花徑上坐下來，祇是遠遠看着她而巳。他們並不知道現在的情勢是特殊的，毛青雲並沒有告訴他們事情有什麼發展，而事實上他們亦根本不知道關美玉是爲什麼給關在這裏。他們祇知道關美玉是一個人質而巳，而她是不會給活着放出去的，假如關美玉企圖逃走，那就要格殺勿論了。不過他們看不出關美玉有什麼逃走的能力。

關美玉是一直都沒有企圖逃走的，因而他們對她的防範也不會如何嚴格了。

忽然之間，他們看見關美玉做了一件古怪的事情，那就是正在爬上花園中的一座假山上。

「唏，你在幹什麼？」對她感興趣的那個打手喝叫起來。

「無聊嘛，」關美玉說，「我要爬上去玩玩！」

「不要！」那人說，「快下來！不然，一不小心把你跌壞了！」

關美玉還是沒有理他，仍然繼續爬上去。

「來，讓我來扶扶你！」那人走了過來。

但是當他到達的時候，關美玉巳經爬到了那座假山的頂上，站直了。他根本扶不到她。而事實上他穿着皮鞋，也不一定就有本事跟着她爬上去。

關美玉站在那座假山的頂上，兩手平伸，顯得顫巍巍的，而她一面咭咭地笑着：「眞好玩！」

「你瘋了嗎？」那人又好氣又好笑地叫道，「這是很危險的！快下來！」

「你相信不相信我可以就這樣跳下來？」關美玉問。

「不要！」那人恐怖地叫道，「千萬不要！」但是他又無法制止。假如他爬上去把她捉住的話，那反而更危險了，這座山頂是尖尖的，並沒有足够容許兩個人立足的地方。他祇能在口頭上勸她。

「你看着好了！」關美玉說。

那人恐怖地看着她作勢欲跳，這眞使他沒有辦法；他總不能够拿槍出來指住她的。

跟着關美玉就跳了。她却不是跳到地下，而是一跳就飛越到十呎之外，另一座比較矮而較爲平坦的假山上，跟着一蹬，再跳到了另一座再十呎之外的假山上，再一蹬，又凌空而起，這一次則是扳住了一棵樹橫伸出來的樹枝，然後就像盪千秋一樣一盪，身子飛離了這棵樹的橫枝，以美妙的姿勢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便巳站到了花園的圍牆頂上。

她是一個器械操得過獎的好手，這把戲在她來說，實在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祇不過毛青雲他們一直都沒有想到她能够用這樣一個方式逃走而巳。

現在他們忽然明白了。

「不要動！」兩個人都一齊大叫着，槍也拔出來了。而且他們也毫不遲疑地放槍。可惜當槍彈到達的時候，關美玉巳經不在那裏了。她巳經跳下了圍牆，而到了園外。

那兩個打手又憤怒又慌張，憤怒的是給關美玉戲弄了，而慌張的則是想到不知應該如何向上頭交代。等到他們狼狽地追出大鐵門外時，關美玉早巳失去了踪影。

「媽的！她逃得眞快！」

「她一定逃進了那邊的樹林中，」另一個說，「再遠一點就是公路！假如她到達了公路，就可以截車逃走了！我們得快追！」

他們兩個人向遠遠的樹林飛奔過去，雖然廚子在後面叫着問發生了什麼，他們也不管了。他們到達了樹林的邊緣時，巳經累得喘不過氣來，幾乎連跑都跑不動了。他們跑的速度是遠不及關美玉那麼快的，而且亦不如關美玉那樣身輕如燕，習慣了運動的關美玉，既然巳經比他們領先了這許多，而奔跑的本領又比他們高强，他們能够追上她的機會是很渺茫了。

事實上亦是如此。關美玉一如他們之所料，通過樹林，到達了公路邊。這時間還不太晚，公路上經過的車子也不少，而關美玉要截停一部車子是比較容易的。

她到底是一個年輕而貌美的女孩子，無論如何，人家也不會懷疑她是個刦匪。

她截停了一部車子，開車的是一個斯文的年輕男人。

她上了車之後說：「多謝你，先生，你可以送我回市區嗎？」

「這不成問題。」那年輕人說。

當那二個打手也趕到公路邊來的時候，關美玉所截的那部車子巳經去得很遠。

× × ×

另一方面，關美玉那隣居則遭到了無妄之災。

趙家花園門外出現了兩個大漢。趙太太看見他們的獐頭鼠目，才覺得事態有點不尋常，隔門問道：「你們找誰？」

「太太，」其中一人說，「我們是來檢查電話綫的，讓我們進來好嗎？」

「這個時間檢查電話綫？」趙太太說。時間是不對的，工人應該不會在晚間開工。

「這是特別班，」那人說，「電話總綫損壞了，我們來搶修。我們想先試試你的電話有沒有壞！」

「好吧！」趙太太遲疑了一下才答應。她還是不太担心，這個地區刦案是很少聽聞的事情。

她開了花園的門，那兩個人跟着她進入屋中。當她入屋時，她的嘴巴就大大張開了，因爲她看見屋裏巳經有了一個陌生人，正用槍指着她的丈夫。

那兩個人在後面把門關上了，其中一個人在她能叫得出聲來之前就一手掩住了她的咀巴。這人低聲說：「趙太太，假如你不想你的丈夫死於非命，那你最好不要叫喊！」

趙太太果然不敢叫喊了。

「快搜！」那人說。

與他一起進來的人拿着槍衝向屋裏。早在的一個說：「你上樓！阿聰到地下室去了！」

顯然來的共有四個人。兩個從前面進來，兩個從後面進來。新進來的其中一個

勿勿登上樓去了。

不久，兩個人都先後從樓上和地下室回來了。他們都沒有找到人，亦沒有什麼跡象顯示有趙先生和趙太太以外的人住在這屋子裏。

兩把槍指着趙先生和趙太太，槍的後面就是兇悍的面目。「好了，你們兩個，他在什麼地方？」

「誰？」趙太太惶恐而焦急地說，「你們究竟在講些什麼？」

「關悅强，住在二十二號的那雙兄妹，那個男的。」

「這裏是十八號，」趙太太說，「你們找錯地方了。」

「我知道這裏是十八號，」那人沒好氣地叫道，「我是說我知道他躲在這裏，你們把他交出來！」

「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人躲着，」趙先生說，「你們又不是沒有找過。」

「那他有沒有來過？」

「我現在知道你們講的是誰了，」趙先生說，「那間屋子裏的兩個小伙子是嗎？他們不大愛交朋友，我們跟他們也沒有來往，你要找他們，來這裏是不會找到的。他們怎會來這裏呢？」

他們看來不是說謊的，而且的確在屋子裏亦搜不到人。幾個人遲疑了一下，其中一人說：「我用一用電話，報告上級看看應該怎麼辦！」

那人打通了電話給毛青雲，毛青雲是坐在遠遠一部車子裏接這個電話的。他很小心，並沒有親自上門去，他祇是派人去做這件事，而自己在車子裏遠遠監視着。

那人低聲告訴了毛青雲這件事，然後低聲說：「我猜他們不是說謊的；我們是弄錯了！」

「媽的！那小母狗！」毛青雲說，「你們離開那裏，好好地講一聲，別難為他們！」

毛青雲馬上就拿起電話，打回那間郊外的別墅去，想下令處置關美玉，然而他所得的却是報告：關美玉逃走了，這使他把牙齒都要咬碎了。

「那個……那個……」他吶吶着無法想得出適當的咒罵之辭，而此時，他那幾個手下也從趙家出來了。

那四個人出了園外之後，花園的門關上了。

這個時候，忽然之間，就有射燈亮起來了，照着他們，同時黑暗之中有聲音從擴音機內傳出來，叫道：「好了，你們，舉起手來，不要抵抗！我們是警探，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那四個人一陣惡毒的咒罵，但是看看形勢對自己的確是不大有利時，也就舉起手來，不敢抵抗了。他們又沒有殺人，不值得拔槍出來抵抗，以招致可能被亂槍射殺的命運的。

毛青雲看在眼裏，也吐出了一陣惡毒的咒罵。「一定是那個小妖精！」他咬牙切齒說，「她去報了警！快點！」對車子的司機說，「我們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司機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個地方。

他是猜錯了的，關美玉並沒有報警，而是他的人露出了破綻。而且事實上，錯亦不是在於那四個人的身上的。他們是給丁朗的手下們看出了破綻。

丁朗的手下們是仍然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監視着關家兄妹的屋子與及那間隣近而與關家兄妹常有來往的屋子的，以防萬一關悅强會回家來。

趙家亦是在他們暗中監視之列，因為他們也不能絕對肯定關家兄妹與趙家是並沒有來往。他們首先就看見了那二個人從花園的後面圍牆而入，跟着又看見另外二個人在花園的前門賺門，他們就馬上集中注意力在趙家了。從望遠鏡，他們看見那些人拔槍威脅着趙家夫婦，為了恐防引致趙家夫婦受到不必要的傷害，他們就暫時隱忍不發，祇是等着。

當那四個人放過了趙家夫婦而出來，花園的大鐵門關上了，那四個人一時不能再衝回屋中了，他們才突然發難而把那四個人圍捕。

這四個人也輕易給擒下來了，而且給初步錄下了口供。

但這個做法却並不能令丁朗滿意。當丁朗接到消息時，他就暴躁地責罵起來：「為什麼要捉住他們？我們應該先跟踪他們，看他們是到什麼地方去呀！」

「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那個負責報告的手下有點尷尬地，「現在跟趙家夫婦對證過了，才知道他們是來找關悅强的。現在我們才知道這些原來是毛青雲的手下！」

「馬上把他們押回來吧！」丁朗說。

那四個人馬上就給押回丁朗那邊去，而他們亦十分合作地招供了。看來他們並不是那種有保密的特長的人。他們招出了毛青雲以及關美玉的所在。

丁朗馬上和金菊及胡雯一起趕到囚禁關美玉那間屋子去，但是已經沒有人在了，那裏的人早就已經逃掉了，祇剩下空屋一間。

不過屋子是逃不掉的，有了這屋子作根據，而且有了那四個被捉了起來的人的口供作根據，他們就知道在這裏支持毛青雲的是哪一些人。就是一個叫高壁的人的集團。

「高壁在這裏不算是一級的大人物，」本地通的江先生說，「不過也不算太小。但麻煩就在他不算太大，因此他要躲起來也比較容易，給毛青雲這樣一累，他一定躲了起來，暫時不敢露面了！」

「但是，」丁朗說，「既然他不算是太大的人物，那麼他可以躲的地方應該也不多的。你應該可以一一查出來，我們可以來作一個有系統的搜索。」

「這調查是需要一點時間的。」江先生說。

「那你還在這裏浪費時間？」胡雯說，「還不快去動手調查？」

江先生瞪了胡雯一眼，對她那急躁的態度和粗魯的作風仍然是不大習慣的。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我已經派人去查了。這種事情不一定要我親自動手的，主要還是靠查資料。」

「這眞令人頭痛了，」丁朗說，「他一失手，又把關美玉捉去別處藏起來。」

「而且我也眞為關美玉的命運担心，」金菊說，「關美玉供給了毛青雲的綫索，把毛青雲害得這樣狼狽，毛青雲回去的時候也一定會向她好好報復一番的！」

× × ×

他們並不知道關美玉已經逃走了的事情。他們捉到的那四個打手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祇是毛青雲知道，以及從那屋裏逃掉的人知道而已。而自然，到了現在，高壁也知道了。高壁正在與毛青雲討論這件事。也許，應該說高壁是正在與毛青雲爭吵。

「你還說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壁在車中咆哮道，「你看，現在弄成這個樣子，連我也不得了！」

他們現在是正在一部車子中會面的。高壁根本不敢回家，也不敢到他平時常到的地方去。可以說高壁現在也是正在開始逃亡了。

「事情並不那麼嚴重，」毛青雲說，「我們又沒有殺人！」

「我却寧可殺人了，」高壁說，「你知道我們是踏着了什麼人的尾巴嗎？這些人是我們的尅星，我們最忌的就是碰到他們！他們不能硬碰，亦不能賄賂！」

「但他們不能證明什麼，」毛青雲說，「你得明白，姓關這兩兄妹並不是跟他們合作的。這兩兄妹也不想跟他們碰頭。所以，我們現在祇要把這兩兄妹找到，殺掉，毀屍滅跡，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出現了。他們不能證明什麼，而你可以否認一切！」

「你講是講得眞容易，」高壁說，「但是怎樣找到他們？你一直在找，祇找到妹妹，現在連妹妹都逃掉了！還說找？」

「這一次，」毛青雲說，「讓他們來找我好了！」

「讓他們來找我們？」高壁恐怖地瞪着眼睛看着他。

「找我，」毛青雲說，「他們找你有什麼用？他們跟你又沒有什麼過不去。讓我告訴你吧，高壁，他們這全部是有計劃的，連他的妹妹給我捉住也是有計劃的。那廣告根本就是他們的聯絡暗號。早就可以逃走，祇是在等着她的哥哥回來而已。她一看廣告，知道她的哥哥回來，她便逃走了。他們根本是要引我到這裏來！」

高壁雖然很慌亂，現在倒也忍不住好奇心了。他說：「為什麼他們要引你到這裏來？她的哥哥既然是這麼一個神槍手，他在那邊就已經可以把你一槍打死了！」

「不錯，」毛青雲說，「但是他們不能肯定。也許這就是他們笨的地方了，他們不想殺錯人。他們做事不像我們那樣爽快，寧枉無縱。但是我也有笨的地方。我向那個小狐狸招認了！」

「而現在，你成為槍靶了，」高壁說，「這一次他可以對你放槍了，而他放槍的時候你不會知道的，因為他會是在那麼遠的地方，你連看都沒有機會看見他！」

「別替我担心好了，」毛青雲說，「我並不怕他們，我是在驚濤駭浪之中長大的。我會應付這種情形。」

「很可惜我帮不了你的忙，」高壁嘆口氣，「假如他是一個職業槍手，有綫路，我就有辦法把他找出來。但他們是正經人，跟我們這一流完全沒有來往的，他們一躲，就無影無踪了！」

「你的帮忙已經很够了，」毛青雲說，「你已經供給了我一個躲藏的地方。現在我們分手吧，你也躲起來，等這件事情過去了之後你再出來，那時你大可以否認一切。」

「你一個人躲——」高壁沉吟着，「我可以派幾個人保護你，這不是會好一點嗎？」

「這並不會好一點，」毛青雲說，「一個人反而更好了。我也很想單對單會一會這姓關小子，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三頭六臂的！」

「好吧，那再見了。」高壁開門下了車。

毛青雲把車子開動，駛遠了。這車子也是高壁借給他用的。

× × ×

另一方面，關美玉則仍然還沒有跟她哥哥聯絡到。她逃出來之後就到了一座遊樂場附近，在那裏海邊的岩石上坐了下來，等着。關悅强並沒有出現。

她祇好在這裏等着，而希望她的哥哥快點出現。

毛青雲猜得沒有錯的，這裏果然就正是她與她的哥哥約好了相會的地方。而她在毛青雲的掌握之中時雖然是隨時都可以逃出來，但是她一直在等着她的哥哥的消息，而且也等着毛青雲招供。

情形的發展是一如他們之所料的。她果然給毛青雲捉了起來，而且毛青雲也果然是用報紙上的廣告去威脅她的哥哥回來。事實上那廣告可以說是一個暗號。

這裏則是他們早已約好了的會面的地點。會面的時間也是約好了在夜間。她知道她要逃出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因為她表面上祇是一個弱女子，他們不提防她會有逃出來的本領，因此也不會如何嚴格地囚禁着她。雖然他們的防範的疏忽程度亦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她也想不到會這麼容易逃出來的。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毛青雲招認了，而她也逃出來了。

唯一不順利的一點就是關悅强久久都不出現。他們是連時間也已經約好了的，關悅强應該在一個鐘頭之前就已經到達，然而到現在為止，他還是沒有出現。

為什麼他會遲到呢？假如他是早到的話，那他是不會因為看不見人就走掉了的，他應該會等着，由於他是自由的人，他可以準時，而關美玉則未必有準時的把握的。

跟着，關美玉就聽見聲音了，那是相當刺耳而响亮的馬達聲。這馬達聲的來源，原來是一艘小型摩托艇，正在向她這邊直駛過來。

關美玉連忙縮到了一塊大石後面去躲着。

那架摩托艇接近了，關美玉伏在大石的後面，更加一動不動的，後來，摩托艇靠近水邊，馬達也停了，有人叫道：「唏，美玉！」

那是他哥哥的聲音，而關美玉也認得那是他的哥哥的輪廓，於是她也現出身來了，叫道：「唏，哥哥！」

「上來吧！」關悅强說。

關美玉一跳便離開了那塊岩石，而飛越到了摩托艇上了，由於跳躍也是她的本領之一。

她在他的哥哥的身邊坐了下來，而摩托艇又開動了，離岸而去。

「你沒什麼事吧？」關悅强問。

「沒有，」關美玉說：「就祇是肚子有點餓吧了，但爲什麼你這樣遲到呢？」

「我早已經到了，」關悅强說：「不過我得小心一點，先在周圍看清楚，看看有沒有人會對我們不利的，然後我才開一艘船來！」

「怎麼可能有人對我們不利呢？」關美玉說：「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我在這裏的。」

「我怎麼幾够肯定呢？」關悅强說：「我又不知道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對了，你究竟是怎樣逃出來的？」

關美玉告訴了關悅强逃出來的經過，關悅强的表情嚴肅下來了。「唔，」他說，「既然他已經招供了，那就沒有錯了，我們去處置他！」

「我得先吃點東西！」關美玉說。

× × ×

江先生用手在地圖上一指，說：「高壁就是躲在這裏！」

「高壁似乎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金菊搖頭嘆息一聲說。

因爲高壁簡直是自己暴露自己的行藏的，他有好幾個槍法犀利的手下，都失踪了。而他有好幾個躲藏的地方都不見人，祇有一座在山崖頂上的孤立的大屋子裏面忽然有了燈光，這表示他是已經躲到了那間屋子去了，而且是把他那一羣槍法犀利的手下帶在一起。

「也許他不習慣躲藏，」江先生說：「沒有躲藏的經驗，他把我們也當成是黑社會似的了，這是躲避黑社會尋仇的方法，萬一仇家找到來的話，就來一個負隅頑抗。但是這樣對我們是沒有用的，我們可以叫警察甚至叫軍隊增援，這一仗打下來他是一定輸的！」

「毛青雲一定跟他在一起，而關美玉也一定是給他們捉在那裏面了。」胡雯錯誤地推測。

「看來是這樣了。」丁朗也是同樣錯誤地推測。

「現在雖然知道了他們是在什麼地方，還是很大麻煩的，」江先生說：「我們要接近這間屋子，就得經過一大片空曠的地方，這會使我們的人成爲槍靶，很容易就給他們一個一個射倒了，這樣，我們會損失很多人命——」江先生說到這裏就沒有說下去了。

「偷襲！」胡雯說：「祇有偷襲一個辦法，而且這個辦法也是祇有我才能够實行。」

「你又來了，」丁朗沒好氣地說，「我不能够讓你這樣亂來的。」

「她說得很對，」金菊說：「看來這是一個最佳辦法，而且是一個好辦法。」

金菊是一個不會亂出主意的人，她所贊成的事情，丁朗認爲值得考慮，而且是在當夜就實行。

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們就乘着一艘小艇，划到了屋後的崖下。那崖下就是一個湖，而屋子是在崖頂，崖頂的邊緣是在屋子的院子的範圍之內的，也是在圍牆之內。由於這是幾乎垂直的山崖，屋中人大概認爲不會有竊賊可能從這邊上來，所以崖邊也沒有圍牆了。

金菊和胡雯就是打算從這崖上去。

她們的小艇並沒有裝上馬達，那是因爲馬達的聲音太响了，對於她們這件秘密任務是沒有好處的。

她們的身上已穿好了蛙人潛水裝備，萬一給崖上的人發覺的話，她們也可以馬上跳下水中，潛水逃走的。但她們安全地到達了崖頂，天上沒有月亮，一片漆黑。

金菊取出一副望遠鏡來，向上面望了好一陣，放下望遠鏡，搖搖頭：「沒有人守在那裏，起碼守在那裏的人也沒有正在向下面望。你到水底去看看吧！」

胡雯點點頭，一翻身便倒進了水中，向水底沉下去。在水底，她開亮了一隻電筒，在水中照射着，詳細察看水底的情况，大約十分鐘之後，她又上來了，爬回小艇上，脫下面罩，搖搖頭：「沒有什麼危險性。」

金菊及胡雯都脫下了氧氣筒以及膠脚鰭，而金菊則取出了爬山的工具。

爬山的工具就是一把彈簧槍，而這把彈簧槍射出來的就是一把三叉鈎子，一扳槍掣，那三叉鈎子便向上直射出去了，而金菊是瞄準頭上一塊突出的地方。

這隻三叉鈎子越過了那個突出的地方，就搭住了，胡雯性急地馬上伸手去拉住那根與三叉鈎子的尾部連着的繩子，用力一拉。

「行了，」她說：「軋住了！」

「你先上去吧。」金菊說。

胡雯也老實不容氣地拉着繩子向上爬了，因爲她是一個急先鋒。

另一方面，丁朗也是在注意她們的動作的，丁朗現在是正坐湖心，坐在另一艘小艇上，這艘小艇中央則架着一隻架子，而架子上，裝着一把長距離步槍，配上了望遠瞄準鏡的，丁朗的眼睛就是湊在這槍的望遠瞄準鏡上，望着那崖頂上，有時也會向下擺一擺，留意她們在下面的進度。

這槍的作用就是防備崖頂上的人，假如崖頂上有人出現而對這兩個小姑娘不利的話，丁朗就老實不客氣要放槍了，雖然他也並不是希望殺人的。

並沒有人進入他的視綫之中。

胡雯爬上了那個突出的地方，那是一個穩當的地方，僅僅可以讓她站得住脚的，把帶着的彈簧槍向上面再射了一槍。

這一次，那隻三叉鈎子就到達了崖頂了，仍然是並沒有發出什麼很响的聲音，由於這隻三叉鈎子的外面是包裹着一層軟膠的，跌在地上的時候並沒有什麼聲响。

一面，金菊則已經開始沿着下面那根繩子爬上來了，當她到達那個突出的地方時，胡雯則已經爬到了崖頂，金菊等着，看見胡雯伸出頭來，並且伸出一隻手向他揮一揮，於是金菊知道安全了，她便也沿着繩子爬上去。

兩個人都到達了崖頂上，金菊發覺那裏乃是一座後院，而屋子的樓上是亮着燈的，並沒有人在這裏守衞着，這也是一如她們之所料的，因爲高壁的身邊並沒有帶着許多人，假如要守衞，那根本不够分出人來守着屋子的後面。

不够人守着前面又守着後面，所以就祇是守着前面算了，帶太多人來，秘密又不會那麼容易守得住的。

她們兩個人閃進了院子，沿着走廊而行，到了後門，後門之內剛剛亮起了燈，她們剛剛要踏進去，也連忙閃開了。她們看見一個人正進入廚房中，打開冰箱，取出一包用透明紙包裹着的凍肉，然後又把一條麵飽的包紙開來，顯然這人現是在準備食物。

金菊向胡雯打了個眼色，揮揮手。胡雯迅速竄進了那半開着的廚房門裏，跳到那人的身後，由於那人是用背朝着廚房門的，所以並沒有看見她進來，不過倒是有點驚覺的，正要轉身，胡雯已經一掌劈下去了，手掌的邊緣正正劈中了那人的頸後，那人倒下來，胡雯把他接住，金菊則已經跟着跳進來了，那人已經失了知覺，金菊十分迅速地在他的手上套上了手銬，把他的雙手鎖在後面，然後從腿上撕下一塊早已黐在那裏的膠布，改貼在那人的咀巴上，如此，那人就既不能做聲，亦不能動彈了，胡雯把他在地上放下，金菊則在他的脚上也加上了一副手銬。

「我們出去！」胡雯說。

「不必了，」金菊說：「他們肚子餓，吃的東西久久不進來，自然會進來催，等一等就行了！」

果然之間，五分鐘之後，就有人進來催了，一個拿着輕機槍的人沿着走廊走進來，叫道：「媽的，又不是叫你弄什麼大菜，也要這樣久的，假如你是自己先吃，那就不公平了！」

他到達了廚房門口，還沒有機會看見廚房裏的情形。

胡雯便又從旁邊一間房間裏閃出來了，又是在他的頸背上一掌，不到一分鐘之後，這一個也是和前一個一樣，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我們再等？」胡雯得意地微笑問金菊。

「不，」金菊說：「這一次不能等了，一個不出去是巧合，兩個不出去就可疑了，這一次我們得出去！」

她們到外面去，果然有兩個人正在外面一座露台上向山下守望着，其中一人還不時舉起一隻望遠鏡望望。

金菊和胡雯兩個人無聲地到達了他們的後面，這一次則是每人都出掌，那兩個人也馬上暈過去了，亦是遭到了同樣的待遇，膠布封着嘴巴，而手銬把手脚都鎖了起來。

「照算應該祇有這四個，」金菊說，「不過還要先看清楚吧！」

她們兩個人小心地在屋子的樓下巡視了一遍。

果然發現再沒有什麼人在樓下守衞着了，果然是祇有一個高壁仍然在樓上而已。她們潛了上樓去。

高壁正在一張椅子上瞌睡。

門「砰」的一聲給撞開，高壁嚇得一跳起來，而這個女郎的一身黑色打扮更增加了他的恐怖感，他連忙高舉雙手，叫道：「不要開槍！」

雖然她們根本就沒有拿着槍。

胡雯一跳繞到他的身後，在他的手上套上了一副手銬，金菊拉開他身邊的抽屜，從裏面取出來了一把手槍。這使高壁非常後悔了。這手槍原是他用以自衞的武器，他本應能够及時拿出來抵抗的，不過現在都是太遲一點了。

「好了，」金菊說，「我們可以叫他們上來了！」

她走出房間，到了另一間朝着後面湖面的房間，在窗前亮起了一隻電筒，打着暗號。

湖上也有電筒亮起來，還以暗號。這

本刊廣徵「讀者佳作」啓事

本刊創辦廿載，出版第壹零零零期在即，際茲紀盛，難忘里程，我們早期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刊出，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爲「闖蕩江湖二十年」。由於甄選鑑別作品需時，敬希各位於七月份下旬前寄達，以便我們能趕及在壹零零零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刊出。各位如對寫作感到興趣，盡可大力發揮撰作天才，踴躍參加，增添本刊內容風采，無任歡迎！投稿簡例如下：

一、來稿幸勿超過五萬字或少於五千字。

二、故事題材正確獨立，文字簡潔，情節動人爲主要。至於主角人物，時代背景，古今中外不限。

三、來稿請逕寄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新報大厦四樓本刊編輯部收。如需退稿，請備回郵。但請切勿一稿二投。

四、稿酬每千字港幣拾八元至五十元。

武俠世界（周刊）出版社謹啓

暗號則是來自丁朗的電筒的。這電筒的暗號是預先約好了的，自然彼此都明白了。

高壁馬上招出了毛青雲所躲的地方。

「媽的，」丁朗說，「這間屋子很難去，開車也去不到的！」

「正是這個問題，」高壁說，「毛青雲要跟他們拼了！他就是選擇了這間開車也去不到的屋子，有人到那裏去，他會先看見，他也會先有機會開槍！」

「他有什麼槍？」丁朗問。

「關悅强所用的那種槍，」高壁說，「有望遠瞄準鏡，在你能看見他之前，他已經可以把你射倒了！」

「那我們也很難接近，」丁朗說，「那裏有電話嗎？假如你用電話——」

「那裏沒有電話。」高壁搖搖頭。

「那你親自去跟他講吧，」金菊說，「他看見是你來，他應該不會開槍的！」

「我不去！」高壁拒絕。

「媽的，」胡雯叫着，一手執住他的衣領，「你吃硬不吃軟嗎？那好呀，我就給你吃硬的！」

「但現在這麼黑暗！」高壁說，「我怎能去？假如他看不清楚我是誰，那我也要給他打死了！」

「那等白天好了。」金菊說。

「天！」高壁哀鳴道，「我怎能跟他講話？我已經出賣了他，我怎可以——」

「你已經出賣了他了，」金菊說，「你想一想看吧。假如他在這裏殺死了關悅强兄妹，那你就會成爲帮兇，假如你勸他投降，那他的將來的命運也未必會太糟，起碼他在那邊的罪行，我們是還未能够證明的。而你們在這裏到底還沒有殺過人。假如你們在這裏殺死了關家兄妹，那罪行就很嚴重了！」

「好吧，好吧！」高壁說，「但我現在決不能去，明天白天的時候，我再去好了！」

「天亮了之後就去，」金菊說，「我們不能浪費太多時間的！」

×　　×　　×

他們第二天一早就起程了，用車子把高壁載到望遠鏡也僅可看見那屋子的地方，而槍的射程應該是還未能到達的。他們就在這裏放了高壁下車，讓高壁一個人向屋子步行而前。那座屋子的形勢，在地圖上看來也的確是很適合毛青雲的用途的。祇有一個方向可以接近，而從這個方向接近是一定會給毛青雲看見的。

高壁身上就携帶着一隻無綫中通話器，隨時與他們聯絡。而他們雖然放了高壁，高壁亦是逃不掉的，因爲既然去的路祇有一條，回來的路亦是祇有一條而已。他們不怕高壁會逃。

用望遠鏡看着高壁在踽踽獨行，胡雯說：「毛青雲這個人一定是瘋了，他想怎樣？難道他用不着睡覺嗎？假如關悅强是在他睡着了時候才去，那又如何？」

「我也懷疑他是有點瘋了，」金菊說，「不過，我相信他也有他的計劃的。一個人要步行到達那屋子，需要步行大約四個鐘頭，他大可以每次睡三個鐘頭再醒一醒看看，然後再睡，祇要他帶着一隻鬧鐘在身邊就行了！」

「他究竟想證明什麼？」胡雯說。

「也許他是想證明他的本領，」金菊說，「也許他不是想證明什麼，祇是逼不得已而這樣吧了。他不能够再回到那邊去，關悅强對他永遠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所以他非和關悅强決一個生死不可，假如關悅强活着，他即使逃走了，也是永遠不能安枕的。」

「也許正是這樣吧。」胡雯說。

果然，步行前往起碼要四個鐘頭，而高壁則花了六個鐘頭。當高壁到達的時候，時間已經過了中午。了

高壁的聲音終於從無綫電中傳出來，說：「我找到他，他已經死了！」

「你肯定嗎？」丁朗問。

「難道我看見一個死人也不知道嗎？」高壁說。

「你等在那裏，」丁朗說，「我們馬上就來！」

他們去則用不着幾個鐘頭，祇要幾分鐘就够了。因爲他們是用直升機飛過去的。在這之前不能用直升機去，由於毛青雲帶着的那把槍，是連直升機也可以打下來的。

現在，毛青雲死了，直升機就沒有危險了。

他們的直升機在屋子前面降落，高壁就在那裏等着他們，而毛青雲的屍體也是在那裏。

丁朗指揮手下們進屋子裏去搜索，他與金菊及胡雯則趕到屍體的旁邊去，把屍體檢驗一下。

「他是跌死的，」丁朗詫異地說，「他並沒有中槍！」

「這就奇怪了，」金菊說，「他總不會自己跳下來吧？失足跌下來的機會也是很微的！」

「我們遲了一步，」高壁恨恨地說，「那雙狗兄妹已經來過了！」

「喂，你講話小心一點！」胡雯不悅地說着，用手肘在高壁的肋骨上撞了一下。高壁痛得腰也彎了下去。

在這裏，祇有高壁是同情毛青雲的，其餘各人的同情心則都是放在關家兄妹的身上。

「假如他們來過，」金菊奇怪地皺着眉頭說，「那毛青雲就應該是給槍殺了的呀！但現在他祇是跌死了的！」

上面，頂樓的窗口有一個人伸出頭來叫道：「在這裏！」

他們匆匆上樓而去。那是一座廢棄巳久的屋子，每一層都是空了的。

他們趕到頂樓，看見那裏果然是毛青雲防守的基地了。

那把槍還棄在地上，周圍散滿了空彈殼，還有一批未曾用過的子彈。

「他們昨夜一定有過一場很激烈的槍戰，」那個丁朗的手下指出，「毛青雲用了很多子彈，也有很多子彈射了進來。」

「不錯，這房間之內的牆壁上是彈痕纍纍的，而探頭出窗外，亦可以看到窗子周圍的牆壁上有很多子彈洞以及給子彈射崩了的地方。毛青雲放了很多槍，而在遠處的關悅强也放了很多槍。

毛青雲究竟有沒有射中關悅强就不知道了，但是關悅强則顯然並未射中毛青雲。不過，毛青雲却又跌出了窗外，墮樓而

死。

忽然一陣吵耳的鈴聲使大家都嚇了一跳，接着他們才發覺那鈴聲乃是來自身邊地上一隻鬧鐘的。證明金菊所猜的沒有錯，毛青雲果然是採取每次睡幾個鐘頭的方法來實行長期防守。

「你以爲他會不會是睡眠不足而掉下樓的？」胡雯問。

「這也有可能，」丁朗說，「雖然可能性還是不大。我看祇有找到了關家兄妹才能知道眞相了！」

「我們最好在這槍的射程的範圍之內找一找，」金菊說，「說不定他們是兩敗俱傷，關家兄妹也給他射中了！」

他們用直升飛機在附近仔細地索搜了好多遍，直至黃昏日落，可以肯定在毛青雲那把槍的射程範圍之內並沒有屍體。

終於，丁朗放棄了，宣佈收隊。

他們乘着直升機回到市區。

「好了，」金菊說，「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可惜結束得不淸不楚！」

「誰說結束了？」丁朗說，「他們要殺的人有三個，現在祇是死了兩個。」

「呀，對了，還有你，」胡雯說，「我倒差點忘記了！」

「我却沒有忘記。」丁朗說。

「你似乎害怕了。」胡雯說。

「有一點吧，」丁朗說，「不過我認爲我得勝的機會相當高。我認爲我應該能在他們下手殺我之前找到他們的！」

「對呀，」胡雯諷刺地冷笑着，「你有很多可以躲的地方。但是別忘記，他們現在不會作什麼心理攻勢了，他們會直接動手殺人的！」

「我知道！」丁朗嚴肅地點着頭。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金菊說，「不過這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怎麼找得到他們呢？他們不是罪犯，因此我們得不到綫報，也沒有什麼可以跟尋的綫索，很難找的。」

「我知道，」丁朗再說一次，「不過我可以在總部躲起來的。他總不能到總部來殺我。我躲到把他們找到的時候爲止好了。」

他們在那裏躭了一個星期，偵騎四出，都無法找到關家兄妹，丁朗一直躲在總部裏，金菊和胡雯則是自由得多了，她們可以到處走，可以以遊客的身份遊覽一下這個地方，由於她們並不是在死亡名單上的。每天，她們都會回去探探那個跟坐牢差不多的丁朗。

就是在一個星期之後，當她們在總部裏探看丁朗，而胡雯向丁朗取笑着的時候，電話就來了。

丁朗聽了那個電話，大爲緊張地說：「找到他們了？……什麼？他們在哪裏？……在……在……你在開玩笑……好吧！我馬上就來！」

他把聽筒擱下了，深呼吸着。

「怎麼樣？」胡雯問，「在什麼地方找到他們？」

「在家裏！」丁朗硬塞地說，「他們一直住在家裏！」

胡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一直住在家裏，而你們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最料不到的地方，」丁朗吼道，「我們怎麼想得到他們會回家去呢？我們的人天天祇是循例到他們家去巡視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信件之類，就發現他們已經在家，而且隣居說他們自從毛青雲死了之後就回家去了！」

「那你現在怎辦？」胡雯問。

「我們馬上去找他們！」丁朗說道，「我們已經把那地方包圍了！」

×　　×　　×

他們三個人去到的時候，關家兄妹正悠閒地在花園裏料理花草，遠遠監視着的人員看出他們身上祇是穿着T恤和牛仔褲，根本不可能在身上懷着槍械，因此暫時是沒有危險性的。

於是三個人過去按門鈴。關美玉過來開門，問道：「找誰？」

「別假裝了，」丁朗說，「難道你們會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也許你們是來找我哥哥的？」關美玉說，「請進來喝杯茶吧！」

她眞的把他們請進了屋子的廳中，而且奉上了茶。胡雯雖然性急，但現在對這場面却祇是感到有趣，所以毫不性急，祇是在等着看事情的發展。

丁朗怒視着關悅强：「你要殺我，現在是機會了！」

「我不大明白你在說什麼。」關悅强微笑。

「我說不要假裝！」丁朗吼道，「我有人可以證明你的妹妹曾經給毛青雲關起來的。」

「對了，」關悅强說，「這是事實，她給關起來，後來逃出來了，但是她怕那些人勢力太大，所以不敢報警。也許這是於法不合的，不過我看也不會算是彌天大罪吧？除此之外，你不能證明什麼！」

「我要證明的話，我有辦法證明的！」丁朗說。

「證明了又有什麼好處呢？」關悅强問，「那些死了的都是該死的人！」

「包括我在內？」丁朗問。

「讓我作一個推測吧，」關悅强說，「關於你的故事，我也是微有所聞的，由於我的妹妹對我講過。這個聲言殺你的人，我猜他根本不是打算殺你，你祇是執法的人，你祇是做你的工作而巳，那位關成波先生的死，你不應該負責，這個人祇是利用你來逼那個周利浦以及毛青雲，使他們的處境尷尬上再加上尷尬吧了。」

「放什麼狗屁？」胡雯說，「你的意思祇是不想殺他吧了，是不是？」

「我沒有這樣說，」關悅强微笑，「是你說的！」

「這祇是一個推測，」丁朗說，「沒有什麼可以保證的吧，關先生？」

「這當然很難保證，」關悅强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個相當肯定的推測。」

「唔，」丁朗說，「既然這樣，我似乎可以放心了。」

「我不認爲你有什麼值得担心的。」關悅强說。

「很好，關先生，」丁朗說，「既然你這樣善於推測，那你再替我推測一下一些問題吧。比如說，一個死了的人，怎麼還能親筆寫恐嚇信，又親口打電話呢？」

「這一點我也替你考慮過了，」關悅强說道，「我認爲這是有科學化的解釋的。這位已故的關成波先生，他身居高位，自然也明白位高勢危這個道理，他知道隨時都會有人謀害他的，而他猜想他一旦遭受謀害的話，謀害他的會是什麼人。因此他已經作好了準備了，留下了錄音帶，交給一個他可以信任的人，將來替他復仇。電話上聽到的不過是錄音帶的聲音。至於那些信，他也可以早就寫好的，祇要後來替他復仇的人寄出就行。當然，他死前祇是推測殺他的人可能是誰而已，復仇的人還得證實究竟是不是的，於是就要用錄音和信去證明了。試試可疑人的反應就知道。周利浦作賊心虛，根本不必什麼人下手就已經自己死掉了。至於毛青雲，他自然也是心虛才會跑到這裏來的！」

「唔，關先生，」金菊諷刺地說，「你的確有一副很好的頭腦，我們猜不出來的事情，你都猜出來了。」

「這祇是猜測而已，」關悅强說，「誰都不能證明什麼。但世界上沒有殺不死的人，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因此其餘的疑點就可以用科學去加以解釋了。」

「很好，」金菊說，「那麼你再替我們猜猜一件事情吧。照你的看法，你以爲毛青雲又是怎會墮樓而死，而不是中槍而死的呢？」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了，」關悅强還是微笑着，「不過我也已經想出來了。」

「想出來就說吧，別賣關子了！」胡雯不耐煩地吼叫道，「我們當你什麼都不知道，祇是猜出來的好了！」

「我是這樣猜的，」關悅强說，「毛青雲躲在這間屋子裏，等着這個要殺死他的仇人，他拿着槍，而這個要殺他的仇人也是用槍的專家。」

「像你一樣的專家。」金菊說。

關悅强聳聳肩，馬上就不說下去了。

「好了，」丁朗說，「這樣好了，我們這一次的說話是不紀錄在案的，祇是當作友誼式談談而已。你想說什麼，你自由說好了。」

「就是因爲我是善於用槍的人，」關悅强說，「所以我對這件事情也有我的獨到的心得。毛青青雲是很聰明的，他選這間屋子躲起來，這間屋子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假如有人要接近他的屋子，那會老早就給他看見，而給他用槍打死的，我看事情的經過正是這樣的，這個人要來殺他，給他發現了，於是就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槍戰。他們互相射擊，都不能射中對方，由於雙方都有很好的障碍物。

但是到頭來還是毛青雲吃虧一點的，因爲毛青雲祇有一個人，而他的對手却有兩個人！」

胡雯扭轉頭瞥了一眼關美玉，關美玉則扭頭望着窗外。

「好了，好了，」胡雯說，「用不着你勞氣了，關先生，下一半，讓我替你說下去吧。當毛青雲與這個用槍的敵人在互相射擊的時候，另一個敵人就從後面偷襲，進入了屋子。這另一個人當然是一個善於跳躍和扳爬的人了，也許還是一個女的！」她又瞥了一眼關美玉，關美玉又扭頭望着窗外。

「我也是這樣猜，」關悅强說，「不過是男是女，就無法猜測了。」

「總之這另一個人就是乘着毛青雲的注意力集中於前面時，就從後面進入屋子，潛到毛青雲的後面去，給他一脚，毛青雲就跌下去了！」

關悅强拍起手掌來：「猜得眞好，這正是英雄所見略同，這位小姐的頭腦眞不錯呢！」

胡雯驕傲地看看大家。她常受到埋怨說她是一個鹵莽的人，祇懂得蠻幹而不肯用腦，現在她是有機會表現她也是一個很會動腦筋的人了。

「好了，」關悅强說，「我看現在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吧？」

「還有一個，」丁朗說，「你猜這人是怎會這樣快知道毛青雲是躲在那個地方的呢？」

「這個，假如那個敵人是本地的居民，而且是早已有了全盤計劃的話，那他就早已猜到毛青雲會是躲在什麼地方了。」

「這倒是眞的，」丁朗說，「請再回答我一個問題，關先生，關小姐，你們以後打算做些什麼呢？」

「做什麼？」關悅强聳聳肩，「我們是不愁生活的，以前是這樣生活，以後也是這樣生活吧了。」

「以後，你們的生活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姿多采了。」丁朗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關悅强說。

「我的意思就是，」丁朗說，「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人才，已經過去的事情別去談了，但是將來，假如你覺得悶的話，你大可以來找我們，我們的部門很需要人才，一定有令你們很滿意的職位的。」

「這個——」關悅强搔着頭皮。

「當然，你們是不能馬上答覆我的，」丁朗說，「考慮一下吧。有意思就打電話給我好了，反正我的電話號碼你也知道的了。不過還是放下一張名片好一點。」

丁朗放下了一張名片。

——全文完——

·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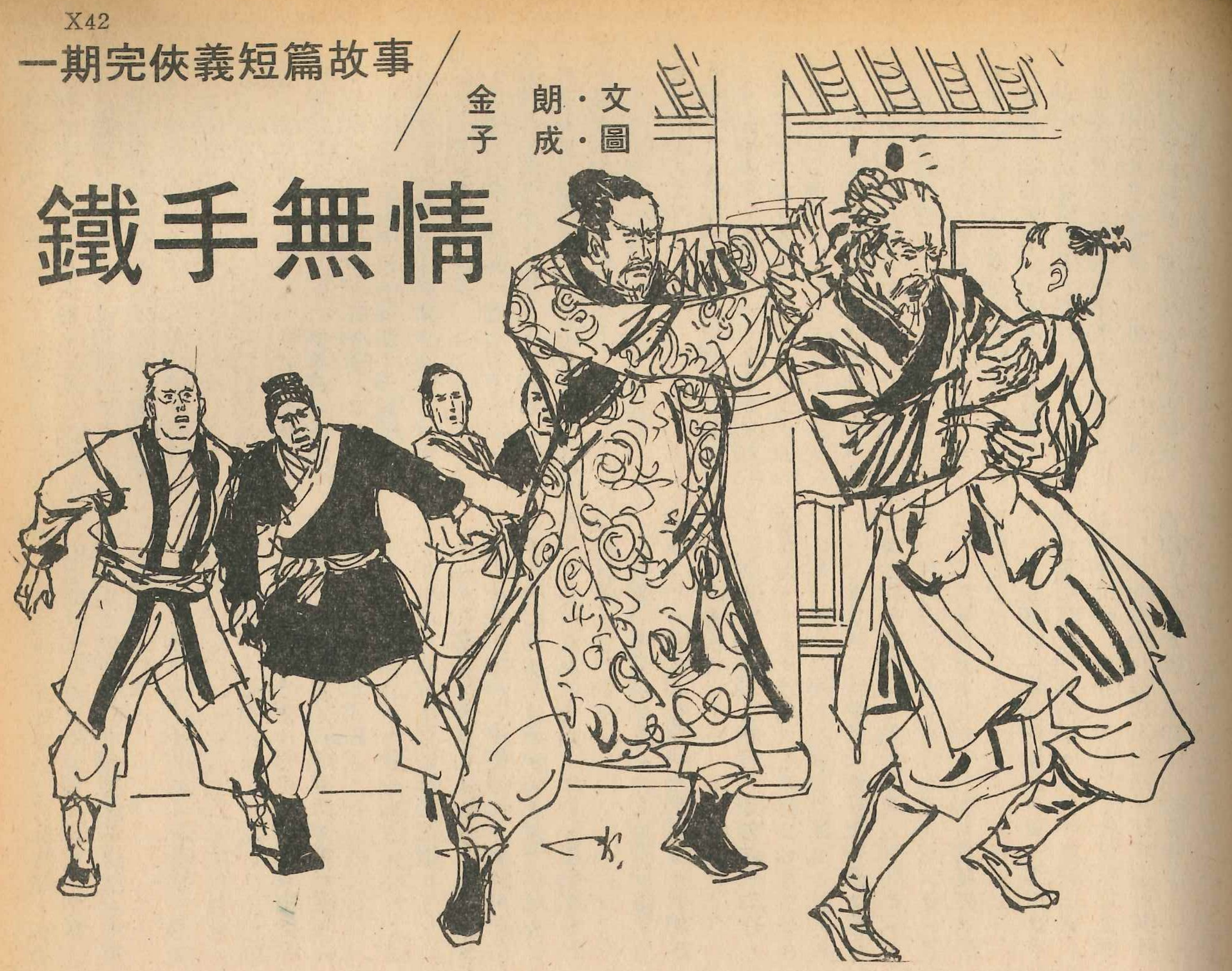
一期完巨型俠義傳奇小說「絕喉指」 曹若冰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一期完俠義短篇故事

鐵手無情

金朗·文 子成·圖



自作孽 無情掌誤斃愛孫

仲春三月，春意盎然。

長安大街仍是那麼熱鬧，行旅客商，熙來攘往，沒有人會注意那老頭兒，只見他雙眉深鎖，步履怱促，右手提着個黑色的包袱，包袱中暗藏着一柄大刀。雖然，他竭力裝作普通商旅，但是他那久歷江湖的神采，却是無法掩飾的，他的後面還有四個伙伴跟着。

沒有人會注意他們的，除非是知悉內情的人，離這老者與四個年青伙伴不遠，有兩個勁裝打扮的男女，在有意無意間隨着他們。

轉過街角，便是著名的明月樓。

那老頭兒和四個伙伴在臨窗處坐下，多日馬不停蹄，使他們疲累不堪。當他們坐下，口啜香茶，四個年青伙伴，好像舒了一口氣，可是，那老者仍是眉頭緊皺，滿臉愁容，小二奉上酒肉，那四個年青伙伴狼吞虎嚥，而那老者却有點食不下嚥的感覺。

「龍……」那伙伴正想說下去，已被那老者凌厲的目光所阻，不敢再說半字。

另一個伙伴低聲地道：「老爺，我們還要趕路，勉强也要吃一些！」

那老者沒有答話，只是不斷的打量四周。

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雙勁裝打扮的男女時，他心中有點不安的感覺，可是，當他回心一想，長安大道是南北交通要道，江湖勁裝打扮的人何止千百，他想到這裏，心中頓覺釋然，他呷了一口酒，吃了一塊肉。

半晌，枱上已是杯盤狼藉。

一個伙伴站起來道：「老爺，我往後院解手。」

老者道：「不，你兩人一起去比較安全！」

兩伙伴站起來，齊步往後院。

老者仍然啜着茶。他放下茶杯，不經意的向四周望望，可是，那勁裝打扮的男女已不見了。

過了半頓飯的工夫，那兩伙伴仍未回來。

一個伙伴對他道：「讓我們倆去看看吧！」

老者道：「不，我們一起去！」

他從懷中取出碎銀放在枱上，三人直步往後院。

後院的四個茅厠都是空無一人，三人都感到有點不對勁，他們立即往茅厠後面，後面是一幅不高不矮的護院牆，那後門仍好端端的關閉着。

突然，牆外傳來一陣呻吟聲，他們三人不約而同的躍出院外，只見那兩個上厠的伙伴臥在血泊，呻吟不已。

那老者與兩個伙伴立即蹲下看那兩人，其實，他們三人早已察覺到巷口站着一男一女。

那老者低聲道：「不要動，我自會應付。」

巷口尹与人大聲喝道：「龍震！」

那老者並沒有什麼反應，那男人又喝道：「龍震，別再裝蒜，亮刀吧！」

老者站起來，但並沒有亮刀，他有點恐懼，有點詫異地道：「大俠認錯人呀！在下並不是龍震！」

那女的接口道：「不要在姑奶奶面前要戲！」

她的話還未說完，人已到那老者的跟前，劍光一閃，直刺老者的咽喉。

可是，那老者並沒有躲避，那劍剛在老者咽喉前三寸突然又凝着，那女子又喝道：「龍震，亮刀！」

那老者仍屹立不動，他並沒有亮刀，他用惶恐的聲音道：「兩位眞的認錯人呀！在下張成，是個商人！」他頓了頓又道：「兩位如需盤川……」

那女子怒喝一聲：「姑奶奶豈是鼠竊狗偸！」

那男子道：「讓我殺了他們！」說完了他便提劍衝前，那兩個伙伴已有點忍耐不住，但老者仍暗暗示意他們，他們只好咬實牙齦的忍着。

那兩男女感到有點詫異，如果這夥人是龍震他們，決不會如此忍耐的，難道自己眞的認錯了人？

那女子道：「龍震一生光明磊落，從不藏頭露尾，你看他們可憐復可笑！」

那男子道：「看來他們也不像江湖中人，他們不可能是龍震一夥！」

那老者並沒有理會他們兩人，只是小心地爲那兩個受傷的伙伴包扎傷口，當他再回過頭來的時候，那雙男女早已踪影杳然。

那老者站起來，抹抹額上的汗，然後，他不放心地問：「你們沒有說？」

他們都搖搖頭。

其中一個伙伴忍不住說：「老爺，爲什麼你……」

老者道：「住口——」

四伙伴噤若寒蟬，那老者仰天長嘆一聲，眼角有點淚痕。這位老人家雖巳是花甲之年，但看他步履輕盈，打扮雖是客商，但眉宇間隱隱含有一股英氣！

他並不是張成，他的確是龍震！

「金刀鐵索」龍震！

他在京城開辦的龍震鏢局，威震南北，何以今日遇上這兩個强盜，竟要忍氣吞聲地扮作不懂武功的商人？爲什麼他風塵僕僕的臉上竟有淚痕？

龍震再看看四個伙伴，那兩個受傷的已無大碍，龍震再三囑咐他們道：「我們一定要忍耐！」

他們立刻離開了後巷，繼續他們的旅程。

行了三天，幸好並無意外發生。

龍震道：「這裏離呂家莊巳不遠，我們走小路，大約下午時份便可以到達呂家莊。」

其中一個伙伴問道：「爲什麼不走大道？」

龍震道：「我不想功虧一簣，而且，走小路可省回兩個時辰。我們不能失去這趟鏢的！」

時近黃昏，呂家莊巳在望，龍震抹抹額頭上的汗水嘆口氣道：「總算到了！」

話未說完，前面巳站着一男一女，那男的冷冷道：「這一次我們不會再走眼的了！」

那女的跟着道：「龍鏢頭，金刀鐵索何在？」

龍震霍地從包袱中抽出金刀。

龍震金刀橫胸道：「在下龍震，與兩位並無過節，日前早巳忍讓一次，何以仍苦苦相纏？」

「放下紫玉玲瓏，仍有生路！」那男子道。

龍震手下四個伙伴巳同時衝上，四劍齊發，分左右兩路，那兩男女亦不怠慢，雙劍合一，六劍一碰，只見寒星迸射，四個小伙子巳被雙劍震開，暴退四步！

那男子嘲諷地道：「龍震鏢局，早巳名震南北，連皇帝也賜御匾『萬無一失』，何以這趟鏢却是藏頭露尾，閃閃縮縮，龍鏢頭不怕江湖中人恥笑？」

龍震金刀一揮，厲聲道：「何必多管閒事！看刀！」金刀夾着風雷之勢，猛劈那男子，而他左手巳從袖中抽出一條丈來長的鐵索，吐向那女子。

這兩男女身形一分一合，女的避過鐵索，男的硬接金刀，兩人借勁一溜，雙劍再度二合爲一，反守爲攻。

龍震道：「血鴛鴦！」

那男子道：「好眼光！在下正是血鴛鴦燕南飄與劉情！龍震，你名滿江湖，何必爲呂家作事，晚節不保？」

龍震心頭一震，並無言語，燕南飄並沒有說錯，但他們又怎知道其中內情，龍震使出生平絕技，金刀在陽光下金光燦然，鐵索虎虎有聲，血鴛鴦雙劍雖配合得天衣無縫，仍被迫後退幾步！

他們酣鬥了卅多回合，那時，大路上忽然湧起一陣塵土，幾十匹馬正向他們奔來。

劉情道：「呂家莊的人馬！」

燕南飄也會意，兩人虛晃一招，躍至矮樹叢畔，兩人齊道：「後會有期！」說完巳隱身叢林了。

不一會，數十匹馬巳橫列他們前面，爲首的黑衣大漢道：「龍老鏢頭，一路辛苦，呂莊主有請！」

呂家莊果是氣勢不凡，數十匹馬前呼後擁的護送龍震五人入莊。

入了大門，便是練武校場，兩旁燈火輝煌，每隔十步，便有一位精壯武士守衛着。

過了練武校場便是大堂，一進入大堂，龍震巳忍不住大聲叫道：「呂剛，呂剛，我的孫兒呢？你要的紫玉玲瓏我巳拚了老命爲你帶來！」

呂剛身穿一件紫色錦袍，態度安詳，看來只是四十剛出頭，安坐在大堂中的太師椅上。

呂剛柔聲地道：「金刀鐵索龍震果然寶刀未老！」

龍震不耐煩道：「呂剛，不用多言，我只要回我的孫兒！」

呂剛站起來道：「我的鏢呢？」

龍震示意他的一個伙伴，那伙伴從懷中取出一個檀木飾盒給他。

呂剛微笑地道：「龍鏢頭果然老謀深算！這麼貴重的東西竟然不放在你自己的

身上！」

龍震並不理會他的言語，打開那檀木錦盒，道：「這便是你的紫玉玲瓏——」

呂剛走上前幾步，正要伸手拿起那紫玉玲瓏，龍震突然一手把木盒奪入懷中，道：「我要你把我孫兒交到我手之後才會給你！」

他往後一躍，擺出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樣子！

呂剛起初有點詫異，繼而便哈哈大笑，只見他手一揮，一個丫環抱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從後面出來。

龍震一見那孩子，兩行老淚早巳忍不住流下，那孩子跑了過來，天眞活潑地叫道：「爺爺！」

龍震抱起孩子，早巳泣不成聲，這次爲屢剛作事，一生正直英名，早巳喪盡，但是，爲了孫兒的性命，他也是甘心情願的！除了孩子的性命，一切都顯得不重要了！他保鏢四十餘年，那次不是打着那御賜的「萬無一失」旗幟，堂堂正正的從大道走？而這次，也許是最後一次，爲了自己的孫兒，他竟要左閃右避，藏頭露尾！

因爲他明白這紫玉玲瓏是不可失的，正如這孩子的性命也是不可失的，什麼英名，什麼氣節，都比不上這孩子的兩聲笑聲，一句爺爺！

呂剛道：「你們下去！」

大堂的衛士全都退了下去，呂剛小心翼翼地把那檀木錦盒打開，一道紫光從盒中透出。

那紫玉玲瓏並不太大，只有六寸來高，但遍體透明，在燈光下似紫非紫，似紅非紅。

精緻無比的紫玉玲瓏，確非人間所有，看來似玉非玉，是水晶？是玻璃？是瑪瑙？是琥珀？

呂剛滿意地大笑道：「好一件寶物！哈……」

笑聲未巳，呂剛突然閃身到龍震身後，只見他乘着龍震情懷激動之際，雙手劈向他的後腦！

龍震日夕盼望見這唯一的孫兒，而今見到，對呂剛絕無防範，當他感到腦後勁風時，巳是太遲了！呂剛雙掌幾乎把他的腦袋劈開！

「呂剛你——」

一代鏢頭，就在孫兒跟前逝去，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而龍震的白髮早巳濺滿鮮血！

四個伙伴也料不到有這樣的局面，被嚇得心驚目呆，呂剛却身如鬼魅，游身至那四個伙伴前面，雙掌齊發，那四人還沒有看清楚他使用的是什麼招式，四人巳被重掌擊中，滿面鮮血，腦漿塗地！

呂剛道：「春花，快把這孩子帶入內堂。」

春花連忙抱起孩子，不敢再去多看一眼。

呂剛拍了拍兩下手掌，四個侍衛立即入來，呂剛厲聲地說道：「你們快收拾一下，今天在這裏發生的事，不准任何人提起！」

轉瞬間大堂又平靜如昔，有誰會想到剛才這大堂所發生的事？

呂剛拿着那紫玉玲瓏回到書房，放在桌上，整個書房都是一片紫光。

他呆呆的望着那紫玉玲瓏，腦海中浮現出他十多年來任大內禁衛的生涯，他爲了前途，結盡天下仇怨，換來一個惡名「鐵手無情」之外，唯一的收穫便是眼前的紫玉玲瓏了！這紫玉玲瓏果是稀世之寶，江湖上早有傳說，凡看過這寶物的人，均想據爲己有，呂剛也沒有例外！

去年他因公往搜京城一大富戶的家宅時，無意中發現了這紫玉玲瓏，當他一見了這寶物，彷彿中了邪，竟把三十個手下全部滅口，然後回報大內禁衛長，訛說受高手所襲，並且自責這次搜索失職，第二天便引咎辭職！

呂剛只不過四十出頭，前面仍是一片錦繡前途，可是，他竟然毅然放棄一切，只希望把紫玉玲瓏帶回家中。

呂剛爲人心狠手辣，以爲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但是，不知怎的，紫玉玲瓏重現江湖之說，甚囂塵上，很多江湖高手也欲據爲己有，因此，呂剛在京城連續受高人襲擊，幸好他功力不弱，但雙手早巳染上了更多的鮮血！

他知道以後的日子會有更多人覬覦這件寶物，尤其是佛道中人，因爲有人說這寶物紫玉玲瓏是佛祖當年成佛時祭壇上的聖物！

因此，他決定秘密回鄉，爲了確保這紫玉玲瓏能順利運回呂家莊，他想出了一條毒計，擄了龍震的孫兒作人質，威脅他保送這紫玉玲瓏回鄉！這計策果然有效，龍震保鏢多年，對路途極之熟悉，加上他極其渴望見到孫兒，因此，他拚了老命也把這紫玉玲瓏送到呂家莊！

呂剛對着這紫玉玲瓏，不禁露出滿意的微笑。

忽然，耳畔傳來一陣細碎的步聲，他立刻回過頭來，只見一個年約三歲的精靈小童從外面跑進來，天眞地指着紫玉玲瓏道：「爺爺，這是給我玩的嗎？」

「靈芝，讓爺爺抱你！」

跟着，一個丫環氣喘喘地跑過來，她見呂剛抱起了靈芝，便惶恐地站在一旁。

呂剛抱着靈芝，慈祥地道：「讓爺爺親你！」

孫子發出一陣悅耳的笑聲，而今，靈芝便是呂剛的唯一親人了，自從兒媳在去年黃河瘟疫中死去後，呂靈芝便成爲呂家唯一後裔，也成爲呂剛唯一的希望！

靈芝坐在呂剛懷中，一派天眞無邪的樣子，伸手去拿那紫玉玲瓏。

呂剛立刻抱緊他，道：「不，這是爺爺的寶物！」

孩子「哇」的一聲便大哭起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使呂剛不知所措。

「好，好，但只准用手摸一下！」

靈芝倒也機靈，立即伸出小手，他摸紫玉玲瓏一下，天眞的面孔，現出二分滿足的表情，哭聲也頓時停止。

呂剛回首對那個丫環道：「秋月，你要好好照顧靈芝，不要讓他四處跑，帶他去和龍雲一起玩吧！」

龍雲便是龍震的孫兒，如果他不是擄了他作人質威脅龍震，相信龍震死也不肯接這趟鏢！其實，呂剛早已在心裏盤算，一接到紫玉玲瓏，便要擊斃龍震，以免日

後多生枝節，而且，他也打算把這孩子同時了結，可是，龍雲與靈芝彷有前緣，只不過相處數日，兩人竟情同手足，因此，呂剛決定暫時放他一馬，但是，剷草需除根，呂剛心裏是明白的！

靈芝出去之後，書房又回復寂寞，只有窗外沙沙的樹葉聲，屢剛怔怔地望着這個紫玉玲瓏，時而微笑，時而皺眉，時而歎息！

夜色在不知不覺中來臨了，書房越來越暗，但那紫玉玲瓏却越來越亮，紫紅的光綫四面射出，整間書房沐浴在這紫光中，呂剛也陶醉在這紫光中。

晚風吹來，寒氣襲人，使呂剛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彷如從睡夢中驚醒！

他伸伸懶腰，便把那紫玉玲瓏放進檀木錦盒內，並把那木盒放在牆角一個暗格內。

當他剛剛把暗格鎖妥時，便聽到屋頂有異聲。

呂剛是何等機警的人，他已發覺屋上有人匍匐，而且是兩個人！他假裝無事，突然，雙手一舉，兩支袖箭已直穿屋瓦，破空而出！

兩條黑影從屋頂躍下，破窗而入，呂剛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身形，兩道銀光直刺他的咽喉！

呂剛見來勢兇狠，立刻身形一矮，昂首避過兩道銀光，同時雙掌齊發，那兩人感到勁風撲面，也無法硬接這兩掌，只有縱身避過！

他們剛着地，劍花又現，兩人連發七劍，左三右四，劍劍狠辣、要命！

呂剛也不是弱者，他暗裏提勁，用移形換影之法，使出「鬼魅魍魎」的輕功，來劍立即刺個空，雙劍未收，呂剛已轉到兩刺客的身後，他立即左右開弓，雙掌齊發，掌風如雷，迫使那兩刺客連翻四個觔斗，退到房角。

兩刺客站定，同聲讚歎道：「鐵手無情果然名不虛傳，聞名不如一見！」

呂剛冷笑道：「血鴛鴦消息倒也靈通，竟然追蹤至此！」呂剛縱橫江湖廿多年，只要對方露上一手，他便立即知道來人是誰，何況這兩人是劇盜血鴛鴦！

其實，他們兩人午間已攔刦龍震，爲了安全計，等到入夜才進入呂家莊，莊內守衞森嚴，但阻不了這雙無寳不落的血鴛鴦！

燕南飄和劉情齊聲道：「紫玉玲瓏去到那裏，我們也會走到那裏！」

呂剛道：「好，我就成全你們，讓你們到地府裏做對血鴛鴦！」他話未說完，雙掌已出，可是，雙掌柔軟之極，全無風雷之聲！

血鴛鴦在江湖上已經過無數風浪，而且閱歷多、見識廣，對鐵手無情呂剛的底細也相當清楚，尤其是他成名的無情掌，早已有相當戒心。

兩人急忙雙劍合一，急向上騰，雖然避過雙掌正面襲擊，他們仍感到雙掌柔中帶勁，綿綿不絕！血鴛鴦暗自揑了一把汗，但他們並未慢下來，乘着落下之勢，突然翻身如兀鷹倒撲，兩人合作已久，一攻一守早已有心靈默契，雙劍直刺呂剛胸膛，劍氣如虹，疾如流星！

眼看呂剛已是避無可避，然而，他並無半點懼色，雙掌齊揮，掌風如雷，還夾雜兩道銀光，掌風與兩支袖箭齊發，血鴛鴦從未預料呂剛會施出如此招數，兩人雙脚還未着地，兩支袖箭已穿過他們的胸膛，血如飛花，呂剛的雙掌和前襟已濺滿了鮮紅點點！

屢剛從容站起，發出冷笑連聲！

笑聲未已，外面已傳來陣陣吆喝聲，他正要舉步出去看看，四個道士打扮的人已站在門外。

跟着是一大羣侍衞。

呂剛喝道：「你們退下，我會招呼人客！」侍衞們聽到了他的命令，也退後站在一旁。

呂剛道：「來者可是青松四道？」

其中一個道士回答道：「正是！」

呂剛道：「青松四道何不在經堂內修道，爲何竟有興趣來此湊熱鬧？」

另一個道士道：「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方外之人更有興趣！」

呂剛早已明白他們的目的，便也不再多言，雙掌齊揮，身如飛箭，直撲向四道士！

青松四道料不到他一出手便如此狠辣，急忙閃身，呂剛就在他們閃身之際，直竄練武廳！

原來他爲了避免在房內被四道士作困獸鬥，所以才出此奇招！

青松四道當然尾隨不捨，呂剛仍未站定，他們已把他圍在廳中，四支銀光閃閃的塵拂亦同時拂起。

呂剛雙掌齊發，速度之快，威力之猛，在旁的侍衞還以爲他突然多生兩隻手！四隻塵拂同時拂下，可是，塵拂的銀絲已被掌風撞起！

青松四道連忙收招，向後倒跳兩步，四隻塵拂又突然撒下，一招「漁翁撒網」，柔軟的銀絲竟互相配合而成了一個銀網，從上而下，罩下呂剛！

呂剛眞是再無轉身餘地，避無可避，突然，只見他挺起身子，站立如金剛，四隻拂塵快要罩着呂剛這電光火石一刹那，四道士的手突然感到虎口破裂，不期然略退半步，四支拂塵已輕輕地落在呂剛身畔，而呂剛身穿的紫袍，已被四支拂塵扯成片片碎布！

呂剛何等機靈，他知道這是唯一的機會，窺準他們拂塵一收，還未再發招之際，他立即雙袖一揮，四支袖箭已發出！

青松四道突感到咽喉痕癢，四支袖箭已插在他們的咽喉！他們眼巴巴的望着呂剛，呂剛並無怠慢，爲了確保他們再無反抗餘地，再發四箭，青松四道便毫無聲息倒下，好一個鐵手無情，雙掌無情而人亦無情。

呂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在這個時候，他才有機會看看自己的錦袍，他不禁感到一陣心寒，機伶伶地打了幾個冷顫！

侍衞們揚起一陣喝采聲。

呂剛並沒有感到高興，他只覺得有點疲倦，有點麻木，回身走進屋裏。

夜，已經在他們的惡鬥中降臨了，侍衞們紛紛點起了火把，把練武廳照得如同白晝。

突然，外面的練武校場又傳來一陣陣哄聲。

侍衞長胡銘氣急敗壞地跑進來道：「莊主，又來了幾個尼姑！」

呂剛立即回轉身，與侍衞長一同步出練武校場。

只見護院牆上站着八個女尼。

當她們見到呂剛時，立即合十齊道：「打擾呂施主！」說完之後，齊身下飄，如落葉墮地，了無聲息！

八個女尼的禿頭在火光下顯得非常有趣。

侍衞長胡銘道：「上！」

二十個侍衞已一哄而上，那八個女尼稍一動手，已有十多個侍衞滾在地上。

呂剛大喝一聲道：「退下！」

侍衞們立即退下，並扶起傷者。

呂剛朗聲道：「八位師傅今日造訪，目的何在？」

爲首一個女尼合十道：「紫玉玲瓏乃是方外之物，施主要之無益！」

又是爲了紫玉玲瓏而來！

剛才青松四道說過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爲何這八女尼也異口同聲說這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傳說果然是眞的？事實上，呂剛只把這紫玉玲瓏當作稀世之寳。而且，他根本不相信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

呂剛道：「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

女尼答道：「阿彌陀佛，紫玉玲瓏正是佛壇上供奉之聖物！施主得之無益。」

呂剛道：「何物女尼，報上名來！」

爲首的女尼道：「方外之人，無名無姓，本是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呂剛冷笑道：「可是江湖上人稱『無名八女尼』？爲何要在呂某處惹塵埃！」

八女尼合十同聲道：「佛祖之物，弟子願赴湯蹈火，死而後已！」

呂剛亦無話再說，只暗裏運勁，蓄勢待發。

他一躍已至爲首女尼的跟前，其他七個女尼身手也不慢，身形一轉，已把呂剛團團圍着，八女尼合十不動，低首無語。

呂剛連發八掌，女尼們齊向空中一縱，避過八掌，但她們並無還招，仍身落原位。

原來這無名八女尼很少在江湖走動，她們一向以慈善爲懷，雖然她們武功厲害，但很少與人惡鬥。

爲首那女尼又道：「呂施主，我們來此並無惡意，只是勸解施主，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應放回佛祖聖壇之上，俗人得之，定然惹上一身禍害！」

呂剛當然無法接受她們的說話，他只是利用這一時刻再提勁運氣，而且，他已發現這八女尼功力並不相等，站在右方兩女尼身手較弱。於是，他立即又發出八掌，可是，這次六掌是虛發，向右方打去的兩掌才是實力所在，那兩女尼未及移身，被呂剛擊個正着，然而，她們並無損傷，只是退了兩步！

其他六個女尼眼見兩個同伴被襲，立即齊起發招，別小窺她們身材纖小，十二拳齊飛之際，也會風雷虎虎之聲，對呂剛也有相當威脅。

他們戰了三十餘招，呂剛開始感到吃力，他在江湖飽歷風險，明白雙拳始終難敵四手的道理，何況，她們步履嚴密，並非烏合之衆，於是，他趁着一個機會，便縱身躍出她們的陣中。

他立即大喝一聲道：「上！」

四旁的侍衞如夢初醒，立即舉起兵器齊上，而那八女尼更聯手佈陣，一下間又把多名侍衞擊倒，呂剛手下雖非全是高手，但有不少是久臨戰陣的，一時刀劍齊飛；侍衞長胡銘更奮不顧身，刺傷一個女尼，另外幾個侍衞，也刺中了另一個女尼！

呂剛並沒有停下來，他也加入了戰圈。他毫不留情，一雙鐵掌，使出平生所學，也擊傷了另外兩女尼！

爲首之女尼見勢色不對，一聲嬌叱道：「退！」

立時，八個尼姑已躍上牆頭。

爲首的女尼又道：「施主，我們前來討取紫玉玲瓏，只是爲施主化解災難！」

呂剛道：「一派胡言！」

那女尼又道：「施主，紫玉玲瓏爲方外之物，得之無益！我們定當再來！」

話聲未完，八個女尼已飄然遠去！

呂剛並未叫侍衞追趕，他在一日之間，力挫血鴛鴦，再挫青松四道，再退無名八女尼，在這個時候，他已感到心力交瘁，倒在地上。

胡銘立即扶他入內，好好休息。

從這日開始，呂家莊已成爲江湖人物衆矢之的，常有三山五嶽的人物來打聽騷擾，目的當然是那被稱爲方外之物紫玉玲瓏！呂剛爲了避免他們，已吩咐胡銘加派守衞，而且莊院內外都安裝機關，等閒人等都不能進入，呂剛的書房更是機關密佈，甚至高手也無法闖入！

胡銘辦事倒也落力，對一般人的麻煩打擾，都很好應付過來，擾攘了數月，呂家莊才安靜下來。

可是呂剛的內心並沒有安靜，反而更爲徬徨恐懼，他把自己關在書房內，整日呆呆的把玩那紫玉玲瓏，彷彿入了迷中了邪似的，精神有點彷彿，脾氣更趨暴躁。

呂剛滿懷心事的樣子，連胡銘也不敢跟他多說話，只有那兩個孩子間中走來書房門外拍門找他，他也會和兩個孩子玩一會，可是，當他見到這兩個孩子天眞活潑的態度，心中又想起龍震血淋淋的景象。

他眞想下手了結龍雲，可是，他的孫兒却對龍雲萬分呵護，使他眞無法下手。

一日，呂家莊門外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他雖是乞丐，但面貌端正，也懂得說話，因此春花、秋月兩個丫頭對他也不錯，他又會逗弄孩子，使他們很開心。

女孩子總喜歡說閒話，漸漸那乞丐已知道呂家莊的大概，更以爲這兩個孩子是呂剛的孫兒，有一次，胡銘看見那乞丐在呂家莊門外，他便喝令他離去，他是侍衞總管，所以他對一切都是萬二分小心的，但春花、秋月兩丫頭却心中大不謂然，而且暗裏說他沒有人情味！

禍事終於來臨了！

那日天朗氣清，呂剛正在書房內把玩紫玉玲瓏，忽然，門外傳來嘈吵的聲音。

春花、秋月兩個丫環氣急敗壞地道：「莊主，兩個孩子都不見了！」

呂剛並不以爲意道：「他們可能在花園中捉迷藏。」

胡銘也走來插口道：「孩子眞的不見了！」

呂剛霍然站起，因爲他知道胡銘的說話並不會假的，所以他立即道：「再派人去找！」

胡銘道：「我們已分派人到各村搜索，並沒有孩子的蹤跡！」

突然，一個莊丁跑進來道：「莊主，看這信！」

呂剛把信接過來，打開一看，不禁呆了半晌！

信上寫道：

「紫玉玲瓏　村西山洞　兩孩性命才可保重」

綁票！

覬覦紫玉玲瓏的人竟出此卑鄙手段！

呂剛立刻對胡銘道：「快召幾位武功最好的侍衞與我同往村西山洞！」

胡銘立即召來三位侍衞，這三人跟胡銘多年，身手不弱。同時，他又分派各莊丁，前往各村通道，把守要衝，就算匪徒得了紫玉玲瓏也走不出去。

當一切準備妥當，呂剛把紫玉玲瓏拿出來，他仍有點愛不釋手，可是，呂靈芝的天眞笑臉在他的腦海中閃過不停，他嘆了一口氣，有點悲從中來！

世上唯有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稀世奇珍只不過是一件物品，何況這生命是呂剛家族唯一的血脈！

村西山洞是一個天然山洞，很多村中孩子常常到這裏玩耍，可是，這個多月來，却沒有人來，因爲村中人傳說洞內住了一個怪人，此人晝伏夜出，青面獠牙，嚇得村民不敢到這附近遊玩！

誰人料到這山洞早已醞釀着一個無比的陰謀！

呂剛的心卜卜地跳過不停，在他出道以來，所遇的高手何止百個，面對棘手的事情何止千次，但這次他眞正感到緊張，他手提紫木檀盒，一步一步往村西山洞走，但他腦海中仍想着靈芝，靈芝……

胡銘與三個侍衞陪着呂剛，但他仍感到十分寂寞，他不禁訝然自言自語地道：「這豈眞是方外之物，得之無益？」

村西山洞外面是一片荒蕪，但山洞內却是黑黝黝的，胡銘早已預備火把，當他們一踏入洞中，便有無數黑影向他們撲來，五人連忙拔劍！

只是一羣受驚的蝙鼠！

他們小心的一步步向前走，地面是濡濕而滑脚的，洞身僅可容三人並肩而行，洞內空氣本已污濁，加上火把燃燒氣味，中人欲嘔。

他們仍然忍耐着，小心翼翼，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們心中早有準備，在這洞內，隨時也有事情發生，可是，洞內並無人跡，行了不久，前面已無去路，這個山洞竟是個死洞！

但山洞的盡頭比較寬大，可容他們五人一字排開，前面是一片石壁，赫然有一字條貼於壁上：

「紫玉玲瓏，置在枱上！」

這洞內根本並無枱椅之物！

胡銘指着那邊一塊大石，上面異常光滑，但並非人工所造，他道：「可能是指這石枱！」

呂剛叫道：「未見孩兒，我不會放下寶物！」

沒有人回答，只有震耳欲聾的回聲！

他再叫了兩聲，仍沒有回答，呂剛小心傾聽，如果匪徒稍一出聲，他便可刻揮掌出擊！

可是，他嘶叫了半天，匪徒並無答話。於是，他們一面高聲叫喊，一面搜索，看看洞內有無綫索可尋，可是找了半天也毫無所獲，其實這山洞非常淺窄，一眼看去，已知匪徒無法藏身於此。

呂剛凝思良久，終於決定先把紫玉玲瓏放下，才再作另外打算，胡銘道：「洞口也許有綫索！」

他們立即舉步出洞，行了幾步，呂剛忍不住回頭望一眼那紫木檀盒。

可是，石枱上已空無一物！

呂剛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擦擦雙目，再睜眼細看，紫木檀盒的確已失了踪影！

胡銘與三個侍衞也發覺了，事情來得太突然，使他們不禁目定口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他們五人只轉身行了幾步，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匪徒根本無法奪得寶物的，這山洞豈眞有鬼？

紫玉玲瓏果眞是方外之物，竟會自行消失？

呂剛如何會相信，他高聲地喝道：「搜！」

五個人又再一次沿着四面石壁，逐寸的搜索，搜了大半天，也尋不到半條罅隙！他們又再從地面着手，可是整個地面都是結結實實的石頭。

他們一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他想到紫玉玲瓏是放在那石枱上，他再小心觀察一下那石枱，這石枱只不過是一塊天然大石，平凡之極，他感到十分憤怒，忽然，他高舉雙掌，凝力下劈，以洩心頭之憤！

石枱竟應聲而開！

這石枱竟是中空的，上面有一活門，可以開合的，那紫木檀盒便是沿着這活門滑下，接着下面是一個地洞，可容一人下去。

呂剛這時已亂了方寸，已忘記了下面可能有埋伏，奮不顧身的滑下地洞，胡銘與侍衞也跟着下去。

地洞下是一條僅可容一人走過的隧道，看泥土的痕跡，似是新近掘出來的，這奪寶的匪徒顯然是經過一番周密的計劃和佈置。

他們沿着隧道向前走，不一會已有光綫透入，呂剛立即運勁於掌，侍衞也伸手握劍。

出了隧道竟是一個懸崖！一個非常險峻的懸崖！

懸崖下是洶湧的江水，四處並沒有人跡。

這時，天色灰暗，還下着毛毛細雨，他們四處搜索，只發現一束破爛的衣裳。

胡銘說道：「這事可能與月前那乞丐有關，想不到他竟是綁匪！照理他走得不遠。」

這是一個孤絕的山崖，三面是尖峭的高山，無路可走，唯一可逃的地方是躍下

今古武俠叢畫掌篇

白泰官之母

混沌書生

淸甘鳳池，江南金陵人，短小精悍，力敵數百人，手握錫器，能令鎔液從指隙流出，其臂力之勇如此，甘嘗以事如山左，日暮，見山半有燈光，意可宿也，奔赴之，則茅屋三椽，依山而築，叩其戶，一老嫗聞聲出應，白髮朱顏，神采奕奕，見甘，訝問深夜多虎狼，何得來此，甘具述失道求宿意，嫗肅甘入，略詢邦族，甘坦然曰，余江南甘鳳池也，老嫗聞言，矍然起立，拭目灼灼視，甘曰，豚兒覓郎君久矣，今適山下去，人生遇合，眞有天也，言已，導甘入西室宿，而自入東室，甘心異老嫗之爲人，中夜不寐，躡足至中庭，自壁隙窺之，時値三更，蟾魄皎潔，光射入室，毫髮畢呈，見老嫗趺坐蒲團上，白髮不束，縷縷皆直豎頭上，堅若鋼鐵，大驚急返寢，知老嫗爲非常人，翌晨辭行，嫗丁寧曰，郎君技擊名天下，豚兒自負，欲與郎君較，不量甚矣，山下若逢之，幸弗加害，老身亦囑豚兒，決不相厄也，甘唯唯，即疾馳下山，行四五里，突覺有人躡其後，急止步，則已亦躍過甘頂，遽直前與搏，甘亦悉力應之，拳足所至，山石爲裂，而其人殊靈變，軀體瘠小，疾若猿猱，拳不能中，久之，忽一躍登樹杪，搖手止甘，甘疑之，其人飄然而下，把甘臂相與大笑，自言白姓，名泰官，避難來此，茅屋中老嫗固其老母也，二人接談甚歡，因相約爲兄弟，患難必共云。

★　★　★

懸崖，可是，這懸崖差不多有五百丈高，躍下去一定粉身碎骨！

雨越下越大，天邊還有幾陣電光，照亮了四周，就在這一瞬間，他們看見下面的江水上竟飄着一隻小舟。

胡銘道：「看——那隻小船！」

天邊又再閃起一陣電光，他們看得更清楚。

那隻小舟在江上疾駛，可是，風浪極大，而且波濤洶湧，小舟飄搖不定。

呂剛道：「追！」

其實他們也無法追下去，這懸崖山石嶙峋，除非有非常足夠的工具沿着山崖下去，否則一定要退出山洞，再走到村東的江畔才可追去，那時，那小舟早已遠去。

又是電光一閃。

這一閃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電光把半邊天空也照亮了，霹靂一聲，江上的小舟竟被雷電殛個正着，轉眼間小舟已沉沒在河中！

河水仍然翻騰着，白浪滔天，但一切已被江水吞沒了，呂剛與四個侍衞看得目瞪口呆。

呂剛仰天長歎道：「果是方外之物，要之無益！」

覆舟之下，豈有不葬身魚腹？那乞丐匪徒，自然是屍沉海底，屍骨無存，而那稀世之寶紫玉玲瓏亦會被沖出大海，暫時在這人間消失！

雨越下越大，呂剛呆立在雨中，雨水使他衣衫盡濕，但洗不盡他的哀愁。

他們見事已至此，只有循着原路走出山洞，返回呂家莊，再作計議。

呂家莊內外一片通明，上下人等，個個都爲這事而感到煩惱，可是又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忙，最悲傷的當然是春花、秋月兩個丫頭！

當呂剛與侍衞一同踏進呂家莊，他便大聲地問道：「兩個孩子呢？」

春花、秋月兩個丫頭異口同聲地道：「你們沒有把孩子帶回來嗎？」

呂剛道：「有沒有特別的發現？」

沒有人回答，突然，他想到覆舟被雷電轟殛那一刹！

呂剛自言自語地道：「那匪徒眞是喪心病狂，竟會把孩子——」整天來，事情一波三折，而今，回到家裏，又沒有孩子的踪影，他眞的受不住了，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四個侍衞仍站在他床邊。

呂剛問道：「有沒有孩子的消息？」

他們都搖搖頭，默言無語。

他自責自問地道：「匪徒會不會把孩子帶在舟中？」

胡銘道：「莊主，相信那匪徒不會這樣做的，那懸崖的石塊全是三尖八角，而且十分陡峭，就算有足够工具，隻身下去也危險重重，他們不會帶走小孩子的！」

呂剛稍覺寬心。

他休息過後，精神亦已復原，頭腦比較清醒，他也相信匪徒並不會帶走兩個小孩的。

他們又討論那乞丐，那人千辛萬苦爲了紫玉玲瓏，可惜他剛得手便沉屍江底，世事難料，人生的得失，更是無可估計，他們不禁大大嘆息起來。

忽然，外面又傳來一陣喧嘩。

春花、秋月一面跑一面哭着說：「孩子，孩子……孩子回來了！」

「誰帶他們回來的？」

「他們……他們……」她們兩人實在太激動，半天也說不出個究竟來。

呂剛與四個侍衛立即趕出大廳，只見外面的練武校場人頭湧湧，正圍着八個女尼！

而其中兩個女尼，各抱着一個孩子，正是呂靈芝與龍雲！

衆人見呂莊主出來，都靜下來。

為首的女尼合十道：「呂莊主，小尼又打擾貴莊！」

呂剛道：「不用多言，放下孩兒！」

他話未說完，已急不及待便縱身跳到那兩個抱着孩子的女尼身畔。

女尼們身手也不弱，立即圍成一圈，把呂剛與兩個女尼分隔開，並圍着呂剛。

呂剛看到十分清楚，兩個小孩正伏在尼姑們的懷裏呼呼大睡！

他實在太激動了，手指骨節發出「嘞嘞」的聲響，只見他身形突然一幌，雙掌齊出，一招八式，直撲那六個女尼的正面，她們只覺勁風撲面，一時也不知如何抵擋，齊齊向上翻騰，避過呂剛。

八個女尼合作有素，可惜其中兩女尼手抱孩子，身體稍為緩慢，呂剛看到她們的缺點，可是又不敢向她們發掌，因為投鼠忌器，怕傷害到孩子。

八個女尼，身形交錯，把呂剛圍在中心。

呂剛越來越憤怒，掌風也越來越凌厲了！

為首的女尼道：「呂施主息怒！我們在村口偶然發現孩子……」

呂剛喝道：「不用多言！」

女尼都知道再解釋也沒有用處，而呂剛以為這八個女尼一定又是利用孩子來要脅他，因此，他心裏只一心一意去救兩個孩子！

只見女尼們腳步加快，彷如穿花蝴蝶，在呂剛面前左穿右插，使他眼花撩亂，但他到底是江湖老手，臨危不亂，雙掌沉實而有力，全是劈向女尼們的要害，可是，女尼們身輕如燕，左閃右避，雙方僵持了八十個回合，也沒有佔到什麼好處。

突然，兩個孩子都醒來了，看見燈火通明，人影幢幢的情形不禁大聲哭起來！

那哭聲更使呂剛心煩意亂。

他憤怒地道：「好狠的尼姑！」

為首的女尼，雙手一揚，七個女尼立時退下，她合十道：「呂施主，紫玉玲瓏乃方外之物，得之無益！」

呂剛道：「這是我呂剛之事，並不要你們操心，只要你們放下孩子，還有生路一條！」

女尼道：「我們當然會放下孩子，可是……」

呂剛大聲道：「不用要脅我，放下孩子！」

孩子的哭聲更大聲，更可憐。

呂剛心中更是異常紊亂，他突然揚起雙袖，八支袖箭已飛出，但女尼們早有防範之心，齊齊避開。

呂剛見暗器無效，又再發掌攻擊，八個女尼也羣起反攻，一時又是刀光劍影，使人眼花撩亂。

突然，一個黑影直迫呂剛。

呂剛只見黑影撲來，連忙招架，使出他成名的「無情掌」，掌風綿密，殺人無影無形！

那黑影被無情掌劈個正着，被掌風拋出卅丈之外，如斷了綫的風箏墮在地上。

人羣發出了一陣噪聲，那跌在地上的女尼，懷中竟抱着一個孩子！

呂剛立即跑上去一看，那女尼竟是抱着靈芝！

女尼口吐鮮紅，而那孩子也無聲無息的躺着。

靈芝雙目緊閉，面有紫氣，相信他已被無情掌的掌風震碎了五臟六腑了！

呂剛蹲在地下，手撫靈芝的屍體，淚水已奪眶而出，滴在靈芝的身上，他嗚咽地道：「靈芝，靈芝……」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自己一雙無情掌竟然是自己的孫兒——唯一的血脈的斷魂掌！

那個抱着龍雲的女尼也放下了孩子，孩子立即跑到呂剛的身畔，當他看到靈芝躺在地上，他也哇的一聲哭起來，並倚着呂剛，一副無邪的臉孔望着呂剛。

呂剛也望着他，他的臉龐的輪廓依稀有龍震的模樣，又使他想到劈死龍震的情景！

他含着淚，抱起龍雲直入莊內。

七個女尼也抱起那被擊斃的女尼，悄悄地離去。

呂家莊從此更加寂寞了。

（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贖命印（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中原第一堡的門口來了一個長袍怪客，他把一罎狗血淋潑在第一堡大門上，聲言一百天後第一堡將遭到一次大浩刦，同時江南其他九個地方也一樣遭到長袍怪客用狗血淋潑，還收到一封短箋「有印則生，無印必死！」使江南陷入一片驚慌不安之中，原來長袍怪客是贖命印主，憑他一身武功，想來一次敲詐勒索，不久由她的女兒甄玉燕出動勸金狠堡主和她之間作買賣，只要有贖命印才可消弭這場浩刦，但金狠堡主不賣她的帳，所以不久金狠堡遭到長袍怪客的襲擊，殺得屍橫遍地，無人倖免。

專賣贖命印　自身命難贖

鄒一鼎道：「請說。」

甄小燕道：「你願不願意把贖命印買下？」

鄒一鼎明知故問地：「買來何用？」

甄小燕道：「只要你把贖命印買下，用硃砂印在大門之上，滅門之禍自可弭消於無形。」

鄒一鼎沉吟了一下，看了勝伯一眼，道：「否則又如何？」

甄小燕不再說話，緩緩的退開兩步。

勝伯却踏前三尺，沉聲回答鄒一鼎：「鄒大俠若不肯購下贖命印，金狠堡一事，前車可鑑。」

他的語氣很森冷，充滿威嚇的意味。

鄒一鼎冷笑：「士可殺不可辱，前車可鑑四字，絕不足以嚇倒鄒某。」

許久沒有開口說話的陶大媽突然陰惻惻一笑：「鄒一鼎，你好大的胆子！」

鄒一鼎冷冷道：「鄒某的胆子本來就不小。」

陶大媽又冷冷一笑，道：「老身再代表贖命印主問你一句，你願不願意購下贖命印？」

鄒一鼎倏地轉身，用一雙嚴厲的目光盯着她：「鄒某的說話，從不更改！」

「好！有種！」陶大媽好像氣得七竅生烟。

鄒一鼎雖然被三人包圍着，但他仍然保持相當的鎮定。

這裏畢竟是梧桐軒，是他的地方。

甄小燕早已看見梧桐軒四周，人影幢幢，顯然都是梧桐劍客鄒一鼎的弟子。

鄒一鼎沒有下令，他們都不敢輕舉妄動，但若眞的動起手來，梧桐軒最少已佔了人數衆多之利。

但鄒一鼎也不想在這個時候與任何人動手。

贖命印第二次「兜售」，結果又失敗了。

甄小燕等人不再嚕嗦，很快就消失在梧桐樹叢之外。

這三人雖已遠去，但事情並未解決。

每個人的心中都添上一層陰影。

死亡的陰影！

× × ×

九月二十四日，黃昏。

鄭一鼎在梧桐軒外練劍。

西風吹，黃葉落。

梧桐劍在落葉中飄舞。

葉輕盈，劍更輕盈。

西風吹亂鄭一鼎的頭髮，却吹不亂他的劍。

輕盈的劍招，忽然又變得凝重如山嶽，威猛若獅虎。

西風與劍風混合的聲音中，突然又响起了一陣輕輕的鼓掌聲。

「好劍！好劍法！」

鄭一鼎劍勢突然停頓，喝道：「甚麼人？」

在一塊巨石後，緩步出 了一個身穿繡花金錢長袍，腰間插着一根枯竹枝的怪客。

鄭一鼎臉色一變。

「贖命印主？」

「不錯，正是贖命印主。」

這個長袍怪客，就是把江南武林攪得天翻地覆的贖命印主。

鄭一鼎深深的吸了口氣，道：「鄭某早就料到你會到此地來，但想不到你來得這樣早。」

贖命印主嘿嘿一笑：「鄭一鼎，你既巳拒絕了購買贖命印的建議，我早一點到此，對你來說，那是一件好事，常言有道，長痛不如短痛，你還是早一點去找喬蓋罷。」

鄭一鼎冷笑道：「閣下未免逼人太甚了。」

「逼人太甚？」贖命印主淡淡的說道：「你和喬蓋都同樣不肯購買贖命印，倘若今天我不殺你，對喬蓋來說，未免太不公平罷？」

鄭一鼎冷哼一聲：「鄭某早巳準備好一切，連棺木也巳買下，且看你我之間，誰躺下去！」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道：「月前我潑血之時，你並未與我交手，想必是心中不服了？」

鄭一鼎冷冷一笑：「閣下的武功，又使江南十大門派盡皆低頭，鄭某自問絕無把握可以對付你。」

贖命印主臉色微微一凜，繼而笑道：「鄭大俠倒是坦白得很。」

鄭一鼎道：「但坦白並不能把鄭某的性命延長，今夜黃昏，也許就是鄭某活在世上最後的一段時光。」

贖命印主道：「既然你深知厲害，我亦可以給你三日的期限。」

鄭一鼎道：「閣下之意，是要鄭某在三日之內，把贖命印購下？」

贖命印主頷首道：「這是你最後的機會。」

鄭一鼎冷冷一笑，道：「不必考慮了，鄭某反正只有一副老骨頭，就算死在你的手下，亦無所憾。」

贖命印主臉上表情突然變得很奇怪。

他好像在笑，又好像在哭。

鄭一鼎怒道：「你究竟是在哭還是在笑？」

贖命印主毫不猶疑地回答：「當然是在哭。」

鄭一鼎雙眉一揚：「你是在為誰而哭的？」

贖命印主道：「為你的二十八個弟子而哭。」

鄭一鼎吸了口涼氣。

他突然覺得自己的手在冒冷汗。

他厲聲說道：「你這些說話是甚麼用意？」

贖命印主臉上怪異的表情漸褪，但却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半晌之後，他才冷冰冰的說道：「你的二十八個弟子，都不在梧桐軒中，梧桐軒早巳空無一人。」

鄭一鼎神色一變，但仍然咬牙道：「你猜錯了，梧桐軒除了鄭某之外，還另有高手在此。」

「高手？」贖命印主嘿嘿笑道：「梧桐軒的厨房總管也算是個高手？」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梧桐軒裏立刻就有個八尺長短身材，虎背熊腰的大漢衝出來。

「俺是不是高手干你鳥事，先吃俺兩刀！」

這個大漢，就是梧桐軒的厨房總管，他煮飯燒菜的本領極差，就和他的脾氣一樣。

但他的刀法却相當不錯，整個梧桐軒裏，唯一用刀作為武器的人就是他。

別的厨子切菜，用的必然是菜刀。

但這個厨房總管却很特別，他切菜從來都不用菜刀，而是用一把重達三十五斤的鬼頭大砍刀。

鬼頭大砍刀的刀背厚達一寸，但刀鋒却可以把一隻煮熟了的鷄蛋切開十餘塊薄片。

贖命印主凝視着這個厨房總管，冷冷的道：「你叫洪十三？」

厨房總管大聲道：「俺正是洪十三，又叫洪大刀。」

贖命印主道：「你很忠心，鄭一鼎門下的弟子都跑光了，你却仍留在這裏。」

洪十三冷笑道：「俺甚麼都不怕。」

贖命印主道：「你絃外之音，是說鄭一鼎的弟子怕死？」

洪十三道：「他們也不怕死。」

贖命印主嘿嘿一笑：「既不怕死，何以早早逃命？」

洪十三拔出了鬼頭大砍刀，說道：「他們師命難違，誰都不敢違背鄭掌門的命令。」

贖命印主道：「是鄭一鼎叫他們早早逃命的。」

洪上三道：「那不算是逃命。」

贖命印主道：「不是逃命，算是甚麼呢？」

洪十三說道：「那是為避免無謂的犧牲。」

贖命印主淡淡一笑，目注鄭一鼎道：「你對門下弟子總算不錯，叫他們早早跑了，一切事情都只由你承担，可惜你還是算錯了一件事。」

鄭一鼎的背脊巳被冷汗濕透。

贖命印主忽然拍掌，冷冷的道：「把人頭棺木抬過來。」

洪十三怒道：「甚麼人頭棺木？」

贖命印主打量了洪十三一眼，然後殘

酷地一笑：「你好像並不是個瞎子。」

洪十三厲聲喝道：「你娘個鳥才是瞎子。」

贖命印主冷冷的道：「當人頭棺木抬過來的時候，你不妨睜大眼睛，看清楚一點。」

他這句說話並不是說給洪十三一個人聽的。

鄭一鼎也聽着。

他聽得渾身冰冷，他巳明白到那是怎麼一回事。

但他仍然希望自己的推想是錯誤的。

就在這個時候，梧桐林外，突照出現了四個黑衣劍士。

黑衣劍士的手裏沒有劍。

劍在他們的腰間。

他們並不空閒，因為他們正在抬着一副棺木。

棺木是深黑的。

比他們的衣服更深黑。

四個黑衣劍士把棺木抬到鄭一鼎的面前放下，然後把棺蓋打開。

棺材惡臭無比。

裏面只有一種東西。

那是人頭。

二十八顆血淋淋的人頭！

× × ×

血巳乾。

人頭巳開始發臭。

鄭一鼎鬚眉皆豎，渾身都在發抖。

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他們的人頭現在都巳被人割下，放在一具黑漆的棺材裏。

鄭一鼎呆住了。

剎那之間，他好像覺得自己也巳經死掉。

洪十三却在這個時候，揮動鬼頭大砍刀，向鄭一鼎的腰間狠狠的劈去！

× × ×

當洪十三一刀劈向鄭一鼎的時候，贖命印主又笑了。

他的笑容陰險、殘酷兼而有之。

他簡直就不像是個人，而像個魔鬼，像隻野獸。

洪十三一直都是在梧桐軒中的厨房工作。

他為人耿直，雖然鹵莽一些，但却忠心不二。

可惜他並不是對鄭一鼎忠心不二。

他眞正效忠的主人，是贖命印主！

× × ×

洪十三每一天都在練習刀法。

即使他在厨房裏切菜的時候，他切菜的刀法也同樣可以殺人。

其實，要殺鄭一鼎，在贖命印主看來，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他早巳答允洪十三，讓他親手把鄭一鼎斃在刀下。

洪十三與鄭一鼎有仇？

不錯。

洪十三的父親，就是昔年逼害鄭一鼎父母的其中一人。

他叫阿勇。

江湖上的人，都只知道他叫阿勇，却不知道他姓洪，更不知道洪十三就是他的兒子！

阿勇逼害鄭一鼎的父母。

當鄭一鼎的父母死後，他到處找尋逼害父母的仇人。

結果，阿勇死在他的劍下。

誰也想不到，洪十三不但是阿勇的兒子，而且早巳投身在贖命印主的門下！

× × ×

洪十三在梧桐軒的厨房裏任職總管，巳有整整十年。

在這十年之內，他的刀法巳有突飛猛進的進步。

現在，正是他替父親報仇的最佳機會了。

當鄭一鼎看見那具人頭棺木的時候，整個人的精神都巳陷於崩潰的狀態。

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打擊。

就在他的神智陷於崩潰的時候，洪十三的鬼頭大砍刀巳砍在他的左腰之上！

這一刀，竟然險些砍得進去，拔不出來。

洪十三瘋狂地大笑。

為了要把鬼頭大砍刀砍在鄭一鼎的腰上，他巳足足等待了十年。

他的父親阿勇，也是給鄭一鼎用劍攔腰斬劈致命的。

但洪十三並沒有笑得多久。

他的刀法沒有白練，梧桐劍客鄭一鼎的劍法又豈是白練的？

就在他一刀砍在鄭一鼎腰間，想拔又一時間拔不出來的時候，梧桐劍也在這個時候，貫穿過洪十三的咽喉。

贖命印主悠閒地一笑。

他好像絕無拯救洪十三之意。

洪十三的咽喉，被梧桐劍刺穿。

鄭一鼎活不成，他也同樣無法再活下去。

兩人同時倒下。

他們你望我、我望你的，好像至死也不肯相信這是事實。

× × ×

繼金狠堡之後，贖命印主又一個「傑作」。

韓仙的預言，好像越來越靈驗了。

金狠堡與梧桐軒兩件慘案，使贖命印主這四個字在江湖上變成了催命符、閻王帖。

誰也不知道贖命印主是何方神聖。

在此之前，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一個人，和他所統轄之下的神秘組織。

但這一場暴風雨却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之下發生了。

贖命印主的魔爪，巳緊緊捏着江南其餘八大門派首腦人物的頸子。

誰還敢不購下贖命印？

誰敢不買贖命印，誰就會面臨滅門大禍！

× × ×

贖命印是怎樣的印？

原來贖命印是用黃金鑄造的。

每一個贖命印的重量，都超過五斤。

五斤黃金，對於一般人來說，那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但贖命印主每一個贖命印的價錢，却貴得驚人。

自從發生了金狠堡和梧桐軒這兩件慘

案之後，豹頭寨首先購下了贖命印。

豹頭寨主攝魂掌奚本，付出了白銀一萬五千兩，大宛千里良駒四匹，還要加上攝魂掌秘譜，才能把贖命印購下。

至於蒲家莊，萬里飛屍蒲長生是個窮鬼，蒲家莊也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但蒲長生有十二顆起死回生的贖命金丹，却是武林中人視如至寶的靈丹妙藥。

於是，贖命丹換贖命印，蒲長生唯一最有價值的東西，又落在贖命印主的手上了。

贖命金丹雖有「起死回生」之功，但那只是誇大的形容，一個人若眞的死了，又有甚麼靈丹妙藥，可以「起死回生」？

蒲長生雖然外號被人稱爲萬里飛屍，但他不想眞的變成一具死屍。

所以，贖命金丹雖然是他「愛逾性命」的寶物，但算來算去，又始終覺得還是性命寶貴一些。

至於摩雲教，教主是摩雲劍聖諸葛如鳴，他本意堅持寧死不屈，但却遭遇到副教主的强大壓力，一定要他把贖命印買下，以消弭這一場可怕的浩刦。

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吵之後，諸葛如鳴還是屈服下來了，因爲他一向是個懼內之人。

摩雲教的副教主，就是他的妻子。

在摩雲教，人人都叫諸葛如鳴是「賽季常」。

這一次，爲了贖命印的事，他居然有勇氣與妻子爭吵起來，倒也算得上是「難能可貴」。

但是無論如何，他還是拗不過他的妻子。

結果，諸葛如鳴亦購下贖命印。

他購下贖命印的代價，是紋銀二萬兩，摩雲寶劍一把，另外還要再加上一根舌頭。

贖命印主認爲他的妻子太厲害，把男人的威風都壓了下去，雖然她極力主張諸葛如鳴購下贖命印，但贖命印主却要割下她的舌頭，以作爲懲罰。

諸葛如鳴大力反對。

但反對無效，贖命印主居然親自出手，把他妻子的舌頭一刀割下！

× × ×

除了豹頭寨、蒲家莊、摩雲教之外，百花樓、彭氏鏢局、五鷹山莊。十二飛騎幫這幾個幫會，亦紛紛向贖命印主屈服，用極驚人的代價購買下贖命印。

贖命印主這一次的收穫並不少。

但仍然有一個幫會未曾購下贖命印。

那就是中原第一堡！

× × ×

十一月十一日，距離贖命印主所訂下百日之期的期限已極接近。

中原第一堡是否會向贖命印主屈服？這是江湖中人極爲關注的事。

就在這一天的清晨，贖命印主來了。

他並不是一個人前來，而是率領着二十三個人一起來到第一堡。

其中當然包括他的女兒甄小燕，勝伯和陶大媽。

勝伯雙手捧着一隻雪亮的銀盤。

銀盤上有一個印。

那是金光閃爍的金印。

第一堡的大門，已重新換上。

五個月前贖命印主曾把狗血潑在大門上，但現在已再無半點血跡。

贖命印主的臉色很陰沉。

他吩咐陶大媽把這塊大門撞破！

× × ×

陶大媽是個已經鷄皮鶴髮、看來弱不禁風的老婦人。

第一堡中，阮正甫與盧千仞正在堡中一座小塔頂上，清楚地看見了贖命印主的行動。

他們倒想看看，陶大媽怎樣能把這塊堅固的木門撞破。

只見陶大媽拄着一根木拐杖，蹣跚地走到第一堡的大門之前。

她忽然放下木拐杖，伸手向木門上輕輕的摸了幾摸。

她這幾下撫摸之勢，看來毫不費力，阮正甫與盧千仞都以爲她只是在打量一下木門料的質如何。

誰知道她在木門上摸了幾下之後，便拾回木拐，緩步離去。

贖命印主哈哈一笑：「大媽，妳這一手幹得很漂亮。」

陶大媽欠身道：「印主太誇奬了。」

阮正甫與盧千仞相顧愕然。

看情況，贖命印主竟似是認爲陶大媽已把大門撞開了似的。

但再看看大門，却仍然和平時一般，沒有甚麼異樣。

倏地，阮正甫的臉色發青。

因爲他突然看見，大門的中央，竟然有一層薄薄的粉末潺潺落下。

落下的粉末越來越多。

頃刻之間，這一塊堅固的木門，竟然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全部化爲粉末。

阮正甫與盧千仞相顧駭然。

這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婦人，竟然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實在令他們感到十分意外。

第一堡的大門形同虛設，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它毀於一旦。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仰首望着阮正甫與盧千仞，然後道：「百日之期限將屆，龔堡主何以還不出來，把贖命印購下？」

阮正甫與盧千仞沒有回答。

因爲這個時候，龔無霸已帶着堡中的四大長老，從堡中走了出去。

× × ×

旭日漸漸從東方升起。

陽光照在龔無霸的臉上，他的精神看來居然很不錯。

這三個月來的精神壓力，他仍然抵受得起。

贖命印主桀桀一笑，目注龔無霸：「龔堡主，別來可還無恙？」

龔無霸雙眉一揚，淡然道：「總算還活得下去。」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你想再活下去，今天就應該要有一個明智的抉擇。」

龔無霸淡淡的說道：「何謂明智的選擇？」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突然沉聲道：「東方勝！」

勝伯立刻應聲而出，恭聲道：「印主有何囑咐？」

贖命印主道：「把贖命印交給龔堡主瞧瞧。」

勝伯道：「遵命。」

龔無霸却揮了揮手，道：「不必了，反正贖命印是黃金鑄造的也好，是爛銅廢鐵造成的也好，對整件事來說，都沒有多大的關係。」

贖命印主臉色一沉：「龔堡主，你別忘了金狠堡與梧桐軒的敎訓。」

龔無霸冷然道：「但這裏是中原第一堡，並非金狠堡，也不是梧桐軒。」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龔堡主言下之意，莫非不打算把贖命印購下？」

龔無霸捋鬚沉吟半晌，才一字一字的說道：「本座從來都沒有打算購下甚麼贖命印，在本座看來，世間上最混帳的人，最混帳的事，都莫過於閣下與贖命印！」

贖命印主勃然變色：「龔無霸，你好大的胆子！」

龔無霸冷笑道：「本座的胆子，本來就不小。」

贖命印主冷冷道：「你別忘記，你曾是我的手下敗將。」

龔無霸道：「這一點本座承認。」

贖命印主向前跨出一步。

龔無霸又再說下去：「事實上，本堡上上下下，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閣下的敵手。」

贖命印主盯着他，冷然道：「人貴自知，憑第一堡的力量，若與我作對，無異是以卵擊石。」

龔無霸點點頭：「不錯，的確是以卵擊石。」

贖命印主沉聲道：「既知以卵擊石，爾還敢猖狂？」

龔無霸振聲道：「猖狂的並非本座，而是閣下！」

贖命印主嘿嘿一笑：「成者爲王，敗者爲寇，這是個千古不移的事，就算龔堡主認爲我猖狂，你又還能把我怎樣？相反的，如果你不購下贖命印，恐怕中原第一堡立刻就要變成歷史陳蹟。」

龔無霸冷冷道：「你太自大了。」

贖命印主目露兇光，道：「龔無霸，你有何所恃，竟敢對我說出這種說話。」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堡中突然傳出一聲低沉的佛號。

「阿彌陀佛！」

贖命印主冷笑一聲：「好極了，想不到中原第一堡之中，居然會出現了一個和尚。」

龔無霸搖搖頭。

「你猜錯了。」

贖命印主一怔：「我有甚麼地方猜錯的？」

龔無霸道：「剛才高喧佛號的人，並不是和尚。」

贖命印主的神色刹那間一變：「這人不是個和尚？」

龔無霸道：「他甚麼都像，就是不像個和尚。」

贖命印主深深的吸了口氣。

就在這時，第一堡中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誰說我是個和尚？」

贖命印主的眼睛倏地一亮。

第一堡中走出一個人，他並非是個和尚，而是一個乞丐！

這乞丐的年紀約五十來歲，看來精神十分充沛。

他的背上，揹着一個大皮袋。

皮袋沉甸甸的，裏面原來竟裝滿了不少兵器。

其中有好幾把刀，七八把劍，還有斧頭、銅鎚、弓箭、鍊子槍等等。

贖命印主的眼色變了。

老乞丐哈哈一笑：「老燕，想不到現在你仍然活着，而且還在江南武林好大的威風。」

贖命印主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我也想不到你能夠活到這一天。」

老乞丐冷笑道：「你當然希望老叫化子早點魂歸極樂，可惜偏偏事與願違。」

贖命印主又沉默了半晌，道：「今年大年初一，預言江南將會有大動亂的韓仙，是你的甚麼人？」

老乞丐淡淡一笑：「老燕，你不愧是條老狐狸，你是憑那一點認爲韓仙與老叫化子有關係？」

贖命印主冷冷說道：「除了你之外，又有誰會知道我將會在江南武林大攪一番呢？」

老乞丐乾笑一聲，道：「江南武林可沒有得罪你，你要找晦氣，儘管找我也就是了，何苦把這些毫無關係的人，都拉進水裏？」

贖命印主仰天狂笑：「倘非如此，又焉能把你這個老不死引出來？你畢竟還是江南武林的第一高手。」

老乞丐道：「老叫化子早已對於塵世的事看得很淡，所以終日誦經唸佛……」

話猶未了，贖命印主便已截口道：「你何不乾脆去做和尚？既然不做和尚，又何必高喧阿彌陀佛？」

老乞丐哈哈一笑：「老燕，你別忘記老叫化子的外號，是江南怪丐，你應該見怪不怪才對。」

這個老乞丐，原來竟然就是江南第一高手，人稱江南怪丐的白重亮！

× × ×

白重亮已整整二十年未曾在江湖上露過臉，誰也不知道這個行動怪異、神出鬼沒的怪丐去了甚麼地方。

他忽然間在江湖中銷聲匿跡。

但現在，他又再重現江湖，而且站在中原第一堡這一方面，與贖命印主爲敵。

贖命印主究竟又是誰呢？

在此之前，江湖中人對於他的來歷，是完全不知道的。

以前，從來都沒有人見過贖命印主的這副臉孔。

當然，他這副臉孔絕不會有人認識。

因爲這副臉孔，本來就是假的。

× × ×

「老燕，你現在該把臉上的人皮面具除下來，用眞面目與老叫化子相見罷！」

贖命印主嘿嘿一笑。

他沒有反對白重亮的建議，在這個時候，他也不必再隱瞞自己的身份。

他用手向臉上一抹，撕下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

在人皮面具之下的另一張臉，比較蒼白一點，但却有兩道色澤暗紅的痕跡。

這一張臉看來比較蒼老，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兩張臉都邪氣十足。

江南怪丐白重亮笑了笑，笑聲很淡漠：「二十年前的一戰，使你的臉上留下兩道疤痕，這件事，你一直都耿耿於懷？」

贖命印主道：「你不必得意，善惡到頭終有報！」

白重亮的眼睛陡地睜大：「難道你居然自認是善良的一方？」

贖命印主冷笑道：「我本來就是個善良的人。」

白重亮道：「何以見得？」

贖命印主的臉上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你還記得靈芝嗎？」

白重亮的臉突然一陣抽搐。

贖命印主這句說話，就像是在他的胸前重重的擊了一擊。

白重亮怒道：「你在這個時候提起她，算是甚麼用意？」

贖命印主嘿嘿一笑：「白重亮，咱們之所以結怨，完全是為了這個賤人——」

「住口！」白重亮厲聲喝道：「你再侮辱她，我就先斃了你的女兒……」

他還未說完，贖命印主立刻狂笑，大聲道：「如此最好，既然白兄有此一說，東方勝，你把孽種斃了，也好讓他痛快痛快！」

此言一出，白重亮呆立。

甄小燕也楞住。

反應最快的，是勝伯，他立刻用贖命印作為暗器使用，「呼」的一聲就向甄小燕的額上擊去！

× × ×

這一着，眞是大大出乎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

勝伯這一擊，絕不是用來開玩笑的。

甄小燕雖然有很不錯的武功，但與勝伯比起來，却未免還是差了一點。

她絕對不可能把贖命印避開。

但就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一根木枴斜斜殺出，「噹」地一聲，恰巧把贖命印擊落。

勝伯、贖命印主的臉色同時一變。

擊落贖命印的，赫然正是陶大媽。

贖命印主首先咆哮起來，厲聲道：「妳瘋了？」

陶大媽嘆了口氣，道：「她是沒有罪的，老身希望印主把她放過。」

贖命印主冷冷一笑：「妳竟然敢說出這種說話，難道妳忘了她是誰的孽種？」

此言一出，白重亮與甄小燕同時心神一震。

陶大媽道：「不錯，她是白重亮的女兒，但你們結怨的時候，這個孩子根本還未出世，你又豈能把她——」

「胡說！」贖命印主怒道：「我喜歡殺誰便殺誰，她是賤人生下來的孽種，我把她養大，就是要在白重亮的面前，把她置諸死地！」

直到現在，白重亮終於恍然大悟！

× × ×

贖命印主原本姓燕，名百强，早在三十年前，便已是江湖上著名的獨行殺手。

燕百强與白重亮，曾是患難之交。

在二十年之前，他們同時愛上了一個女人。

她名叫靈芝，是一間鏢局總鏢頭的女兒。

白重亮雖然是一個乞丐，但靈芝居然愛上了白重亮。

燕百强大為震怒，終於與白重亮展開一場生死搏鬥。

結果，燕百强敗了！

他臉上的兩道疤痕，就是在這一戰留下來的。

三天之後，靈芝突然失踪。

白重亮到處找尋，始終都沒有下落。

直到一年之後，靈芝的父親收到了一份壽辰賀禮。

那是靈芝的人頭！

送出這份「賀禮」的，是邙山三鬼。

白重亮聞訊，大為憤怒，立刻獨闖北邙山，把邙山三鬼和他們的嘍囉走卒數十人，盡皆殺死。

但殺死靈芝的，是不是眞的就是邙山三鬼？

不！

殺死靈芝的兇手，並非他們三人，而是燕百强，北邙山之三鬼只是被他加以利用而已。

× × ×

白重亮並不愚蠢。

同時，他更知道靈芝失踪的時候，她已懷孕。

靈芝有了他的孩子。

一年之後，靈芝死了。

但白重亮的骨肉呢？

他不知道靈芝是否已為他產下了兒女，更不知道實際上的情況如何。

但現在，他明白了。

靈芝根本就是燕百强刼走的，同時，靈芝也把白重亮的骨肉生養下來。

那是一個女嬰。

而且，也就是眼前的甄小燕。

× × ×

甄小燕並不姓甄。

她本來的名字，是燕小鈴。

燕小鈴是燕百强給她起的名字，但實際上，她也不應姓燕，而應該姓白！

白重亮才是她的親生父親，而燕百强却是她的殺母仇人！

這一個猝而其來的變化，燕小鈴根本就無法接受。

但那是事實。

燕百强要殺她。

在白重亮的面前殺她。

然而，把燕小鈴一手養大的陶大媽，却不忍心這個無罪的少女，死在燕百强的手下。

燕百强的臉色很難看，難看得就像是一條腐爛發白的魚。

在他的組織裏，無論是誰，敢違抗他的命令，都只有一條死路。

——在他未曾成立自己的勢力之前，他是個殺手。

——殺手無情。

——燕百强本來就是個無情的人。

——他愛上靈芝，也完全是因為靈芝有一張漂亮的臉孔。

——當他發覺靈芝已有孕的時候，他就已立下決心，要報復！

——對白重亮報復，對靈芝報復，甚

至對他們的兒女報復！

世間上儘管有很多無情無義的人，但比起燕百强，恐怕都會望塵莫及！

× × ×

陶大媽已公然背叛燕百强。

在燕百强的心中來說，那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他突然伸出左手的食指，指着陶大媽，然後冷笑道：「妳該死！」

妳該死！

這三個字無異已宣判了陶大媽的死刑。跟着這三個字之後，就是截破陶大媽咽喉的一擊。

燕百强仍然是用那一根枯竹枝。

這一根枯竹枝看來平平無奇，絕不像是足以殺人的利器。

但在燕百强的手裏，任何物件都是武器。

陶大媽絕不是庸手。

但燕百强這一擊快如閃電，她手中的木枴剛欲揚起抵抗，枯竹枝已貫穿過她的咽喉。

燕小鈴看得呆了。

這時候，勝伯又無聲無息地，向她的腰間拍出一掌！

× × ×

勝伯本來的姓名，是東方勝。

東方勝是江湖的老豺狼。

「奪名豺狼」這四個字的名號，沒有人會感到陌生。

這個兇狠惡毒的老魔頭，本是少林南支的一位高僧。

但天下間的事情，每一刻都在變化。

這個少林高僧，居然變成了一條「豺狼」，在少林寺中，殺了十二個僧侶，刼走了三本武功秘笈。

東方勝本來就並不想做和尚，他跑到少林寺裏的眞正目的，就是想刼去這三本武功秘笈。

結果，他成功了。

武林之中，自此出現了一個厲害的魔頭。

以東方勝這種人而論，居然會效忠於燕百强旗下，由此可見，燕百强這個人實在絕不簡單。

燕百强命令他殺燕小鈴，他絕不猶疑，而且不達到目的，絕不罷手。

他向燕小鈴拍出這一掌，居然已用上八成的內家眞力。

燕小鈴雖然武功不錯，但她與東方勝相比，却仍然差得多。

她不但無法抵抗這一掌，即使是閃避也不可能。

東方勝的嘴角，露出了豺狼般殘酷的笑容。

但突然間，他的笑容就像凝結了的冰塊一樣，完全僵硬住。

因為他一掌無聲無息的拍過去，居然又有另一把劍，無聲無息的刺過來。

他完全沒有防到這一着，而且就算他早有警惕之心，亦無法避開這一劍。

這一劍刺得並不兇狠，但是却極其巧妙。

颼！

東方勝這一掌沒有擊在燕小鈴的身上，却給一把鋒利的劍刺個透明的窟窿！

× × ×

東方勝雖然是名震天下的老魔頭，但這一陣劇痛，也使他不禁發出一聲驚呼！

好快的一劍。

東方勝的身形暴退。

刺出這一劍的人，赫然是個三十來歲的青衫漢子。

東方勝在此之前，完全沒有發現到這個人的存在，直到他驀然驚覺的時候，他已吃了一個大虧。

青衫漢子淡淡一笑，用手把劍鋒上的鮮血抹掉，然後道：「我姓韓，韓仙。」

東方勝的臉色更是一變。

「韓仙？」

「不錯，晚輩正是韓仙，授業恩師是江南怪丐。」

東方勝倏地厲喝一聲，雖然一隻手掌已受重傷，但仍然雙掌揮舞，向韓仙展開猛烈的襲擊。

在此同時，燕百强的手下，亦與中原第一堡的高手展開激烈的火併。

× × ×

燕百强冷然地望着白重亮。

他冷冷的說出兩句說話：「今天你必死，你的女兒也得死！」

白重亮的心中，又驚喜，又憤怒。

他絕對沒有料到，靈芝為他產下了一個女兒，而且就是「甄小燕」。

白重亮很慶幸，自己的女兒仍然還活着。

他現在唯一最担心的事，就是自己是否對付得了燕百强。

在二十年前，他比燕百强稍勝一籌。

但現在已是二十年後，燕百强的武功，看來又已非昔日可比。

燕百强在江南武林中攪得天翻地覆，目的就是要對付白重亮。

事實上，白重亮已退隱江湖，倘非燕百强把事情鬧得這樣大，他是不會再涉足武林的。

燕百强以枯竹枝代劍，顯見他的武功，已有了飛躍的進展。

燕百强的枯竹枝，已染滿血跡。

無數人的血，無數人的性命，都已犧牲在這一根原本平凡之極的枯竹枝之上。

× × ×

白重亮的背上，揹着一個大皮袋。

皮袋沉甸甸的，裏面有不少武器。

這些武器原本並不是屬於他的。它們原本屬於白重亮的敵人的。

但現在，這些白重亮的敵人已死在他的手下，而他們的武器，却被放在這一個大皮袋之內。

白重亮號稱江南怪丐，這是他的怪習慣之一。

他現在有一個希望。

他希望能把燕百强手裏的枯竹枝，也放在這一個大皮袋之內。

× × ×

皮袋裏有刀、劍、斧、鍊子槍。

這都是昔年一些江湖黑道上高手的武器。

但白重亮現在從皮袋裏取出的，却是一管簫。

金簫。

那是二十八年前，死在他手下的金簫

上人的武器。

金簫上人並不是個壞人，他甚至比白重亮還更正派一點。

但他却誤信奸人的挑唆，逼白重亮與他交手。

結果，金簫上人反而死在白重亮的手下。

白重亮感到極難過。

他保存這一管金簫，從來都沒有動用過與別人交手。

但現在，他拿出了這一管簫，因爲他覺得這一管簫是皮袋裏最好的一件武器。

× × ×

金簫剛從大皮袋裏取出，燕百强的枯竹枝已「霍」聲指在白重亮的心臟之上。

白重亮身形閃動，把這枯竹枝避開，同時反手揮動金簫，擊向燕百强的小腹。

燕百强身形如箭射前，欺身用左手壓住金簫的來勢。

白重亮的金簫隨即順勢沉下，改攻燕百强腹下腎囊要害。

燕百强一聲冷笑：「好陰險一招！」冷笑聲中人已飄開丈外。

但枯竹枝立時又如矢箭般飛向白重亮的眉心。

好快的招數。

白重亮倒抽了一口冷氣，突然踉蹌急退八九尺。

燕百强嘿嘿冷笑，一股無形的殺氣籠罩着他的全身。

他早年已是名震天下的獨行殺手，二十年苦練之下，武功果然有突飛猛進的成就。

嗤！

枯竹枝在他的手中，比千百支利箭還更厲害。

白重亮一退再退，他的呼吸已開始混濁不堪。

燕百强獰笑不已。

他似乎已穩操勝劵。

倏地，枯竹枝如流星瀉地般，從半空急刺白重亮的胸膛。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

但忽然間，一陣金光閃動，白重亮的金簫，像一條飛躍的金蛇般，向枯竹枝的尖端上迎了上去。

篤！

枯竹枝不偏不倚，恰恰插進了金簫簫管之中。

燕百强悚然一驚。

他急欲把枯竹枝抽出，但白重亮早已成竹在胸，反手一拗。

察！

枯竹枝在簫管口中被拗，登時折斷。

燕百强手中的枯竹枝，只剩下了八九寸。

但是他的反應仍然極快，繼續向前一送。

在此一剎那間，白重亮與燕百强的臉色同時一變。

兩人都僵立在地上，像兩尊石像一樣似的。

× × ×

枯竹枝雖然已折斷，但餘下來的一截，却有一半插進了白重亮的胸膛。

但白重亮的金簫，也已在燕百强的咽喉上，重重一戳！

燕百强的眼珠子登時迸出，嘴角間鮮血奔流。

兩人同時僵立，你望我、我望你的，彼此至死也不肯放手。

× × ×

他們兩人同時死去？

不！

燕百强死了。

直到他嚥氣的時候，他才驀然覺悟到白重亮何以要揀選一管金簫來對付自己。

如果不是他的枯竹枝被金簫折斷，他一定可以把白重亮殺死。

但現在，白重亮只是受了傷，他仍然活着。

反而燕百强因此棋差一着，死在對方的金簫之下！

× × ×

樹倒猢猻散。

燕百强一死，他手下的黑衣劍士也成不了甚麼氣候。

在這一戰之中，陶大媽犧牲了。

但她沒有後悔。

靈芝的女兒，是她一手養大的。

她雖然是個心狠手辣的老婦人，但對燕小鈴，却是眞摯的愛護。

東方豁雖然武功極高，但到最後，還是敵不過韓仙。

韓仙是江湖上的名劍客，白重亮的武功，他已盡得眞傳。

江南這一次浩劫，最倒霉的當然就是金狠堡與梧桐軒。

但最幸福的，却是韓仙。

韓仙因爲這一件事，與燕小鈴成爲摯友，最後更結爲夫婦。

當然，燕小鈴也不再姓燕。

她姓白，名字和她的母親一樣，叫白靈芝。

自從與韓仙結爲夫婦之後，她的性格有了很重大的改變。

她不再是條小狐狸，她變成了一個賢淑的少婦。

而白重亮的皮袋中，也增加了一件武器。

那是燕百强的半截枯竹枝！

（全文完）

武林軼事

黃飛鴻棍壓鄭大雄

嚴霜文

說到南粵的教頭，雖然不能說黃飛鴻是最出色，但因爲黃飛鴻是近年在省港澳享譽最高的一個拳師，還做過當地名流的教練，故此，黃飛鴻特別令人有深刻的記憶，至於黃飛鴻出身，乃是一個江湖賣武師傅的後代，他只有十二歲，已經能够拳打脚踢，棍法特精，雖然他的父親黃麒英做過鎭粵將軍的兵部技擊教練，可是，受薪甚微，虛有其表，他在工作之餘，仍有興趣繼續開檔，帶着黃飛鴻當街賣武，插起標旗，而且由黃飛鴻鳴鑼召衆之後，先由黃飛鴻演技。

黃飛鴻表演棍法之後，再由黃麒英表演拳脚，各有獨到之妙，由於兩父子非常合作，一拳一棍，壓倒羣雄，站着欣賞的街坊，全部喝采，從來沒有人借故找他們的晦氣，因此黃飛鴻父子可以賣藝度活，不過，世事難料，半年之後，忽然有人站在衆街坊當中，斜眼偷窺，似乎特別注意他們兩父子的身型手法。

當時黃飛鴻年幼，並無所覺，黃麒英一向在江湖行走，知道這一類人臉上微帶怒容，眼色閃動，料想他不懷好意，嚴密防備。有一天，黃麒英父子照常開檔，賣武完畢，在地上檢起銅鑼，正想收拾銅鑼藥箱離去，忽有人撥開人叢走出，放下一封信，並無一語，便轉身走開。

黃麒英看見他容貌陌生，當然不會追上去，此人走後，拆開那封信看看，竟然是挑戰的函件，該信先行推重黃飛鴻棍法神妙，然後自稱他一向擅長棍法，如果兩人沒有機會較技，難分高下，故此渴望在僻靜地方交手玩玩，最好翌日中午同到西瓜園的城基會見，下面署名鄭大雄。

黃麒英知這封函件等於決鬥，自己並非開設武館，不過在街頭賣武而已，何必迫人太甚呢？想到這一點，他就憤憤不平，決心赴約一戰。繼而轉念一想，鄭大雄此人一向沒有見過面，棍法如何呢？先要查個清楚，於是當晚就到三教九流各種塲合混集之處嚴密調查，到了深夜，便即查悉鄭大雄此人係晏公街永元堂的製藥師傅，亦即上西將軍里高大金的首徒，鄭大雄的棍法如何呢？未能明白，至於高大金的棍法却是擅長左手釣魚棍，縱橫十多年，並無敵手。

黃麒英明白了鄭大雄的來龍去脈，便即有了信心，午夜過後，他跟黃飛鴻細心研究。

黃飛鴻緊記父親的話，翌日中午，依時赴約，黃麒英在後相隨。

到時鄭大雄已在城基等候，雙方點頭爲禮，便即分東西位站定一齊發招。

到時鄭大雄果然把棍尖低垂，棍尾向天，有如一柱擎天之勢，黃飛鴻看了立刻醒悟，此種棍法正如父親昨晚所教的釣魚棍法，不敢出擊，一定以四象棍應戰，於是左右手握着一棍的中段，偏身單膊以斜棍姿勢應戰，此種棍法乃是守中帶攻，如果對方出棍，跟着由下邊殺上。

黃飛鴻知道釣魚棍的厲害，故此遲遲不攻，鄭大雄亦不進攻，還問他何以不發招，黃飛鴻說：「我習慣了一向是讓別人先發招的，從來沒有搶攻。」

鄭大雄勃然大怒，且又欺他年輕力弱，不足戒意，索性搶攻，釣魚棍向前彈出，跟着斜走兩步，挺棍如槍，向黃飛鴻的臂上刺去。黃飛鴻以對方來勢險惡立，刻斜走出擊，打算用棍由下邊削他的腰脇，鄭大雄立刻把棍低垂少許，攔途截住，於是兩棍相交，恍如一個「叉」字。

到了此時，兩人都是緊握自己的棍，沒有人敢先發招，鄭大雄逐漸不能忍耐，說：「如果你不發招，如何能够分出高下呢？」

黃飛鴻先一晚已經受到父親多次告誡，認爲兩棍相交，切勿冒險出擊，先動的必然吃虧，於是，任由對方如何催促，他既不開口，亦不發招。

鄭大雄發覺黃飛鴻並非尋常的童子可比，而且知道兩棍相交，先動的就吃虧，不過，那時勢成騎虎，他當然不肯就此罷手的，於是心生一計，想起高大金秘傳的棍法「金鷄啄木」，能够一發三招，打定主意，便即全力握棍，沿着黃飛鴻的一條棍中段，貼棍削下，希望打中黃飛鴻的前鋒手，如果黃飛鴻縮手，便即把自己的棍刺向黃飛鴻的脚，假如落空，起棍挑上去，或者傷陰，或者闖陰，又或者一棍鎖喉，這路棍法一出就是三招，相當毒辣，照鄭大雄的想法，黃飛鴻實在無法閃避。

黃飛鴻出自少林的名門，身形手法，俱是上乘功夫，一旦發覺對方沿棍削下，便即以單提馬應戰，先行把前鋒手縮低，跟着把前鋒馬提起，然後以四象標龍法出擊，鄭大雄不懂得其中奧妙，長棍殺下，打不中對方的前鋒手，再刺下去，却又因黃飛鴻以單提馬的棍法應戰，失去對象，第二招落空，正想把那枝棍由下邊挑上去，已經吃了大虧，原因是黃飛鴻閃電般化棍爲鞭，凌空而下，一棍打中鄭大雄的右間腰膊，連那枝棍也無法握緊，更不能够談及用棍尖向上挑起了，急忙棄棍，轉身向後飛奔。

入黑之後，有人來黃家敲門，兩父子開門看看，來人並非別個，正是鄭大雄、黃飛鴻看見鄭大雄深宵到來，恐防父親給他暗襲，立刻拔出雙刀，鄭大雄搖了搖頭，說：「我跟你們以棍相鬥，只是研究棍法而已，以前沒有惡感，以後並無冤仇，此行乃是請求，黃師傅用跌打藥醫治我的創傷而已，切勿多疑。」

黃麒英替他療傷之後，鄭大雄非常感激，此後黃飛鴻的大名就忽然响起來。

有一日，黃麒英跟黃飛鴻晨早出來，想找適當的地點開檔，走過豆豉巷中，看見一名老者以繩索牽着一個鐵鎚，沿戶飛舞，强乞銅錢，很少老翁以此求乞，黃麒

英亦覺驚奇，站着觀看，發覺他把鐵鎚飛舞之際，上下盤旋，快如閃電，一收一放，腕力驚人，索性多看一會，然後開檔，黃飛鴻亦站在一旁觀看，偶然有一名路人飛奔過來，老翁的鐵鎚一時未能收回，擊中此人的肩膊，這傢伙怒不可遏，站着大聲呼喝，圍觀的人亦覺老翁不應胡亂傷人，圍着老翁想把他拘送官府，黃麒英看見這種情況，立刻挺身而出，排解糾紛，而且以刀傷藥替途人敷治，各人看見傷者並無大碍，便各自散去，那個老翁十分感激，問及姓名，然後知道他是鐵橋三的人林福成。黃麒英心上一動，立刻帶老翁返寓，劏鷄殺鴨，煮酒欵待，飽吃一餐，林福成非常感激。

林福成飲到半醉，說：「老夫今年七十八歲，就算不死，死期亦非遙遠，感君高義，願將拳脚的精微之處，敎授令郎，未知尊駕有無此意叫他學技呢？」

黃麒英聽了大喜，並即吩咐黃飛鴻跪地拜師。

林福成說：「現時我是你的師傅了，你必須知道我們這一派拳脚與尋常的師傅有別，照理我應該跟你過招，使你心悅誠服，然後開始敎授拳脚，但因今晚已經多飲幾杯，微有醉意，不想交手，還是由你自行演式，把你生平所學的拳脚施展出來，由我看清楚你的武功達到甚麼程度，然後開始敎授。」

黃飛鴻禀告父親之後，便即站起，運拳握掌，盡其所能，把最精的一套拳脚施展出來。黃飛鴻收拳，林福成笑着說：「以拳技而論，你確是有很深的根基了，但仍未登峯造極，一來你走步或站立之際，一雙脚飄搖不定，如果有人乘機掃脚便即跌倒，馬步爲全身的基礎，必須牢固，如果碰着用手過招，還可以發出腰勁來，直達指掌之間，臂力增加幾倍，反之，馬步飄忽，虛有其表，有如水上飄萍，久放不下，自行仆低，何況與强敵交手呢？故此，你先要練氣，把氣力沉低，盡量避免上重下輕，不打自跌之弊，我有一套鐵綫拳法，不但馬步手脚同時練習，而且對於精神氣力筋骨大有帮助，至於鐵綫拳的馬步，用二子拑羊式，用這種馬步，以氣力內勁達於四肢，出手踢脚，全身氣力直透指尖，那就僅有一手一脚，已能够傷人，而且不會給別人乘虛出擊，我的挑脚對於攻守二字，分別得非常清楚，你將來逐漸會得明白！」黃飛鴻的挑脚本來已經有了基礎，苦學兩年，精益求精，一攻一守，巧妙非常，故此他返穗之後，沒有人敢找他研究武藝，不過人怕出名猪怕壯，當時第十甫美萬染布店的一個店翁徐某，忽然走路不愼，醉後傷足，請黃麒英醫治，一劑見功，店主感激不已，設宴欵待，並且邀請親友陪飲，當衆介紹盛讚黃飛鴻父子，各人看見黃飛鴻器宇不凡，且又非常健談，爭先敬酒，其中有一人露出輕蔑之容，飲食既罷，店主徐某再度肅請黃飛鴻父子入座，此人忽然起立，說：「兩位是否當街插旗賣武的黃麒英黃飛鴻兩父子呢？」

此人來意不善，黃麒英點頭說：「是的，先生有何指敎？」

此人說：「我是染布行的拳棒敎師，叫做范朋，一向聽到街頭巷尾所云，凡是當街賣武之流，俱是花拳綉腿，照情形看，兩位並非花拳綉腿之輩，但却不知是否屬實，有疑於心，故此，在談笑間談及此事，作爲茶餘酒後之談而已。」

這句話說了出來，全部賓客臉色大變，知道范某有意挑戰，不過黃麒英飽經世故，只是含笑點頭，並無一言，黃飛鴻却年少氣盛，勃然大怒，雙眼噴火，伸手在桌上一拍，喝道：「我兩父子當街賣武，與世無爭，跟閣下有何牽涉呢？如果你想知道當街賣武的人是否花拳綉腿，請即跟我落塲交手，自然明白。」

范朋正想他這樣說，聽了哈哈大笑，，說：「好極了，相信一經交手，便即知情，江湖賣武之流，絕非眞正出自少林，立刻分出眞僞來。」

說完他離座走到庭階之上，黃飛鴻怒火冲天，飛奔出去。事實兩個師傅過招，形勢兇險，如果先用橋手分出勝負來，便可減輕殺傷，黃飛鴻點頭，在座各人也認爲此舉頗爲合理，於是兩人各出右臂，互相交加，有如兩棍相交。

范朋的右臂比較黃飛鴻粗壯，但却無法佔先，雖然兩臂相交，范朋傾全力壓下，殊不料黃飛鴻苦練鐵綫拳已久，右臂伸出，堅如鐵石，對方想盡辦法，想把黃飛鴻的橋手壓低，絕無所動，過了一會，范朋覺得黃飛鴻的手臂有些暗勁，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强，然後知道碰着勁敵，立刻想出別的詭計，暗算對方。

凡是兩人相交，不管用何種橋手互壓，如果某一方面的眼睛頻頻閃動，必然是就快施展詭計，這種形勢，黃飛鴻早已在父親閒談中獲悉，此時發覺范朋的眸子閃動，立刻戒備，果然范朋以漏手的一招出擊，忽然把右臂一沉，跟着化爲插掌，向黃飛鴻的腋下插去。殊不料黃飛鴻早有戒心，發覺右臂突然落空，立刻側身轉馬，讓過來勢，轉移發左掌打向對方的右脇，范朋無法回身搶救，吃了一掌，就仆在地上。黃飛鴻哈哈大笑，說：「范師傅，你自命武林高手，何以忽然跌倒呢？大概是地滑之故，請即站起，再度發招，正式打鬥，讓各人看見，分出高下來。」

范朋聽了，怒火攻心，一躍而起，連跳兩步，向黃飛鴻出擊，拳密如雨。

黃飛鴻知道他來勢兇猛，就盡量閃避，沒有一手還擊。

范朋以爲他銳不可擋，黃飛鴻不過大言不慚，自我誇大，並無實學，故此攻勢愈來愈密，不過久攻必虛，氣力漸減，跟着氣喘喘，汗下如雨，黃飛鴻睹狀，立刻化守爲攻，乘機出擊，那時范朋不能再攻了，迫於死力擋格，可惜他的體力已疲，再戰一會，突然給黃飛鴻一拳打中樑鼻，鮮血湧出，半個臉孔鮮紅，點點滴滴的落在地上，范朋無法再鬥，只好低頭認輸。

黃飛鴻說：「此後你絕不能說江湖賣武的人俱是花拳綉腿了，我並非高手，已經能够把你打傷，要是碰着高手，恐怕你立刻殘廢。」這句話暗示他們可以把對方擊傷的，只是打到他流出鼻血來，確是手下留情，范朋亦心裏有數，不敢多嘴，掩面飛奔而去。於是黃飛鴻拱手向各人爲禮，再度入座轟飲盡歡。黃飛鴻一拳擊走范朋之後，名氣更响，不必細表。（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大圈仔（上）

偷渡客亡命天涯 爲生活迫上梁山

黑夜已經來臨！

在別人心目中，可能對黑暗的環境感到討厭、可怕，但是他此時此地却以期待的心情，等待黑夜的來臨。

他只有二十出頭，像這種年紀的靑年，他如果能安安份份，又或者他生活在一個適合他的環境裏面的話，他即使不在學校裏讀書，也應該有一份合適他的工作才是。」

然而他並不「安份」，因爲他已逐漸認爲自己無法適應那種環境！

因此他要走！

他約了好幾個志同道合的年靑一齊走，但有些中途被截了回去，有些抵不住滿途荊棘，自動折了回原地。

只有他，他咬實牙齦，發誓一定要到達目的地爲止！

他心目中的目的地並無至親，只有一個姑母，但他還是要去！

他晝伏夜行，已吃盡了不少苦頭，終於到達了被視爲「鬼門關」的地方。

這裏有不少人被射殺，他如果被人發覺的話，當然也會被殺。

儘管如此，他還是要試一試。

他坐過牢，做過不少苦工，吃過不少苦頭，所以更苦的，他都挨過了。

他家裏已經沒有親人，所有的親人都死光了。

孤獨，在這些日子以來，他習慣了個中的滋味。

前途茫茫，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眞正的目的何在，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不能獃下來等死！

人總是要求生存的，當他知道在這裏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他就惟有下定決心，因爲許多人都是竊竊私議地說：「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天堂。」

現在距離天堂已經不遠！

只要游過那條河，然後再走一段路，天堂就在望。

他伏在坑穴之內已經有大半天了，四肢也開始有些痲木。

但是，他仍然不敢妄動，因爲他知道不遠處可能正有人用望遠鏡朝這兒瞭望，萬一他被人見到，就會前功盡廢。

這是一個有野草掩飾的坑穴，他是在拚命奔跑中無意間發現的。

他與一羣人同時逃避一次大追捕，在山頭野嶺之間被一班持械者追得喘不過氣來，有人迅速被抓住了，有人在槍聲中倒下。

他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像他這麼僥倖的人，總之，他在亡命的奔跑中，突然之間掉到這兒來了，於是他靜伏不動。

他曾隱約聽到那邊山頭有人聲，槍聲混成一片。

他不敢動，只用耳代替了眼。

他心裏明白，只要有人過來搜查，他就不難被人發覺。

結果當然是沒有，否則，他不會在這

裏躭到現在。

也許在這山坡之上有並不太高的野草，沒有任何足以藏身的矮林，所以追踪者想不到這裏足以隱藏着一個人。

但是，這到底是什麼地方？爲什麼會有一個如此「現成」的洞穴？

當他有機會朝四下裏仔細觀察清楚這裏的環境時，他就有點不寒而慄。

他足下踏着的，是一些木板，已經腐朽了的木板，當他再細心看清楚時，才發覺那是棺木的木塊。

棺木，盛載死人的棺木，原來這是墓穴。

他不期而然打了一個冷顫！

假如不是足以危害到自己生命的安全，他早已離開這恐怖的墳墓舊地，爲了求生，一切恐怖感也得忍耐。即使明知是死人睡過的地方，也得硬住頭皮，在這裏躭下去。

黑夜終於來臨。

本來此時此地，黑夜對他來說，應該更加感到可怖。

然而現實的求生觀念，却擊敗了傳統的迷信，爲了不讓追捕者將他抓回去，他只好安慰自己，這世界不會有鬼吧。

夜色朦朧，沒有月亮，只有星星。間中有探射燈掠過，但瞭望塔距離這兒山頭頗遠。

他步步爲營地前進，在黑夜之中，小心地前進。

他知道這種事情絕無僥倖可言，假如失敗的話，便可能永無機會讓他再嘗試。

他只憑自己的記憶，常識和運氣。

有人悄悄告訴過他，這條路應該如何走，然後可以抵達目的地，他惟有牢牢地記住，絕對不能有半點出錯。

他希望一口氣走到河畔，但是，探射燈的不斷巡邏，在他身邊掠過，令他不能不作規律性的迴避。

他躲了一陣又一陣。

終於，他到了河邊。

他要等機會。

肚子有些餓了，口也渴。

他解下背囊，取下乾糧和水壺，只有少許的水，乾糧反而有不少剩下來。

原來在墓穴裏，他根本沒有胃口，想起那些死人他就反胃，但途中他却喝了不少水！

乾糧是老早預備好的，有經驗的人告訴他，有時爲了等機會，可能要在山頭野嶺躭上好幾天，即使過了邊界，也不是立刻就有機會竄進市區，所以乾糧必須充足，否則就有可能餓死，或者餓到雙足發軟，無法走動。

要不是朋友們的警告，他早已將這背囊扔下，以方便自己走得更快。

但是現在，他反而要小心地分配那些乾糧，以及那少許的水，因爲他不知道前面還有多遠的路。

然而河就在前面了，假如負上了這背囊，將是十分麻煩的事。

他必須游過去，背囊會令他的速度減慢，也會令他失敗。

他正躭在那裏想，突然聽到草叢中有些聲音，分明有人。

他很驚！

會不會是巡邏隊搜索來了。

他正待探首張望之際，探射燈的强光燈柱又在前面出現，他急忙伏下，光柱又在頭頂之上掠過。

他彷彿聽到人聲！

有人在說話：「預備好，下次探射燈過去，我們就跳入河中去，明白嗎？」

說話的是女人。

一個少年人的男子聲音答道：「明白了，媽，你的泳術不大好，我才替你担心呢！」

「孩子，記住媽的話，無論在何種情況底下，你只要往前游，目的就是對岸，游得越快越好，决不能停下來。」

「我都知道了，媽。」

「你已長大了，你必須學會照顧自己。萬一媽出了意外，你還是要走的，你不能像你爸那樣死得不明不白……」

她在哽咽，他在安慰她。

這分明是一對母子——準備逃亡的母子。

他不會孤獨了。

他是誰？

一個年青人，只有二十歲出頭，他就是洪柏。

探射燈又一次探過河畔野草，有二個人影「撲通」一聲投入了河中去。

洪柏也不敢怠慢，跟隨着他們一齊跳了下去。

他的反應，已經够快，也有理由，因爲人家既然已開始行動了，無論成功與失敗，對他的影響都十分之直接。

萬一成功了，人家行先一步，萬一失敗了，一定有人開始注意到這一邊，說不定轉眼就會有人搜索過來，那時想逃就難了。

因此，他毫不顧慮地，也跟住跳入了水中去。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反應太快了，竟來不及將背囊解下。

還好背囊此時並不太重，乾糧和食水都吃喝得七七八八了。

他將平時練就的身手開始實用起來，拚命往前游。

那做母親的也許說得對，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停下來，否則就會徹底的失敗，所以，洪柏也沒有再理會那背囊。

突然之間，一陣吆喝聲，就像雷轟似的響了起來。

探射燈的光柱提早降臨河面之上，一陣機關槍聲，子彈有如一陣大驟雨，在河水的表面之上擊起了一股一股的水花。

洪柏迅速將兩手一縮，順勢脫下了背囊那兩個挽耳布帶，人也沉入了水底去。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瞭望塔上的人，已經有所行動，他們的踪跡已經被人及時發現了。

他一口氣在水底游了頗遠，直至無法再忍受才開始往上浮。

他的泳術不錯，也可以說，爲了依照母親的遺言，爲了今天這日子，他才專心專意地學游水，而且發誓一定要學好。

想起母親，他就想起剛才那個女人和她的兒子，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

眼前這情景，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亦難保，那有心情再去理會別人。

他浮在了水面，背後遠處傳來吵鬧的人聲，他不敢回頭望，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往下沉。

就憑剛才一幌眼之間的印象，他知道岸邊離此僅有丈許而已。

那一口氣未用完，他已摸觸得到岸邊的蘆葦，他知道已抵達了彼岸。

假如剛才那些不幸的事情沒有發生的話，這時刻對洪柏來說，應該是無限愉快的，然而現在，他的心情却難以形容。

首先他已完成了艱險旅程的一半，另一半要看他的運氣。

他知道這邊的巡邏者絕無情理可言，假如被他們抓住的話，同樣是前功盡廢。

其次他却無可否認此刻的快慰，多少年來的心願終於達到了。

最後便見那對母子的命運，憑他聽到那陣陣吵鬧的聲音，槍聲過後的沉寂，相信他們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他雖然從未認識他們，甚至連面孔，身形也無從獲睹，然而他們一則是「同道中人」，二則是剛才那一番對話引起了洪柏的無限回憶，慈母愛子之心，相信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也許就是因爲洪柏本身也有一個慈母，所以他對這一雙陌生母子也感到份外同情，關心他們的安危。

他撥去了面孔上的水珠，讓視綫更爲清楚一些。

他彷彿看見有人浮屍水面，又隱約見到他棄下的背囊，那個背囊被子彈擊至稀爛。

這一邊，也有人聲哄動——邊防軍警開始注意了。

他不敢再躭在那裏了，急急離去。

× × ×

算是奇蹟也好，算是幸運之神降臨在他的身上也好，總之，洪柏已經安然避過了巡邏者的進捕，進入了市區。

他是躲在一輛運蔬菜的貨車內，進入市區的。

在一小時有多的行程中，他的衣服已由濕變乾，雖然不是全乾，也不致濕淋淋的，所以沒有令人見面生疑的地方。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去找他姑母。

這是一幢舊樓的二樓。

門孔上出現了一隻女人的眼睛。

洪柏只記得他姑母叫洪玉貞，却忘記了他姑丈究竟叫什麼。

他只對門內的人說他要找一位「王太太」。

門內人怔了一怔問：「你是誰找王太太？」

「我姓洪的，洪柏。」

「噢，你原來是阿柏。」門立即應聲開了。

門內人正是洪柏要找的人——一個中年婦人，他的姑母。

雙方都有點喜出望外。

洪柏獲得了一次熱誠的招待，總算抵消了連日來的折磨。

他彷彿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切都是那麼的親切，溫暖。

姑母沒有子女，丈夫又未回來，這住宅單位之內只有一廳一房，他們可以細談別來情況，包括他父母如何死去，以及他如何吃盡了苦頭等等，聽得姑母心裏一陣酸，哭了。

× × ×

這一覺彷彿睡了幾日幾夜，實際上當時天色還只不過剛亮而已。

洪柏在朧矇中被一陣聲浪吵醒。

他的姑母好像正跟姑丈吵架。

「……萬一警方找上門來，是你自找麻煩，別忘記他是非法入境者。」

「非法入境又怎麼樣？他是我侄兒，難道我收留他也有罪？」

「窩藏不報就是有罪，難道這點常識你也不曉得麼？何況我們根本沒有地方，多了他睡在客廳裏，一千個不方便！」

「哼，總算你說出了心中話啦，原來左說右吵，只不過爲了討厭他，像你這種人，既無同情心，又沒有些兒的人情味，怪不得你連一個兒女也修不到啦。」

「就算我生性孤獨，總之我不喜歡有人來改變我的生活方式。」洪柏的姑丈王濤越吵越兇，他似乎老羞成怒：「我警告你，你不打發他走，我惟有報警！」

王濤說完已拉開房門，穿過客廳，再拉開大門，走了。

「砰」的一聲，重重的關門聲，洪柏仍不敢睜開雙眼。

他剛獲得一點點溫暖，滿以爲可以暫時舒一口氣了，想不到噩夢這麼快又再降臨。

他隱約可以聽到姑母在房間裏飲泣，他不知道該怎樣做。

× × ×

儘管姑母極力維護他，洪柏仍然感到提心吊胆，因爲他的姑丈曾揚言報警。

姑母一邊鼓勵洪柏去找一份工作做，一邊安慰他，叫他安心暫時住在這裏，直至找到了工作之後，可以自立爲止。

洪柏對一切都感到如此陌生，但他仍然馬不停蹄地，到處去找工作。

他不想姑母太過難堪，更不想警察眞的找上門來，雖然姑母安慰他說他姑丈的牛脾氣發作時什麼都可以說得出口，但他仍然十分担心王濤眞的會悄悄報警。

他看報紙，看街招，按址去應徵。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令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即使是寫字樓一名小厮，信差，也要講學歷，查文憑，他那裏來的文憑？

他連身份證也沒有！

此時此地，沒有學校文憑——尤其是那些什麼會考證書，想找一份高尙一些的工作也難，假如連身份證也沒有，那就連粗重的工作，也沒有人敢僱用你。

不但是失望，簡直是絕望。

每次他回到姑母家門之前，必四處張望一番，打聽清楚才敢入屋，因爲他担心姑丈眞的報警，警方人員可能就在屋內「恭候」。

他對警察非常敏感。

他有時曾睡到半夜，在噩夢中紮醒，以爲被警方包圍了。

他担心噩夢終會變成爲事實。

雖然姑母與姑丈之間的矛盾似乎稍爲和緩下來了，但是，姑丈那副面孔十分難看，有時他叫他一聲「姑丈」，對方也不

理不睬。

洪柏已經不是孩子了，人總有自尊心的。

他心裏想，只要有人肯僱用他，即使有食有住而沒有薪金，他也願意去做。

但是，他的要求雖然這麼低，仍然無法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儘管如此，他還是到處亂闖，希望可闖出一條生路來，這樣總好過躭在姑母的家中，受人白眼，還要提心吊胆的，担心警察找上門來。

有人說，工廠區經常有些工廠要請散工，有些條件十分寬限。

他看過不少報紙廣告，也看過了不少街招，見過了不少工，自然也懂得了一些門路，知道工廠區在那裏。

接近中午時份，他才到達這一帶工廠區。

他逐戶地去問，問那些看更人，看看那一家工廠須要請人。

那些看更人先是自頂至踵的打量他一遍，將頭橫搖。

他仍不氣餒，由這一家轉到了另一家，希望奇蹟總會出現。

但是，一直找了十多間，要不是說「沒有請人的須要」，就是「你有身份證嗎？」「以前在那一間做過」……等等。

這原是意料中事，在這些日子以來，他已逐漸忍受慣了。

想不到這一間却令他感到十分意外。

他明知那是一間頗大的工廠，但他找不到門口入內，也見不到有看門人。

門口找到了，門是掩上的。

他的態度的確有些「鬼祟」，那是由於一連串的失望，以及本身的自卑感所做成的。

他正想推門內望，突然有人從背後吆喝一聲：「喂，你幹什麼？」

他回頭一望，是個穿制服的人，好像就是警察，這已經令他不由自主地暗暗吃了一驚。

其實那並非警察，只是穿了制服的一名護衞隊隊員而已。

他對警察發生敏感，對一切穿上差不多一樣制服的人也同樣敏感，因爲他根本分不出那一種才是可以抓人的警察。

他在街上見過交通糾察向汽車「抄牌」，也在街市見過小販管理隊驅逐無牌小販，他甚至以爲這些都是警察。

眼前這一個穿上制服，戴帽的，更像警察，他被他一問，登時有點慌張起來。

他吶吶地說：「我……我以爲這裏請人。」

「誰告訴你這裏請人？」對方態度十分惡劣，眼睛充滿了惡意地，盯着他。

「對不起，我只想……」他本來想告訴對方，他只不過想找工作而已。

但是，對方却不等他說完，便充滿了敵意地說：「你想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偷，是不？他媽的！」

那守衞話猶未完，已經一掌直摑了過來。

「拍」的一聲，洪柏冷不提防，被他打得倒退了兩步。

那守衞這麼生氣當然也不是偶然的事，他當值時，曾因一時疏忽，掛住與隣廠的看更聊天，而被人摸入廠內偷走了一些東西，結果差點兒連這份差事也丟了。

洪柏無端被打，自然心有不甘，但回心一想，在這兒鬧事，吃虧的畢竟還是自己，誰叫自己倒霉，算了吧。

豈料對方却不會就此罷手。

那守衞在詛咒聲中，得寸進尺，竟然對洪柏拳脚交加地追打。

洪柏想還手，但看見那邊又出現了幾個彪形大漢，匆匆趕過來，顯然是這守衞的同黨——最少也是準備過來帮他的。

他十分害怕。

假如他這時候還手，一定被這班人活活打死，人家還眞的以爲他是一名失手的竊匪而已。

假如不還手，他同樣也會被人活活打死，因爲對方根本沒有讓他解釋清楚。

他焦急，痛楚，害怕。

終於，他忍不住高呼「救命！」

他是情不自禁地高聲大叫。

他根本沒有想過這麼一叫會不會收效，因爲四周可能盡是守衞的人。

在那守衞的追打中，拳打脚踢之下，他差些兒昏倒過去。

突然有人吆喝一聲：「住手！」

然而那守衞並未停止向洪柏攻擊，反而變本加厲地，拳脚交加。

洪柏痛苦地呻吟，蜷縮在地上，他只會以雙手抱住頭部。

發出吆喝聲的是個女的。

她雖然是個女子，但對這種事情最看不過眼，熟識她的人都知道她決不會袖手旁觀。

她，並非別人，正是隣近一間工廠的女工姜玲玲。

玲玲雖然只是一名女工，但同事們都極之尊敬她，也知道她是個極之富有正義感的人，甚至有人叫她做雌老虎，意思是指她動起手脚來，比起老虎還更兇，更可怕。

她剛從隣近工廠放工出來，準備前往午膳，想不到却遇上了這件事。

她眞的看不過眼，在連聲吆喝中，那守衞竟然充耳不聞。

她非常生氣，她最看不過眼的，就是眼前這種事情。

她衝前了一步，那守衞剛起脚想力踢洪柏之際，却給姜玲玲一手搭住了他的肩膊。

他還不知厲害，反身想撥開玲玲的手，却給玲玲順勢一拳，朝準他的下頷打過去。

那守衞身不由主地，倒退了幾步。

當時正値下班時份，附近工廠的工友們，正紛紛由廠內出來，準備找地方午膳，想不到這兒會這麼「熱鬧」，於是紛紛圍觀。

附近有不少男女工友都逐漸知道姜玲玲的大名，有人甚至形容她是個專門抱打不平的女俠，有不少女工更尊她爲偶像。

有些平日喜歡向女工們討便宜的輕佻男工，受過姜玲玲的教訓之後，以後見了她就遠遠避之則吉，不敢再惹她了。

就只有眼前這守衞，以爲對方只不過是個女人，怎可以在衆目睽睽之下被辱？

當他站穩了脚之後，就立即反攻。

豈料姜玲玲看見洪柏那副可憐相之後，心裏正冒起一把火，恨不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那個守衞也吃上一點苦頭。

姜玲玲施展了拳脚功夫，許多糾糾武夫也未必是她對手！

守衞不知死活，拚命向玲玲攻擊，反而被她打得無法還手。

他有的只是一股蠻力，但打架不像担抬貨物，只憑一點氣力就可以。

她却學過了不少武術，絕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氣力，如何令對方無法佔到便宜，反而處處吃虧，處於下風。這就是中國武術的奧妙之處。

他像一頭蠻牛。

她却像鬥牛勇士。

圍觀者有人拍手叫好，喝采之聲令到身爲男子漢的守衞無法落台，偏偏自己又打不過這女郎。

他越急，敗得越慘！

姜玲玲是存心要教訓他，手下絕不留情！

假如剛才他停下手來講講道理，也許她不會這麼生氣。

然而他竟然向她進攻！她爲什麼還要忍讓這種人？

正當那守衞處於下風之際，姜玲玲被一班同事過來將她勸開。

另外一班人則將那守衞扶起。

有人告訴那守衞：姜玲玲是一頭雌老虎，叫他最好以後也不要再惹她！

同事們却勸着姜玲玲不要理這閒事了，快去午膳。

但是，姜玲玲却關心被守衞打倒地上的年靑人洪柏。

「你怎麼了？」姜玲玲走過去。「要不要報警送你去驗傷？」

「不！我沒有大礙！」洪柏一聽到「報警」二字，渾身痛楚也得忍耐住。

姜玲玲仍然感到憤憤不平地問：「他爲什麼要打你？」

「他以爲我是小偷，其實我只想找工作做；我看見門半掩着，想推門看看有沒有人，他就硬指我是賊，不讓我解釋！」

「我最看不過眼就是這種事情。」玲玲又說，「我帶你去驗傷，你可以要求賠償。」

「不！不！算了！我已經非常感激你了，小姐。」

「你失業？」

「是的，我只想找工作。」

「你以前做過什麼？」

「嗯——」洪柏支吾着。

姜玲玲爲人機智、聰明，從這人的神態，語氣和身上的衣着，還有頭上的髮型等等，只要多想一想，她心裏立刻就明白過來。

她不想當着這麼多人面前令對方爲難，於是對他說：「來吧！我帶你去吃點東西，回頭我也許可給你介紹一份工作。」

洪柏對最末一句話最感興趣，所以便毫不考慮地跟她走。

看熱鬧的人羣，也逐漸散去！

× × ×

姜玲玲是個極之富有同情心的人，尤其是當她聽了洪柏的一番話之後，曉得他果然是個偷渡客，更加相信他求職心切。

這是一間餐室。

要不是爲了洪柏這位陌生的客人，玲玲會跟他女工到隣近一些大牌檔去吃她每日的午膳；但爲了這位素未謀面的失業漢，她故意避開了同事們。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告訴她更多，更徹底。

他很感激她；她只基於一種人類的同情。

她答應爲他找一份工作是出自眞誠的，並非敷衍；她無須敷衍他。

因此，當他們在餐室分手之後，她約好他明天中午放工時候，在工廠附近等她的消息。

她知道，寄人籬下是一種相當痛苦的事。

她趁住隣近工廠的工友們還未上班，到處查問有那裏要請人？

× × ×

洪柏很高與，回到家裏立刻就將快要找到工作這消息告知他姑母。

他怕人家討厭自己，更怕他姑丈眞的會報警，所以先讓他們知道他快要離開這裏了，最好多忍耐一下吧。

他姑母看見他面有傷痕，手足也有，立刻查問。

當初他不肯說，後來還是說了。他姑母聽了很傷心，她哭了。

她難過，因爲洪柏畢竟與她有一點血緣；他是她兄弟的兒子。

她爲他治傷，安慰他。

她又告訴他，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不必太過焦急；他姑丈雖然不喜歡他，但她會維護他。

他內心只有感激，却不想因爲自己破壞人家夫婦之間的感情。

× × ×

好不容易才等到天亮。

昨天晚上，他興奮得幾乎無法入睡。

正因爲睡不着，他隱約又聽到了他姑丈埋怨姑母的吵鬧聲。

雖然他也聽到姑母告訴他姑丈，他快要找到工作了，他即將離開這兒到外面去住了，但是，他姑丈還是嚕嚕嗦嗦的。

他只有默默地祈禱，希望姜玲玲眞的可以帮忙他找到一份工作，最好有得食有得住，月薪多多少少他也不計較了。

天亮後，他一早就出去。

他已逐漸熟悉這個城市。

他看見一些人忙得團團轉的，車站上，馬路上以及各式車輛之內，到處都是人羣。

人們都在趕着上班去。

他知道時間尚早，距離中午下班最少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但是，一則爲了避開他姑丈，另一方面他想到中區去看看。

人家都說中區是這城市的商業中心，各國大銀行，大商行都集中在那裏。他趁住自己還未找到工作之前，有空看看這個繁盛都市之中最繁忙的地方。

於是，他也跟別人一樣，到車站去排隊。

在這裏，根本沒有人理會他是否去上班，只要他的口袋裏有幾角錢搭車就可以了。

車輛在他身旁掠過，每一輛裏面都擠

滿了人，電車、巴士、小巴、的士和白牌之外，還有那些大型旅遊車接送工友和學生們。

他開始有點明白了，在這兒找工作的確不容易，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太多了。

他看見那些穿紅着綠的男男女女，每個都有職業，他心裏想：「假如人家沒有職業的話，又何必那麼早出來擠公共汽車呢。」

回顧一下自己，感到又是羨慕，又是慚愧。

另一方面，他又寄望午間的約會，希望姜玲玲眞的能為他找到工作。

終於擠上車了。

這是一輛到中區去的電車。

電車慢吞吞的，但最容易讓他擠上去，所以他還是選中了電車。

其實今日香港，根本早就應該淘汰了這種「超時代」的落後交通工具。

試想想吧，地下鐵路也正在這個都市中建造，香港的道路這麼狹窄，還怎麼可以容納得下「有軌電車」呢？

然而，政府不但維護、容忍，還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窄窄的馬路，竟也學祖家劃分了什麼「專綫」。

本來香港的交通已經够擠塞了，一條只可以供三綫行車的馬路，竟然設有兩條交通專綫——一條巴士專綫和一條電車專綫。英國「專家」們的混賬與糊塗於此可見。

洪柏才到了這裏不久，除了以好奇心情觀光之外，也覺這種交通工具笨拙得很，又慢又不够靈活，萬一其中一輛失事，後面的便會全部要被迫非停下來不可。

即使每一輛都「平安大吉」，萬一停電又如何？

事實上電車却又是經常停電的，於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之上，經常大擺車陣。

眼前的交通情況也混亂得很，車號响個不停，此起彼落的。

本來已經够慢的「慢王之王」——電車，這時候更是寸步難行。

洪柏也只能在車卡中站住，因為所有座位都坐滿了人。

突然之間，他看見一隻怪手伸了出來，有些東西閃閃生光。

他感到緊張、吃驚。

他只注意那怪手的活動，却又不敢作聲。

那閃閃生光的東西是一片刀片。

刀片正劃破了站着的一個女人的手袋，然後像醫生施手術割症似的，從中取出了一隻小銀包。

洪柏目不轉睛地盯着這項活動，忽然在耳畔却聽到有人低聲警告他：「小子，別多管閒事啊。」

他不敢回過頭來看那個人，只好佯作不見。

但是，那邊却有人驚叫起來。

那個被人扒竊的女人終於發覺了。全車為之震動。

電車剛好停站，已經有人落車。

儘管情況顯得混亂，車上的搭客却平靜得令人驚奇。

洪柏心裏想：這種事情可能經常發生，否則香港人何故會如此痲木？

被扒竊的女人要找警察，但其他乘客竟然責備她，說她不該阻碍他們上班的時間，她自己不小心不該妨碍別人。

原來報警要停車等警察上車檢查全車乘客，看看誰是扒手。但剛才已經有一批人匆匆落車離去。洪柏相信他們最少有一至兩個以上扒手在內。

那婦人終於含住眼淚落車去了。

洪柏心裏又在想：這到底又是誰的錯？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沒有人情味？難怪他姑丈會這麼冷酷無情地對他。

× × ×

中區，大厦林立。

香港人却習慣了稱這兒為「中環」。

這是辦公室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銀行最多的地方，到處可見人頭湧湧。

洪柏看得眼花繚亂。

他漫無目的地，到處張望。

令他感到興趣的事物實在太多了。有美麗絕色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扭着屁股走過；也有世界各式人種混在人叢中。

橱窗裏有七彩繽紛的貨品，也有似足眞人的模型模特兒。它們都穿得十分性感迷人。

總之，眼前是個花花世界。每一樣東西，他都十分喜愛。

然而他口袋裏只有少許的金錢，那是他姑母給他搭車乘船用的。

沒有錢，一切只屬幻想而已，他根本不可能擁有任何東西。

錢，這世界一切非錢不行。

什麼地方有錢？

銀行。

眼前那一列就是香港最具規模的銀行總行之所在。

誰也不知道這裏面究竟有多少錢，洪柏只知道沒有一角錢是屬於自己的。

他想得呆了。

有人匆匆進去，又有人挽住一個個公事包出來；公事包裏面可能就是塞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

他們怎麼會有這許多錢？

洪柏又記得有人說過「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這話可當眞？

他忽發奇想：如果想擁有許多錢，有什麼捷徑可走？

假如他有許多錢，他就不必辛苦地四下裏奔走找工作了。

他可以購買他喜愛的東西，可以給些顏色給他姑丈看。

但是，單靠工作，他又能够賺到多少錢！

他正想得出神之際，突如其來一陣警鐘聲把他驚醒。

一間銀行門外的警鐘大鳴

有人由銀行裏面衝出來。

其中有兩個人手裏挽住一個大袋，另外有一人手中有槍。

挽住大布袋的人搶登停在銀行面前的一輛私家車。

持槍的人回頭開槍。

槍聲卜卜之中，有人在尖叫聲中奔避，也有人像洪柏一樣不知死活的木然呆立在那裏看熱鬧。

警車聲很快已經由街口那一邊响了起

來。

可惜刦車比警車更快，溜往另一邊街口，轉眼之間已失去了踪影。

這是一條十分狹窄的馬路，路上車擠人塞，任憑警車聲响得震天價响也沒有用；銀行守衛只能在門外的行人道上急得頓足搖頭。

× × ×

難怪會有人說這是冒險家的樂園。

轉眼之間，這一帶又回復了平靜；假如剛剛進入這一區，絕難發覺數分鐘之前這兒曾發生過銀行大刦案。

然而現在，人們匆匆而過，除了查案的警方人員正在銀行裏問這問那之外，根本就沒有人瞧那銀行一眼。

只有洪柏獃獃地坐在皇后石屎花園的噴水池畔，呆呆的想。

他想着那班刦匪的下落，想着他們這一項冒險的收獲。

他想着這班人的行動似乎十分有組織，一切又顯得這麼有默契；警方會不會抓到他們？

× × ×

將近中午了。

洪柏又來到了這一帶工廠區。

工廠區與中區的確有很大的分別，這裏一切顯得樸素，簡單。

耳畔只可以聽到陣陣機器中，眼前所見亦多數是大貨櫃車和卡車。

洪柏極力避開那些看更人的注意；他想起昨大的事，心裏就有些畏懼。

畏懼之餘又無可避免地帶有一份仇恨之心。

對方何故會如此蠻不講理？

當時假如不是多得姜玲玲及時出現加以制止，洪柏可能已客死異鄉。

如果說「香港人情薄似紙」，姜玲玲似乎是個例外。

他在那間工廠對面等，他不敢在門前等。他担心守門人又無理逞兇。

他沒有手錶，想知道時間，但是，又不敢向路人查看手錶；有過昨天的經驗，他的確學乖了，原來香港人如此多疑。

假如他向過路人查看手錶，人家可能誤會他意圖行刦，說不定又惹來一場毒打，那才怨枉呢。

反正來了，索性給些耐性等下去。

過了一會兒，對面的那間工廠的門開了

一股人漸由裏面出來，有男有女，看得洪柏有點眼花。

人羣中忽然有一隻手舉起揮動，那人正是他見過的姜玲玲。

姜玲玲走過來，一臉高興地問：「你吃過午飯沒有？」

「還沒有！」他眞想說我請你，但他回心一想，口袋裏只有十多塊錢，還要搭車。

但是，假如又要玲玲請他，這怎好意思呢？

姜玲玲反而大方地示意道：「來吧！我們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

洪柏有些忸怩，吶吶地說：「改天讓我請你，現在請先告訴我，你有沒有為我打聽一下那兒請人？我實在很需要一份工作。」

姜玲玲道：「別婆婆媽媽的，走吧，我們時間無多，吃點東西後我便帶你去見工。」

「見工？」洪柏喜出望外地瞪住姜玲玲，差點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的。」玲玲一邊與他併肩走着，一邊說道：「我已為你找到了一份散工，如果你做得好，可以變為長工。」

洪柏眞不敢相信，他們只是偶然相識，非親又非故，對方竟然會給他這麼大的恩惠。

的確，如果他能找到一份工作的話，這比贈給他一筆金錢還要受用。

他不知多羨慕那些有工作的人，也不知應徵過多少次了。

然而總是失敗。

失敗曾令他心灰意冷，想不到「人情薄似紙的香港」，竟然也會有人「雪中送炭」。

洪柏一直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他內心只對姜玲玲感激。

姜玲玲却若無其事地，將他帶到大牌檔去，找兩個座位與他分別坐了下來。

大牌檔設於馬路一旁，檔主主厨，一切食物和烹飪過程，大可以一目了然！在這兒吃東西，的確是別具風味的。

當然，最大的優點還是够經驗，所以隣近工廠的工友們，都在下班之後湧到這兒來吃午膳。

姜玲玲帶着洪柏在此出現，引起好一些男女工友們的注意。只有那些比較了解玲玲為人的工友們才見怪不怪。

玲玲雖然是個女孩子，但性格豪爽，尤其喜歡助人。

她替洪柏叫了一些食物，又對他說：「等會兒我帶你去見工時，你無須多說，只要勤力一些工作，一定有希望轉為長工的。」

洪柏却担心地說：「但是，我沒有身份證，你是知道的。」

「放心吧！我早對管工的說過，只要你安守本份，別三心兩意，有沒有身份證也不是一回事。他們只要人為他們做事，別的不管。」

洪柏將心底話說了出來：「他們會不會讓警察知道？」

「不會的，放心吧！尤其是當你有了一份工作之後，以後就算警方知道，相信也不會發生太大的問題。」

洪柏輕輕舒了一口氣！

一頓午飯吃過了，還未到上班時間；姜玲玲趁這時帶洪柏去見工。

沿途上，玲玲指導洪柏如何應付；雖然她吩咐洪柏別多說話，但人家見面之時總會問這問那的，他當然要答。

玲玲知道洪柏剛由別處跑到這陌生的地方來，所以語重深長地對他說了很多語帶雙關的話，目的是要他明白這兒環境複雜，但只要他安守本份，不受誘惑，即使有更大的困難，到頭來也有人來帮他的。

來到了一間廠，這是一間塑膠工廠。

管理部門一名中年男子似乎十分信任姜玲玲，但玲玲並非在這裏任職！他們只是互相認識的。

玲玲把洪柏介紹給那位主管時，稱對方為「陳伯」，所以洪柏也叫他陳伯。

陳伯態度慈祥，他叫洪柏安心在這兒工作，先要不怕辛苦，有機會一定給他安置一份固定的工作。

看情形，玲玲大概已將實況告訴了他，所以陳伯也只叫洪柏塡了一張簡單的登記表格，沒有要他出示身份證。

陳伯又告訴他：他的工作就是協助生產部門，將一籮籮的產品由這邊搬到那邊，有時還要由上一層移到下一層。

他是散工，每天工資四十元，做一天計一天，並不固定。

陳伯的意思就是：並不一定每天都請他工作。但目前這間廠有很多訂單「趕貨」，所以他仍不怕沒有得做。

洪柏屈指一算，一天四十元，一個月三十天計也有過千元收入。

陳伯又告訴他：他如果沒有別的事情，立刻就可以上班；那麼，他可以支半天的薪金，那是二十元

於是洪柏立刻就可以上班賺錢，他感到興奮莫名。

姜玲玲關照過洪柏之後，自己也忙着返回隣近的工廠裏去上班。

陳伯這時才對洪柏說：「遇上玲玲是你前生修得到，她是我們心目中女俠。」

× × ×

洪柏有了工作之後，連帶他的姑母也感到有點兒意外。

姑母也知道他初到此地，連人也不多識一個，怎可以這麼快找到工作？

後來聽到洪柏說：是一個姓姜的少女介紹的，她更認爲這是奇蹟。

他姑丈雖然並未替他高興，但這幾天來，面色也沒有那麼難看了。因爲洪柏對姑母表示過，他賺到了工資之後，會拿幾百元回來交給姑母，作爲住宿費。

其實，洪柏自己心裏才明白，他絕對不喜歡住在這裏。

只要他有地方住，他就會走

但是陳伯對他說過，廠裏暫時沒有地方住。因此，他不得不暫時在這兒寄人籬下。

他知道他姑丈喜歡杯中物，所以他很乖巧，儲了幾天的工資，抽起一份買了一支洋酒，送給姑丈作爲見面禮。

姑母向姑丈解釋，洪柏赤手空拳光身來到香港，所以沒有見面禮給他；如今賺了幾天工資，就會孝敬他，可見洪柏是個不忘本的人。

但是，姑丈怎麼說？

洪柏在客廳裏隱約聽到：「你別太早高興，萬一他的錢來歷不明，你我都會有麻煩。你沒有看報紙麼？每天街上都有刧案。」

洪柏心裏一陣痛，他差些兒哭了。

他忍耐着，當作沒有聽到。

他知道他姑丈只不過是個「典型的香港人」；假如不是姜玲玲向他解釋，他還不知道香港人一般都是這麼怕事，多疑，而且缺乏人情味。

× × ×

這一天，洪柏正將一籮垃圾由廠裏搬出去。

「阿柏，怎麼你會在這裏？」突然有人在背後叫住他。

洪柏怔了一怔。

他自問在這裏並無相熟的朋友，即使目前這間工廠裏面的人，也沒有一個瞧得起他，自然就是連招呼也沒有，除了陳伯之外。

他回頭一看，更加意外。

「是你！森明。」洪柏喜極而叫，差些兒他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然而眼前出現的，的確是他的同學范森明。

「你什麼時候到香港來的？」范森明一邊過來帮着他抬起那一籮垃圾！一邊問道。

「來了才不久，你呢？」洪柏記憶中，他們最少也有一年多未見過面。

范森明左張右望一番，然後才低聲道：「我和幾個朋友一齊走的，來了半年有多了。現在先別說這許多，找個地方吃飯去。我做東道！」

「不！」洪柏看看他手上剛買來的舊手錶：「你找個地方等我，我還有半小時才下班！」

「好吧！就在那邊橫街，那兒有一間釗記餐室，我先去等你。你放工之後立刻來吧！」范森明又回頭望了那間工廠大門一眼，問道：「你在這裏工作了多久？阿柏。」

「十天還未到。」

「你眞有辦法，在香港，像我們這種人，找工作可眞不容易啊！」

「並非我有什麼辦法，只是出門遇貴人。有位小姐帮了我！」

「噢！你眞够艷福！」

「別開玩笑了，她是個女俠！一間工廠的女工，據說最喜歡帮助別人，所以人家稱她爲女俠。假如不是及時得到她的救助，我可能要自殺呢！」

兩個人合力將那一籮垃圾搬入垃圾站去。

范森明再三提醒洪柏，別忘記那餐室的名字。二人才分手。

× × ×

在餐室裏，范森明早已在一個卡座之內，喝着啤酒等候。

洪柏來了，范森明立刻向侍者示意，剛才他點的小菜可以送上來了。

范森明還對洪柏說：「我知道你要按時上班，所以先點了幾個小菜，免得我們呆等，誤了你的上班時間。」

二人是舊同學，難得異地重逢，現在杯酒言歡，談的自然包括了別後情況。

范森明自言到了這兒半年有多，至今仍未找到工作，但洪柏却看見他衣着光鮮，絕對不似是個潦倒的失業漢。

洪柏問他道：「你在這兒有什麼親友呢？」

范森明聳肩苦笑：「一個也沒有，老實說吧，香港這地方，即使有什麼親人也沒有用，一切都非靠自己不可。你有辦法，人家瞧得起你，你窮，你倒霉，親如父子兄弟，他們亦未必多看你一眼。總之來到這兒，日子一久，你自會明白香港的人情。」

「何必等得太久，我現在就够明白了。」洪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范森明這個人顯得十分聰明，他看得出洪柏受過委屈。

洪柏也毫不隱瞞，將來港後的遭遇，都一一說了出來。

范森明無限同情地說道：「這證明我剛才所講的話沒有錯吧！我們只可以靠自己。」

范森明呷了一口啤酒之後，小心翼翼地左張右望，好像担心有人偷聽他們談話一樣，然後低聲向洪柏道：「你目前在那間廠幹什麼？」

「散工而已！」洪柏有點慚愧地說。

「工資呢？」

「每天四十元。」

「有合約麼？」

「什麼合約？」

「他們如何保證會長期請你爲他們工作？」

「毫無保證！」

「嗯！你明白這點就最好不過。人家不可能長期僱用你，所以，你只可以當作過度性質，不可以依靠他們。」

「森明，你有什麼好介紹？」

「當然有，看你有沒有勇氣跟我！」

「我看你的環境可不錯，告訴我，你到底做些什麼工作？」

「叫你猜，你可能猜到天亮也猜不中，」范森明神秘地了笑，「不過，目前不必談這個了。先讓我們談談你這方面。」

「我沒有什麼好談的，反正是散工，我隨時可以跟你走。」

「嗯！不！你暫時還不必走，多做幾天再說吧！總要你相信我，我保證你的收入一定好過現在所得的許多倍！」

「那我眞要感謝你！」洪柏又感慨地說，「假如你介紹給我的工作，有食又有住，那眞是最好不過。老實告訴你，我眞不願意回去見我姑丈！」

「目前我和朋友們住在一起，你可以先搬出來，其他事慢慢再談吧！」

「那好極了！」洪柏想想忽然又頓住：「不過，你和朋友住，多了我，似乎不大好吧！」

「男人大丈夫，別這樣婆婆媽媽的好不好？」范森明又向他解釋：「我們幾個人住一層樓，裏面有好幾間房。」

洪柏覺得這一次眞的是他鄉遇故知，只要讓他有個棲身之所，其他事情可以暫時不理了，何況目前他還有一份散工可做呢。

因此，興奮之餘，那一頓午餐他爭着請客，但范森明却爭先付了錢。

范森明付給侍者一張五百元大鈔，洪柏到了香港這些日子以來，還未見過這麼大額的鈔票。他不知道范森明口袋裏究竟有多少錢，只是剛才顯露出來的一叠鈔票，相信爲數已是不少。

他想仔細追問下去，但范森明却說他上班的時間已到，叫他下班之後，用電話跟他先連絡好，然後搬來一齊住。

范森明將一組電話號碼寫給他。洪柏小心地收藏好。

雖然只是一頓午膳，洪柏吃得很飽，喝得也有些兒醉。心情更是無比的興奮。

他絕對相信一個人一切的都由命運安排。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危關渡過了之後，任何難關似乎都難他不倒。

由遇上了姜玲玲開始，想不到另一個「奇蹟」這麼快又出現，他相信自己會從此以後一帆風順。

× × ×

洪柏終於離開了他姑母。

他感到無比的輕鬆，因爲他不必再寄人籬下了。姑丈的面色，姑丈的冷言冷語，他都不必看，也不必再聽了。

他搬到范森明家裏來。

這是王老五之家。

這兒有一廳三房，范森明獨自佔用了其中一間，另一間住着黃桐和童子龍二人，還有一間則住了一個叫何培的青年人。

范森明逐一介紹各人認識之後，便叫洪柏搬到何培的房間裏去住。

何培房間之內有一張兩層的鐵架床，何培一直睡在下面一格，上面用來放雜物。現在何培動手將上面的雜物移開，騰空讓洪柏住到上面去。

洪柏正想旁敲側擊地打聽一下，到底范森明所做何事。

范森明却在這時候進入這間房來了。

他說：「快些收拾一下，我們一齊出去吃晚飯。」

其實，洪柏也沒有什麼行李可以收拾的。他只有幾件常用的衣服，而且還是最近才購置的。

至於那些薄被和枕頭，還是不久之前在這兒附近購置的。

稍爲收拾一下，范森明就帶領着各人到附近一間飯店去。

他們似乎是這兒的熟客，侍者招呼得非常周到。

范森明先叫了洋酒，再叫菜，手段十分闊綽。

他們到底幹什麼的？

洪柏心裏一直在想。

× × ×

那一頓晚飯吃得既飽且醉。

范森明付賬時，小賬也有二十塊錢，怪不得這裏的侍者對他這麼恭敬，口口聲聲叫他「明哥」。

范森明的闊綽，以及這一班人對他的服從和尊敬，更加增加了洪柏對他們的疑心。

他彷彿想到了一些什麼，但他並不害怕，他早已作好了一切心理上的準備，既來之則安之。

回到那層樓之後，童子龍首先把那架二十六吋的彩色電視機開了，電視台正播映綜合性節目，又歌又舞，七彩繽紛的，的確是極視聽之娛。

黃桐他們似乎喝得還不够，開了客廳一角的大雪櫃，取出了幾罐冰凍的罐頭啤酒來，一屁股坐在眞皮的大沙發上，一邊喝一邊欣賞彩色電視節目。

何培也將一罐啤酒遞給洪柏，但洪柏喝了半杯洋酒之後已開始有些醉了，還那裏敢喝？他明天一早還要上班呢。

洪柏想坐下來也看一陣電視節目，因爲他從未正正經經的看過彩色節目，有的也只是經過街上電器店門前站一陣。

他姑丈家中那架只是黑白的老爺機，還不是常常扭開的。

但是，范森明却沒有讓他坐下去，拍拍他的肩膊，示意他到他房間裏去。

洪柏已經知道范森明果然正是這班人

的首領，怪不得他們重逢之後，他就大大方方的拿主意叫洪柏搬過來住。

洪柏入到那間房，裏面陳設簡單，但却相當的豪華。

范森明把窗簾拉攏，開了冷氣機，再亮了一盞可以拉動的吊燈，示意洪柏在桌子一旁坐了下來。

就憑眼前這一切跡象已經可以忖測得到，范森明是有備而來。

而且可以肯定說一句：一定有些非常保密的事情要跟他商量，否則，又何必小心地把窗簾也拉上呢？

果然，范森明坐下了之後，就攤開了一幅地圖，問他：「你可認得這是什麼地方？阿柏。」

洪柏呆了一呆。

他發覺那是一些建築物的剖面圖，有出口處、樓梯所在、防火門、會計部……等等，雖然只是一幅草圖，却寫得十分明白。

洪柏莫名其妙地說：「我怎麼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范森明瞪住他道：「這是你工作的地方。」

「大遠東塑膠廠？」

「不錯這就是二樓的剖面圖。但是，這只是憑第一印象繪成的，其中可能會有錯，我想請你核對一下。因爲你在那兒工作。」

洪柏彷彿想到了其中玄妙：「這是什麼意思？」他却故意問道。

「你那間廠有好幾百個工人，每逢出糧那天，一定有不少錢，對嗎？」

「我只是一名散工，而且只做雜務，按日支薪，我怎麼知道？」

「現在我就是要你去查一查！」范森明又說：「當然，你可不能做得太過明顯，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啊！」

「森明，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們是不是……」

范森明也不等他說完就說：「我早告訴你，生活在這裏，可不能依靠別人，一定要自己想辦法，你看看吧，我們這幾個人，一天的開支要多少？如果不是自己想辦法，早就餓死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以打刼爲生的匪徒組織，但對洪柏來說，只是提早證明而已，並未感到太大的意外。

洪柏道：「這是犯法的！」

「他媽的！什麼叫做犯法？我們什麼時候不是在犯法？難道偷渡入境不是犯法麼？」范森明的語氣又溫和下來：「其實在這個地方生活，只要摸準了門路，很快就可以發達。否則，你只有一輩挨餓！像我們這一班，你說能做一些什麼？」

「嗯……」洪柏想說只要肯做，一定有得做的。但他不敢說。

范森明道：「一切事情只要有計劃，有步驟去做，決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我們不是頭一次，但對你來說却是頭一次，難怪你會大驚小怪！」

洪柏問道：「你們做了多少次？」

「阿柏，不要以警察的口吻問我們做過多少次，總之我們出道以來，從未失過手。信不信由你！」范森明又說：「你不是我好朋友，我也不會把你帶進來。既然來了，你就要用心去幹。」

洪柏又問：「他們是什麼人？」

「都是我的朋友。」范森明又反問道：「記得我們怎樣分別的嗎？」

「你被人從學校中抽調到鄉間去工作。從此之後，我們一直沒有見過面。」

「對了，這班患難之友，就是我在鄉間工作時認識的。」

「你們一齊逃了出來？」

范森明點點頭：「我們的遭遇完全一樣，所以大家彼此了解。」

「我很僥倖認識你，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萬一失手被擒……」

「萬一失手被擒當然要坐牢。」范森明道，「但別忘記，更苦的事我們都試過了，那又算得什麼？坐牢在這兒的代名詞是叫做：吃皇家飯！有皇家飯吃總好過活活餓死吧？何況，我們一切有計劃，也有步驟，絕不可能失手的。」

「嗯！你們有沒有找過工作？」

「問得好！」范森明笑了笑，反問道：「你有沒有找過？」

「有！」

「我們每個人都有。」范森明又問：「有沒有人請你？」

「沒有人介紹，很難！」

「對了，你知道就好了。我們在這兒連親人也沒有一個，找誰來介紹？即使有，頂多也只不過像你一樣，做一些下賤的工作，能賺到多少？而且還要看人家的面色。但是現在，他們反而要看着我們的面色！」

洪柏忽然又想起了那天早上中區一間銀行發生刼案的事。

他問范森明：「爲什麼你們不向銀行打主意？」

「做這種事，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不必教我了，總之你相信我就跟着我一齊吧了！」

洪柏想了想：目前一切有如騎虎難下，怎可以有異議？

他說：「我能做些什麼？」

范森明指指攤在桌上的地圖：「你目前只須負責情報工作，其他事情讓我們動手好了。」

范森明又拿起鉛筆，在地圖上幾處地方打了一個個的「？」符號。

他叫洪柏負責檢查這張草圖是否與該工廠內部相符。如果不符合的，就提出更改。

至於那些打上了「？」符號的地方，尤其重要，因爲那是關乎到他們本身的安全。例如出口處，以及守衞所在，警鐘位置等等。

洪柏終於明白了，范森明那天在工廠門前出現，並非偶然。

他把自己找來，顯然也是另有目的。

范森明又對他說：「你只可以憑記憶，不能隨身携帶此圖。當然，我相信你這個人做事小心才交給你去做。」

洪柏似乎沒有理由反對，也不敢提出反對。

事實上他早已在心理上有了準備，一切也就聽其自然了。

范森明又教了許多方法給他，以免太露痕跡。

× × ×

每個月第一日，是大遠東塑膠廠員工支薪的好日子。

這間廠很具規模，生意做得很大，訂單也多，塑膠產品種類更加繁多。

整幢大厦，樓高十多層，容納七百多個工人在裏面工作。

就以平均每人月薪一千元計算吧，十人一萬，百人便是十萬，七百人便須支薪金高達七十萬元了。這數目的確不小。

所以，每當這一天來臨之時，不但男女工人們心情興奮，主持發薪給他們的人更加緊張。

每個月這筆錢都由安全護衞隊派出裝甲車護送到工廠會計部來。

會計部就在三樓。

七十多萬元的鉅欵，首先由會計主任容自力簽收，然後再交到一班職員手中，按照「糧袋」上所記錄的數目，分別放進去。

「糧袋」外面印有一張表格，清楚記錄每一個男女工人的上班實際工時，薪金也是按照這些「工時」逐日計出的。每人一個「糧袋」，簡單明朗。

每次當這筆錢交到會計部之後，護衞隊的責任亦告完結。

由於數目頗大，會計部人員也相當小心，尤其是當那些錢分別發給十多個男女職員放進「糧袋」之時，會計部那扇大門是關上了的。若非必要，在這段時間之內，任何人也不能入內。

此外，會計部有警鐘系統，綫路直通樓下警衞室和戶外。

一直以來都相安無事。

但是今天却有點例外了。

首先是一輛大貨車開到廠門前，幾乎將廠門附近的視綫遮住。

車上跳下一個人，樣子斯文，手上有一張像是提貨單的紙。

他朝守衞這邊走過來。

守衞早已經見到了他：「那一間公司的？」

「海外洋行。」那人將提貨單遞了上去。

守衞看過了，的確是海外洋行的提貨單。於是讓大貨車將尾部先退入廠內，以便接載貨物到車上去。

守衞正待將提貨單交到另一名同事手中，剛才那人突然以手槍指住他的腰間：「要命的切勿亂動！」

守衞自問疏忽了。假如不是那張眞的提貨單，他的戒備就决不會放鬆。

車上先後跳下幾個人，每個人都幪住面，分別持有刀槍。

二名守衞全無反抗，迅速被人以鐵綫反綁雙足雙手，以膠布封口，推到一角。

這四個人的行動很有默契，就像行軍遣將一樣，極有分寸。

這邊二人對付守衞時，那邊已有人搬出了預備好的工具，將警鐘的綫路系統截斷。

由狀甚斯文，鼻架金絲眼鏡的一名年靑人穿過旁門。

由車房的旁門可以通往梯間。由梯間可以直達二樓。

車房後面是一列三合土築成的月台，高度大約與貨車車卡相等，目的是方便運送一箱箱的貨物到貨車上去。

月台後面就是運載貨物的升降機。

這時候，已有人將升降機的總掣關上了。事實上這是專用來運貨的，直通上面貨倉。不必運送貨物時，很少人利用它。但刼匪將總掣關閉，只是預防萬一。

他們迅速搶登二樓！只留一個人在樓下看守。

會計部的門關上了，但其中一人却配備了一把鎖匙，輕易就將它開啓。

三個人之中只有兩個人衝了入去！

這兩個人都有槍，另一個人把守住門口。

會計部裏面的人大感驚愕。

有人悄悄按了警鐘，他顯然不知道綫路已被人截斷了。

一名持槍匪徒突然衝到那人面前，一拳打了過去：「你活得不耐煩了！要不要我告訴你警鐘系統已告失靈？你再亂動這會變成喪鐘！」

會計部十多名職員都不敢動，他們看得出那是眞槍實彈。

一人持槍監視，另一人迅速地張開了一個大布袋，將桌上的鈔票，糧袋等等，全部撥入大布袋之內。前後不到三分鐘光景。

得手後，各桌上的電話綫均被扯斷。

兩名匪徒挽住大布袋匆匆落樓，一名殿後的匪徒却將門重新鎖上，才衝落樓下，再由旁門轉到車房去。

那輛大貨車正升火待發，最後一人上車之後，貨車立刻開走。

全部過程前後不足十分鐘，就像銀幕上的警匪影片一樣，匪徒按步就班，一切顯得有秩序，有計劃。幾乎無懈可擊。

唯一的破綻就是，有一輛剛剛開到門口，眞眞正正是要來此提貨的大貨車，差些兒就和匪車撞個正着，還好司機刹掣及時。

那貨車司機十分生氣，正想破口大駡對方太過不顧安全，但匪車已迅速逃去。

司機感到不妙，對身旁的一名商行職員道：「你快下車進去看看，可能有事發生！」

司機身旁一名商行職員跳下車去，走進門內起卸貨物的停車地方，果然見到門後一角有兩名守衞被人綑綁起來。

那職員即爲二人解綁。

守衞急忙拿起掛在門旁一角的室內對講機與樓上辦事處連絡。

另一名守衞則衝出廠外，但匪車已逃得無影無踪。

停在門前的貨車是常常來此提貨的，司機也認得這守衞。他告訴守衞那匪車的車號他已記下，叫他立即報警。

守衞想按警鐘，但綫路早被截斷，只好以電話報警。

但是電話綫也被割斷了。最後還是由樓上辦事處報警。

其實在較早的時候，會計部的人員已將門弄開，到大寫字樓那邊去，致電報警。大寫字樓就是這間廠的總辦事處，與會計部分開的。那兒的電話並未被匪徒所截斷。

（未完）

俠義中篇傳奇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雄風牧場突然來了一名自稱賈無影的不速之客，聲言要親見場主買馬。但被看管牧場的人所阻，一言不合，便動起武來，交手不過三招，賈無影就把其中一名叫袁聚廷的制服，然後直往裏闖，袁聚廷再糾衆攔截，雙方將再動武時，場主的女兒穆心怡到來，問明原委，便親自帶領賈無影往見她的父親，當賈無影會見了該牧場場主穆遠昌之後，說明來意，要求購買兩百匹馬，但格於牧場成規，碍難出賣馬匹，於是兩人展開商議……

偵查鷹犬罪　折節牧馬場

賈無影點頭道：「在下也這麼想。」

穆昌遠又默然了刹那，沉吟地道：「老夫想看看你的一身所學功力，跟你印證幾招，你不會拒絕吧？」

「這個……」賈無影微一猶豫道：「在下怎敢和場主動手……」

穆昌遠含笑說道：「你誤會老夫的意思了，不是老夫跟你，老夫打算讓本場白總管跟你印證一番。」

賈無影道：「只怕在下不是白總管之敵，讓塲主見笑！」

穆昌遠笑笑道：「你別謙虛了，這場印證，老夫並不是讓你白印證，而是有條件的。」

賈無影凝目問道：「什麼條件？」

穆昌遠道：「你必須盡力施展你的一身所學功力，只要你勝了，老夫便答應送兩百匹好馬！」

賈無影雙目一睜，道：「眞的？」

穆昌遠點頭道：「老夫向來一言九鼎，從無虛假，不過，老夫還有一個附帶條件。」

賈無影道：「什麼附帶條件？」

穆昌遠道：「老夫送你兩百匹馬，你從此改行。」

賈無影微微一怔，道：「場主要在下改什麼行？」

穆昌遠道：「協助老夫經營這爿牧場，你願意麼？」

「這個……」

「你要是不願意，老夫自然不能勉强你，只是老夫適才所言也就會作罷論！」

「在下倒不是不願意，而是……」

「而是什麼？你只管直說好了。」

「在下想先請問場主，場主打算在牧場裏給在下安置一個什麼職位？」

穆昌遠微一沉吟道：「這就要等你跟白總管印證過武功後再作決定了。」

賈無影道：「不能先作決定？」

「不能。」穆昌遠搖頭道：「不過，你盡管放心，老夫不會太委屈你的！」

賈無影搖頭道：「蒙場主抬愛，在下衷心至感榮寵，在下之先問職位的原因，並非怕委屈，而是想先明白職位的性質，

在下的能力是否幹得了。」

穆昌遠一笑道：「這你也盡管放心，老夫用人一向量才，老夫要你跟白總管印證武功，便是要以你的武學功力作爲準則決定職位，換句話說，老夫所決定的職位，你的能力一定幹得了。」

賈無影微一沉吟道：「場主既這麼說，在下遵命便是。」

穆昌遠笑了笑，接着揚聲朝廳外垂手肅立着的兩名青衣漢子中的一個，說道：「郭永，你去請白總管來！」

郭永應了一聲，立刻快步而去。

白總管名白寒山，外號人稱「血手閻羅」。未投身雄風牧場之前，原是遼北綠林道上的梟雄巨霸。

白寒山進入客廳，朝穆昌遠躬身道：「場主找屬下有何吩咐？」

穆昌遠抬手一指賈無影，說道：「這位是賈無影賈少俠，你先見過。」

白寒山立即轉向賈無影一抱拳道：「白寒山見過賈少俠。」

賈無影欠身拱手道：「不敢當，在下年輕，見識淺薄，以後尚請白總管多加指教。」

白寒山嘿嘿一笑道：「少俠客氣，白寒山不敢當。」

穆昌遠接口問道：「白總管，適才之前，袁聚廷跟賈少俠動手的情形，你聽說了麼？」

白寒山點頭道：「袁聚廷剛才曾到屬下那兒去過，屬下已聽說了。」

穆昌遠點了點頭，道：「賈少俠已經答應老夫的聘請，協助老夫經營這爿牧場，老夫請你來，是打算讓你跟賈少俠在武學上作一場印證，你意下如何？」

白寒山躬身道：「屬下遵諭。」

語聲一頓，轉向賈無影一舉手，說道：「賈少俠，咱們到外面去，請。」

賈無影含笑起身，說道：「白總管先請。」

白寒山沒再說話，大步往廳外走了出去。

賈無影神情瀟洒地舉步隨後。

穆心怡跟着站起嬌軀，望着穆昌遠嬌聲說道：「爹，我們出去看看吧。」

穆昌遠含笑地點了點頭，和穆心怡緩步走出廳外，併肩站立在走廊上。

院子裏，白寒山跟賈無影相隔丈餘地面對峙立。

白寒山臉色神情冷肅，雙目灼灼如電地注視着賈無影，而賈無影的臉色神情却仍是一副瀟洒的樣子。

穆心怡看着這等情形，黛眉不由微蹙地悄聲說道：「爹，與人動手，他怎麼還是這麼一副樣子？」

穆昌遠微微笑道：「心怡，妳別看他是這麼一副樣子其實，這正是武學功力上乘，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的氣勢！」

父女二人這裏說話間，白寒山那裏已於一聲輕喝中出了手，揮拳直拍賈無影的胸脯！

白寒山已知袁聚廷在賈無影手下未能走過兩招，深知賈無影武學身手奇高，是以一出手便是精絕之學。

雖然，穆昌遠已經說明賈無影已經答應接受聘請，將在牧場裏任職了，這只是一場武學印證。

但是，白寒山心裏却甚是明白，這場武學印證，關係着他的顏面聲譽，換句話說，他是只能勝不能敗！

因此，他出手不僅便是精絕之學，而且招式奇快如電，恨不得在三五招之內即將賈無影敗於掌下。

然而，白寒山他心中雖有這個意思，但事實上却大有問題。

賈無影身懷奇學，功力高絕，白寒山過去雖是遼北綠林道上的梟雄巨霸，當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一身武學功力也確有精深的造詣火候，却絕非賈無影手下三招之敵，賈無影也根本未將他放在眼內。

只是，賈無影雖自信有把握於三招之內，就能將白寒山敗於掌下，但他來雄風牧場買馬是假，另有意圖是眞。

因此他目下還不宜顯露出眞正的武學功力，以免因而引起穆昌遠的驚心懷疑。

因此，白寒山出掌奇快如電地拍到，他立即身形一側，避招出掌，與白寒山互爭先機，搶攻。

雙方招式全是以快攻快，稍觸即分，情勢緊張激烈，看起來像是勢均力敵，不分上下，彼此的功力在伯仲之間。

穆心怡美目一瞬不瞬地凝注着二人動手的情形，她心裏有點兒緊張，也有點兒替賈無影担心。

她爲什麼替賈無影担心？

這問題，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

這時候，如果有人問她，她一定會瞠目不知所答。

穆昌遠目注二人動手的情形，心中是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賈無影的武學功力竟高出了他的意想之外，喜的是，從此他身邊又多了一個高手，一個得力的臂助。

他原想藉白寒山與賈無影印證武學功力時，從賈無影的招式手法上來了解賈無影的師承——「閑雲老人」究竟是武林中那一位奇人隱逸的。

可是，他仔細觀察的結果，發覺賈無影所施展的招式手法，竟然都是些普通平凡的招式，而那些普通平凡的招式在賈無影手上使出來，却有着無比的威力。

任憑白寒山施展出如何精絕的招式，都被賈無影用平凡的招式所化解。

於是，穆昌遠看得不禁睜大了雙目，神思被這種寓玄奇於平凡的招式所吸引，呆住了。

轉眼工夫，二人動手已過三十多招。

白寒山於越打越驚凜中，不由激發了怒火，出手招式更形奇快，也更形猛狠。

突然，一聲大喝倏起，兩條人影一觸即分，雙雙倒退丈外。

白寒山手裏抓着半截衣袖，朝賈無影哈哈一笑，道：「賈少俠，承讓了！」

賈無影雙眉微揚了揚，淡淡道：「總管身手高强，實在令人佩服，不過……」

語聲一頓，又道：「在下認爲，你我只是平手！」

白寒山不禁一怔，睜目道：「你我只是平手？」

賈無影微點了點頭，正要接話時。

穆昌遠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白總管，賈少俠說的不錯，只是平手。」

白寒山不由又是一怔，旋即嘿嘿一笑道：「既然場主也這麼說，那就算是平手吧。」

這語氣顯然，是他心裏並不認爲這是平手。

因爲他手裏抓着賈無影的半截衣袖，而賈無影却是雙手空空，連他的半片衣角也未沾上，這明明是賈無影落了敗。

只因穆昌遠是場主，他只是個總管，穆昌遠既也說這是「平手」，他還有什麼好說的。

穆昌遠不是個糊塗人，一聽這種語氣，心裏那會不明白了，臉色不由立時微沉，道：「白總管，你心裏可是不服氣？」

白寒山躬身道：「屬下不敢。」

穆昌遠口中一聲輕哼道：「你低頭看看你胸前和腰肋兩處的衣裳再說吧！」

白寒山連忙低頭朝胸腰兩處一看，臉色不由倏然一變，心神連連震動！

原來白寒山的胸腰兩處衣裳上，各有三個被賈無影指力點穿的三個指洞。

與敵動手，以指力點穿敵人的外衣而使敵人無覺，這力道必須用的恰到好處，多用一分力便觸及人體傷人，少用一分力則勢難點破敵人的外衣。

於此可見，賈無影武學功力造詣火候，實比白寒山爲高。

這豈是平手，照情理來說，白寒山應該是敗了，而且敗得連衣服上被戳破了六個洞都不知道。

然而，賈無影却說這只是平手，顯然，這是賈無影不想讓他難堪，有心保全他的顏面。

因此，白寒山臉色一變之後，旋即暗吸了口氣，一丟手裏的半截衣袖，朝賈無影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少俠好高明的指力，請原諒老朽不察失言！」

賈無影連忙也抱拳一拱，道：「在下也只是一時僥倖，要眞以武學功力而論，在下實不如總管之武學宏博深奧，也不是總管之敵。」

白寒山笑道：「少俠太客氣。」

穆昌遠接口笑說道：「好了，都別客氣了，都到客廳裏坐下來談吧。」

話落，轉身當先往客廳內走了進去。

× × ×

夜晚，賈無影被安置在客房裏，他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屋頂，嘴角泛着笑意，腦子裏在想着下一步應該如何？

於此同時，在穆昌遠的房間裏，父女二人對坐着。

穆心怡眨了眨美目，問道：「爹，你看出他的師承出身了麼？」

穆昌遠雙眉微蹙地搖搖頭道：「沒有，他所施展的武功招式都是些普通平常的招式，而且很博雜，根本看不出一點門路來。」

穆心怡道：「你對他的感覺呢？」

穆昌遠道：「一流中的一流，如爹與他動手，只怕非百招以外分勝負。」

穆心怡嬌笑地道：「爹，你弄錯了，女兒問的不是這個。」

穆昌遠一怔，說道：「那你問的是什麼？」

穆心怡道：「女兒問的是爹對他的人的印象如何？」

穆昌遠微一沉吟道：「爹對他的印象不壞，日後若能成爲爹的臂膀，這完全是妳的功勞，爹一定要好好的謝謝妳！」

穆心怡嫣然一笑道：「爹不必謝女兒，女兒這也是爲自己着想。」

穆昌遠目光一凝，道：「妳這是爲妳自己着想？」

穆心怡點頭道：「爹，女兒今年已經十九歲了！」

「哦。」穆昌遠恍然地含笑問道：「心怡，妳看中他了？」

穆心怡又點了點頭道：「爹，女兒覺得他人品很好，是個足以依賴的人！」

穆昌遠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心怡，這件事爹雖然不阻攔妳，不過，必須得過一段時日，妳才能對他表露好感，表露妳的情意！」

穆心怡道：「爲什麼？」

穆昌遠道：「爹要先弄清楚他的出身來歷，來咱們牧場裏有什麼意圖目的？」

穆心怡道：「爹懷疑他可能有什麼意圖目的？」

穆昌遠搖頭道：「這爹怎麼知道，爹只是懷疑而已，俗語說得好：防人之心不可無。」

穆心怡道：「爹這話雖然不錯，但是，爹應該明白，他來咱們牧場買馬，是爹以條件迫他答應留下來的。」

穆昌遠點頭道：「這爹當然明白，但是在未弄清楚他的出身來歷一切以前，爹都不能不防萬一。」

穆心怡眨了眨美目，道：「爹，女兒有幾句話，不知道當不當說。」

穆昌遠笑笑道：「心怡，妳怎麼突然跟爹客氣起來了，有什麼話，妳只管說就是。」

穆心怡道：「爹不會生氣？」

穆昌遠搖頭道：「當然不會，爹什麼時候跟妳生過氣了。」

穆心怡嬌靨兒神色倏然一肅，道：「爹，女兒認爲你今後該改作風，別再像從前那樣的替清廷賣力了！」

穆昌遠臉色微微一變，道：「心怡，妳怎麼可以說這種話，爹吃的是清廷的糧，拿的是清廷的俸，不替清廷賣力替誰賣力！」

穆心怡黛眉微微一蹙道：「爹，你說過不生氣的，怎麼生氣了。」

穆昌遠輕吁了口氣，說道：「心怡，爹這不是生氣，妳該知道，清廷待爹不薄，爹不能忘恩負義。」

穆心怡道：「爹，做人的確是不能忘恩負義，可是，爹也該爲自己的日後想想，打算打算……」

穆昌遠倏地抬手一擺，截口道：「好了，妳別多說了，爹心裏明白，我有自己的打算。」

語鋒一頓又起，說道：「時間巳經不早了，妳還是回房去息歇吧，爹也要休息了。」

穆心怡沒再說什麼，緩緩站起嬌軀，道：「那麼爹你請早點休息吧。」

說罷，擰腰轉身出房而去。

× × ×

穆昌遠很守信諾，他任由賈無影挑選了兩百匹好馬，並且還派了十個黃衣漢子帮忙賈無影押送照料。

賈無影要買兩百匹馬，這原只是個藉口，不料竟弄假成眞，現在巳說不上不算了。

這便怎麼辦？

兩百匹馬不是個小數目，將牠們送往何處去？如何處理？……

昨兒晚上他雖然巳經想好辦法了，只要一離開熱河地方，他可以將這些馬交給丐帮去處理牠們。

可是，如今這辦法行不通了。

因爲穆昌遠派了十名黃衣漢子跟他同行帮忙照理，他焉能將這麼多的馬交與丐帮？

否則，這十個黃衣漢子回到牧場裏一說，穆昌遠問起來，他如何回答？

如說買主就是丐帮，穆昌遠絕不會相信，也必將因而引起穆昌遠的疑心，那對他將是大大的不利。

因此，賈無影不禁爲之暗暗的皺起了雙眉！

他心念一陣電閃飛轉，終於獲得了妥善辦法，雙眉開展地笑了。

× × ×

伏牛山，在河南嵩縣之西南。

在伏牛山麓，有一座佔地龐大，碉樓高聳的堡宇——飛星堡。

堡主「九環飛星」杜定風是一位譽滿武林，俠肝義胆的當代大俠。

這天，申正時分。

飛星堡外突然塵頭大起，蹄聲震天，出現了一大羣馬隊，直朝飛星堡前奔來。

老遠老遠，飛星堡的人就看見了，全都不禁大驚震奇……這是怎麼回事？這麼多馬，從那兒來的？……

馬隊緩緩停住了，停在堡前百丈開外地方，領隊之人正是那自稱賈無影的黑衣少年。

馬隊一停，賈無影立刻轉身朝後那十個黃衣漢子中爲首的一個說道：「程兄請在這兒稍等會兒，我去請杜堡主派人來點收。」

話落，飄身下了馬背，輕彈了彈身上的塵土，邁步直朝堡門前走去。

那震天的蹄聲，早就將飛星堡的人驚動了，很多人都跑出來看望究竟。

這時，堡主「九環飛星」杜定風，總管「琵琶手」韋伯堃也都出來了，站立在堡門口向馬隊這邊凝望着。

當賈無影走近十丈之內，杜定風看清楚了賈無影的面貌時，心中不由大感驚奇的暗忖道：「怎麼會是他……」

他暗忖間，賈無影巳神情瀟洒地走到了他面前，他立即凝目問道：「司馬大俠，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賈無影便是那位江湖人稱「煞星」，化名司馬子都的駱天龍。

駱天龍含笑說道：「替貴堡送馬匹來了。」

杜定風一怔，問道：「替敝堡送馬來了？」

駱天龍點頭道：「馬是堡主向我買的，一共是兩百匹，就是這麼回事。」

杜定風詫異地道：「司馬大俠，你可把老朽弄糊塗了。」

駱天龍笑笑道：「堡主，在那些黃衣漢子面前，我不姓司馬，姓賈名無影，是個做馬生意的馬販子，現在請堡主先派人去點收那些馬吧，內中詳情待會兒定當奉告。」

杜定風眉鋒不由微蹙了蹙，隨即轉對站立在身旁的總管韋伯堃說道：「韋兄弟，你帶人去點收吧！」

駱天龍接口道：「韋兄，請記住我名叫賈無影，是個馬販子，韋兄明白麼？」

韋伯堃點頭笑道：「司馬大俠你請放心，這老朽明白。」

話落，立即招呼了十幾名堡丁，大踏步向馬隊那邊點收馬匹去了。

馬匹點收好了。

駱天龍賞了那十名黃衣漢子每人二十兩銀子，並請那爲首的程姓漢子回去代他轉告場主，他要辦點私事，最多不超過十天，一定前往牧場裏就職。

× × ×

在飛星堡的客廳中，杜定風，韋伯堃，駱天龍三人分賓主落了坐。

坐定，駱天龍不待杜定風發問，便把那兩百匹馬的來歷經過述說了一遍。

杜定風靜靜聽後，這才明白地微一沉吟道：「司馬大俠，你知道雄風牧場的後台與穆昌遠的底細嗎？」

駱天龍含笑道：「聽說其後台是官家，那穆昌遠原是侍衞營的一個大領班，對不對？」

「不錯。」杜定風點頭道：「你既然知道，你怎麼還要投身其間？」

駱天龍道：「我要除去穆昌遠！」

杜定風目光微微一凝，道：「你與他有仇麼？」

駱天龍道：「他是當年率人突襲含烟山莊，殘殺雲莊主夫婦及全莊男女老幼的兩名大領班之一！」

「哦。」杜定風眨眨雙目道：「這個老夫就有點不懂。」

駱天龍道：「堡主什麼不懂了？」

杜定風道：「據老夫所知，那穆昌遠一身武學功力雖極精深高强，但絕非你手下十招之敵，你要殺他並非難事，何必那麼……」

駱天龍含笑接口道：「堡主說得不錯，穆昌遠他決非我手下十招之敵，不過，我這麼做是有道理的！」

杜定風道：「什麼道理？」

駱天龍道：「我要抓住他爲非作歹的證據，才能殺他！」

杜定風詫異地問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堡主可知道，當今清廷有一位貝勒，名叫哈泰的這個人麼？」

杜定風點頭道：「聽說他一身武學功力高絕，是京畿第一高手，也是當今清廷的一位大紅人。」

駱天龍含笑地點了點頭道：「前些日子我在京裏曾跟他作過一次詳談！」

杜定風臉色倏然一變，道：「你跟哈泰是朋友？」

駱天龍說道：「關係比朋友還要深一點。」

杜定風目光如電般凝注着駱天龍，問道：「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駱天龍淡淡道：「不只是我跟他有關係，堡主跟他也有點淵源！」

杜定風不禁一怔，道：「老夫跟他也有點淵源，老夫自己怎麼不知道？」

駱天龍笑笑道：「這問題，待會兒我當向堡主說明，現在請堡主先聽我將跟他那一次詳談的內容說完。」

杜定風目光灼灼地望着駱天龍，沒開口。

駱天龍接着說道：「因爲他知道我跟他的立場不同，他又不願跟我動手爲敵，所以他向我提出了條件，只要我不硬闖大內驚擾皇上，隨便我在北京城內幹什麼，只要不太過份，都不予干涉，就是要殺九門提督，他也不過問，但是必須有其該殺該死的罪行惡跡！」

「哦。」杜定風眨眨雙目道：「所以你才要投身雄風牧場內，以便抓到穆昌遠的罪行惡跡證據殺他！」

駱天龍點頭道：「我目的正是如此，突襲含烟山莊殘殺雲大俠夫婦，他是奉命行事，那不能算是罪行惡跡，因此我必須另找他的罪行證據，這樣，哈泰才無話可說！」

杜定風微一沉吟道：「老夫請問，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駱天龍回答道：「他算得上是我的師兄。」

杜定風又問道：「他跟老夫又有什麼淵源？」

駱天龍道：「他喊令師一聲師叔。」

杜定風雙目倏地一睜，道：「你知道老夫的師承？」

駱天龍點點頭道：「我豈止知道，而且我這一身藝業有一半還是他老人家親傳的呢！」

杜定風雙目大睜地道：「你是上官師伯的弟子？」

駱天龍搖頭一笑道：「我是老菩薩與上官師叔他們三位老人家的傳人！」

「呵……」杜定風雙目突射奇采地道：「這麼說，你是……」

駱天龍肅容地說道：「老菩薩的繼承人。」

說着，駱天龍伸手由懷內取出「忠義令」，雙手捧着，說道：「師兄請先拜見金令。」

金令一出，杜定風與韋伯堃連忙長身站起，肅容下拜道：「弟子拜見金令與令主。」

駱天龍收起了金令，說道：「二位請起！」

杜定風與韋伯堃一齊說了聲「謝令主」，站起身子。

駱天龍立即朝二人拱手行禮說道：「小弟駱天龍拜見師兄與韋大哥，並請原諒小弟未早說明姓名來歷之罪。」

杜定風與韋伯堃連忙欠身還禮，杜定風笑笑，說道：「令主別客氣了，快請坐吧！」

於是，三人重行落坐，坐定，杜定風立即雙目一眨，問道：「令主，哈泰他也是老菩薩的弟子麼？」

駱天龍答道：「他是老菩薩的記名弟子。」

杜定風道：「你適才會說他知道你跟他的立場不同，難道他已經知你的身份了麼？」

駱天龍點頭道：「他早就知道了。」

杜定風沉吟地道：「他既然知道你的身份，竟然不願跟你動手爲敵，向你提出那樣的條件，甚至任容你在京裏殺他官家的人，這想必是他有自知之明，武學功力不如你，決非你之敵了！」

駱天龍道：「他雖然自知武學功力都不如我，非我之敵，但其主要的原因並非爲此。」

杜定風道：「其主要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駱天龍道：「因爲他深知忠義之士遍天下，他若是對付了我，忠義盟弟子必定要爲我報仇，到處鬧事，鬧得他日夜不得安寧，而且，老菩薩跟令師和上官師叔他們三位老人家，爲整個忠義盟弟子，勢必傾盡全力另外調出一位繼承人來，那時，他便會被忠義盟列爲第一個要殺的對象，爲此，他乃不願與我爲敵。」

語聲微頓了頓，接說道：「同時，他與我相處多年，深知我的爲人性情，重於情感，雖然立場不同，有他在京裏一天，我便不會得毫不顧慮的放手去幹。」

聽完這番話後，杜定風與韋伯 這才明白哈泰之所以不願與駱天龍爲敵，提出那麼個只要不硬闖大內驚擾皇上，便任由駱天龍在北京城內幹什麼，都不予干涉的條件的原因。

杜定風默然了一會，雙目忽然一眨，問道：「令主，你跟姑娘三叔他們都見過了沒有？」

駱天龍點頭道：「都見過了，只有二叔和四叔，八叔三位還沒有。」

杜定風道：「姑娘和三叔他們幾位知道你要進入雄風牧場的事嗎？」

駱天龍搖頭道：「還不知道，我也不想他們知道。」

杜定風道：「爲什麼？」

駱天龍說道：「免得他們幾位替我担心。」

韋伯堃忽然插口說道：「令主，屬下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駱天龍笑道：「韋大哥有話儘管說，別客氣。」

韋伯堃道：「屬下想請令主改變那進入雄風牧場，偵查穆昌遠的罪行證據的原意。」

駱天龍道：「韋大哥的意思是……」

韋伯堃道：「屬下認爲，只爲穆昌遠那麼一個人，實在不值得令主隻身冒此大險！」

駱天龍星目一眨道：「袁大哥是怕我在牧場裏發生意外？」

韋伯堃肅容說道：「令主肩負重任，領導忠義盟，爲一衆屬下兄弟之靈魂，實在不宜前往冒險，尚祈令主三思。」

杜定風接口說道：「令主，韋兄說的不錯，屬下也認爲令主不宜前往冒險。」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這你二位放心吧，一切我會特別小心，絕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再說，我已經答應了穆昌遠，若是不去，豈不要落個失信之名，此事已成定局，無法改變！」

語聲一頓，話題倏地一改，道：「另

外我有件事情想跟二位商議商議，並徵詢二位的意見。」

杜定風正容說道：「令主請別客氣，什麼事情，屬下等當恭聆令諭。」

駱天龍目光轉向韋伯堃問遠：「韋大哥，剛才你點收那兩百匹馬時，認爲那些馬的品質如何？」

韋伯堃答道：「都是上選好馬！」

駱天龍含笑地點了點頭道：「我想利用那兩百匹馬，另外組織一個鐵騎神風隊，二位認爲如何？」

「好！」杜定風立刻贊同地道：「屬下非常贊成令主此意！」

韋伯堃道：「屬下也極贊成，只是，這不但需要有一批精善騎術的隊員，而且必須加以嚴格的訓練。」

駱天龍道：「袁大哥說的不錯，神風隊員是必須加以嚴格訓練的。」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以韋大哥看，這訓練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韋伯堃微一沉吟，道：「最少也得三個月左右。」

駱天龍又點了點頭，道：「韋大哥，這訓練的差事，我想偏勞你負責，你意下如何？」

韋伯堃不由意外地一怔，說道：「這個……」

駱天龍星目一凝，道：「韋大哥不願意？」

韋伯堃連忙站起身子說道：「屬下焉敢不願意，只是……屬下的能力淺薄，恐怕有負令主殷望。」

駱天龍含笑道：「你不必自謙了，我知道你精善馭馬騎術，這訓練一職你是最適當的人選，除你之外，本盟中恐怕再難挑出第二個人來當此重任！」

杜定風接口說道：「韋兄，令主說的不錯，你是最適當的人選，別推辭了。」

韋伯堃只得躬身說道：「承蒙令主厚愛，屬下敬遵令諭。」

駱天龍抬手一擺道：「如此，這件事就交給你了，你坐下吧！」

韋伯堃躬了躬身坐下。

駱天龍接着又說道：「關於神風隊的隊員人數與及組織問題，我想暫定爲一百五十人，組成十二個小隊，每小隊設正副小隊長各一，隊員十人，共是一百四十四人，多餘六人留作淘汰補充之用。」

語聲微微一頓，轉向杜定風問道：「師兄，堡中屬下能挑出多少人來？」

杜定風眨眨雙目，望着韋伯堃問道：「韋兄，以你看呢？」

韋伯堃微一沉吟道：「大概可以挑出二十人。」

駱天龍道：「另外的一百三十人，請杜師兄連絡戚姑娘，請她由各處屬下弟子中挑選，着令前來堡中向韋大哥報到。」

杜定風欠身道：「屬下遵諭。」

韋伯堃道：「令主，這訓練地方在何處？……」

駱天龍想了想，問道：「這伏牛山中，附近可有够大的山谷盆地？」

杜定風道：「有是有一處，只是距離本堡甚遠。」

駱天龍道：「有多遠？」

杜定風道：「兩百多里。」

駱天龍道：「够大麼？」

杜定風點頭道：「很大，足可容得下五百匹馬在其間馳騁。」

駱天龍道：「如此甚好，請師兄盡快派人前往那地方去搭蓋住處馬棚，等戚姑娘挑出來的人一到齊，立即由韋大哥開始訓練。」

杜定風欠身道：「屬下遵諭。」

駱天龍點了點頭，又說道：「關於各處挑選出來的人，武功高低必然不一，這問題還請師兄跟韋大哥多費神多指點他們，另外我有五招刀法，很適合馬上使用對敵，待會兒我將之傳給師兄跟韋大哥，請轉教給他們。」

杜定風與韋伯堃心中不禁大喜，他們都深知駱天龍一身所學奇高，這五招刀法，雖然不是罕世奇學，亦必是威力凌猛精絕的招式。

× × ×

駱天龍進入雄風牧場已經快有一個月了。這段時日裏，穆昌遠在心裏對駱天龍雖然並不信任，但是却十分和善，也很優厚。

當然，這完全是由於駱天龍一身武學功力高絕，他一心想攏絡住駱天龍成爲他的一個有力的臂助。

在這段日子裏，經駱天龍暗中細心偵查的結果，他終於隱約地發現了穆昌遠的一項大秘密。

他爲要求證那秘密的確實性，作爲光明正大誅殺穆昌遠的藉口，於是，他托詞要到遼北地方去尋訪一個失散了多年的長輩，向穆昌遠告了十天的假。

雄風牧場對於新進的屬下向來有個規定，便是新進人員在未進入牧場以前，就必須先辦完一切私事，進入牧場以後，一年之內絕對不得告假辦理私事。

可是，駱天龍告假時，穆昌遠竟然沒向他提說這項規定，只問了幾句就准了。

這在雄風牧場來說，可以算得是個大例外。

自然，主要的原因還是因他與別人不同，穆昌遠認爲值得爲他破例，以表示對他的優禮厚愛。

× × ×

威遠鏢局，在錦州城內東大街上，是遼寧、安東一帶地方最負威譽的大鏢局。

總鏢頭「開山掌」魯震東乃名震關東的一代豪雄，手下鏢師二十多人，無一不是功力一流，武林道上成名的一流好手。

夜，二更過半。

威遠鏢局的後院裏，突然射落一條頎長身材的黑衣人影。

這黑衣人是誰？

好大的胆，竟敢夜探威遠鏢局。

黑衣人身形剛一射落後院，立被後院中值班的守衛發現，口中剛輕喝了一聲「誰？」

黑衣人已閃電指手，彈出一縷指風，那名守衛立時身軀一幌，往後倒去！

黑衣人身形一閃，已到了那名守衛的身旁，伸手扶住其欲倒的身子，將之移到一株樹幹旁倚靠着樹幹站立。

接着黑衣人輕吁了口氣，抬眼朝四面打量了一下，騰身撲向一間猶有燈光外透的房間。

房間內，擺着一桌酒菜，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五十多歲年紀，殘眉、三角眼、瘦削臉孔的錦袍老者，一個是年約二十五六，細皮白肉，妖嬈風騷的美嬌娘。

錦袍老者的一隻手摟着那個美嬌娘，另一隻手在美嬌娘那豐滿的嬌軀上撫摸着，撫摸得美嬌娘嘻嘻哈哈的格格嬌笑個不停！

黑衣人雙眉輕蹙地微微一猶疑，隨即抬手在那虛掩着的房門上輕敲了兩下。

錦袍老者連頭也沒回，一隻手雖是仍然摟着那美嬌娘的嬌軀，但另一隻手却已停止了撫摸，說道：「是尤靑麼，你進來吧。」

黑衣人沒說話，推開門，跨步進入房內。

錦袍老者一抬眼，臉色倏然一變，猛地推開摟着的美嬌娘，站起身子瞪目喝道：「你是甚麼人？竟敢夜闖老夫私宅。」

黑衣人淡淡道：「總鏢頭，你先別緊張，我沒惡意，我是來找你談生意的。」

錦袍老者正是總鏢頭「開山掌」魯震東。

魯震東略定了定神，道：「不管你有沒有惡意，談生意那有這麼深夜闖入私宅談的！」

黑衣人道：「談生意雖然沒有這麼談的，但是我這生意與衆不同，必須十分秘密，不得不如此，並且對總鏢頭也有極大的利益好處。」

一句「極大的利益好處」，使魯震東動了心，臉色神情也和緩了下來，問道：「你是從那兒進來的？」

黑衣人道：「後院。」

震魯東道：「後院裏有値班守衞，他沒發現你？」

黑衣人道：「發現了，他沒來得及出聲，我就點了他的穴道。」

魯震東道：「死穴？」

黑衣人搖頭道：「睡穴。」

「哦。」魯震東雙目一眨道：「這麼說，你的身手一定很快，是一位江湖高人了。」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高人二字我不敢當，實際上我只是取了點巧而已。」

魯震東話鋒一轉，問道：「你找老夫要談甚麼秘密生意？」

黑衣人笑笑道：「總鏢頭連個坐兒都不讓，這是待客之道麼？」

魯震東深看了黑衣人一眼，抬手一擺道：「閣下請坐。」

黑衣人沒客氣，一跨步在魯震東的對面坐了下去，笑說道：「佳餚、醇酒、美人，總鏢頭好會享受，好不愜意。」

魯震東跟着坐下得意一笑說道：「閣下如不嫌殘酒剩餚，便將就着喝一杯，如何？」

「好。」黑衣人點頭道：「如此，我就叨擾總鏢頭一杯便是。」

話落，伸手拿起魯震東用的那隻酒杯，將杯裏的剩酒倒入美嬌娘用的那隻杯子裏，放在魯震東的面前，然後拿起酒壺將空杯斟滿，朝魯震東一舉，說道：「總鏢頭，你那一杯，就算它是和合酒吧，來，乾！」

魯震東不由哈哈一笑道：「閣下眞是位風趣可人之人。」

說罷，伸手站起酒杯朝黑衣人一擧，各自引杯就唇，乾了一杯。

放下酒杯，魯震東立即雙目一凝，說道：「閣下現在，可以請說要談甚麼生意了？」

黑衣人目光望了望那位美嬌娘，沒說話。

魯震東見狀，立刻會意地朝那美嬌娘一擺手說道：「妳到裏間去歇息吧。」

美嬌娘沒說話，但那雙眼睛却勾人魂魄地睨視了黑衣人一眼，扭着腰肢兒往裏間走了進去。

適時，房外再來一陣快捷的脚步聲，一名靑衣漢子走到房門口停步站立，一見黑衣人，神情不禁一怔。

魯震東問他道：「怎麼樣，都辦好了麼？」

靑衣漢子點頭道：「都辦好了。」

魯震東道：「那你去休息吧。」

靑衣漢子應了聲「是」，微一躬身轉身而去。

魯震東雙目隨即又望着黑衣人道：「是甚麼生意，閣下請說吧。」

黑衣人微一沉吟，倏然肅容說道：「我這個生意很簡單，但却關係着總鏢頭的生死。」

魯震東一怔，道：「關係着老夫的生死？」

黑衣人點頭道：「不錯，希望總鏢頭能跟我眞誠的合作！」

魯震東目光一凝，道：「老夫請問，究竟是甚麼生意？」

黑衣人說道：「我聽說總鏢頭藏有一隻小鐵箱，請總鏢頭將那一隻小鐵箱交給我！」

魯震東臉色突然一變，道：「你是聽甚麼人說的？」

黑衣人說道：「總鏢頭這就不必知道了。」

魯震東雙目再次一凝，道：「你知道小鐵箱裏是甚麼東西麼？」

黑衣人道：「我要是不知道，就不會來向總鏢頭要它了。」

魯震東道：「你既然知道，就該明白那裏面都是分文不値的東西。」

黑衣人道：「這我都明白，事實上我要的也就是那些分文不値的東西。」

魯震東道：「你要它何用？」

黑衣人回答道：「總鏢頭日後自能明白。」

魯震東眼珠轉了轉，道：「這既然是生意，那麼再請問，你打算付給老夫甚麼代價？」

黑衣人反問道：「總鏢頭想要甚麼代價？」

魯震東微一沉吟道：「黃金萬兩，如何？」

黑衣人淡淡答道：「這價錢不算高，只是，可惜我沒有那麼多，也拿不出那麼多。」

魯震東倏然嘿嘿一笑道：「你既然拿不出那麼多，這生意便沒有甚麼可談的，也就絕對談不成了。」

黑衣人道：「但是我却認爲一定談得成。」

魯震東道：「憑甚麼？」

黑衣人道：「憑一條命。」

魯震東道：「你的命？」

「不！」黑衣人搖頭道：「是總鏢頭你的命。」

魯震東臉色一變，道：「你的意思可是說老夫要不把那隻小鐵箱交給你，你就要老夫的命？」

「不錯。」黑衣人冷冷道：「這也就是我所說的，這生意關係你總鏢頭的生死之意！」

魯震東雙目倏如電射般灼灼地道：「你認爲你能要得了老夫的命？」

黑衣人道：「我如果沒有十成把握，就不會孤身一人來找你總鏢頭了。」

魯震東嘿嘿一笑道：「閣下這話說的也是，不過……」

語聲倏地一冷，道：「老夫倒有點不信，要試試你！」

黑衣人道：「我却勸你最好別試！」

魯震東道：「你可是認爲老夫不是你的敵手？」

黑衣人說道：「你絕非我手下三招之敵。」

魯震東臉色突又一變，道：「你好狂的口氣！」

黑衣人道：「我這口氣聽來雖然似乎狂了些，但却絕對是實話。」

魯震東道：「但是老夫却不信。」

黑衣人淡淡道：「你一定不信，我就無可奈何了。」

魯震東嘿嘿一笑道：「老夫不但一定不信，還一定要試試你，跟你見個高低，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武學功力。竟敢如此狂妄，大言不慚！」

黑衣人神色淡淡地道：「隨你，你一定要試，我就奉陪你三招。」

魯震東霍地長身站起，道：「走吧，咱們到外面去見個高低吧。」

黑衣人坐在那兒沒動，搖頭道：「我看不必了，就在這房間裏也是一樣。」

魯震東道：「房間裏地方狹小。如何能施展得開手脚。」

黑衣人淡淡道：「我認爲地方够大的了。」

魯震東雙目寒芒電閃道：「你既這麼說，那就先接老夫這一掌看！」

話落，抬手一掌直朝黑衣人的當胸拍去。

黑衣人坐在那兒仍然沒動，神色淡淡地一笑，閃電抬手，一根中指筆直迎着魯震東拍來的掌心戳去。

魯震東心頭不由一震，疾地縮腕變式，易掌爲揚，食中二指反劃黑衣人的手腕脈門。

他縮腕變式，不能說是不快，但黑衣人却輕聲一笑，道：「總鏢頭，你的應變手法雖然够快的，可是對我，却仍嫌慢了一些。」

話聲中，手腕突如軟蛇地一翻，已把攫上了魯震東的腕脈。

魯震東只覺得腕脈一緊，立時猶如上了一道鐵箍，心神不禁猛地一震，道：「閣下好高明的手法。」

「多謝誇奬。」黑衣人淡淡道：「我說過，你絕非我手下三招之敵，現在你該相信了。」

說着，含笑鬆手放開了魯震東的腕脈，道：「如今你怎麼說？」

魯震東暗吸了口氣，沉吟地道：「老夫請教，閣下究竟是當今武林中的那位高人？」

「高人我不敢當。」黑衣人道：「我雙姓司馬，名子都，總鏢頭聽說過麼？」

原來這黑衣人竟是那江湖人稱「煞星」，化名司馬子都的駱天龍。

「煞星」司馬子都名震天下武林，江湖惡徒聞名喪胆，魯震東豈只是聽說過，可以說是如雷貫耳。

魯震東不由雙目猛地一睜，滿臉驚容地道：「你就是那位獨闖黃河十八寨，江湖人稱『煞星』的司馬大俠？」

「不錯。」駱天龍微微點頭，說道：「總鏢頭現在願意把那隻小鐵箱交給我了麼？」

面對這位江湖惡徒聞名喪胆驚魄的「煞星」司馬子都，魯震東他雖然明知惹不起，不敢斷然搖頭說個「不」字，可也沒有立刻點頭表示「願意」。

「這個……」魯震東神色微微猶疑，道：「司馬大俠可否明告要那鐵箱究竟何用？」

駱天龍淡淡道：「我仍是那句老話，到時你自然明白，請回答我願是不願？」

魯震東深知這「願」與「不」兩個字，回答起來雖然非常簡單，但却關係着他的生死。

一個「不」字出口，震怒了這位「煞星」，他可能會立刻濺血當場。

於是，他沉吟地乾咳了一聲，道：「司馬大俠既然要它，老朽怎敢不遵，何况那裏面裝的又不是甚麼寶貝，只是……」

語聲微頓，吸了口氣，接說道：「老朽如果把它交給您，老朽必得難逃一死，而且會死得很慘……」

「哦。」駱天龍道：「你是怕那箱子裏那些文件的主人，他們不會饒過你？」

一聽「文件」二字，魯震東內心不禁驚凜至極。

他再次吸了口氣，鎭定了一下內心的驚凜，點頭說道：「是的，此乃必然之事實。」

「這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告訴他，他決不可能知道。」

「但是……」

「你只管放心了，最多不超過十天，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不必担心他了。」

「司馬大俠這話的意思是？……」

「十天之內，我保證他必死！」

「司馬大俠要殺他？」

「不錯，我已決定殺他！」

「司馬大俠既已決心殺他，他一死，鐵箱子裏的那些東西也就成了廢物，要它何用？」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他一死，那些東西雖然立成廢物，但却是他的罪證！」

魯震東心念飛快轉了轉，忽然若有所悟地道：「司馬大俠可是要把那些東西交給官家，作爲他該殺該死的罪證。」

駱天龍淡然點頭道：「你料對了。」

魯震東臉上神色連變了好幾變，暗吸了口氣，說道：「司馬大俠，老朽想向你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小吏智辦差事

清朝聖祖在位的康熙年間，有一位名叫福安康的大將軍，奉聖祖諭令統率八旗軍征討西部地區，聲勢十分喧赫壯大，一路上所經過的幾個州縣，因爲對他們的飲食起居照料不完善，而遭受到上面斥責，甚至革職的官吏，多得數不清，於是就有「侍候八旗眞不易，一有差池即沒命」的風聲傳出，使他們西征所必經之途的地方大小官吏，個個皆提心吊胆，莫不驚恐萬分。

在山東陬邑（屬曲阜）地方，原來居民生活就很清苦，加上官府的上下各部又一向疲累，懶惰，聽到沿途傳來河北，山東的一些縣令就因不能辦法差事而受到了嚴厲的處分，心想：「河北，山東這些富裕的大縣尙且因此而受罰，我們有可能逃過此劫嗎？」尤其是這陬邑的縣令，更是心驚胆戰，食寢難安，每天除了掉淚心急之外，根本沒有什麼有效而良善的對策。

這縣令有一個親戚，是在陬邑担任向百姓徵收錢糧的小吏，他看到了縣令爲此事如此焦急的樣子，心生一計，就對他說：「你只要拿三百兩銀子，不過問我如何運用他們，全權讓我自由使用，我有信心能將此事辦好，且不會讓你的前程受到阻礙！」這縣令在完全沒法可想之際，只好照數撥了三百兩銀子給他，由這小吏自由運用，只求眞能奏效。

這時候正好是夏季中最炎熱的期間，陽光炎毒，暑氣逼人，這小吏在大將軍指定將用以休息的某村內，找到了一處十分寬敞而且空氣流通又可以躲避陽光的廳堂，他在廳內染了一古色古香的紙，將他們貼在牆上，牆上所有的字畫，都特別選了遠代的名作，桌椅等傢俱也全用核桃仁油塗在外層，再拿去薰成烏木色，又以人家用過了的舊藤竹蓆片，先蒸一蒸後再拿去洗淨，然後染成同一顏色，做成許多引枕靠墊，旁加上了藍緞子的鑲邊，裏面放滿了清香的梅花，使整個靠墊十分輕軟舒服，至於門簾窗簾，則一律用深綠色的蝦鬚竹編成。打從村子的入口處他便搭了一座天然席棚，接到了上房，長約一公里左右，上面舖滿蘆草編成的蓆子，用細小的松針覆蓋着，在這約有一公里長的天棚兩旁，由山中購買到小松柏數百株依序排列，至於所有的茉莉花、夜來香等，反將其置於離此較遠的幽暗地方，讓人只聞到花香而看不到花，在這廳舍後面及左右三面牆壁，排列了許多水桶，用粗大的竹子當水槍放在桶內，僱了幾百個小百姓，每人都各拿一支水槍，從這三面牆不停的向內噴水，使屋頂與天棚間，都得到了水氣的潤澤，又作了幾大桶西瓜汁，稍加點冰糖薄荷水，並另外準備了些美味的菜餚，盡力求清涼爽快，等到一切事物準備妥當之後，八旗大軍已經到了村口。

大將軍福康安頂着炎陽而至，轎子進到村口，已經感覺很蔭涼，等到了廳堂內，更是覺得有一股幽靜古穆之氣，完全不像別的州縣一樣的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心神爲之一爽，加上又有舖墊，個個都鬆軟清香，喝了西瓜汁，全身涼透，十分舒服，到了進酒宴，都是一些極爲可口的佳餚，更是覺得很合胃口，不覺十分高興，對他的侍從們說：「自從我由京城中出發準備西征以來，每天早晚不得休息，今天到了這個好地方陬邑，雖然在原定的行程計劃中僅是中午停歇之處，可是我決定一定要在此住一個晚上，你們不妨先派人到前站去，告訴他們我在天亮的時候，就馬上起程趕上他們。」說完，又立即傳令頒了二千兩以爲獎金，並面召了這位縣令，當面誇讚他並賜與獎金，不久，這個陬邑縣令就因爲受到這福大將軍的全力推薦，獲得了一個官缺，而這一個聰明而善解人意的小吏，也因此而爲其上司倚重，隨着他陞遷，這倒是意料中的事了。

李德裕明斷冤獄

唐敬宗在位時，李德裕官任浙西觀察使，駐兵在浙右，屬他管轄的鎭江內有一座甘露寺，寺院附近風景十分幽美，生產亦豐富，因而成了當時的一所名利。在這寺內主持交接時，前任主持僧控訴新任主持僧在暗中做了手脚，將香客所奉獻與募捐所得的約數千兩銀子私自吞沒。他們將這事告發到衙門。

當時直接管轄甘露寺的地方官吏，命人調集前後任主持僧，加以審訊。前任的各主持僧都極力辯駁說每一次主持僧交接時都是在白天進行，而且帳簿上的帳都沒有分毫訛誤，察明實際有存金之後才傳給新任主持僧的。這次交接儀式雖然一反常例，在夜間進行的，但是在當場也曾將帳簿，存金弄清楚之後才移交的，奈何一到天明，黃金竟會不翼而飛，其中必有人私藏，可是在夜間時，確曾點清無誤之後才傳給新任主持僧的，這不就是證明了銀子爲新任主持僧所呑沒了？而且又擧了不少的寺僧來證明實情確是如此，大家都把交接那晚情形描述得十分詳細，雖然新任主持僧盡力爲自己辯白亦無法提出任何有力證物，最後審判終了，新任主持僧被審有罪。

此案送到李德裕前準備定讞時，李德裕一向機警又細心，對案件尤其如此，一定要詳細閱過才會定讞，他接到這案件，心裏大感疑惑，覺得此鉅金必定有個什麼出入，於是提訊再審，新任主持僧仍堅持稱實在不知此鉅金早已用去，數年以來，移交空簿册，已成慣例，只因爲自己一人勢單力薄，衆僧藉此排擠陷誣，使他蒙上不白之寃。但衆僧却仍然說自己親眼目睹移交，指證其事，又好像十分正確。

李德裕覺得偵訊此事並非難事，立刻命人前往甘露寺，傳召前任數位主持僧和幾位專門保管寺院內金銀的人，分別將這些人各自關閉在一處，使彼此見不到面，不能互相交談，再分別給他們每人一大塊黃泥，要他們將歷次相傳的金兩而爲這次新任主持僧所吞沒的數目，依其所知的形狀數量，一點不差的用黃泥捏出來，以爲憑證。

各僧根本不曾見過此金兩，有的連捏都不捏便承認了，有的隨意捏製，有的根本不會捏，捏不成，彼此所捏製出的形狀數量都不相同，最後只得承認大家是事先串通好，誣控新任主持僧的事實。李德裕便依個人犯法程度，各自給予公平的判決，誣陷人的僧人，沒有一個不服罪的，同時李德裕也平了新任主持僧的冤情。

賊穴救親

宗光漢是遼東的貧家子，由於家貧所以投效軍營，把太太跟孩子留在家中，他當兵不久，有賊寇作亂，經過他家，把他的太太小孩擄走，他聽說家鄉曾遭到匪徒的侵擾，便請假回去探視，一進家門見不到人，詢問隣居的活口，曉得家人都被匪徒押走了，心裏很是悲憤，趁着黑夜偷偷跑到賊穴外，挖地洞躲起來，次日清晨，看到他太太出來汲水，他伸出頭來叫喚，他太太應聲靠過去，哭訴着被擄的苦況。他抑住心頭的悲憤，說道：「你堆積一些木柴在你的所住的門旁，等到半夜將它放火燒了，趁匪徒忙着救火時，我來帶你們逃跑。」他太太聽完點點頭，趕緊去挑水，回去時，故意將水潑在一些木柴上，然後把那些沾水的木柴放置在屋角曝晒，等到半夜裏，起來將它燒了，火勢一蔓延，驚起了匪徒，趕緊打開門取水灌救，這時，宗光漢躲藏在門外，趁匪徒不注意時，從背後一個個解決掉，而後帶着家人逃跑，同時還把匪徒的贓物帶回。

求個情，你能答應不？」

駱天龍道：「你說說看，除了要我饒過他以外，我皆可酌情答應。」

魯震東道：「老朽謝謝司馬大俠。」

駱天龍淡淡道：「你現在先別言謝，我只說是酌情答應，並不一定答應，究竟是甚麼事情？你還是先說來聽聽吧！」

魯震東神色微一遲疑，再次吸了口氣，道：「老朽請求司馬大俠別將那些文件送交官家，讓老朽當着你的面將它全部燒毁！」

這是爲甚麼？魯震東爲何要作此請求呢？……

駱天龍心裏雖然十分明白，但他却故意裝糊塗地目光一凝，問道：「你此求爲何？」

「因爲……」魯震東神色又一遲疑，道：「這些文件大都是由老朽經手的！」

「哦。」駱天龍道：「你可是怕文件一送入官家手裏，你也會被加上個叛逆的罪名！」

魯震東道：「老朽不想否認，這些文件自一開始就有老朽在內，只是……」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你明鑒，老朽是被逼的！」

駱天龍道：「關於這問題，我已經替你想好了，不知你願不願意聽我的。」

魯震東道：「你請說。」

駱天龍道：「穆昌遠死後，你可以立即解散這家鏢局，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隱居，從此不出江湖一步！」

魯震東道：「你這話說的雖是，可是，官家未必會放過老朽，一定會派出高手，下令天下搜捕老朽！」

駱天龍道：「我保證不會。」

「你保證不會？」

「嗯，你應該知道我向來說一不二，官家如果派高手天下搜捕你，你可以去找我。」

魯震東心中忽然一動，道：「司馬大俠，老朽有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駱天龍淡淡說道：「你有話只管問就是。」

魯震東道：「你爲何要將這些文件送交官家，難道你想……」

語聲突地一頓，「想」怎麼樣？沒有接說下去。

駱天龍道：「怎麼不說下去？」

魯震東搖頭道：「這可能是老朽的錯覺感，你絕不可能是那種人！」

駱天龍星目一眨道：「你可是想說我想藉此討好清廷，作爲進身之階？」

魯震東沒有接說下去的正是這個意思，駱天龍這一說出，他神色不由尷尬地乾咳了一聲，道：「老朽不否認，你此擧實在難免不讓人有此懷疑想法。」

駱天龍點頭一笑道：「你說的也是，我此擧也的確難免令人有此懷疑想法，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我這是不得已，爲了信諾，不得不將這些罪證交給官家。」

魯震東一怔，道：「爲了信諾？」

「嗯。」駱天龍點頭問道：「你知道當今清廷有個名叫哈泰的人麼？」

魯震東雙目一眨道：「可是那譽稱京

幾第一高手，權傾當朝的哈貝勒？」

「不錯，正是他。」駱天龍又點點頭道：「我曾經答應過他，如殺他清廷官家人，決不師出無名，必有其該殺該死之罪證，所以，我必須將那些文件交給哈泰，以守信諾，使他無話可說！」

魯震東心裏明白了，暗忖道：「原來他與哈貝勒有這麼個約定，難怪他一定要將那些文件……」

他暗忖間，駱天龍却接着又說道：「關於你的問題，我當對哈泰說明，保證他決不會下令派人搜捕你。」

魯震東心念電轉地默然了剎那，終於點頭說道：「你既作了保證，老朽遵命就是。」

駱天龍道：「那小鐵箱藏在何處？」

魯震東道：「就在裏間房內，你若信得過老朽，老朽這就去取出來交給你。」

駱天龍微微一笑道：「我向以誠信待人，你只管進去取出來好了。」

魯震東雙目凝光地道：「您不怕老朽弄鬼，或是乘機遁走？」

駱天龍淡淡道：「我不相信你那麼傻，自絕生路。」

這話的意思很明顯，魯震東當然也懂得。

他若是想弄鬼，或是想乘機遁走，那便是死路一條。

換句話說，駱天龍必定殺他。

魯震東心神不由暗震了震，沒再開口。邁步往裏間房內走了進去。

駱天龍坐在那兒雖然沒動，不過却已凝神運功諦聽着魯震東進入房內的動靜。

此刻，週圍十丈方圓之內的蟻行虫爬的聲音，全難逃過他的聽覺。

魯震東入房後，只要稍有異動，他立會察覺。

俗話說得好：「好死不如賴活」。人，總是怕死的，魯震東又豈能例外？

剎那工夫，魯震東雙手捧着一隻小鐵箱走了出來，放在桌上，取出鎖匙打開鎖，揭開箱蓋，說道：「所有的都在這裏面，你請過目。」

駱天龍沒說話，抬手從箱內取出幾件文件約略的看了看，只選了三件放入懷裏，含笑說道：「有這三件足夠了，其他的你就把它燒掉吧。」

「老朽遵命，稍時老朽立即將它全部燒毀。」

駱天龍長身站起，說道：「我該告辭了，請記住我的話，他一死，你立刻解散鏢局，找處地方歸隱，頤養天年。」

魯震東肅容點頭道：「您放心，老朽一定記住您的話，遵從您的囑咐。」

駱天龍點了點頭道：「如此甚好，再見！」雙手抱拳一拱，舉步出房，騰身電射飛掠而去。

魯震東連忙跟出房外相送，只見駱天龍的身影在夜空中閃了兩閃，便已消失不見。

× × ×

夜，二更。

天威牧場的後院深處，穆昌遠的書房中，燈尚未熄，窗櫺上映現着人影兩個。

駱天龍抬眼望了望窗櫺上的人影，神色略微遲疑了一下，隨即就發出了一聲輕咳。

書房裏的穆昌遠被驚動了，威稜地喝問：「誰？」

駱天龍朗聲答道：「我，賈無影，特來向場主銷假報到。」

「哦，無影，老夫正在和白總管下棋，你進來吧。」

駱天龍應了一聲，大踏步走過去推開房門進入房內。

穆昌遠一面放落一顆白子，一面笑說道：「無影，你看看老夫的一條大龍已經形成了。」

駱天龍星目看了看棋盤上黑白子的形勢，點頭道：「白總管已經輸定了。」

白寒山忽地一丢手裏的黑子，道：「場主，你贏了，這盤棋屬下認輸。」

穆昌遠得意地哈哈一笑，道：「白總管，你早就該棄子認輸了。」

目光倏然轉望着駱天龍含笑問道：「無影，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找着令親了麼？」

駱天龍點頭道：「找着了，本來我想在遼北多住幾天的，因爲發現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所以便急急趕回來了。」

「哦。」穆昌遠目光一凝，道：「是怎麼不平常的事情？」

「這個……」

駱天龍驗色猶疑地望了白寒山一眼，欲言又止。

白寒山不是糊塗人，立即站起身子笑說道：「賈兄弟，你和場主談談吧，老朽去替場主和你弄點酒菜來。」

話落，人已大步走出書房而去。

聽着白寒山的脚步聲去遠了，穆昌遠這才又凝目說道：「無影，是怎麼不平常的事兒？你可以說了？」

駱天龍臉色神情突地一冷，說道：「穆昌遠，你的事情發了。」

穆昌遠臉色勃然一變，道：「賈無影，你說甚麼？」

駱天龍冷冷地道：「我說你的案子發了。」

穆昌遠的臉色已恢復平靜地淡淡道：「老夫的甚麼案子發了？」

「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可惜老夫却一點也不明白。」

「那麼稍時我自會讓你明白，現在我要先告訴你一句話，我不姓賈，名字也不叫無影。」

「這個老夫早就知道了，賈者假也，無影本就是沒有影兒之意，換句話說，世上根本沒有『賈無影』這個人，而且老夫已經派人去陝西查過了。」

「你既然已經早知道，也派人查過了，爲甚麼不揭穿我？」

「不揭穿你，是因爲老夫愛才，要老夫以誠心相待，時日一久，你自會說出的。」

「好心智，高明。」駱天龍冷聲一笑道：「我眞姓馬各駱，雙名天龍。」

「駱天龍？」穆昌遠眉鋒不由一皺。

駱天龍接着又道：「我另 有一個名字，你一定聽說過。」

穆昌遠目光凝注地道：「請說。」

駱天龍淡淡道：「司馬子都。」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俠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花蝶夢中了吉文瑤的「五羊針」之後，深感毒勢厲害，自知命在旦夕，於是她懇求皮魯秋送她回洞，並要求吉士文去找她的徒弟駱元江回來，以便交待後事。吉文瑤在旁聽到一切，深悔暗算這一老婆婆而抱咎。她爲贖前愆，便背着她父親先行去找駱元江。在一座荒村的小店，吉文瑤雖與駱元江相遇，但因彼此素未謀面，所以也未將前事告知駱元江而別去。及後，吉士文趕到，告知駱元江，請他速回一見師面，駱元江在滿腹狐疑之下，終於匆匆就道……

師徒成永訣　抱咎哭墳前

江元仰頭看了看天色，又打量一下地形，忖道：「我只顧趕路，錯過了村頭，這一場雨快來了，怕不成了落湯鷄？」

想到這裏，江元記起了附近有一片叢林，並且有着一座土丘，這在我國北方黃土大平原上，是非常珍貴的，因爲在那片平原裏，往往數百里不見一丘。

（以山東省爲例，雖有可稱「小天下」之泰山，可是在魯西一帶，根本連個山的影子都看不見，一些土著的老百姓，那是終身沒有見過山，此乃實情，非筆者誇張之言也！）

江元連忙加快了速度，一瀉如箭而下，不一時已落下了豆大的雨點，夾着急風，打在臉上令人生痛。

江元提氣輕身，快如瀉箭，在驟雨中狂奔，不但不顯得狼狽，反而瀟洒自如。

不大的工夫，雨勢已如傾盆而下，那座小丘亦在目前，江元忖道：「我記得小丘上有個古洞，我且到那避雨一下！」

想到這裏，江元立時向那座山洞奔去，幾個猛撲之下，已然到了洞口。

江元由暴雨中猛然衝入洞去，他萬料不到洞中已然坐着一人，由於他來的勢子太猛，「砰！」的一聲撞了個正着，那人無防之下，竟被江元撞得跌到在地。

江元也覺胸際生痛，一驚之下，深恐把那人撞死，連忙上前扶持。

不料那人已然極快的站起來，怒目圓瞪喝道：「混賬東西！你沒長眼睛麼？」

江元再一打量眼前之人，却是一個英俊的少年，生得劍眉星目，身體魁梧，一股英邁之風。

江元聽他開口罵人，不禁劍眉一揚便要發作，但他想到原是自己不對，便隱忍下來。

當下江元對他毫不理會，逕自往洞口一坐，仰頭觀雨，對於那少年直若未睹，彷彿根本沒有發生過事情一樣。

等到江元坐下之時，才發現到洞內有一匹駿馬。

原來這少年就是深夜縱馬，追趕吉文

瑤的百里彤．

百里彤見江元被罵之後，不聲不响，自己雖有滿腹怒氣，也不好發作．

當時二人都是不作一聲，百里彤忖道：「這人眞是奇怪，撞了我以後，竟是不說一句話，好像若無其事一樣。不過，他的功夫一定很高，居然能夠把我撞倒。」

雖然剛才百里彤是在無防之下，但以他這等身手，絕不是任何人可以撞倒的。

同樣的，江元也是在詫異，忖道：「如果我推測不錯，這人定有一身不凡的功夫，要不然怎麼會撞得我胸前生痛？」

他們二人各自思忖着，不覺把目光投過來。

二人目光才一接觸，立時移開，各自吃了一驚，忖道：「啊！他的功力不在我之下呢！」

這時，二人都想找個藉口與對方交談，可是由於剛才發生的事，彼此都不好開口。

這時風雨益大，天色大暗，一條條水蛇般的雨柱，蠕動着，閃爍着自天而降，激起了大蓬的水花，交織成一片極大的聲响，加着颼颼風聲，甚是悸人。

由於雨勢太大，洞口不時被風吹入了雨絲，江元坐在地上，沉吟自思，那些雨水打在他的身上，他竟連一點也未理會。

百里彤見狀有些過意不去，含笑說道：「這位仁兄，洞口既然有水，就請上裏面來坐吧！」

駱江元聞言，把頭略側，用着不太了解的目光，向百里彤望了望。

他似乎不太明白，這個陌生的年青人，爲什麼會關心到他呢？

當江元看百里彤的時候，他一直是笑臉相對，露出了兩排白細的牙齒。

他的笑容很爽朗，不似做作，令人看得出他的那份心意，也體會到他的友誼。

江元見他笑臉相向，全無敵意，對於剛才發生的事，似乎已忘却了。

江元有些不好意思，不得不點了點頭，低聲道：「謝謝你的好意……。」

他說着把身體向內移動一些，避開了風雨。

但他仍是雙目望天，不曾再向百里彤看上一眼。

百里彤心中好不奇怪，他發覺江元雖然儀表非凡，可是却有一種令人無法親近的冷漠，尤其是他眸子裏所射出的光芒，雖然很友善，但這友善之外，似乎還被一種其他的東西籠罩着，顯得不大明朗。

沉默了一下，洞內很寂靜，除了他們身體移動，發出了輕微的聲息外，就是那匹駿馬的噴氣和踏蹄聲了！

江元正在全力思索着一件事情，却不料耳邊又响起了百里彤和善的語聲：「這位仁兄，看你風塵僕僕，定有急事，不知你要到那裏去？」

江元轉過了身子，這是他第一次整個的面對百里彤，他們都爲對方的神采所吸引。

江元微微含笑，說道：「我沒什麼急事，不過是到蓬萊山去看個朋友！」

百里彤聞言哦了一聲，似乎很遺憾的說道：「不巧！我正要到八角口去，不然倒可以順路了！」

江元點了點頭，接道：「是的！很不巧！」

江元說這話時，心中也有些遺憾，因爲到現在爲止，他並沒有交到幾個朋友，那是因爲他師父冷漠的個性影响了他並不自知。

這時他內心想着：「如果路上能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倒也不錯。」

百里彤突然問道：「你眞的沒有急事麼？」

江元聞言有些奇怪，他不明白百里彤爲何如此關心他，當下說道：「我是沒有什麼急事，你爲何一再追問我呢？」

百里彤被江元一問，倒不知如何回答，微笑道：「沒……沒什麼，我是想，如果你有急事的話，我可以把馬借給你！」

這倒是大出江元意料之外，英雄愛駿馬是自古皆然的事，凡是有良駒爲騎的人無不珍若性命。

現在百里彤竟願把自己的千里良駒，借給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豈不太以奇怪了？

江元想到這裏，不禁對百里彤增加了興趣，仰頭道：「哦？你我萍水相逢，連姓名都沒有通，你居然肯把寶馬借我？」

百里彤也不知自己爲何如此傾心相交，當下爽然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莫非你對我生疑麼？」

江元不禁哂然而笑，說道：「好！請你把姓名及住處告訴我，三天以後我把馬送去！」

百里彤見江元神情愉快，已不似剛才那麼冷漠，心中也頗多高興，笑道：「我生平最喜交朋友，你我這一撞倒有些緣份，我叫百里彤，今年十九歲，你呢？」

江元聞言不禁吃了一驚，當時站了起來，說道：「啊！你就是百里彤？你在江湖上名氣可不小啊！」

百里彤微微一笑，說道：「不過是朋友們捧我，有些虛名罷了，老兄你貴姓大名？」

江元沉吟了一下，說道：「我叫駱江元！」

百里彤聞言，一步跨過，緊握着江元的雙手，大笑道：「哈哈……原來是你，我心儀已久，你九天鷹的大名比我亮得多了。」

百里彤是個熱情豪爽的男兒，這時他似高興已極，緊握着江元的手不放。

江元一向孤寂，這時倒顯得有些不習慣，把百里彤的手推開道：「我也只不過是有些虛名，也不值得你這麼高興呀！」

百里彤笑道：「你不知道，我下月初二在家請宴，大凡江湖上年輕的英雄人物都請到了，獨找不到你，今日遇見你，叫我怎不高興？」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是的！你請客的事情我已知道，今天我還問了一個人……你這次請的都是一些什麼人？」

提起此事，百里彤好似興奮已極，連連說道：「我請的人，全是一流角色，說來你一定知道，有冷古、柳拂柳、盧嫗、

萬蛟、鐵蝶……。」

這幾個名字，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角色，江元不住的點頭。

百里彤又接着說道：「現在再加上你，我想江湖上年青一輩的，也不過就這幾個了！」

百里彤的語氣，雖然很狂，但却是事實。

江元略一考慮，點頭道：「好的！我一定到！」

這時驟雨已過，已是雨後天晴，百里彤突然醒悟過來，叫道：「唉呀！雨停了，我要趕路了！」

江元笑道：「既然你要趕路，馬還是你騎去好了！」

百里彤搖手道：「不！不！我不要緊的。」

他說着由馬背上取下了一個長形的包袱，握住江元的手道：「我走了！三天之後回家等你，我家就在蓬萊，你一問就知道！」

江元也拉過了馬，隨同百里彤一齊出洞，由於百里彤太豪爽，倒令江元說不出什麼話來，點頭道：「好的！我也該走了，改天見。」

這時百里彤又向江元拱了拱手，大踏步而去，他一路哼唱着山歌，行過之處，由於泥土新濕，留下了一大片的脚印。

夕陽又爬了出來，紅光如綫，照射着這片小丘，叢樹新綠，那野開的小花兒，剛被雨水冲洗過，發出了悅目的光彩，十分美麗．

百里彤在這種景緻下踏歌而去，倒也顯得風流瀟洒。

江元痴立着，直到百里彤的身影完全消失，他才含笑自語道：「百里彤果然不凡，比我愉快得多了！」

這一刹那，江元彷彿意識到自己始終沒有年青人的那種愉快，尤其是在百里彤的面前，更顯得深沉。

他彎腰摘下一朵新開的野菊，把領口那朵半謝的殘菊換下，騰身上馬，勒韁而行。

直到他跑出了老遠，微風才傳過了他的歌聲……

「……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這是王維的「少年行」。

天將拂曉，江元已到了這蓬萊山下，他把馬匹寄在一家客店，開始上山。

江元騰身如飛，在晨曦中破雲而上，身形快得出奇。

他心中却有所顧忌，忖道：「怎麼我一路回來，並無什麼事情發生呀，難道那個姓吉的，說的話是眞的？那麼，師父眞的……？」

江元想到這裏，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但這個念頭很快的被他否定了，他忖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以師父的身手，絕不會輸給任何人……那姓吉的把我騙回來，到底是什麼原故呢？」

「等我見了師父，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師父一定要生氣的！」

「不管它！反正快到了，等見了師父再說吧！」

江元心中不斷的忖度着，這時他已來到了那片懸崖的上面了。

江元有些興奮，因爲他馬上又要與師父見面了。

他一連三個縱身，已然上來了二十餘丈，越上了這片懸崖。

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懸崖的邊緣時，不禁使他吃了一驚，愣在那裏。

他面上有些變色，自語道：「怎麼師父不在這裏？」

他每次遠道回來，無論早晚寒暑，花蝶夢總是在這裏等着他，可是現在沒有花蝶夢的影子。

江元不禁有些戰慄，似乎已經意識到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了！

他怔怔的站在那裏，忖道：「師父每天凌晨一定在這裏，今天怎麼……」

江元想到這裏，再也忍不住，放大了聲音叫道：「師父，江元回來了！」

晨風習習，沒有一個人來回答他，江元覺得不對，忖道：「看樣子師父好像眞出了事，我要趕快回洞去看看！」

江元想着雙臂一振「穿雲破霧」，身如一隻凌空大雁，平空的拔起了十餘丈，斜着向左側落去。

他情急之下，施出了全身功力，只見他身如蒼鷹，猶如凌空飛渡一般，在枝林間閃躍前進。

那消一會工夫，江元已回到他的居處——一個很隱秘的山洞。

江元尚未來到門口，已經大叫道：「師父！妳在不在？」

洞內渺渺，沒有人回答他．

江元這時眞正感覺到事情不妙，他竟不敢入洞，站在洞口落淚，哭着自語道：「師父！……師父……。」

江元正在哭着，洞內突然傳出了一個蒼老而細弱的聲音說道：「傻孩子！……你哭什麼？……我還沒死呢！」

江元聞言不禁大喜，叫道：「師父！妳爲什麼不答應我？」

說着他已然撲入洞中。

這是一座頗爲寬大和淨潔的石洞，洞內並無燈火，顯得異常昏暗。

但是江元一眼就看見了花蝶夢，她坐靠在一張石床上，急促的喘息着。

江元大驚，撲到床前，顫聲道：「師父！妳……妳怎麼了？」

花蝶夢眨動着那一雙失明的眼睛，氣若遊絲的說道：「江元……你要是再晚半個時辰……就……就再也見不着我了！」

江元悲痛萬分，跪在床前哭道：「師父！……妳是怎麼了？妳……。」

花蝶夢伸出了無力的手，扶着江元的肩膀道：「不許哭！……聽我說，我是中了仇人的暗算，已經支持了兩天，爲的是見你一面，交待一些了之事……。」

江元已然哭出了聲，說道：「師父！妳的仇人是誰？我要報仇！把他殺死！」

花蝶夢咳嗽一聲，接道：「你別說話，聽我告訴你……暗算我的人一共四人，已經被我殺了一個，我受傷之後，仍然可以把其餘三個殺死，可是……我已經答

應過不殺他們！」

江元忍不住又哭道：「師父！為什麼？為什麼啊？」

當下花蝶夢便將自己中計之事，大略的告訴了江元，並且還說明了紅翎已然交出，永不許江元復仇。

江元知道師父必死，早已大哭，這個老婆婆雖然一向冷漠，可是她對江元愛如己出，十餘年來，這種感情雖沒有明顯的露出，但却充塞在他們的精神裏。

花蝶夢並沒有說出仇人的姓名，也沒有提到吉文瑤，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孩子！你別哭！……我很慚愧，由於我怪癖的性格，把你也弄得有些不正常了，我死之後，你一定要把這怪脾氣改過來！

「我沒有多久好活了，我死之後，你一定不許報仇，我在江湖上數十年，向來言出必從，你是我的徒弟，也要照我的意思去作！

「我的紅翎已經交給一個女孩子，這是本門信物，你一定要取回，可是決不許動武，也不許你偷盜，你自己去想辦法……這就是我的遺命！」

這個不可一世的老婆婆，白髮拂亂，口鼻皆張，枯如鳥爪的雙手，痛苦的交叉在胸前。

她提着最後的中氣，說道：「江元！……他們用的是十七層濕棉髮墊，可抵任何掌力！……你一定要練出破它之法，為我爭口氣……。」

江元早已泣不成聲，緊緊的擁着花蝶夢，哭叫道：「師父！師父！……我答應妳……。」

這個老婆婆恐怖的臉龐上，帶着了一絲安慰的笑容，漸漸的僵冷在江元的懷抱裏。

一陣急風，吹落了片片枯葉，傳過了江元斷腸的一陣哭聲。

這個仁慈而又冷峻的老婆婆，像個母親似的撫養了他一生，現在只是一具僵硬的屍體了！

江元緊抱着她的屍體不放，他淚水似已流盡，也再聽不到哭聲。

他只是來回的搖幌着，喃喃自語：「師父！……我不報仇！……我不報仇！」

第二天，就在這座石洞的左前方，有一座新墳。

墓前一塊石碑，上面有用寶劍才刻成的幾個大字：

「恩師花蝶夢之墓

弟子駱江元泣築」

在墓頭之上，有一個長衣青年，他雙手輕扶着墓碑，虎目泛淚，默默的在追憶着。

江元確實傷心已極，從他自曉人事起，便是在這個老婆婆的懷裏，十餘年來，她就是他的唯一親人，現在，她已到另外一個世界了！

我以後還能有什麼人相處呢？江湖上都是我的敵人，難道我要他們了解我，愛護我？

想到以後必需要去接近那些可惡的人，他倒毋寧死去。

我絕不離開這裏！我要守着師父的墓，一直到我死了為止！

可是那隻紅翎呢？師父最後的遺命，要我把它取回來，我一定要做到！

師父又說不准我報仇，不准偷盜，那我怎麼取到手呢？

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交織在江元的心中，使得他無所適從。

他恨不得立時找着仇人，把他們千刀萬剮，可是却不能違背他師父的遺命，再說他也不忍心離開這座墳墓。

失去了花蝶夢似乎失去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知道他一個人，應該怎麼生活下去？

他似乎覺得，只有永遠不離開這座墳頭——但即使這樣，也無法稍減他孤獨之感。

這時候，有一個女孩子的影子，慢慢的在向上面移動。

她穿一身玄黑的長衣，頭上包着一塊同色的絲絹，迎風飄搖，顯得異常優美。

當旭日的紅光，照到她的臉龐時，才看清了，她竟是在黑夜提燈探墳的鐵蝶。

當她爬上了這一大片的絕地的時侯，已看到了江元的背影。

鐵蝶猶豫了一下，輕聲叫道：「喂！有人沒有？」

江元正在悲痛沉思之際，聞聲轉過了頭，見是鐵蝶，當下點了點頭，遲緩的說道：「啊！原來是妳……。」

在花蝶夢未死之時，鐵蝶曾奉師命來過一次，所以他們可以說已經認識了——雖然彼此還陌生的很。

這座新墳，却給鐵蝶帶來了莫大的疑惑，她輕輕的移動了一下身子，問道：「這……這墳是誰的？」

江元頭也不回，失常的搖着手，用着痛苦的聲音說道：「妳不要問！……這與妳沒有關係的！」

鐵蝶慢慢的走近來，這個年青人，似乎有一段莫明的吸引力，當鐵蝶第一次與他見面之後，就深深的被江元吸引住了。

由於江元一言不發，鐵蝶也只好沉默下來。

她靜靜的站在江元身旁，好奇的注視他的背影，和那座新墳。

她心中忖測着：「這到底是誰的墓呢？他為什麼這麼悲痛？」

她想不透這些問題，更想不透江元——他是一個如此難以了解的人物！

晨風習習，吹得人有些寒凉，江元雙手扶着墓碑，把頭埋在臂彎裏，身體不住的來回搖幌，發出了喃喃的呼喚和祝禱，但却聽不見他說些什麼。

鐵蝶也感到很悲哀，那是由於人類的感情是相通的，她雖然不敢斷定裏面的是什麼人，但她已略略的可以猜出了。

她在一旁的石塊上，靜靜的坐了下來了。

江元緩緩的回過了頭，他的雙目中含着淚水，但却沒有流出來。

他用冷峻的聲音說道：「妳怎麼還不走？」

鐵蝶不自覺的笑了一下，說道：「我

……我來這裏有事！」

江元眨動了一下明亮的眼睛，問道：「妳有什麼事？」

他的話永遠是那麼簡短和拒人千里，但是鐵蝶不在意，她明媚的眼睛，向那座山洞望了一眼，說道：「我師父叫我帶一封信，來見花婆婆……」

鐵蝶話未說完，江元突然面色慘變，嚇得鐵蝶把話停下來了。

江元的臉色稍微恢復正常，緩緩道：「信呢？」

鐵蝶聞言有些遲緩，說道：「我師父說信一定要面交花婆婆！」

江元心中一痛，說道：「啊！妳要面交？…」

鐵蝶點頭道：「是的！」

江元沉吟了一下，冷冷地說道：「還是交給我好了！」

鐵蝶有些為難，說道：「這……」

江元把語氣加重了一些，又說道：「把它交給我！」

江元的話，似乎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威力。

鐵蝶猶豫了一下，終於由衣袖內取出了一封書信，遞了過去。

江元接過了書信，匆匆的看了一遍，塞在衣袖內，說道：「信上的事我知道，妳回去吧！」

江元說得這麼輕鬆，鐵蝶睜大了眼睛，說道：「那怎麼行？我還沒有看見着花婆婆呢！」

江元聞言有些不解，問道：「你說話眞奇怪，我幾曾見過了？」

…………

江元痛苦的笑了一下，說道：「妳已經見過了！」突然睜大眼睛，又道：「難道妳一定要我告訴妳？」

江元說着用手重重的拍着石碑道：「師父已經死了，難道妳看不見石碑上的字麼？」

鐵蝶聞言大吃一驚，這才注意到石碑上的字，驚得退後了好幾步，說道：「啊！……花婆婆已經……」

江元雙目圓睜厲聲道：「莫非我會騙妳？」

江元的聲音頓為恐怖，嚇得鐵蝶花容變色。

她用手掩着胸口，輕聲道：「江元！你……你太失常了！」

江元厭煩的說道：「不許叫我的名字……妳快走吧，妳師父的事我一定代辦，到時自然會去！」

鐵蝶默默的站了一陣，見江元一言不發，只是扶着石碑沉思，自己也無話可說，只好輕輕的說道：「那麼……我回去了！」

江元只是點點頭，連哼都沒有哼了一聲。

鐵蝶慢慢的轉過身子，這一霎那，她竟似有些不忍離開，這個人是如此的孤獨和怪癖，鐵蝶極欲把自己的熱情傳遞給他，但她並沒有這個勇氣。

她緩緩的走了幾步，又回過了身子，關切的說道：「如果你有什麼事情要我帮忙，我可以留下來。」

鐵蝶的話說了半晌，江元連一個字也不回答她，他只是不停的揮手令去。

鐵蝶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這才轉身而去。

等到鐵蝶的身形整個消失之後，江元才回過身張望了一下。

他有些茫然，還有些孤寂的感覺，可是他却不知道，他為何這麼急着叫鐵蝶離去。

從昨夜開始，他就站在這裏了，由於過度的悲哀，江元已經非常不適。

他忖道：「現在沒有人來擾亂師父，我可以進去休息一下！」

他把這個話，輕輕的告訴他長眠着的師父，似乎是在徵求她的同意似的。

然後，他拖着疲乏的身子，慢慢的回到洞中去。

江元在他平日坐禪的石床上躺了下來，腦中一片混亂，他回憶過去，又想像未來，都給他帶來煩惱和不安。

最後，他沉沉的睡去。

不知過了多久，江元昏昏的醒了過來，耳邊却聽得一陣陣的女人哭聲。

江元坐起了身子，仔細的聽了一陣，果然有一個女人在洞外啼哭。

江元心中好不詫異，忖道：「這是怎麼攪的？怎會有女人到這裏來哭？」

江元想着下了石床，由洞後掐了一瓢清水，略為洗漱，然後踱出洞來。

當他才出到洞口時，就發覺了一件奇事。

原來有一個白衣的女孩子，正伏在花蝶夢的墳前痛哭，在花蝶夢的墳頭上，放着一捧盛開的鮮花。

江元不禁大奇，也感到些微的憤怒，當下沉着聲音道：「妳是誰？怎麼在這裏啼哭？」

那少女似乎受了極大的驚駭，連忙止住了哭聲，很快的站起了身子。

當她回頭向江元張望時，雙方不禁同時一驚，江元脫口說道：「啊！是妳！」

原來這個女孩子，正是吉文瑤。

在她遍訪江元不得時，失望的折了回來，料不到，江元已為他的師父把墳造好了。

她回憶自己的罪惡，不禁跪在花蝶夢的墳前痛哭起來，乞求她的靈魂能夠得到安息。

這時江元突然出現，不禁使她大為吃驚，問道：「你……怎麼住在這裏？」

她並不知道，這個年青人，就是九天鷹駱江元。

江元點點頭，說道：「是的！我就住在這裏。」

文瑤顯得有些驚奇和不安，說道：「你……你是花婆婆的什麼人？」

江元用手扶着洞口，說道：「這是我要問妳的話，妳與花婆婆是什麼關係？」

文瑤遲疑一下，說道：「我……我只是慕名而來這裏的。」

江元益發感到奇怪，可是在他的記憶裏，花蝶夢從來不認識她，也從來沒有提過她。

吉文瑤又問道：「你到底是花婆婆的什麼人？」

江元傲然一笑，說道：「妳既然知道花婆婆的大名，也必然會知道我的名字，我就是九天鷹駱江元。」

雖然文瑤已略略的猜到了，可是這句話仍像一把正義之刀，深深的刺入她的內心裏。

她發出一陣急顫，雙目含淚，花容大變！

她顫抖的說道：「啊……你……你是駱江元！」

文瑤的神態使江元大爲疑惑走上一步，說道：「怎麼？姑娘妳怎麼了？」

文瑤深深的垂着頭，她不敢接觸江元那雙明如火炬的眼睛，彷彿是可以看透她心中的罪惡似的。

江元走得更近一步，大聲道：「姑娘！妳到底怎麼了？」

文瑤才強自鎮定着，抬起了頭，軟弱的問道：「在花婆去世之前，你可曾趕回來了？」

江元聞言越發驚奇，答道：「是的，我趕到了……與師父訣別……」

文瑤聞言心中略安，她默默的祝禱：「花婆！我雖然沒有找着他，可是他仍趕得上與妳訣別，這樣子也可以安心了。」

江元對這個姑娘奇怪萬分，忖道：「怪了，看樣子她比我還悲痛，難道她是師父的什麼人麼？」

這時文瑤已略爲恢復了正常，她輕聲的問道：「你知道花婆是怎麼死的嗎？」

江元聞言不禁悲憤交集，他狠狠的握着拳頭，咬着牙：「師父是被四個無恥的小人陷害的……他們四人圍攻師父不勝，還定下了詭計，用毒器把師父暗害！」

江元說得怒髮皆張，他雙目似要射出火來，手掌的骨節，被捏得發出格格的聲響。

文瑤只低着頭，像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

她又憶到那一場驚心動魄，而令人感到可恥的兇殺，忍不住又流下淚來！

但她拚命的忍住，又問道：「你知道陷害你師父的那些人嗎？」

江元搖搖頭，說道：「不知道，師父不告訴我，並且不許我報仇！」

文瑤聞言，心中略感到一點安慰。

江元繼續說道：「可是我一定要把他們找出來，雖然我不殺他們，可是我却要叫他們終生痛苦！」

江元的話說得異常激憤，令人相信他一定會這麼做到的！

文瑤感到一種莫大的恐懼，江元那雙寒星般的眸子裏，射出了火焰的光芒，那裏面藏着無比的悲傷和仇恨。

文瑤覺得自己的身體發軟，她再度坐在那塊大石頭的上面。

江元對這個姑娘有一種奇妙的感情，遠在一年以前，江元在江南匆匆的見了她一面，她的影子便深深的印在了他的心版上。

以後，在江元細心的打聽下，只知道她姓吉，並不知道她是百里彤的密友。

前天，他們在小酒店意外的相遇，初次談話，可是却料不到她竟會跑到這裏來奔喪。

江元雖在悲痛師父的慘死，但對文瑤的出現，亦不禁有些意外的驚喜。

他走到文瑤身旁，再次問道：「姑娘！你是不是認識我師父？」

文瑤輕輕的搖着頭，她正在陷於混亂的思維中。

江元見她如此，奇怪的問道：「那妳爲什麼來獻花？爲什麼哭得這麼傷心？」

江元的問話，簡直令文瑤無法回答，她只是不停的搖着頭。

江元見她屢問不答，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默站一旁。

文瑤心亂如麻，她只是不停的想：我到底要不要把眞相告訴他呢？

難道要我說，我就是殺他師父的劊子手，天啊……花婆婆爲什麼不告訴他？她眞是個光明磊落的俠義人物，可是我却太齷齪了！

文瑤正在思忖，江元突然說道：「姑娘，如果妳說不出妳和花婆婆的關係，那麼妳還是離開這裏吧，我不願有陌生人來打擾她！」

文瑤不得不抬起頭，說道：「……有一次花婆救了我父女的性命，她是我家的大恩人，所以我要來看看她……」

文瑤話未說完，江元揷口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可惜你們無法來報答她老人家的恩惠了。」

江元說到這裏，不由一陣心傷，哽咽着停了下來！

雖然文瑤造了謊言，可是並不是全無道理，因爲花婆受傷之後，如果要取他們的性命，仍然是易如反掌，可是她並沒有，並且她還不准駱江元報仇，這不等於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嗎？

江元不願在一個女孩子面前流淚，當時強自忍住，道：「姑娘，妳拜祭已畢，請到洞內少坐如何？」

文瑤有些意外，她似乎已感到這個年青人對她特別禮待——因爲他在江湖是有名的冷漠和傲慢的。

文瑤略爲考慮一下，點了點頭道：「好的，我歇一下就走。」

她心中却在想着：花婆婆是江湖上第一奇人，已是半仙之流，我看看她居住的地方，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地方？

這時江元已然先行，文瑤默默的跟在後面。

洞內甚是昏暗，江元才一入洞便道：「這兩天我心亂極了，也忘了點燈，你等等，我先把燈點上……」

文瑤連忙說道：「不必了，不要點燈，我看得見。」

可是江元仍然不顧，逕自去尋火種。

文瑤有些不敢接受光明，似乎光明可以照出她犯的罪，也更顯出她的渺小和陰晦似的。

這時江元已然點上了一盞白油燈，洞內這時變得光明如晝。

文瑤見這座石洞頗爲寬大，中間有不少石乳之類，隔成了好幾間。

頭一間只放了一張石桌，和兩個蒲團，似是他們師徒平日練功之地。

在石桌的上方，貼着一張花蝶夢的遺像。

她身着長衣，白髮拂肩，兩隻枯瘦的手，各抓着一枚黑鐵的枴杖，和那隻紅羽毛，她嘴角掛着一絲微笑，栩栩如生，看來比她本人要和善的多了。

文瑤感到極度恐懼，她不敢看，可是那幅畫似乎有莫大的吸力，使得文瑤不得不看。

江元見她望畫出神，在一旁說道：「洞中沒有丹青，這是我用水墨匆匆畫成的，不能把師父的精神表達出來！唉——」

江元說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那沉痛的語聲，在洞中迂迴着，顯得無比的悽涼！

文瑤覺得身上一陣陣的發冷，深深的體會到那恐怖和悽涼之情。

她萬料不到，一個人死了之後，會使活着的人，產生這麼多不平常的情感。

她拚命的定着心神，說道：「畫得眞好。」

江元聽到她的聲音有些顫抖，不解的問道：「姑娘，莫非妳冷？」

文瑤連忙搖頭道：「不！不！不！我不冷！」

江元奇怪的看了她一眼，不再說話。

文瑤打量了一下這簡單的石屋，不禁問道：「花婆婆就住在這裏麼？」

江元搖搖頭，說道：「不！這是師父教我功夫的地方，師父的住房，是在第二間。」

說着，江元由石乳之隙測身而入，另有一道石壁，竟然裝有石門，江元順手推開，對文瑤道：「師父內外分得很清楚，雖然石屋很簡陋，可是每一間都有一定的用處，絕不亂用，譬如師父打坐看書，絕不在這間房子，而在前面那間，可是休息一定在這間——不過師父極少休息，十天半月才睡一次覺。」

雖然文瑤於不久前還親眼見過了花蝶夢，可是這時候聽江元細細的談她的習性，就如同聽一個前輩古人的故事一樣，覺得非常有趣。

這間房子佈置得非常雅緻，石壁及用具，都打磨得光滑異常，那張窄小的石床，放着一個草作的枕頭，此外則是空無一物。

在房間的左角，一張石桌上放着不少的綫裝書，和文房四寶，都被一根根極厚的青銅戒尺壓着。

文瑤指着那些書册問道：「這些都是花婆婆生前看的書麼？」

江元搖搖頭，說道：「不！這些書都是師父和我作的詩詞。」

文瑤聽罷，心中好不驚奇，忖道：「原來他們師徒不但一起練武，還一起作詩呢！」

文瑤想着，隨手抽出了一本，略爲翻閱，只見裏面密密麻麻的，圈點了不少詩句。

文瑤試閱數篇，皆是豪氣爽朗，清新自然，她看看，不覺輕輕的吟出一首「天涯路」：

萬里遊俠劍氣虹
歸來莫悲家園錯
四海英雄飲宴罷
放馬高唱天涯歌

她重覆的吟哦，自語道：「天涯路……天涯路……」

江元在旁接口道：「是的！江湖上的人，四海爲家，天涯海角，他們唱出來的歌，應該是最悲壯和最悽涼的了！」

文瑤深深的被這首詩的意境所吸引，她腦中泛出了一幅圖畫！

在晚風拂林，楓葉滿地時，夕陽斜熱，一個白髮長髯的老英雄，迎風而立。

他的額頭上刻着年月的刻號，他顯得剛邁，蒼老而又孤獨——那似乎是江湖人的典型！

他迎風吁嘈着，回憶他顛沛的一生，和他久別的家園……。

這首詩確實使她深深的感動，回味不已，輕輕的問道：「這首詩是花婆婆作的麼？」

江元搖着頭，說道：「不！這是我作的！不好！這些時候，我準備好好塡一首詞。」

江元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又接道：「好了！我的房間很亂，不必看了，出去吧！」

文瑤這才驚覺過來，隨着江元一起出洞。

二人出洞之後，江元才想起，還沒有問她的名字，當下說道：「姑娘，我還未請敎妳芳名呢？」

這句話問得文瑤粉面通紅，把頭低了下來。

江元見狀頗爲奇怪，忖道：「這是怎麼攪的，她把頭低下幹什麼？」

江元十餘年，從未與年青的女孩子交往過，所以有些不太習慣。

他見文瑤一直垂首不答，不禁有些生氣，說道：「姑娘！我問妳話呢！」

文瑤無奈，只得仰起了頭，說道：「我……我姓吉。」

江元氣道：「我知道妳姓吉，我是問妳名字。」

文瑤心中忖道：「眞是個渾人……」

當下輕聲答道：「我叫吉文瑤！」

說罷之後粉臉緋紅，江元輕輕的念道：「文瑤……文瑤。」

文瑤含着微嗔，道：「不要念了，我要走了。」

江元心中有些不捨，也只好道：「好的！」

文瑤臨走之時又道：「我以後每天來送一束花，可以嗎？」

江元見她對師父如此情深，不禁大爲高興，立時說道：「好的！好的！」

文瑤感激的微笑一下，姍姍而去。

江元望着她的背影，口中喃喃低語，唸道：「吉文瑤！吉文瑤……可愛的女孩子！」

他那裏知道，吉文瑤就是殺他師父的眞兇！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苗疆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嬌和小寶在林中戲耍追逐，老花子突然現身，老花子告訴鳳嬌原先在落別小屋居住的那位白鬍子老頭是百毒人魔，也就是人屠戶的師傅，這使鳳嬌聽了感到十分驚訝，但又覺得他確是一個大好人，不久，甘霖，梅姥姥，季方等人都相繼來到林中，當他們知道百毒人魔眞的轉了性變爲好人，還把一些解毒之藥交給鳳嬌，大家都驚奇不已，梅姥姥見到瑛姑的夫婿季方，也自是高興，同時也爲瑛姑的安危担憂，大家商議如何救回瑛姑……

布依峒設防　玉羅刹通風

梅姥姥道：「既然別無去處，我們且去瞧瞧，只不過大家小心些也就是了。」

當下鳳嬌把五人引了前去，那山後和落別雖然只是一山之隔，但行走起來，可仍然走了大半個時辰，小寶在前竄高掠低，不時落後和鳳嬌耳語一陣，便一又往前跑了。

原來他要找師傅，聽鳳嬌說玉羅刹也會回去那屋裏，是以也心急得了不得。

要知小寶可不稀罕甚麼絕世武功，先前鳳嬌露了一下玉羅刹那換位移形的奇巧步法，又歡喜，更興奮，再加聽鳳嬌說即學即會，立即能施展，巴不得早早找到玉羅刹。

但到了那崖下的屋前，連一個人影也沒見到，鳳嬌一掠過溪，叫道：「老爺爺，老爺爺。」

那料門兒一開，却是挽高了袖子的呂苗子迎了出來，說：「你們也該來了。」

鳳嬌道：「呂叔叔，你怎麼先來了，害得我好苦，你說甚麼，老爺爺呢？」

她跑進去一瞧，那還有人？灶下的火倒燒得旺，大鍋裏在冒熱氣，好香，是肉香。

呂苗子叫道：「小哥兒，放手，嘿！不料你人小勁却大，哎唷！」

小寶一下子把呂苗子的手臂扭到背後，說：「老苗兒，你和我師傅在一起的，快還我師傅便放你。」

呂苗子哎唷連天，叫道：「老鏢頭救命！」

過溪來的甘霖笑道：「小哥兒，且放手，他要不說，我們再收拾他。」

小寶說：「我師傅和他在一起的，他一定把我師傅藏過了。」

鳳嬌睜大了眼睛，說：「爹，他們……他們三人呢？那去了？」

話聲未落，崖上飛落下老花子，溪那面篤篤連聲，忽左忽右，一會才見季方在前，梅姥姥隨後，打小溪的下流樹林中穿出，眨眼落在屋前。

季方搖搖頭，老花子便點了點頭，喝道：「小寶，你再胡鬧，可是討打了。」

呂苗子搓着手腕，道：「鳳姑娘，快添柴火，灶裏的火掉出來了，鍋裏缺不得火的。」

鳳嬌道：「好香。」跑去把那掉出來的柴火塞入灶裏，又添了些，掀開鍋蓋一瞧，原來是燒的一大鍋肉，不知是甚麼肉，但濃香四溢，道：「呂叔叔，你好像早知道我們要來了，把飯都做了這麼多。」

呂苗子道：「可不是知道來的人多麼。姥姥，要不要我扶你進去，我本要回去尋你的，一時又脫不了身，沒想到姥姥也一道來了。」

梅姥姥道：「你這老苗兒，怎又突然好心了，山野沒被你丟掉，這地方倒要你扶。」

呂苗子一伸舌頭，道：「姥姥，你可別寃枉好人，是你要我在前面探路的，怎說我丟掉你啦，不過麼，我試了試你，倒也不假。你眞要追不上我，我自會回頭去找你的，偏就是你一步也沒落後，幾番跑得我一身臭汗，我一回頭，倒嚇了我一大跳，腿上那幾塊青瘀，好些日才散了。」

說得大夥兒都笑了，小寶却不笑，說：「老苗兒，你是怎麼嚇一大跳啦，腿上又怎會靑了一大塊？」

呂苗子神秘的道：「小哥兒，看來你還是不够聰明。」

鳳嬌道：「我明白了，必是你一回身，姥姥倒在你身後了，必是姥姥賞你幾下子孤拐兒。」

甘霖是初見梅姥姥，眞不像瞎眼的婆子，會有這麼厲害，那目光也一直跟着她轉。

原來姥姥早進了屋，東站一會，西站一會，她那蒼蒼白頭，更是忽而偏東，忽又偏了西。老花子也沒閒着，不僅用眼，也用鼻子。

梅姥姥轉過身來了，道：「奇怪，難道這魔頭轉了性？」

老花子道：「我們雖是從不用那種下三濫的毒藥，但至少也能辨別得出有毒無毒，這屋子中眞像沒有毒之物。」

鳳嬌道：「我說那老爺爺是好人，你們眞不信，呂叔叔，當眞你還沒告訴我，你怎知我們來了這麼多，你這飯菜怕不够十個人吃的，先前你不是和我師傅在一起麼？」

呂苗子在灶上忙了起來，道：「既然你知道我是和你師傅在一起的，還用問麼，敢情她留下我來，是帶我到這裏爲你們準備吃食的，便是獐子也是她去獵來的，說够我們一天吃的了。」

鳳嬌道：「不怪這麼香了，我師傅怎說？我們，她是說你們麼？那麼，師傅一定不會回來了，姥姥，眞糟糕。」

甘霖道：「什麼糟糕？倒是我好生失望，難得她肯收你爲徒，我尚未謝她。」

鳳嬌道：「師傅她……唉，姥姥。」

梅姥姥道：「她存在心上多年的怨恨，那能一時間就消除了，姑娘，你是個天性極其善良的姑娘，我老婆子但盼能多活兩歲。」

大夥兒也不知她這話是甚麼意思，小寶在那面直嚷餓了，催促呂苗子盛一碗給他。

老花子道：「說眞的，這玉羅刹我倒眞要會她一會，既然飯菜全是她替咱們備下的，也不用顧忌了，只怕眞走了眼也說不定。」

鳳嬌沒好氣，道：「飯裏菜裏，全下了劇毒，呂叔叔，咱們死給他們瞧瞧。」

她本是盛來給小寶的一碗肉，搶來吃了一大口，甘霖道：「這丫頭被我寵壞了，桑大俠，你大人大量。」

老花子呵呵一笑，大夥兒飽飽的吃了一餐，梅姥姥不厭其詳，把鳳嬌這兩日來的經過，再又問了個仔細，那鳳嬌每一提及龍江釣叟，自是又罵不絕口，小寶却聽她一再說及瑛姑，他那一雙眼兒，自也越睜越圓，爲什麼大夥兒提及這瑛姑，都半吞半吐，那目光也就會落到他面上。

他豈僅人小鬼大，聰明也過人，那還會不明白，鳳嬌說找到了他娘，但又多一句不說，話又支吾，而且沒一人再提及，連他爺爺也不問。

小寶放下碗，打了個呵欠，說：「爺爺，我睏啦。」

鳳嬌道：「那就睡吧，過來，這後面有個草床，小寶，你瞞不了我，你不過是知道今晚有熱鬧瞧，想早早養足精神。」

小寶嘻嘻一笑，跳到草床上，翻來又覆去，一會兒就鼻息吁吁。

甘霖笑道：「說甚麼總是個小孩兒，我這丫頭小時候也像他一樣，睜開眼就淘氣，可就是沾不得床，你們聽，他睡得好熟。」

季方却離了席，恭恭敬敬向姥姥行下禮去，姥姥道：「你這是做甚麼？」

季方道：「先前這小孩在跟前，怕他生疑，是以不曾拜謝姥姥，這麼多年來，多承姥姥照顧瑛姑，感同身受，姥姥又傳授了她一身絕世武功，也就是再晚的恩師了。」

姥姥長嘆了一聲，道：「你錯了，是她照顧了我這個瞎婆子十年就眞，她可憐我這個沒用的老婆子，也是我絆住了她，要不然，她那會受盡這麼多年的貧苦，你起來吧，休被他瞧見了。」

鳳嬌道：「小淘氣也不會醒哩，姥姥，你放心。」

季方道：「却是那血劍在何處？姑娘，你確信沒人見到麼？」

鳳嬌道：「那地方姥姥知道，瑛姑姑最清楚，你放心，除了瑛姑，只怕誰也找不到，連我回去，也不易找到那谷口，你放百個心。」

季方道：「那就好了。」

鳳嬌道：「可不是好麼，倒像冥冥中有了安排，血劍若在瑛姑和我身上，只怕我們早沒有命了，我猜想，只怕瞞不過那賊苗王，一定早知血劍巳不在我身上了。要不，他爲何倒不難爲我，瑛姑姑也罷了，還可說他要利用瑛姑姑，我呢，可對他毫無用處，他怎會好心把我抬回布依峒去呀。」

老花子忽然一揚眉兒，說道：「你說那晚你逃出來，有人暗助，却又不是玉羅刹。」

鳳嬌道：「是啊，若是師傅，她倒會不承認麼？」

梅姥姥在點頭，說：「我猜一定是他，桑大俠，今晚看來要勞你走一趟了。」

季方道：「便由我陪師傅你走一趟吧，可好？」

老花子道：「誰是你的師傅了？若再

可沒遮攔，休想再瞞得過這小淘氣，好吧，我知道你心急，却也去得，咱們這就同去走一遭。」

鳳嬌哼了一聲，道：「若不由我帶路，別說那布依峒了，便是郎岱你們也進不去。」當下把布依峒後山的秘道，巳由人屠戶尋到之事說了遍。老花子道：「好，也只有你才熟悉裏面的路徑，既有這樣一條秘道，那是再妙不過，此去還有數十里地，咱們這就上路，到了那裏，也該是天黑時候了。」

說着，即刻起身，季方道：「趁小寶未醒，眞得趕快走。」

那甘霖欲言又止，老花子道：「老鏢頭，你放心，你這姑娘最是機警，不過，這一路南來，她見過多少驚險場面，經歷過多少大風大浪，是不是逢凶皆化吉，遇難盡成祥，我不信神信鬼，却信她的聰明可愛，連玉羅刹……哈哈，我不說她是魔頭了，也喜歡你這姑娘了，何況裏面還有一個釣叟。」

「老混蛋，哼！」鳳嬌站了起來：「爹，你放心，咱們暗裏去，暗裏出來，怕怎的？其實賊苗王的毒箭毒弩並不怎樣可怕，可怕的是咱們在明處吧了。」

老花子一拍掌，說道：「我說如何，這丫頭絕頂聰明，有了這條秘道，又草不驚，咱們便不怕了，走吧，却是這小淘氣要有老鏢頭管束，休被他知道咱們去了郎岱。」

呂苗子道：「你們放心，我有法兒，此去郎岱有五十里地，必然又是走山路，要去，倒眞快些動身，今晚看來有月也不會明。」

三人即刻上了路，甘霖雖然担心，可又不好意思擺在面上，目送三人出了谷口，却和呂苗子撞個滿懷，叫道：「老鏢頭，不好了，那娃娃不見了。」

甘霖一怔，蹬脚道：「莫非先前他不是睡着了，咱們被他騙了？還不快找。」

只聽梅姥姥在裏面喚道：「進來吧，你們豈能找得回他來，他早去遠了，這孩兒其實可愛，却也太狡猾了，他能瞞得過你們的眼睛，却瞞不過我的耳朵。」

甘霖回身進了屋，道：「姥姥，必是你早知他在裝睡了，怎不早說。」

梅姥姥道：「是他早知你們大夥兒對他隱瞞着甚麼，這孩兒也眞機靈，我不說破，是我最明白瑛姑，她這麼多年甘願同我受苦，一者是不忍心丟下我，但她看破了世情，正是哀莫大於死，她是心灰意冷了，若我猜得不錯，賊苗王只怕也難久困得了她，不過是一時大意，着了人屠戶的道兒，我最担心的倒是她本可脫出困來，却甘心被困，但若是見到了小寶，說不定她還會動了親情。」

甘霖道：「這麼說，姥姥，你是明知他裝睡，也知道他走了？」

姥姥道：「你說對了，瑛姑和我相伴了近十年，最了解她的，也莫如我，有了小寶前去，他們夫婦也許還有和好之日，否則，她知道這季方也來了，除他能把她抬出來，也休想她會肯離開這布依峒。」

甘霖道：「但他說甚麼也還是個小孩兒，若然一道前去還罷了。」

姥姥道：「豈不是關心則亂麼，一個是撫養他長大的爺爺，一個是生父，說明了，絕不會許他前去的，却是我問你，你說這孩兒曾戲耍過人屠戶，且給那魔崽子吃過了苦頭，是不是？」

「是，」甘霖提起那日小寶戲耍人屠戶之事，登時眉飛色舞起來，當下說了一遍，道：「可惜他功力到底嫩一些，要不然人屠戶的頭便不破裂，他的頸子也斷了，他飛掠起來，眞像飛鳥一樣。」

姥姥道：「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再有，我絕不信龍江釣叟見利忘義，一個心中無利的人，眼前何來利，別信你那姑娘所說，我猜他必是另有主意。」

甘霖道：「但我這丫頭見事有時比我更明白……」

姥姥忽然笑了，雖然只是咀角牽動一下，但顯然是笑了，道：「他要不騙得你這姑娘也恨他，那賊苗王豈會相信他，別人我不敢說，名利於他，眞如糞土一般，你放心吧。」

甘霖這才不言語了，姥姥又喚過呂苗子來，把玉羅刹離去時的情景，問了幾句，嘆道：「看來她仍然未盡釋懷，你們兩位可曾見過一個大和尚麼？」

甘霖道：「確實不見。」

呂苗子道：「便是鳳姑娘也曾問起，也在尋找一個大和尚，端的那和尚是甚麼人？」

梅姥姥黯然道：「不過是情孽牽纏，你們也無能爲力，不用問了。」

甘霖道：「却是我還忘了提及，那荷澤的烏婆婆，聽桑大俠說，她得知小寶下苗疆，必也要前來，說不定也快到了，姥姥必然知道此人，這烏婆婆想來武功也是極好的了。」

姥姥道：「好好，豈祇武功好，還是玉羅刹的前輩，我也曾見過幾面，比我還年長，桑大俠也對她極其敬重……」

忽然問，梅姥姥上身揚了揚，像楞住了，忽道：「是了，是了！她和這百毒人魔大有關連，莫非……莫非……」

她雖然沒了眉兒，但眉頭緊皺也顯明可見，張着的咀也合不攏來。

甘霖對烏婆婆所知有限，呂苗子更不用說了。甘霖道：「姥姥，莫非這烏婆婆之來，對百毒人魔有關麼？」

姥姥道：「那也不是全爲他而來，小寶這孩兒的功夫，雖然我只不過今兒才遇到他，但巳知他的功夫雜得很，不全是由桑大俠敎的。這老花子別個地方不好住，却要住在荷澤左近，那用心是顯而易見的，是要烏婆婆把她那絕世武功傳授給小寶，因爲這老婆子還不到中年，就巳絕跡江湖，不談武事。」

甘霖道：「不怪開封也在荷澤的近處，我們倒不明有烏婆婆其人，連名兒也沒聽人提過。」

姥姥忽然又露了笑容，說道：「你們都叫我姥姥，若不是我老了，你們會這麼叫麼？她要不是上了年紀，人家又豈會叫她婆婆，自然不是當年的名姓了，只是她總是穿一身黑衣，是以人家以烏婆婆相稱，其實她也不姓烏，連小寶這孩兒也以烏婆婆相稱，只怕連他也不知道，不用說，她必是隱姓埋了名，你們休要說破。」

甘霖道：「姥姥你放心，何況我們也

不知誰是烏婆婆，烏婆婆又是誰，小寶這孩兒也實是可愛，眞是人見人愛，這烏婆婆一定是尋他來的。」

那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姥姥雖然瞎了，却還能感覺得出明暗，吩咐兩人不要掌燈，說道：「你們早早睡了吧，無論這百毒人魔如何邪惡，與你們也無寃無仇，有道是宰相肚內能撐船，不是作宰相的就寬容大量，只因他巳位極人臣，是他高高在上，在他眼中，全都變得渺小了。老年人自不會和一個小孩兒計較。」

甘霖道：「只是，這屋裏只有一張床，姥姥，還是你睡吧，看來，我那丫頭也許說的眞有些道理，也許百毒人魔眞改了性。姥姥你辛苦了這麼多日，必定沒好好睡過一覺。」

呂苗子道：「姥姥，我早巳有法兒了，左面牆角那草藥，便是現成的床，五七個人也睡得下，比起林中露宿來，不知强過多少倍。」

姥姥道：「你這苗子可見我睡過覺麼？對我瞎婆子來說，根本上是無白天黑夜的，永遠是在黑夜中，也無時無刻不在睡覺，也不是定要躺下才能睡的。快去睡了，錯過今晚只怕你們想睡覺也不能了，去吧。」

甘霖道：「恭敬不如從命，老兄弟，你也辛苦了些日子，咱們去睡吧，內功深厚的人，打坐調息就能恢復疲勞的。」

黑夜降臨了，呼嘯的風聲，掩蓋了呂苗子的鼾聲，老鏢頭也有了個寧靜的熟睡，愛女無恙，又得這麼多前輩高人鍾愛，不怪他熟睡的唇邊，也露出了笑意來。

但在數十里外，同樣的夜晚，却一點兒也不寧靜，老花子讚道：「好妞兒，還是你又一件大功，賊苗王把你擄了去，倒被妳把他的虛實探了出來，哈……」

老花子在那秘道入口，咀仍然在張着，也只哈了半聲，話還未說完，笑也只笑了一半，便楞住了。

季方和鳳嬌一般心思，只道有警，兩人齊一錯聲，老花子却搖手道：「荒山幽谷，放心，沒人，我是忽然想起一件事，妞兒，我問你，你說是被那龍江釣叟點了穴道，也才被賊苗王擒獲的，是不是？」

提起龍江釣叟，鳳嬌就切齒咬牙，道：「哼，要不是被那老不死的老混蛋點了穴道，不是誇口，多一個賊苗王也擒不住我。」

老花子一聲呵呵，說道：「你被擒住了，那老混蛋……哈哈，可曾要賊苗王不可難爲你。」

鳳嬌氣道：「我才不領他的情，你忘了啦，那血劍只有我才知道在何處，諒他也不敢難爲我。」

老花子道：「但賊苗王只知道血劍在你身上，把你殺了，血劍也就到了手。」

季方突然啊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師傅說得是，釣叟原來是別有用意，若不是把她帶進布依峒，我們怎會知道賊苗王的虛實。姑娘，你說你的穴道自解，一覺醒來，就能行動自如了，逃走時又得人暗中相助。」

鳳嬌道：「我知道，你們不信那老混蛋忘恩負義，哼，提起他我就惱，他討好那賊苗王，你們不知他替那賊苗王出的主意，有多惡毒。」

老花子面色凝重起來，對季方道：「這麼說來，咱們眞不能輕敵了，要不然，以這老兒的一身內外功夫，若是殺了那賊苗王就可天下太平，就能救回瑛姑娘，他豈會用上這麼多心機。」

鳳嬌氣得蹬脚，說：「你們偏不信我，竟認爲他是好人，我早告訴你啦，若不是那老混蛋去報信討賞，瑛姑娘豈會落入他們手中，喂！你們端的要怎麼說才信，分明萬確千眞。」

老花子說道：「我們怎會不信你，妞兒，你左一聲老混蛋，右一聲老混蛋，可是你除了老混蛋老不死，就不會有更毒狠一些的罵人話了？」

鳳嬌道：「誰說不是，那老混蛋也笑我罵得不够惡毒，喂！老花子，你教我兩句好麼？眞氣人，他不吹鬍子，倒笑。」

老花子道：「好好……」

都以爲他不出聲，是在想，那知老花子一打手勢，示意兩人噤聲，並向崖上一指，三人這裏才上了崖頭，果然有脚步聲，不，是沙石滾落的聲響，是打左面來的，越來越近。

莫非是人屠戶和鬼影手？今日晨早兩人尋到了這入口，必也是趁黑夜前來。不料崖下那入口處，陡然出現兩個人影，像是從地下冒出來的一般，若是人屠戶和鬼影手，鳳嬌倒也不驚了，因爲那兩個魔頭都有一身絕頂輕身功夫，但來的却是那賊苗王。

鳳嬌可驚得目瞪口呆，不是因爲這賊苗王的輕功也這麼高絕，而是人家巳知秘道巳被發現，可就再不是秘道了。

另一個是誰？只見那黑影從崖下走出來，顯然是從那入口處走出來，月色不明，也一眼便瞧得出那蒼蒼白髮，鳳嬌心下一陣劇跳！

是龍江釣叟，竟衝着她裂大了嘴，她躲在崖上，俯身下望，相距不過丈許，連這老混蛋擠眉弄眼的表情，也看得淸淸楚楚，鳳嬌只道巳被他發覺了。

但釣叟却面向苗王，道：「妙極了，好主意，有了這秘道，可就是他們的葬身之所，任來人有通天本領，來兩個，也死一雙，三個就是一雙半。」

鳳嬌的心跳剛平靜了些，却又切齒咬牙，莫非眞被他發現了？只見那苗王得意的一聲哈哈，說道：「低聲些，難保來人不在這附近，咱們得假裝不知道，要不然，他們也不會上當了。走吧。」

釣叟道：「且慢，我要是不讚你兩句，你也不知我對你有多佩服，若不是守口如瓶，時刻警惕怕被人知道有此秘道，也就不成其秘道了，人家也不會那麼容易上當，這一來，來的人自然也放心大胆。」

那苗王好不得意，笑道：「釣叟，敢把替我開闢這秘道的人盡皆殺了，却故意留下一個活口，用意便在此，但你休以爲這不就是秘道，待得來人死在裏面，若然死不盡絕，必不敢再進去，那時，對我來說，不仍然是一絕佳的秘道麼，今晚我帶你來此，是要你認淸楚道路。」

龍江釣叟呵呵笑道：「妙極，好一個入死出生，有那不知死活的前來，管教他有死無生，呔！誰敢前來……」

苗王叫道：「你你……啊！」

釣叟忽然縱身而起，呼的一掌劈落，道：「敢情你這老花子來送死，今日要教你活着出這山谷，我也不是龍江釣叟！」

只見碎石紛飛中，老花子斜竄出去，不料脚下一點崖壁，那身形一幌，竟然跌落下去，啊呀！

說時遲，苗王也一聲怒吼，縱身攔住了老花子的去路，右手五指箕張，向老花子抓去！

鳳嬌切齒咬牙，氣得發了狂，但他才一長身，腿彎上微微一痲，非但動彈不得，也出聲不得，只聽耳邊有人說道：「別出聲，別動。」

她分明已不能動，不能出聲，氣得她眼裏要噴出火來，眞氣得她發昏，敢情是季方點了她的穴道，眼看老花子受了傷，又已兩面受敵，他不出去相助，倒阻止他出去，哼！

只見那老花子一個踉蹌，那崖下是山洞，亂石成堆，顯然跌入了石中去了，却也因此倒躲過苗王那一抓，龍江釣叟也趕到了，說道：「苗王你位尊體貴，何勞你出手，讓我來打發他，一個老要飯的，豈配你苗王伸手，老花子，滾出來。」

苗王道：「你休看輕了他，我認得他，這花子姓桑，乃是……」

龍江釣叟一聲呵呵，說道：「我也認得他，苗王爺，你認錯人啦，他姓喪，單名一個命字，便他以往不是這個姓名，今兒到了我掌下，也是喪命啦，苗王爺，請退後，我老頭兒前來，尚未有寸功，今兒這件功，你賞了我吧，老要飯的，滾出來，我可不打藏頭露尾之人，有種的，出來較量較量。」

老花子像是受傷不輕，但也怒極了，狂笑一聲，躍到石上，罵道：「而今我才信了，果然你是個忘恩負義的老混蛋，老壞蛋。」

龍江釣叟呵呵笑道：「我還以為你有多大能耐，敢情連罵也不會，前些時有個小妞還會罵殺千刀，哈哈，老要飯的，看來你連罵人也還得拜那妞兒為師。」

鳳嬌大叫小心，但只是心裏喊叫，那能叫得出聲來，好個歹毒的龍江釣叟，出其不意，呼呼拍出兩掌，那老花子在受傷之下，勉强接下一掌，但龍江釣叟的右掌凌厲無儔，只見老花子的身子，像斷了綫的風箏，直向澗中落下！

龍江釣叟道：「敢情你這老花子不過是浪得虛名，哈哈，就這麼讓你死了，那是便宜了你，苗王爺。」

苗王道：「釣叟端的好功夫。」

釣叟道：「我有個主意，你瞧怎麼着，咱們的來路上，不是有個懸岩嗎？」

苗王道：「是啊，那懸岩寸草不生，不下十數丈。」

釣叟忽地縱身而起，眨眨眼間，鷹翻燕掠，把那澗中躍起的老花子迫退回去，落身原地，才又說道：「苗王爺，不對，寸草不生是上面半截，那懸岩的半腰處，分明有兩株虬松，沒千年也有五百年的古松，不過，諒他重傷之下，也難逃活命，這老要飯的既然在此現身，必有同黨。」

「豈祇有同黨，沒十個也有九個。」

釣叟道：「那崖下不是前來這後山必經之路麼？若我猜得不錯，老花子的同黨必然在那崖下等候。」

苗王道：「說得是，你倒提醒了我，走，你快收拾了這老要飯的，別讓他們逃走了。」

釣叟呵呵笑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這老要飯的名頭兒大得很，是不是？若然他們等候不到這老要飯的回轉，却收到他的屍，你說，是不是就殺一儆了百，他們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沒命地逃出苗疆去了，豈不省了事，咱們也好趕快辦正經大事。」

苗王道：「好好，釣叟這主意果然是好，若然他們知難而退，我們也再不碍手碍脚了。不過，釣叟你得小心，瞧！」

那老花子在兩人說話的工夫，顯然趁機運氣行功，似是要和釣叟一拚。

釣叟却又一聲呵呵，說道：「若不敎他死得口服心服，他也不會閉眼，喂，老要飯的：……啊唷！」

不料他言尚未了，老花子陡然撲前，霍地一掌劈出，那龍江釣叟以為他已受了重傷，是以絲毫不防，險險上了當，只聽拍的一聲，兩人兩掌一拍，釣叟竟然被老花子震出一丈有餘，但顯然老花子不過是賈其餘勇，蓄勢全力一擊，只見他震落出更遠，落入山澗水中，水花濺起老高，大叫了聲噯唷！

龍江釣叟怒道：「好哇，我本還給你一個全屍，倒幾乎上了你的當，若不敎你碎骨粉身，也難消我心頭之恨！呔！」

老花子竟然仍然爬出水來，但才半身出水，釣叟已縱前一把抓住了他，連擲帶劈的，這番才眞似斷了綫的風箏，向山澗的下方是飛出三丈之外！

好個龍江釣叟，那老花子尚未落地，他又已趕上了，抓起老花子又往前一擲，只見人影起落，月下的人影，由大而小，由濃而淡，瞬已去無踪影，苗王也起落如飛，隨後追了去。

山澗中，又只賸下了冷月清輝，那夜風的呼嘯，入耳也成了哀鳴，鳳嬌氣得發昏，淚流滿面，可憐的老花子，英雄一世，竟然這麼輕易命喪老不死手中。

但鳳嬌喊不出聲，罵不出聲，也哭不出聲來。

季方這懦夫，怎不替她解開穴道啊，她看不到身後，甚至不聞他呼吸之聲，哼！不怪瑛姑不要他，躲起來不睬他了，敢情是個貪生怕死之徒，見危不救的懦夫。不，他不是小寶的爹，小寶也沒他這個爹，他一點兒也不配。

「姐姐，姐姐，是你麼？」

小寶！是小寶的聲音，眞是他麼？必是他隨後追來了，可惜她不能應聲。

她聽到了脚步聲，近了，果然是小寶，從崖邊溜過來，看見她了。

小寶說：「果然你在這裏，咦！姐姐，你怎麼哭啦，你可放鬆了，我來替你解穴。」

小寶這個淘氣鬼隨後跟了來不奇，他會解穴？她可不信，但倒希望他會解穴。

不料小寶一拍一拿，只推得兩推，竟把她的穴道解開了。

鳳嬌立即一躍而起，竟然穴道一解，立即能够活動自如了，寒光如壽，瑯璫一

聲响，是鳳嬌拔出了劍來，倒把小寶嚇了一跳，說：「姐姐，你做甚麼啊？」

鳳嬌霍地收住了前奔之勢，一時間楞住了，却不言語，差點兒沒把嘴唇也咬出血來。

當眞那老花子雖然粉身碎骨，死得可憐，死得慘，却也不是死在季方手中，那季方雖然可恨，也不過是懦夫吧了，說甚麼也是小寶生身之父，若是殺了他，她豈不是小寶的殺父仇人了麼。

鳳嬌積怒滿腔，更滿腔悲憤，霍地擲下寶劍，抱着小寶大哭起來。

小寶天不怕地不怕，可怕人家哭，鳳嬌又是抱住他大哭，這小淘氣竟會手足無措，叫道：「姐姐，你怎麼啦，可是誰欺負你麼，姐姐，姐姐。」

鳳嬌哭道：「你爺爺，你爺爺……死啦。」

小寶嘻嘻一笑，說：「姐姐，你眞會寃人。」

誰能殺死他爺爺，眞好笑，他爺爺的武功普天下也數一數二，誰有那個能耐，她哭得可眞像啊！眞難為了她，眼淚眞像斷了綫兒的珍珠。

小寶轉着嘻嘻笑，越瞧可就越是笑不出來了，他沒哭過，但聽人說過，人要是不傷心啊，是不落淚的，姐姐，姐姐！

他一把抓住鳳嬌，說：「姐姐，你說的可眞，我爺爺眞被人殺啦，是誰，在那裏？」

鳳嬌把眼淚使勁一抹，說：「還有誰，誰有這大的本事，除了那老不死的老混蛋，那個忘恩負義的龍江釣叟還有誰，小寶，他先前在這裏打傷了你爺爺，傷了他還不算，還要把他擲下那面的崖下，他說要令你爺爺粉身碎骨，小寶，你爺爺一定沒命了。」

小寶拖了鳳嬌就跑，鳳嬌說：「就是這裏了，你瞧，這崖不是有十多丈高，半腰崗上不是有兩株古松麼，那忘恩負義的老混蛋就是把他打從這裏摔下去的。小寶，你爺爺撫養你一場，快去把他的屍首收殮了，咱們再替他報仇。小寶，小寶，你等等。」

小寶丟下她，躍躍竄掠，如飛繞落崖下，待得鳳嬌落下崖去，那小寶已把崖下搜遍了。

鳳嬌道：「我清清楚楚聽他說的，要把你爺爺摔下懸崖，懸崖在那邊啊。」

但那邊也沒有，小寶却尋到鳳嬌臉上來了，分明她把眼淚抹乾了的，但又是滿面淚，不像是寃他啊！

鳳嬌也楞住了，她怎麼啦，兩眼直勾勾的，月下的臉兒好白，仍然掛着淚珠的眼睛，也越睜越大了，而且直向小寶身邊靠過來，說：「小寶！小寶！你瞧！」

怎麼她的話聲也有些顫抖了，小寶打個冷顫，順着鳳嬌的目光，他瞧見了，啊呀！爺爺，是他的爺爺，滿頭白髮披在肩後，從那面的樹後轉出來，似眞還是幻，忽隱忽現，分明在樹的左面移身出來，但倏又飄然在右。

移身，是移身，不是行走，也沒跨步，是移身現形，那身子毫不見動彈，就已移左倏右，忽現，又忽然隱去了。

小寶抓住了鳳嬌的手，鳳嬌靠緊了他，別人也許一下子認不出來，他可認得，是爺爺，只不過爺爺的白髮總是頭上挽個牛心髻的，現下却披散在肩上，若隱若現，倏隱又現。

「鬼！」鳳嬌顫聲叫道：「小寶，你爺爺陰魂不散，你看……」

小寶大哭起來，叫道：「爺爺！爺爺！」撲了過去，那知摟了一個空，四外只見濃霧滾滾，那還有他爺爺，却見滾滾的濃霧中，左面崖下的亂石堆中，長出一個黑影來，聲也啾啾，說：「鳳丫頭啊，小寶啊，我死得好苦啊，你們一定要替我報仇。」

小寶大叫爺爺，飛掠撲去，却又抱了一個空，鳳嬌渾身毛髮直立起來，說：「老爺子，你不要嚇我們，我們一定替你報仇，老爺子，你要信我半句啊，也不會死在那忘恩負義的老混蛋手中了，我說他是老壞蛋，你們偏不信。」

「爺爺，爺爺！」

分明那黑影又在左面現出形來，小寶却總是抱了個空。鳳嬌心下怕極了，追着小寶，叫道：「小寶，別別……別追啦，現形的魂魄，是有形無實的，咱們快找，他的屍體一定就在這左近，老爺子啊，我和小寶一定替你報仇。」

小寶一頭鑽到鳳嬌懷裏，大哭起來。

鳳嬌叫道：「在那裏了，小寶，快瞧，就在那裏！」

只見滾滾的霧氣中，一個人影越縮越矮，終於不見了。

鳳嬌叫道：「在那石後，一定在那石後，你爺爺的陰魂在指引我們，快過去瞧瞧。」

她拖着小寶，跑了過去，啊！呀！石後可不有個屍體，鳳嬌幾乎一脚踏在那屍體上了，嚇得她急退一步，啊喲！那地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塊，後跟被絆，幾乎栽倒，嚇得她失魂少魄，但仍然一竄上前，抓住小寶就跑。

「殭屍！」鳳嬌叫道：「殭殭……」

那死屍可不是坐了起來，小寶叫道：「爺爺，爺爺！」

一個拖，一個掙扎，鳳嬌嚇得手軟脚軟，小寶却死力掙扎，聽說死屍沾了陽氣，就會成為殭屍，小寶！鳳嬌緊緊抱着了他，那殭屍却站起來了，一跳，又一跳！快跑啊，快快！

不料這瞬間，右面有人笑道：「師傅，你也是的，別嚇壞了他們。」

殭屍竟然也會打哈哈，說：「這娃娃天不怕地不怕，我要瞧他怕不怕鬼。」

鳳嬌拖着小寶的手鬆開來了，那小寶倒楞住了說：「爺爺，原來你沒死啊。」

老花子呵呵笑道：「我要死啦，豈不便宜你這娃娃，你這一頓屁股也捱不成了，好小子，誰吩咐你來了，好大胆，必是咱們前脚一走，你就打後面溜了來。」

鳳嬌大怒，不過怒極也只能蹬脚，叫道：「好哇！老花子，你裝鬼嚇人，該死，那老混蛋怎沒殺死你，該死的老花子，你怎沒粉身碎骨啊？」

老花子說：「罷啦，敢情你不是眞哭我，倒咒我死。啊，我明白了……」

是右面一個黑影由淡而濃，現出形來，是那季方走近前來，不怪老花子先前像

鬼了，原來是崖下林中霧重，被夜風一吹，便蒸騰滾滾，人影看來自也若隱若現。

老花子突然打了個哈哈，說道：「敢情你們是自己嚇自己，不怪你們當我是鬼了，原來是心中先有了鬼，女娃娃，說眞的，你要是不說鬼，我也不裝鬼嚇你了，世間那有甚麼鬼，人死如燈滅，有如湯潑雪。」

走近前來的季方也笑道：「師傅，他們有多大點年紀，說眞的，這鳳姑娘只道你眞死了，先前你沒見到，她哭得有多傷心，你也不該嚇她了。鳳姑娘，先前不過是哄那苗王的，你倒以爲眞了，妳也不想想，我師傅那會這麼不濟。」

鳳嬌道：「我不信，那老混蛋忘恩負義，見利忘義，你們親眼見到，也親耳聽到了，還假得了。」

老花子呵呵笑道：「好好，要不，也瞞不過那狡獪的苗王了。」

鳳嬌氣道：「喂！老花子，既然你不是眞死了，爲何不出聲，還是你也騙我，又嚇我。」

季方笑道：「鳳姑娘，說眞的，我師傅先前眞不是存心騙你嚇你，只因那苗王太以狡獪，要不是你哭得那麼傷心，他親眼見到你們淚流滿面，他怎會便信我師傅死了，非是我不早向你說明，只因那苗王去而復返，瞧他那意思，似是要下崖來見到屍，才相信的，幸是你那麼一哭，他才信，也才走了。」

老花子道：「你口口聲聲說眞的，我也說句說眞的，咱們得趕快走，噤聲！」

突然說了一聲「噤聲！」倒把三人都嚇了一跳，老花子低聲道：「快，背起我來，我是直挺挺的死屍，女娃娃再哭啊，快哭啊，我死啦。」

小寶叫道：「噯呀，爺爺，你怎麼打我。」

老花子早已直挺挺地伏在季方背上，說：「要不打得你痛了，你也流不出眼淚來，傷傷心心地哭啦，快走快走，我又死啦。」

小寶和鳳嬌可不蠢，才知是賊苗王又回頭來啦，必是心中仍不釋疑。

小寶放聲大哭，那鳳嬌却哭不出來啦，只能假裝抹眼淚。

老花子悄聲道：「脚下重一些，一個傷心的人，背着死屍，會走得這麼快？」

季方道：「別哭啦，小寶，人死不能復生，姑娘，你也別難過，那老混蛋忘恩負義，咱們早晚必報此仇。」

小寶何等聰明，知道苗王必已在左近了，更是放聲大哭，大罵老混蛋，賊苗王。鳳嬌扶着他，是拖着他，一脚高一步低，跌跌撞撞。

季方唉聲嘆氣，走得更是搖搖幌幌，一行人越嶺翻山，忽聽老花子一聲哈哈，說：「行了，賊苗王……」

拍的一聲響，一塊小石子打在山崖上，發出一聲响。

鳳嬌拉劍，小寶挫腰，老花子却瞪眼說：「你們做甚麼？那賊苗王信以爲眞，以爲我眞已兩腿一伸，眞喪了命，回去布衣峒了。」

季方笑道：「做甚麼，這叫做賊過與兵，姑娘，你還惱我麼？」

鳳嬌白了他一眼，道：「原來你也寃人家，老花子，你要不賠還我，早晚我要和你算帳兒，咱們走着瞧吧，你是賴不掉的。」

小寶說：「姐姐，爺爺欠你甚麼？」

鳳嬌道：「也欠了你的，小寶，咱們的眼淚，白白流了那麼多眼淚，咱們哭啊，只道他死得好慘啊，咱們哭得有多傷心，他們倒在笑，我知道他們在暗裏偷笑，小寶，你說這樣惱不惱。」

小寶吸着咀兒，說：「眞的，姐姐，你可見我幾時哭過，流過淚。」

鳳嬌說：「我也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說他欠咱們的眼淚，該不該還。」

老花子樂得直打哈哈，季方道：「姑娘，誰說你的眼淚白流了，你們要不是哭得傷心，人不傷心就不流淚，那賊苗王那會相信師傅死了。」

老花子叫道：「小寶，別尋了，那不過一塊小石子，是用來知會我們，暗示賊苗王已回轉布依峒了。」

小寶說：「爺爺，是誰暗示啊，難道還有人跟了來，噯呀！姐姐，準是咱們的師傅。」

「玉羅刹，呸！」老花子一擺手，示意季方不要出聲。

季方却道：「小寶眞聰明，一猜就猜着了，快回去吧，這一趟我們不算白來，師傅，果然這賊苗王厲害，虛虛實實，莫測高深，今晚若不是碰巧了，只怕不死也必重傷，那秘道中有甚麼古怪。」

老花子道：「我猜一定不是埋伏下人，不會是用暗箭傷人，八成兒離不了毒，必也與水有關，譬如毒水之池，毒水之泉，走，回去再說。」

四人如飛往回趕去，小寶落在後面了，季方道：「小寶，你可別打主意溜走，連你爺爺和我也不敢絲毫大意了，甚至可說是今晚是死裏逃生，若然進了那秘道，只怕有命進去，沒命出得來，要是你胆大妄爲，可是誰也救不了你。」

小寶眞還是這個意思，不料被季方道破了，倒嚇了鳳嬌一跳，忙抓住了小淘氣，說：「小寶，這倒是眞的，你必是沒聽到，當眞你跟出來，何時見到我們的？」

小寶道：「我在你們對面那崖上，看呢，是看得清楚，可是一句也聽不到，不知他們說些甚麼，姐姐，原來那釣叟眞壞，現在才信。」

鳳嬌道：「這就叫知人口面不知心，人要是老了，就成了精，小寶，你可記住了，今後那老人精死千次萬次，我們也別信，半滴眼淚也不流。咦！小寶！」

她悄悄把小寶一拉，顯然因爲已回到崖上，百毒人魔的大屋已在眼下了，老叫花與季方也放了心，不再理會他們，落下崖，瞬已不見了。小寶說：「甚麼？」

鳳嬌道：「師傅，眞是師傅，你快跟我來。」

兩人順着那崖頭一溜，右面崖邊可不是有一個人影，在向兩人招手。

眞是玉羅刹，却又走了，她飛落下崖去，越過小溪，進入了林中。鳳嬌撲了過去，叫道：「師傅。」小寶却從她頭上一掠，向玉羅刹抱去，說：「我再不讓你跑啦，啊唷！」

不料他抱着的不是玉羅刹，而是一株碗口大的樹，小寶也一頭撞在樹上，雖沒撞出個疙瘩來，但也撞得痛了，眞邪門。

小寶這小淘氣也會驚嚇了，却見玉羅刹坐在那面樹下，鳳嬌在她身側，說：「師傅，你這是甚麼功夫啊，眞好玩，小寶，瞧你還敢不敢再淘氣。」

小寶跑過去，摸摸額頭，說：「原來你……」

「師傅！」鳳嬌道：「叫師傅，你可是又想吃苦頭啦。」

小寶說：「師傅，你可是會邪法兒的吧。」

玉羅刹道：「胡說！鳳嬌，你把我教你的移位換形功夫練到了火候，也能辦得到，就才是移位換形，你們聽着了。我有話對你們說。」

小寶叫道：「你偏心，我不依，我叩了頭啦，不教我移位換形，我不聽……」

小寶突然張着咀兒，一動也不動，楞了，像傻了，鳳嬌却只不過見玉羅刹右臂抬了抬，但已明白小寶被她點了穴道。

玉羅刹連瞧也不瞧小寶一眼，說道：「鳳嬌，你聽着了，今晚總算被我探聽得明白，原來那賊苗王是要瑛姑正位，然後再當衆讓位給她。」

鳳嬌道：「我曉得，師傅，那老混蛋和賊苗王商量好了，那不過是做就的圈套，瑛姑讓位給他，自也要交出寶藏，哼！師傅，我不會讓他們稱心如願的。」

「你！」玉羅刹抿着咀在笑了。

鳳嬌頭兒一揚，道：「師傅，我不點頭，他們就不能稱心如願。」

玉羅刹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還有這麼大的能耐，我倒要聽你說說。」

鳳嬌道：「師傅，本來呢，我先也不知，昨日見到小寶的……我是說那季公子，才知血劍中有大秘密，得到血劍，才能得到寶藏，師傅，你明白了麼，我沒甚麼能耐，但有血劍，其實連瑛姑也不知寶藏的所在，只怕她也不知血劍藏在何處。」

當眞那日她本是要將血劍交付與瑛姑的，不料突然來了那和尚和鬼影手，她把劍投入那樹洞中，瑛姑也是不知道的。

玉羅刹啊了一聲，自言自語道：「那麼，他必是另有用心，他那葫蘆裏又賣的甚麼藥呢？」

鳳嬌道：「師傅，你說誰啊？」

玉羅刹道：「我是說龍江釣叟，他把賊苗王哄得千信萬信，眞是言聽計從，鳳嬌，你當面罵他我不管，背裏可不許，再左一句老混蛋，右一句老混蛋，却是萬萬不可，我瞧釣叟絕不是見利忘義之人，快去把桑大俠請來，說我有事和他相商。」

鳳嬌道：「師傅，爲何你不去那裏，有住又有吃的不好。」

玉羅刹面色一沉，道：「我不要見那老乞婆，本來連桑大俠我也不願見的，却是你適才提醒了我，快去快去，小寶留下來，我要不把移位換形的步法傳給他，這娃娃就會歪纏不休。」

小寶跳起來，叫道：「師傅，你眞好，你瞧，我又乖又聽話。」

果然適才鳳嬌吩咐他不准出聲，他就乖乖地不出聲，在一邊悶了半天，想想看，先前他向師傅撲去，竟然把那樹抱在懷裏，那多奇妙，若是他學會了，他還怕誰，連爺爺也不怕了！

鳳嬌道：「小寶，你可稱心如願了。師傅，我走啦。」

玉羅刹吩咐她快去，她却慢慢行，小寶是稱心如願了，鳳嬌更高興，全都把布依峒視作虎穴龍潭，她也把布依峒說得厲害無比，其實她暗中已定了主意，早早把瑛姑救出來，若然小寶母子早早相逢，豈不是好，但她一人獨力可不成，小寶練成了移位換形，可就是大好帮手了。

不過是一溪之隔，若是白天，便是一望之地，鳳嬌走兩步，便停一會，過了溪，索性坐在溪邊，小寶聰明絕頂，必然也像她一樣，一學就會，那日她學了多久？約莫有半個時辰，那麼，他也得耗上半個時辰，且慢去喚老花子。

不料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嘆息，鳳嬌跳了起來，靜夜之中，月明如水，那溪邊的樹林，搖曳出幢幢魔影，登時悚然生寒。

皆因那嘆息聲分明在身後，却又不見人。

「是誰！」鳳嬌喝問。

那嘆息聲却又自右面樹下傳來，右面溪邊有株大柳樹，斜伸到水面，樹下濃蔭，那嘆聲分明是從那樹下傳出！

若不是先前老花子扮殭屍，嚇破了她的胆，那心下餘悸尤存，她也不會那麼驚嚇的，且又不敢高聲喝問，因爲空谷夜靜，屋中人必會聽到。

「是誰？」她大着胆，一步步移了過去，她看見了，樹下果然有人，樹下雖黑，但那人白髮蒼蒼，移近了些，立即瞧出來。

又是老花子，鳳嬌蹬脚，氣極了，呔！又是該死的老花子扮鬼嚇人。

她明白了，當眞她和小寶沒回去，他們豈會不尋找的，只怕就是跟在他們後面。眞氣死了，又被他嚇了一大跳，這老花子眞可惡，想到先前爲了他流了那麼多眼淚，更有氣，氣得她直蹬脚，氣得連罵他也罵不出聲來。

那老花子却似沒發現她一般，頭也不回，望着那嗚咽的流水，嘆道：「那女娃娃可憐啊，眼看這一頓打是免不了的，我又沒法兒救她，先前她以爲我死了，傷傷心心哭了我一場，怎辦？沒法兒，我就替她嘆兩口氣吧。」又是長長的一聲嘆息。

敢情他還是一番好心，喂！鳳嬌蹬了蹬脚，說：「老花子，好哇，你又扮鬼嚇人，這是第二遭兒啦，你記住了。」

老花子啊了一聲，說：「你來啦，丫頭，可憐可憐，眼看你這一頓打是免不了的啦，我知道你那師傅的爲人，人是美如玉，她惱起上來，可就是羅刹了，誰也勸阻不了，不用說，必會把你打得死去活來，看在你哭過我一場，叫我怎不難過。」

鳳嬌的眼睛瞪大了，說：「我師傅爲什麼要打我？無緣無故，你胡說。」

老花子說：「無緣無故，叫你來做甚麼？」

鳳嬌道：「師傅暗中去了一趟布依峒，要把探聽到的消息和見到的情況告訴你，也有事要和你商量。」

老花子道：「着哇，她要你來找我，那事情一定是緊急的了，你却坐在溪邊玩

中華偉人畫像之八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周武王（距今約三千一百餘年）

周武王，姓姬名發，文王之子，繼父為君，都鎬。時殷紂暴虐，武王興師東征，至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牧野一戰，勝紂，遂代為天子。凡所措施，務在弔民伐罪，順天應人，乃表殷賢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以尊賢才而伸正義。散鹿台之財、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而收人心。推行封建，以固國本；制作禮樂，以厚風俗；故能傳國八百餘年。史稱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惟武王洵足當之。

姚秀彥敬撰　馬壽華拜書

要。」

鳳嬌道：「有甚麼緊要的，師傅探聽到的，我早告訴你啦，師傅正在傳小寶的移位換形，我不過是讓小寶有多一點時間，不讓你去打擾他，敢情你早知道了，必是暗中偷聽到我們的談話，好，我去告訴師傅，倒要瞧師傅是惱你，還是惱我。」

老花子叫道：「回來，我只不過是逗你玩兒。」

鳳嬌却早已奔入林中，夾岸就是樹林，過溪也就入了林，那玉羅刹見不到，也能聽到了，鳳嬌那還敢止步，當眞師傅催促快去，自然快回，只見玉羅刹也不過剛傳授完了步法，小寶正在探步，旋身。

玉羅刹道：「好啦，鳳嬌，你帶他去溪那面，陪他練去吧，熟了自能生巧。」

那移位換形，只不過八步迷踪，鳳嬌那日亦是一學便會，何況小寶。

鳳嬌說：「師傅，你瞧。」

那小寶耳如不聞，目如不見，左旋右轉，滑步挪移，玉羅刹含笑點頭，道：「好好，這孩兒得到這麼多人的鍾愛，將來的成就必無可限量，你帶他走吧，時候不早了。」

可不是時候不早了，午夜早過，鳳嬌拖了小寶就走，她知道，師傅是有話對老花子說。

原來她早打定了主意，到了屋前的草地上，鳳嬌陪小寶練了兩遍，說道：「小寶，你獨個兒練吧，我去去就來，別走開了。」

那小寶正練得起勁，也不問她去那裏，繞道溜了回去，只聽老花子道：「說得是，說得是，那釣叟的爲人，乃我所深知，一生不爲名，不爲利，老來倒會爲利忘義麼，不瞞你說，今晚……」

玉羅刹的聲音，說道：「今晚之事，我也眼見了，你們只能瞞得過那苗王，那女娃娃也才會信以爲眞，但你這老花子也令人佩服，若不是能把他的掌力化解於無形，又豈能瞞得過他們。」

老花子道：「慚愧，那釣叟武功已出神入化，老朽實是望塵莫及。」

鳳嬌可是從沒見到過他如此一臉肅容，登時怔住了，當眞今晚老花子非但沒死，而且也不見傷，難道眞是做戲一般，做給那賊苗王看的？不，還有她，若不能瞞過她，必也不能騙得賊苗王信以爲眞，好哇，倒害得她傷傷心心大哭了一場，哼！

鳳嬌怔住了，那麼，那龍江釣叟難道眞如他們所說，是別有用心？不是連她師傅玉羅刹，也這麼說了麼？且聽他們還有何說？

玉羅刹道：「布依峒中已在張燈結綵，且已遍請各峒苗王，那日期已定在第七日上，今日我遇見往南路去的兩個苗兵，乃是安龍和冊亨，兩地去的，說是往返七日，非得日夜兼程不可，是以今晚請你前來，各位最好這幾日按兵不動，那賊王以爲你已死了，這幾日中忽然不見你們有何動靜，也許眞以爲你們已知難而退，倒不用提防了，到時出其不意，也許還能兵不血刃。」

老花子道：「不瞞你說，那釣叟是何主意我雖然尚不知曉，但今晚也已得到他的暗示，我老花子已死了，自然是不再與賊苗王作對了，難得你今晚前來，更蒙相助，好生感激。」

這老花子竟然對玉羅刹拱了拱手，可不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玉羅刹道：「你這老花子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你說吧，可是想要我替你們跑跑腿，再去一趟布依峒？別拐彎抹角來這一套，你說吧。」

老花子這才哈哈笑道：「正是有勞你走一趟，一者你曾兩進布依峒，路徑熟，二來呢，我們大夥兒前來，瞞得過賊苗王，也瞞不過他的對頭人，我是說人屠戶和那鬼影手，這兩個賊子，迄今未現過身，更有那百毒人魔，看來我們的處境大是不妙，不論明裏暗處，四面受敵，那老婆子又……」

玉羅刹哼了一聲，面色陡然一沉。鳳嬌只見師傅把臉拉長了，白白的臉兒上，黑黑的眉兒一揚。

老花子忙道：「看來你對她仍然懷恨在心，其實那瞎婆子煞是可憐，你想，瞎的又老了，我呢，算是死了，兩個娃娃不知天高地厚，一步也放鬆不得，竟不能去向釣叟討個主意。」

玉羅刹道：「不瞞你說，釣叟的用心，若不是我已明白了幾分，今晚我也不來會你了，本來我看在那女人是我徒兒的娘，把她救出來，也就是了，現下才知是救不得的。」

老花子吃了一驚道：「却是爲何？」

玉羅刹道：「因爲釣叟要救她，不用吹灰之力，幸是我先已起了疑心，那釣叟要救她出來，也就不把她送入虎口了，必然別有用心，另有主意。幸是我不曾魯莽，果然被我探出一些來，敢情釣叟爲了一勞永逸，爲苗疆的萬萬千千苗民着想。」

老花子道：「我也猜到一些，你是指她正大位這事吧，聽說是釣叟的主意！」

玉羅刹道：「正是他的主意，這也正是他把那瑛姑送入虎口之故，但可惜我等來得晚了一步，現今那賊苗王和他寸步不離，別看他對釣叟言聽計從，但賊苗王狡獪多疑，又知龍江釣叟的來頭，豈會不疑不防，只不過釣叟所說，恰合了他的心意。第一，讓瑛姑正大位，再讓位給他，那時他這苗王自也名正言順，那各峒苗王，自也就歸順，不敢再存異心了。」

老花子道：「不是還爲了那金山銀山，和歷代積存下的寶藏麼？」

玉羅刹道：「先前我也和你們一樣想法，以爲賊苗王是爲了寶藏，現下才知賊苗王更着重苗王寶座，其實也難明白，他一朝名正言順得了寶座，自然也得到了寶藏，更得到各峒苗王歸附，你想想，那各峒的金銀珠寶，豈不也屬於他所有了麼，若不然，賊苗王豈會對釣叟言聽計從。」

老花子道：「而今要明白的，乃是釣叟恁地獻謀，豈是爲了苗王，自然別有用心，故爾有勞你走一趟，釣叟端的是怎麼個主意。」

玉羅刹道：「我不是說那苗王和釣叟寸步不離麼？要去討他的主意，實非朝夕所能，故爾我才趕來知會你們，在這七日之中，你們千萬別輕舉妄動，一者布依峒中那苗王佈下了天羅地網，任你武功高絕，去必有死無生……」（未完）